

大漠驚龍（原野游龍傳奇故事）伴霞樓主・著

皇太子亡命塞外，驚險重重，幾番險死還生，終於難逃魔掌，兒女英雄，終是浩浩之愁，茫茫之劫，故事離奇，情節變幻，萬馬千軍，兒女私情，纏綿悱惻，英雄人物，躍然紙上，閱之如騎駿馬馳騁草原，心情爲之暢然。

元旦特大號

$3.00

966

編後話 今期出版日，欣逢元旦假期，本刊繼續發行特大號，內容方面，相當豐富，除了按期固定刋出的精彩長、中篇外，增添不少佳選特稿，保證足夠各位在假日中之最佳精神食糧高度享受，並祝各位讀者新年進步，龍馬精神！

＊＊　　＊＊　　＊＊

［大漠驚龍］是今期精選刋出的巨型小說，內容曲折傳奇，充滿俠義情仇氣氛，題材正氣凜然，激烈昂揚，哀艷悱惻，可歌可泣。幸勿錯過。

［玻璃殺人王］也是今期的最佳特稿，全文佈局新穎，打鬥驚險，詭譎奇謀，此起彼伏，殘酷手段，令人髮指！陰險陷阱，觸目皆是！愛好刺激作品的讀者們，請先睹爲快。

＊＊　　＊＊　　＊＊

古龍的［大地飛鷹］今期大結局，故事發展令人匪夷所思，意想不到，欲知精彩情形，過程如何波雲詭幻？請參閱今期本刋一〇三頁，保證滿意。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由阿生担綱主角的國際特警故事［越獄死囚］，且看他離開鐵拐俠盜呂偉良夫婦後怎樣運用精靈頭腦，矯捷身手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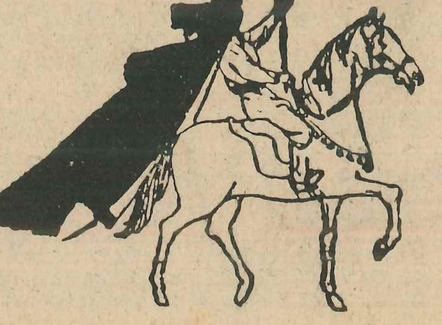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96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元旦特大號
本期訂價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原野游龍傳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大漠驚龍



塞外荒原　石壁枯骨

枯藤，老樹，昏鴉，洪荒的古道，在焦原裏伸展向遙遠的天邊。

凜烈乾燥的北風，刺割着人的肌膚，像刀一樣，也像火，把原野燒成焦原。雪未飄而草已枯，枯草焦黃得像黃沙，與黃沙焦黃一色。

垂死的枯藤掛在垂死的老樹禿枝上，把樹下的一個人鞭撻醒了，看來那人也像垂死了，他只是睜開眼來，嘆了口氣。在焦野上呼嘯的北風裏，那嘆氣也更見軟弱，更爲悲愴。

那人像連站起身也無力，若不是枯藤拂打在他身上，發出一聲悲愴的嘆息，只怕有人到了他身側，也發現不出他來，因爲他身上覆蓋着一層厚厚的黃沙，顯然他躺在那老樹下，已有不少時候了。

却是山丘右邊的另一株老樹下，聞聲坐起一人，睜大一雙眼睛，只怕是嚇了一跳，顯然沒料到近處有人，却又不見人，只聞聲。荒凉的焦原裏，在淒厲的北風呼嘯中，陡聞一聲悲愴的嘆息而又不見人，不怪她心悸的，何況她是一個姑娘。

啊！那姑娘還帶着一把劍，她的手已按在劍柄上了：「誰！甚麼人！」

是袁野！黃沙蓋滿身的人，聞聲也吃了一驚，翻身坐了起來。

他不是姓袁名野，那不過是他的假名，本姓朱，當今天子還是他的叔叔，太祖皇帝的太孫，建文皇帝的幼弟。是他尚在襁褓中的時候，當今的永樂帝殺了建文皇帝，按皇家規律，他可就該正大位，南面稱尊下，但當今的永樂帝篡了位，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他非但不能身居九五，南面稱尊，且被永樂帝遍搜天下，必要斬草除根而後快。

於是，他被當年救他，把他撫養成人的勤王軍中的一員大將，改名袁野，並傳與一身武功。

當年勤王兵敗，那大將耿耿忠心，爲了逃避永樂的追殺搜捕，爲了掩人耳目，穿上了道袍，便是當今天下武林稱道的燕山一眞人，這眞人念念不忘復國復仇，接掌了燕山派的掌門之後，便廣收徒衆，更在湖廣的桐柏山中，建一寺院，暗中招兵買馬，積草囤糧，只待這袁野長大成人。立即興兵，却不料永樂帝老謀深算，雖然事隔十多二十年，皇位早固，那搜捕仍然外弛內緊，不過化明爲暗，早已深知燕山一眞人便是當年勤王軍中的大將，之所以不動聲色，乃因爲要從眞人身上尋出這袁野來，是以暗中佈置兵馬，把燕山團團圍困，暗中監視。

却不料眞人棋高一着，把袁野交付與他的師弟撫養在桐柏山中，遠在燕山之南數千里外，但人算不如天算，袁野長大成人，武功也練成了，奉師命此來，燕山一眞人把那傳國玉璽交付與他，這袁野仍不自知身世，不料尚未舉事，陽差陰錯，袁野在進京途中，巧遇當今掌管天下兵馬的威遠侯之女呂瑤，行藏敗露，雖然燕山一

眞人率衆救出虎穴龍潭，但燕山一眞人的青陽宮，却被夷爲平地，遺骸四散，這袁野也流浪走四方，眞個是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

這日，他倒臥在這近長城的荒寒之地，已是數日目不交睫，是以倒在這枯樹下，便熟睡如死。

袁野倒臥在這樹下多久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既然是身上蓋滿了一層黃沙，令那路過的姑娘近身也沒發現，必已不少時候了。

那姑娘驀見沙堆中坐起一個人來，還眞嚇了一跳，手按劍柄。

她啐了一口，甚麼人，不過是個小子，但她垂下了的手，瞬又回到劍柄上，一轉眼珠兒，只見她左望右望，蹌踉一聲响，寒光一閃，寶劍出了鞘。

袁野一怔！現今大搜天下，到處捉拿他，捉到他的，賞萬金，封萬戶侯，難道這姑娘認出他來，要捉拿他去領賞。

袁野不禁也左望右望，焦原上只有漫天風沙，除了他，和他面前這姑娘，並無第三個人，是以怔而不懼，她……向他走過來了。

袁野說道：「姑娘，你……你要做甚麼?」

那姑娘眉兒一挑，說：「打刦！」

袁野愕然，道：「你是說翦徑?」

劍尖一幌，竟抖出十數點寒星，看來這姑娘武功劍術，一定還不弱。

姑娘說：「對啦！是是……翦徑，此山是我……是我……」

袁野說：「此山是你開，此樹是你栽，是不是啊?」他從頭到腳把她打量了一下，總算忍住了沒笑出聲來。

那姑娘的眼睛發亮了。眉兒挑得更高了些，說：「對對，正是……正是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呔！你還敢笑，我不過……」

袁野說：「姑娘你不過一時忘了，不如我替你說了吧，下面兩句是：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那姑娘喜道：「對對，正是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她一探臂，劍尖已搭正他的前心，說：「乖乖地獻出錢兩，饒你不死！」

怎麼她却忽然退後一步，眉兒不挑了，眼兒却睜大了?就像袁野初時見她一樣，愕然有些兒驚，說：「你曉得，你……你會翦徑的……切口……你一定才是翦徑的……」

袁野搖手道：「不不，別說賊，要不然你就成爲翦徑的賊了。那有多難聽。」

他竟然能忍得住不笑出聲來，也眞不容易。

姑娘怒道：「誰說我是賊，你敢！」

袁野說：「啊唷！不敢，對了，姑娘只不過是打刦，不是翦徑的賊，咱們南邊人，叫打刦，可不叫翦徑，姑娘，失敬了，原來姑娘是綠林英雄。」

劍尖又搭正了他的前心，不過只是指正，距離得遠了些。一句你才是翦徑的賊，袁野還有甚麼不明白的，不就是說她不是翦徑的賊麼?

她當然不是賊，連翦徑的切口也不會，但她可又認眞，眞是翦徑，她的眉兒又

挑起來了，說：「獻上買路錢來，饒你不死！」

他明白了，這姑娘身衫襤褸，滿面風塵，而且臉色蒼白，必是缺少盤纏，有道是一錢困死英雄漢，任你英雄蓋世，無錢也寸步難行，何況是個姑娘。

袁野對她發生同情之心，可別給她瞧破了。假裝害怕，說：「女大王饒命。我給你買路……」

他抓出一把銀菓兒來，這番北來，他師傅原給他多帶金銀，但到底忍不住，說道：「不過！不過麼，這裏沒山啊，樹必有兩棵，只不過不成林，也一點兒不綠，姑娘……不不，我是說：你女大王也沒開什麼路，這裏壓根兒就沒路啊。」

那姑娘一見他拿出一把銀子來，啊啊！身手竟不弱，撲出劍尖一挑，袁野微一分神，手中銀子竟已到了她手中。

可是她太過軟弱了，退回去顯然竟已力竭，勢疾腿却軟，若不是她身後便是那樹，只怕已倒地，但見她背脊靠在樹上，那臉色更慘白了，分明費了好大的勁，才站得穩了，但仍然張大着嘴喘氣。

袁野明白了，那日他和小燕出山，已是兩日夜水米未曾沾過牙，餓得她渾身軟弱，就是這個模樣兒。是了，只怕這姑娘已是數日不曾飲食了，可憐。

那姑娘在瞧她奪到手中的一把銀菓兒了，只見她眼睛睜大了，那目光已移向他，向袁野上下一瞧。原已睜大了的眼睛，也就睜得更大了。

姑娘說道：「你，你……有這麼多銀子。」

那不過是袁野身上的一點散碎銀子，他一見這姑娘的目光不離他的身上，他也不自覺低頭一瞧。原來這麼回事，他雖然不是衣衫襤褸，但粗衣布裳上，染滿了黃沙，想必也灰頭土臉，那一把散碎銀子，少說也有七八兩，對一個窮人來說，却也是大大的財富了。

顯然她的體力回復了一些，銀子也給了她精神。那軟弱的腿也站得直了，只見她一猶豫，檢出一個兩許的銀菓兒來，把餘下的四五個銀菓兒擲到袁野腳下，登時揚起了一片塵土。

袁野說：「大王饒命，你可是嫌少了麼。」

可是他假裝害怕，裝得眞像？那姑娘搖手道：「你別怕，我不是嫌少。是我見你也是窮苦人家，想必是替人家做了長年的工，這是轉回家園，這些銀子必是你一年的工銀了。」

怎麼她倒嘆了口氣，說道：「我不過是走投無路，少了盤纏，不是翦徑的賊，也不是甚麼女大王，有這一個銀菓兒，我就够了，那養家活口的銀両，我豈會全奪去你的，快拾起來。」

果然他猜得不錯，袁野當下千恩萬謝，別笑，可千萬別笑。

那姑娘又道：「你告訴我，住在何處，十天也許半月後，我一定加倍還你，……我眞不是打刼。」

袁野道：「原來姑娘不是女大王，不過少了盤纏，姑娘你怎不早說，八成兒你餓了吧。我瞧你站也站不穩了，啊啊！」

那姑娘身子一震，手中劍陡然抖出一團劍花，道：「誰說我站不穩了。」

袁野忙搖手道：「姑娘，你別誤會，便是你餓得站不穩了，我也不會搶回銀子來，我是說，這附近沒有鎮店，姑娘有了銀子，也買不到吃食的，甚至十里地內，我早打聽過了，人家也沒有，你瞧這滿目黃沙，連青草也少見，你會連一個牧人的棚帳也找不到，我是好意，姑娘若是餓了，我身邊倒也有些乾糧。」

那姑娘的兩眼登時放出了光彩，陡然精神百倍，長劍一指，說：「快！快拿來給我，啊！」

她的劍垂下來了，顯然她是自知不該，人家一番好心，她怎麼又拿劍來嚇唬人家。

袁野慌忙取了出來，自不是怕，而是不久前才身受過那飢餓的滋味。

他慌忙遞了過去，姑娘擲下劍，更快的搶過那糢糢，立即貪婪地啃了起來。

袁野忙不迭掉過頭去，一者怕羞了她，二來他實在忍不住笑，若然人家搶過她的劍來……

但他是袁野，不是人家，他却走去拾起水壺，是從黃沙裏挖出來的，那風沙把他也幾乎掩埋了，何況水壺。遞給那姑娘，道：「這附近也找不到水，姑娘，乾糢糢……」

他是想說乾糢糢難以下嚥，但話未出口，才見那姑娘手中已沒了糢糢。敢情已吃光了。

她不是接，又是一把搶過，一仰脖子，一口氣就喝了大半壺。

袁野早又給她一個糢糢，道：「姑娘，你瞧，我帶備着不少，慢慢吃啊。可憐，你一定餓壞了。」

不料那姑娘奪了過去，向地上大力一擲，糢糢登時陷入黃沙之中，地上也騰起了一陣黃霧。眉兒又挑了起來。只見她腳尖一挑，寶劍又回到了她手中。說：「誰要你可憐我，你敢……哼，我不殺你，才是可憐你。」

好一個好强的姑娘，說眞的，她年紀並不大，手上的勁道可眞不小，尤其是她腳尖一挑，她那腰兒連輕微也不彎一下，寶劍直是跳入她手中，亦可見她的武功身手。

袁野不假裝害怕了，嘆了口氣，說道：「姑娘，你說錯了，豈不知窮人之所以更會同情窮苦之人。皆因他身受過窮苦，知道窮與苦的滋味，我就可憐，因爲，我也曾忍飢捱餓，知道那飢餓的滋味。」

姑娘說：「那麼，你不是……可憐我。」她移動起步兒來了，對他又再上上下下打量，又道：「喂！你端的是甚麼人？作什麼的？」

袁野自家瞧一瞧，又瞧瞧她，難道被她瞧出他也有一身武功？不會啊！他一身粗衣布裳，眞是土臉灰頭，十足是個窮小子？

袁野說：「我我，不過和姑娘一樣，一個荒原中的過客。」

那姑娘道：「聽你的談吐，倒像是讀過書的兒郎，你可是眞讀過書。」

她手中劍又在垂下去，眼睛又亮了起來，雖然她面上也蒙上了層黃沙，可不像袁野臉上的一般厚，也難掩飾不了她那臉

上的喜容。

袁野心中一動：她這麼個不講理，又兇霸霸的姑娘，怎麼提起讀書兒郎，就色然以喜。

於是道：「不瞞姑娘，我倒也讀過書，可不是甚麼讀書兒郎。」

那是眞的，便是他也曾攻過經史，讀過六韜，可只能說是武林中人，不算是讀書兒郎。

那姑娘喜了，而且喜極了。說：「好極了，讀過書，那就行了。走！」

竟是用劍尖一擺，那垂下的劍又指正了他。

袁野不禁一皺眉，說甚麼也不信她是官家的鷹犬，絕不是來搜捕他的，倒像有求於他，但也太不講理，那有個有求於人，倒這麼兇霸霸的？道：「姑娘，你要我到那裏去？」

那姑娘道：「聽着了，你要是聽話，我就不殺你，以後還要謝你，我要你去認幾個字，你讀過書，一定認得字。」

袁野心下頓生好奇。既然這姑娘有一身武功，也不放在他眼裏，那麼她再兇霸。也就不放在他心上，反倒覺得好笑又好玩。

好，他走荒原，出塞北，不過是不願再見人世的醜惡，自也是逃避追捕，現下已身在塞外的荒原之中，她又不是官家鷹犬，既不急急逃亡。倒要瞧她端的是怎麼回事。

「姑娘！」袁野又裝成害怕模樣，道：「我聽你的話，你別動刀動劍行不行。要我去認字，那容易。」

姑娘啐了一口，還劍入了鞘，說道：「不怪你胆小了，這麼說，你眞是個讀書兒郎了，我就是來找一個讀過書的兒郎，往前走，此去不遠，也就擱不了你多少時候。」

袁野好奇心也更熾了，倒要瞧瞧，端的是怎麼回事。

好笑，好玩，又好奇，好，走就走。

在她的指點下，袁野走了，他不怕被她瞧出腳下功夫，不敢走得快了，却禁不起這姑娘在後催促，聲聲催促，也透露出她心下的焦急，袁野也更加好奇，腳下也就更快了。走了不到兩個時辰，只見前面現出一道峻嶺，雖然樹木不多，總算有了水草，荒原中罕見的一抹綠。可是山勢阻擋了北邊刮來的山風，也不再是漫天黃沙了。

漸漸清朗起來的曠野山林，顯現在面前了，走出了風沙，那峻嶺，不，他看得更清楚了，不是一道嶺，而是叢山重叠。

姑娘在後催促道：「快，快走，這就到了。」

袁野說道：「姑娘，可就是這個山裏麼？」

可眞不講理，姑娘一錯身，抓住他，拖了他就跑，越過一道山脊，順着山腳一轉，來到一個山谷中，只見綠色蔭濃，那谷中樹木，再也不似荒原中一般枯禿了。

到了，一股細小的山泉，從山石間流下來，在樹間滙成了一個半乾涸的小潭，崖下有個山洞，姑娘拖着他，直奔入洞。

那洞不過數丈深，其實裏面才是洞，外面是個凹崖，是以裏面也明亮，裏面的石壁下，駭然有一副枯骨。

那姑娘面對着枯骨，登時眼睛潤濕了，袁野感到她的手一陣抖顫，也把他的手放開了。

難道這枯骨是她的甚麼親人？啊！只道她是栽倒，原來她是跪倒在那枯骨之前，捧起來的沙塵，從她指縫中篩落下來，她也早淚流滿面。

袁野輕喚了兩聲，只見她身子一震，霍地跳了起來，說道：「快！讀給我聽！快！」

讀甚麼啊？地上無片紙，連布屑也無，姑娘早又抓住他，把他拖去崖壁下，是那枯骨前面的崖壁下。

他見到了，原來在壁上隱約現出字迹，他一瞧就知是指頭在石壁上刻劃下的字迹，因爲筆劃渾圓，前面的字迹倒還易辨，往後就越更糢糊了。

袁野尚未辨認字句，已心下一驚，顯然石壁上的字句，便是那已成枯骨之人垂死時所刻劃，一個垂死之人，竟仍能運指在石上刻劃出字句來，這人的功力何等了得。

待他才走近些一辨認，袁野登時一震，也和那姑娘一般，渾身打起顫抖來。

那姑娘聲調顫抖又急促，說：「你認識麼，壁上寫的是甚麼？我認得出，這是個齊字。」

可不是她手指處，是個齊字，一個垂死之人在石壁上刻劃出來的字句，如何不瞭草又簡略，不怪這姑娘只認得出一個齊字了，因爲只有那一字才清晳可見，餘外的瞭草得幾乎不成字，除非是習過草書的人，還得前後參詳，才能認得出來。

袁野也是一眼便認出那齊字，跟着認出下面一字，是個泰字。

齊泰！這必是死者之名了。

齊泰！不就是當年與黃子承興勤王之師，奉他袁野爲幼主的惠帝的大將麼？

一震之下，袁野定了定神，忙辨認那字句。辨認加上參詳，總算悟解出來了。

那字句是：

「齊泰死於此，蒼天！蒼天！追尋幼主不得，何面目見惠帝於九泉之下……」

必是這人寫劃到這裏，已力竭了，字句尚有，却再也辨認不出來。

死而只遺下枯骨，衣物毛髮也無存，可見已死去年久了，雖無雨淋日晒，但荒漠風沙大，經過多年，怎會不風化，力竭刻劃淺，自也再難辨認了。

袁野渾身戰慄，一時如痴如呆，當眞那日在唐山，聽那老將軍言說往事，也只說黃子承戰死，未提及齊泰的死生，必是齊泰從亂軍中逃得性命，呂瑤的娘親把他袁野從萬馬軍中救出，爲多人所見，這齊泰得知，必是追尋前來，却天不假年，死於這荒漠窮山之中。

那姑娘氣喘喘地，說道：「你，認得麼，認出來了麼？快告訴我，石上寫些甚麼。」

袁野已猜到這姑娘是甚麼人了，也噙了滿眼淚，說道：「姑娘，你可是也姓齊麼？這字句的大意是說，一個姓齊名泰的人，此來尋找一個人，必是心力交瘁，要找的人沒找到，他却已經不支，死於此間了……」

那姑娘噗通一聲，轉身撲倒在地，哭道：「爹啊，果然是你，女兒萬里此來，尋找得好苦啊。」

袁野不自覺跪倒在她身後，拜了四拜，這齊泰乃是追尋他而來，也便是爲他而死，那耿耿忠心，如何不令他既悲且感。

他站起身來，只見那姑娘已成了個淚人，淚洗面，洗去了面上的泥污，雖然在哀哀痛苦之中，也顯現出如花容顏。不不，這是甚麼時候，人家在悲悲切切，袁野也悲戚感嘆，豈會注意她那如花容顏，她令人感覺到的，只是愈加楚楚可憐。

正因她不久前還是個翦徑的兇霸霸的女大王，也才令人愕然令人生卿本佳人之感，他那麼楚楚可憐，又是多麼相反的極端。

袁野一時間，也感到奇異，試想當今的永樂皇帝篡位之後，這暴君便不對這率勤王師的兩員大將，誅其九族，必也不放過這兩人的近親。不料齊泰非但有女，且還萬里尋親而來。可是孝感動天麼？竟然在這荒涼的窮山荒漠之中，尋到了老父的屍骨。

袁野顫聲道：「姑娘還請節哀，人死已不能復生，姑娘萬里尋親，若非孝感動天，既得令尊屍骨，自該早早收殮，入土爲安。我來帮姑娘你……」

好不容易勸得她止了悲聲，不料她一躍而起，說：「你敢！」

袁野一怔，道：「姑娘雖已尋到令尊的屍骨，難道不埋葬，仍曝骨荒野麼？」

那姑娘使勁一抹眼淚，道：「我要負骨還鄉。」

袁野嘆了一聲，道：「不可，姑娘，如何能還得鄉，若被地方官知曉，令尊的骨骸非但不能入土，只怕姑娘還有殺身之禍。」

那姑娘淚眼不曾睛，但睜大了，愕然退了半步，說：「你你！你是誰？你知道這許多。」

袁野說道：「姑娘不用驚怕，令尊的大名，天下人人皆知，他那耿耿忠心，更是人人敬仰，豈會不知。要說已事隔多年，想必姑娘已知當今皇上又復在大搜天下，那忠良舊臣之鄉，搜查必也更嚴了，姑娘便要負令尊的屍骨還鄉，此刻也不是時候。」

她又掩面哭泣起來，袁野又柔聲說道：「姑娘，再說啊，便要負屍還鄉，也得製備壇龕，才能盛得令尊的屍骨，這荒漠之中，如何可得，姑娘何不聽良言相勸，還是以先入土爲安才是。」

那姑娘哀哀地點了點頭，向屍骨拜道：「爹，恕女兒不孝，他說的也是，也只好如此了。」

袁野當下助她伐木，不會製棺，只能挖地砌了一棺，把那骨骸收殮埋葬了。再拜道：「將軍忠心昭日月，萬世流芳，請受我再拜。」再拜未起，已悲從中來，禱道：「將軍爲我而來，爲我而死，雖生未相逢，今日得能再拜將軍，九泉有知，將軍也可瞑目了。」

袁野不但再拜，而且哀哉將軍，痛哉將軍，大大哭了一場，眞個哭得昏天黑地，日月無光。

是眞的，因爲金烏已西墜，月兎却未東昇，黃昏已降，那荒漠中的山村，連一點霧絲兒也沒有，但已够黑地昏天了。

袁野哭罷起身，只見昏暗中，一雙眼睛在瞪着他。

是那姑娘，她不哭了，不知在一邊瞪了他多久，當眞這一陣怎生把她給忘了？那姑娘一步，又上一步，向他走近前來，說：「你你！你端的是誰？你剛才……怎說？」

啊！袁野迅速掃了一眼，怎麼他一感念齊將軍之忠，悲其曝屍荒漠，竟然忘其所以，自道了身世，不，對這姑娘也不能說的，她分明不是一個溫柔沉靜的姑娘，若然無意中露了口風，正當這大搜天下之際。他可難逃追捕之危。

袁野眼珠兒一轉，忙道：「我我……我沒說甚麼啊？」慚愧，人家坦認是齊泰之女，他却不敢坦然自認便是她爹此來尋訪之人。

却是他在人家的逼視下愧然垂首，便又似怯，那姑娘便也不再逼近他來了，但仍逼他問道：「你剛才怎說的，端的你是誰？」

袁野道：「我沒說甚麼啊，姑娘，我也不瞞你，我也讀過些經史子集，讀聖賢書。誰不敬忠臣賢良，令尊齊大將軍的生前事跡，我也久聞人道及，眞個是耿耿忠心，與日月同輝，他隻身荒漠尋幼主，落得個白骨曝野無人收，如何不令人肅然生敬。」

姑娘道：「你說，你怎說……爲你而來，爲你而死，你你，端的是誰？」

袁野心中一震，他眞這般說過麼？也許他悲從中來之時，眞這麼說過。慌道：「是了，必是我悲感無限，哀切之際，說話不清，我是說過，但說的是爲何而來，爲何而死，姑娘妳必是聽錯了。」

姑娘哼了一聲，道：「你想支吾，我聽得清清楚楚，快說，你明知我爹爲誰而來，爲誰而死，石上寫得明明白白。」

袁野嘆了口氣，垂頭道：「姑娘，正是那石壁上字迹可辨，寫得明白，我才如此言語，我意思是：大將軍雖然耿耿忠心，令人可敬，但爲了一個襁褓中孩兒，死得却太不值得了。」

袁野慌忙退了一步，因爲這姑娘忽地逼近了一步說道：「你怎知那幼主那時是個襁褓中的孩兒，說！」

啊啊！袁野心下慌忙，道：「姑娘，當年齊大將軍與兵勤王之事，天下人盡知，這石壁上不必寫得明白，是追尋幼主不得麼？我聽那父老言道：這幼主當年尚在襁褓中，姑娘請想！那幼主必然尙未牙牙學語，天下原非一人一姓的天下，唯有德者尊之，那孩兒人事未知，何得爲主，將軍之忠，豈不也愚。」

那姑娘大怒，喝道：「你敢說我爹愚蠢，哼，我說你讀過聖賢書，竟作此無父無君之言。」

袁野大大鬆了一口氣，這姑娘一怒必不再對他生疑了，忙道：「姑娘瞧我，可是對大將軍不敬的人麼？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百年之後，誰也要死，不過是惋惜大將軍死得不值罷了，豈能爲一個黃口孺子而死。」

當眞人家適才再拜悲痛，那可是假不

來的，確也不似對他爹爹不敬。

她在點頭了，道：「你說得也是，其實……我也恨那甚麼幼主，若不是爲了他，我爹爹怎會死後白骨也無人收，剛才我錯怒了你，你惱不惱啊？」

袁野忙道：「姑娘甚麼話，只怪我的話說得不明不白，我怎會怨姑娘，其實若我聽得有人敢對大將軍有不敬之人，我一定會惱的，姑娘，請你多節哀，人死不能復生，且待緩些時日，我必助姑娘負骨還鄉。姑娘，你辛苦了一日，也該歇一會了，我這裏也還有幾個糢糢，外面潭中之水必還清涼，拂去那面上的一層塵土，必能飲用。我去取些來。」

袁野取過小包，他本就身無長物，小包中只有幾個糢糢。

他去取了水來，其實不僅取水，而且騰身上了高處，那天色早已黑了下來，原野一片暗沉沉看不見一星燈火，荒野中連枯草也不多，那逐草而居的牧人，自也遠去了，豈會有人。

待他回到崖下，可憐的姑娘，必是悲慟過度，又經過這一陣辛勞，竟已倦極，蜷臥在地上睡去了。她手中仍然拿着半個糢糢。

獵火狼山　偵騎四現

在風裏吞吐的火焰，照亮了山崖，也照亮了那齊姑娘的臉兒紅紅，那麼，她不會凍了。

塞北的氣候變換得太快了，白天日中前後仍像炎夏，入夜，尤其是午夜以後，就變得地凍天寒，那姑娘睡着了，睡得不香，而是熟極了，連那呼嘯的夜風，也未驚醒她來。

可憐的齊姑娘，袁野嘆了口氣，可憐，她已不知多少日不眠，也多少日不曾飲食了，而今在飽食之後，又已尋到了亡父的骨骸，在極度悲傷之後，一旦閉上了眼，那還能睜得開來，她的孝感未曾動天，却深深感動了他，而且他心下對她有多少愧咎，她爹若不是爲了他，豈會曝屍這荒漠之中，死也白骨隨沙，可憐這齊姑娘，不知她由何人撫養成人，這番萬里尋父，那辛苦眞係何止萬苦千辛。

他心下是那麼感動，那麼多的愧咎，而天氣又那麼寒涼，於是，他取來了枯枝，先前伐木作棺，賸下了太多枯枝，在她身邊生起火來。

於是，那風裏吞吐的火焰，照亮，也照紅了她的紅紅的臉兒，他把身上僅有的一件外衣，脫下來蓋在她身上。

他負她的，實在太多，太多了，可憐而又可敬可愛的齊姑娘，爲了他，她無父，無母，也無了家。

眞的，像是火光照亮了她紅紅的臉兒，才發覺她是那麼可愛，眼淚洗淨了她面上的風沙，雖然悲傷仍然留在她的眉目之間，但滿足了的心願，在她臉上唇邊，添注了寧靜的纖柔。

他嘆了口氣，悄悄退出崖下，雖然這是四處有山環抱的小狹谷，火光也會映出老遠的，在這空曠的荒漠中，老遠也能看到，一個亡命天涯的人，他豈能不時刻警惕，何況現下追捕他的官兵，並未稍懈。

那火光可不是映出老遠，黃土山崖，在火光映照之下，老遠看，也成了一片紅，幸是總沒見有人影，但在曠野中聽來，那呼嘯的夜風却更凄厲了，令人陣陣悚然心悸，他怔怔地望着那映紅了的山崖，不禁發出了一聲浩嘆，他雖初到塞外，但自幼曾攻經史，豈不知這迤邐千里的長城外，無處不是古戰場，無處不曾燃遍單于的獵火，眼前不過一個小小的火堆，已是如此令人心悸，若然獵火連營，不知更是何等聲勢了。

他感嘆一陣，偶然也曾在心中昇起一些兒英雄氣概，但也只是偶然一瞬間，是他又一聲浩嘆，想那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之際，男兒衞國保家，自應將性命逐輕車。但歷代帝王，好大喜功者多有，正是年年戰骨埋荒處，寶貝葡萄入漢家，大漠如此，他現今脚下的黃沙之下，正不知也埋葬着多少戰骨，遼金而後，胡騎憑陵，繼而太祖皇追奔逐此，此間不正是古戰場麼？

却是他偶生感嘆，不由心中一動，這山嶺迤逦，乃是他出塞以來所僅見，莫非這便是單于獵火照耀過的狼山麼？可惜，別說這是夜深時候了，日間也不曾得見一個牧民，想尋個人來問問也是不能。

咦！誰說沒人，只見那閃燦的火光照射下，黃土崖上映出兩個人影！

袁野一怔，相隔雖遠，但暗處望明處，却也看得明白，不是塞外的牧民，那兩人一身勁裝！可不是背上都揹着兵刄！

袁野嚇了一跳！齊姑娘現下不正熟睡在那火堆傍邊，這兩人分明是被火光所引，忙不迭飛跑過去，黑夜曠野，心下又着急，自是快逾飛鳥。越過山脊，却又是一怔，只見那兩人站在火堆傍邊，一個還投了一把枯枝在那火眼中，那火隨即熊熊燃燒起來，火堆傍邊非但不見齊姑娘，連那崖下潭邊也不見。

可惜他身在對面崖壁上，夜風勁，相隔又遠，聽不出兩人的話聲，但總算放心些，他一見兩人就立即趕回來的，不過前後脚之差，齊姑娘必是在兩人來到之前就離去了。

他落下崖，繞過水潭，伏在那潭邊石後，皆因一人走出那崖洞口，向四外張望，只聽那人道：「怪事，怎麼有火堆，火堆又有人睡過的痕迹，却又不見人？」

火堆傍邊那人道：「別望了，還用說麼，必是聽到我們奔來的脚步聲，躲逃去了，來吧。」

外面的這人又說道：「你說！會不會是……」

火堆傍邊那人笑道：「你是說皇上要捉拿的人？」

這人道：「還有誰，咱們爲誰而來的，昨天過閃電河，在多倫不是聽那店家言道：一個少年往扎格蘇台來了麼，你想，店家說他是南邊的口音，年貌也和畫的圖形相仿，我說八成兒就是他……」

只見火堆傍那人連連搖着手，而且把眉頭皺了起來，低聲說道：「還用你來說麼？」

這人急掃了一眼，愕然道：「可是你發現了甚麼？」

那人招手道：「回來吧，你這蠢材，

你以爲只有你才想到了，要不爲了有千金重賞，有萬戶侯封，我們也不跑來喝風沙了。」

這人仍然不動站在那洞外道：「那麼還不快找。」

那人道：「唉，你眞蠢，這樣的夜晚，向那裏去找，不找，他倒不會走遠，快來，你聽我說。」

這人是進洞口了，那人在火堆傍邊坐了下來，指了指身邊，示意回去這人坐下，道：「我問你，你跟着我這麼多年，雖不說料事如神，可是料必多中。」

這人道：「要不是我服了你，也不跟你到塞外來吃這辛苦，喝這風沙了，但今晚我不服了，你想，好不容易尋到些蛛絲馬迹，這荒漠窮山之中，咱們整天也沒見到一個人，這裏倒見到這一個火堆，這火自是人燃起來的，又分明只得一個人，你說，不是他，是誰，還不趕快去追，去尋找。」

兩人坐在火堆邊，都面向熊熊的火光，加上了枯枝的火，燒得更紅了。也把這兩人照得更清楚了，雖然不用瞧，袁野也知是來追捕他的人，人家嘴裏已自己說得明明白白，但一瞧倒覺得好奇怪了，這兩人實在不像是武職官兒，倒更像是江湖中人。

哼！袁野可不把這兩人放在心上了，他師伯燕山一眞人傳他的燕雲三疊翻，他已運用得更熟練了，眞奇怪，這些日來，他覺出功力增長了不少，是在那瘋婆婆救他去與小燕相會之後，那瘋婆婆自不是眞瘋，功力增長，實又不假，他這功力的增長，可是與那瘋婆婆有關？

他想不透，此刻更無暇去想，總之，他更不把這兩人放在心上了，他三疊翻騰，便能騰翻出七八丈去，任對方武功再高，打不過，難道還逃不了麼？聽，兩人又在說甚麼？

只見那個年長些的中年人笑盈盈說道：「別說我不去追，去尋找，即使他在眼前，我也不會去擒他……」

「你你……」這人年輕些，但也有四十上下，愕然道：「那你跑來做甚麼？眞就爲了喝風沙？」

那人道：「我問你，你要我怎麼說，你才明白，怎麼你全不想想，那吳高兩個游擊，是他兩人向皇上報的信，人雖未擒到，至少也得回了玉璽，這個功勞可也不少啊，是不是，但至今落得甚麼下場？可得了什麼，封了萬戶侯？」

這人道：「這這……這個，只因吳高兩個游擊，乃是威遠侯爺的人，又背叛了威遠侯爺。」

那人一聲呵呵，笑說道：「我問你，咱們兩人又是誰派來的，雖身不在官，却也是侯爺所派，這威遠侯統治天下兵馬，大權在握，一者侯爺兵權在手，二來也是耿耿忠心，倒令皇上也對他忌憚幾分，凡事對他也容忍幾分，要不然，他早因欺君有罪，早滿門抄斬了，吳高兩個游擊便因背叛了侯爺，雖立了大功，却遭了殺身之禍，落得個死得不明不白。」

這人道：「這麼說……不不，咱們不同於那兩個游擊，可是奉命來追捕他的，人是皇上要的人，派是侯爺所派。」

那人道：「你啊，眞蠢，侯爺所派是不假，但侯爺要找的還有一個人呢？」

這人道：「你是說那侯爺的小姐？」

那人點頭道：「不錯，關外的獵戶採參人，稱他女妖的侯爺千金呂瑤，不錯，侯爺也要我們捉拿他，但先要從他身上尋到那呂瑤，現在好不容易發現了他的踪迹，跟隨着他，咱們暗暗地跟隨，只要不被他發覺，一定就能找到呂瑤，哈哈，萬戶侯有什麼稀罕，若封你我一個僻壤窮鄉，甚至不比一個七品的小小縣令更强，但若尋到侯爺的小姐呂瑤，咱們兩人少說就是副將前程，爬上一步，就能做到總兵，我倒要問你，那是甚麼品級。」

這人啊了一聲，袁野也在心裏啊了一聲，果然不是武職官兒，這兩人原來是威遠侯差遣，不但要捉拿他，還要從他身上找出呂瑤來，只道此走塞外，他就可擺脫官兵的追捕，不料仍被他們發現了踪跡。

那人又道：「你現在明白了罷，咱們非但暫時放過他，便是遇到了，也千萬別動聲色。」

這人道：「我現在才完全明白了，却是你怎麼知道他出塞外，走大漠，眞令我佩服，端的是料事如神。」

只見那人打了個哈哈，但即時警覺了，壓低了嗓門兒，說道：「說穿了，一點也不奇，嘿！侯爺那千金，打從那兒來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這太祖皇帝的皇太孫，打那兒來，你也清清楚楚，這次太孫被人救走了，跟着那小姐也不離而別，你想，現今大搜天下，中原之地，何處可容身，這還用猜麼，自然來處來，去處去。」

袁野適才還奇怪，呂瑤不是身在侯府麼？怎麼要尋找她，敢情也離京了，不過，他可一點兒也不驚奇，呂瑤從小就恨她爹不義不忠，更不貪戀侯門的富貴榮華。

這人又道：「聽內院的人傳說，侯爺那晚以小姐爲餌，才把那皇太孫誘去的，怎生她也幫手計擒皇太孫，却倒拋棄了富貴榮華，千金小姐不做，倒去追隨那皇太孫亡命天涯。」

那人道：「你那知道，小姐對他一片痴情，那晚是被她舅舅出其不意，點了她的穴道，那是她心甘情願？只不過內院的人知道也不敢說罷了，便我們出來找尋她，不也是秘密差遣麼。」

這人道：「她舅舅……你是說那老將軍？」

那人說道：「除了他，誰有這能耐，現今他被那幪面人打傷了，仍起不得床，早晚他也會動身前來的，咱們走時，他那傷已好了大半，咱們眞的快快追踪，要不然，他一來，咱們可才眞是白白辛苦一趟了。」

袁野才知那晚呂瑤躺在床上，是被那老……哼！敢情是被點了穴道，他雖絕不相信呂瑤也詭計害他，但那晚可又是窗外掛錦袱，房中設陷阱，啊，妹子，可憐的妹子。

只見那人已搓了搓手，道：「咱們該走了，夜裏眞冷，現下可暖和了些。」說着，已站了起來。

這人却伸了個懶腰，說道：「先前要你快追，你倒不急，現下人家怕不早走遠了，你倒着急，又要上路了。」

那人笑道：「誰說我要上路，別說了，快跟我來。」

兩人走了，竟是從來路走回頭，袁野大惑不解，看來這人不但武功了得，而且狡猾之極，就算他昨日在多倫露了形藏，但出塞時可沒有，這人竟然料定他走這條道來，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想間，驀聽一聲嬌叱，早見那兩人暴退回來，火光映着寒光，啊！齊姑娘！一個漢子落後一步，她的劍已指正那人前心。一步步把那逼回火堆傍邊來。

是那個年長些的人，袁野却從他面上看不出有絲毫懼怕的神色，那神色像是失望，只見他反臂搖了搖手，示意身外那人不用拔出兵刃來。這人在他側後，他竟也瞧見這人在拔劍，倒像他長了後眼一般，果然不等閒。

那人道：「原來你不是……啊！姑娘，你是誰，這火堆可是你燒的麼？」

不怪他要失望了，想必是適才在黑暗中，驀見一個姑娘阻路，荒漠窮山之中，驀見一個持劍的姑娘，必以爲是侯爺的千金呂瑤了，現下在火光下，才看的清楚，只怕更令他們失望的是：若然這火堆是這個衣衫襤褸，而又面生的姑娘所生的，那麼，適才也就猜錯了，滿懷的希望，自也落了空。

那齊姑娘冷冷一哼，道：「是我生的，怎麼樣？哼！荒山深夜，携帶兵刃，你兩個必不是好人。」

那人全不把她的劍放在眼裏，呵呵一笑，說道：「難道對姑娘你，就不是荒漠深夜麼？姑娘你不但藏着劍，而且指正我的前心……」

陡然間寒光一閃，才是噹是一聲響，齊姑娘也啊了一聲，滑開了一步。

原來那人出其不意，扣指一彈，把她的劍盪了開去，說道：「姑娘，我不怪你，別怕！」

只見她氣得睜圓了眼兒，啐了一口，說：「誰怕你了，哼！」

那人笑嘻嘻，說道：「姑娘，我說過不怪你，想必你是孤身一人在此，乍見我二人，拔劍相向壯壯胆兒，那也是情理之事，你瞧，我沒說你怕啊，只是說你壯壯胆兒，哈哈。」

「哼！」她一跺脚，她瞧瞧那人，瞧瞧手中劍，劍也就垂下了。不怕壯什麼胆，那麼爲什麼拔劍相向。雖是又氣又惱，那劍却垂下去了：「哼！你兩個必不是好人？」

那人却又忍不住哈哈大笑，不僅笑得她生氣，也瞧得她更惱，那人瞧瞧她，也向自己身上瞧了瞧，說道：「姑娘，你說我們不是好人，那一定說我們是翦徑的賊了。」

那人忍不住又呵呵笑起來，她衣衫襤褸，人家兩人却衣衫光鮮。她那火光照亮的臉兒，登時更紅了，袁野不禁也忍耐不住，差點笑出聲來，他自然明白她爲何會臉紅，因爲今兒白天，她倒眞翦徑了，打刧過他。那臉紅，乃是羞紅。

她老羞成怒，但劍未舉，那人已搖手道：「姑娘，聽口音，就知你是南邊來的，南邊可不說翦徑，咱們便是打刧，也不致打刧姑娘你，是不是，那麼，對姑娘你來說，我們自也不是壞人了，所以我說：姑娘不用害怕，姑娘，我也不問你爲何老遠來到塞北，我只問你兩句，這火是不是你生的？不瞞姑娘你說，我們是來找人的，今日走了一天，也不曾遇上一個人，不知姑娘你見到過一個少年不曾？那少年弱冠年紀，一身粗布衣裳。」

袁野的心兒登時劇跳起來，生怕她說出來，而且，適才他把衣衫脫來蓋在她身上，衣衫呢？若被這兩人見到了……

幸好，火堆傍邊沒有，那姑娘身上手上也不見有他的衣衫，令他更放心的是，她在搖頭了，冷冷地說道：「既然你兩個不是壞人，那就快走，火是我生的，這兒只有我獨自一人，哼！別以爲你兩人牛高馬大，我可不怕你們。」

那兩人對望了一眼，忽見齊姑娘面前那人眉頭一皺，擺頭一示意，說道：「既然如此，咱們走吧。」

兩人眞走了，這倒大出袁野意料之外，就算兩人眞相信她所說的，怎倒仍然匆匆走了，崖洞可遮風露，有火可驅寒氣，就算不是壞人，武林中人可也沒那麼多男女之嫌，何況這兩人壓根兒就不把她放在心上？

但兩人眞走了，走遠了，他用耳朵貼在地上，清楚聽得出來。

袁野舒了一口氣，不料方抬起頭來，陡見寒光在眼前一幌，是齊姑娘！敢情她早已知道他躲在石後，只見她劍光一擺，冷冷地說道：「滾出來！」

袁野一怔，她這是怎麼啦，他可沒得罪她啊！

她那一把劍尖又一擺，說道：「滾過去！」

啊唷！好兒，原來是要他到火堆傍邊去。

夜裏天寒，潭邊更是凍，若不是他內功眞力有些火候了，他那牙兒怕不早捉對兒斷打起來，不用她拿來劍來相逼，他也要跑過去的。

現在，他再也不用提起丹田那口氣了，因爲唯有那樣，才能驅寒，也才未冷得發抖，但他仍然打了個寒慄，因爲她手中劍非沒放下，而且直指他的胸膛。

袁野說：「姑娘你……你這是，做甚麼？我可沒欺負你啊？」

她哼了一聲，說道：「說！你端的是誰？哼！你還想瞞我！」

拍的一聲，啊唷！袁野不但嚇了一跳，而且臂上好生疼痛，她倏地橫劍拍落在他臂上，竟然沒躲開，說：「你你，齊姑娘，爲什麼打我！」

姑娘杏眼圓睜，那柳眉兒高高挑了起來，說道：「你敢欺負我！你好大胆，竟敢騙我，原來你就是……就是！」

袁野退了半步，他是在想：她這是甚麼招術，憑他竟然沒躲開？他是眞有些兒害怕了，不僅是她招術怪異，而是對這齊姑娘，他心下有太多的敬重與愧咎，而且，她可眞兒，她眼兒裏射出的凌芒，可眞怕人，令人不禁生寒。

不，不能讓她知道，袁野忙道：「我沒瞞姑娘甚麼啊？姑娘壓根兒就沒問過我，我也沒說甚麼，我我……又怎麼騙了姑娘。」

當眞連姓名也沒問過人家，人家也沒說姓甚名誰，主要的是袁野的惶恐，甚至不敢抬頭，那是假裝不來的，她的劍又垂下來了。

但仍然厲聲道：「你說！你姓朱，是不是？你就是我爹當年擁立的幼主，原來你就是太祖皇帝的皇太孫！你……」

她的牙咬得格格作响，他不禁就連連打了幾個寒戰，她爲何恁地恨他啊，忙道：「姑娘，我也是江南人氏，打從江南來，姓袁名野，皇天在上，我並沒有半句虛言。」

可眞沒騙她啊，袁野忙又說道：「眞的沒騙姑娘，我自幼無父無母，一個鏢師收養我長大成人，說我姓袁，替我取了袁野這名兒。」

可不是沒半句虛言麼。袁野倒舒了一口氣，自我安慰，心說：我不過有些隱瞞，皇天在上，我可沒騙她。

那姑娘怔怔地也在自語起來，怔怔地說道：「那麼，他眞不是。啊！」

她怎麼啊了一聲，倒不那麼兇霸霸了，說道：「我還沒問你，這火可是你燒起來的？你的衣衫……啊！」

又是一聲啊，她那目中非但沒了兇焰，睜大了的眼兒兀自在他身上溜。

袁野忙道：「是，姑娘，我見你睡熟了，荒漠夜凉，姑娘縱有一身功夫，但適才埋葬令尊屍骨，傷心過度，更兼萬里尋父，受盡了萬苦千辛，姑娘可是血肉之軀，若不是力竭心神太以疲憊，豈會熟睡如此，不才也曾隨撫養我長大的恩師習過幾日武功，知道姑娘那時渾身脈竅盡開，百骸盡皆鬆弛，寒氣最易砭膚入骨。」

姑娘道：「所以……你就在我身邊生起火來？」

袁野道：「是，先前替令尊作棺，賸下不少枯枝，我身邊也帶備火刀火石。」

姑娘道：「你也就……把你的衣衫脫下來蓋在我身上……」

袁野惶恐道：「非是我不避嫌，近身替姑娘蓋衣，因爲……」

姑娘道：「是因爲我衣衫破爛，是不是？」

袁野偷偷瞧了她一眼，那齊姑娘眼中非但沒兇焰，也沒責怪之意，她那目光倒柔和了。打從昨日她劍尖指正他前心那一刻起，他還是第一遭兒見她目中顯現出女兒的溫柔。

袁野雖仍不敢瞧她，却巳敢抬起頭來了，說：「是，姑娘的衣衫，實是不能遮擋這刺骨的寒風。姑娘，你你……」

他言尚未了，那姑娘陡然騰身而起，原來是從崖壁上的石縫裏，取下他的衣衫來，說道：「哼！你怕我受了凉，你自己倒不怕，快給我穿上了。」

那衣衫仍在他手中，尚未穿上，但心下巳暖暖的，她的話語硬繃繃的，且還有些兒冷冷的，却是奇怪，倒比溫柔的話兒更令他心下感到一陣溫暖，敢情這麼個又兇又冷酷，也有她溫柔的一面，只不過表達得太以異於常人。

她在火堆邊坐下來了，往火堆上添了些枯枝，那火頓又燒得旺了。

她怎麼啦，望着火出起神來。

袁野把衣衫穿了，挨近火堆一邊去，說道：「姑娘，先前那糢糢你吃了一半還不到就睡熟了，我替你收了起來，要不要再吃一些。」

慚愧，人家姑娘倒比他更洒脫，更爽朗，她接過那半個糢糢，對他凝視起來，袁野把水壺遞給了她，她也一聲不响的接了，倒把他瞧得不自在，也有些兒心跳起來。

忽聽她喂了一聲，說道：「我有話問你。」

袁野道：「姑娘有話請說。」

但願她不是查問身世，他不禁心下有些兒恐慌起來。

「白天我打刧你。」她又是瞬也不瞬地望着他。

袁野忙搖手道：「姑娘，快別這麼說，姑娘你只不過少了盤纏，而且又沒取去許多，若是我早知姑娘你少了盤纏，我也一定奉上的。」

「我也一再用劍指着你，迫你到這裏來，你，却一些兒也不恨我？」

且慢，可不能說出眞心話來，若然告訴她說他壓根兒就不曾把她的劍放在心上，只不過是覺得好奇又好玩，而且同情她，必然也會羞惱她，忙肅容道：「姑娘，豈不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忠臣孝子，天下之人誰不欽重，令尊丹心照汗靑，姑娘大孝更是天人共敬，我敬重姑娘尚且來不及，豈會恨姑娘的。」

那姑娘點了點頭，道：「這麼說，倒眞是個大量的好人了。」

袁野忙道：「不敢，姑娘，我不過也曾讀聖賢書，也曾……」

一朵冷艷的嬌花，在他眼前燦爛地開放了，不過是那姑娘笑了。

她在做甚麼，只見她伸手在破爛的衣衫底下摸索，忽然間，她一揚手，登時劃出一道閃電般的寒光，劃破夜空，只聽潭邊石後，發出一聲慘呼。

袁野才跳了起來，眼前那閃亮的寒光陡又出現，倏地落入她掌中，原來是數寸長，形如曲尺的彎刀，刀上有血，在淌，一滴，又一滴！

袁野驚愕的目瞪口呆，却聽那姑娘冷笑一聲，說道：「逃了一個，哼！」

她把那曲尺形的彎刀投在黃沙上，用脚尖踏着，轉得兩轉，擦去了血，又復寒光閃閃。

只見她拾起來放回懷裏，打了個呵欠，說道：「睡吧，我替你殺了一個，我可不是白受人家好處的。」

袁野眼看她再三投了兩把枯枝在火上，眼看着一躺下，她那眼兒一閉上，就再也不睜開來，不多一會，便巳聽到她發出來的輕微的鼾聲。

袁野却好半晌動彈不得，這姑娘豈僅可敬可愛，也大可怕了，她說逃了一個，自是一個沒命了，那慘呼只得半聲，那刀上鮮紅的血，顯是那石後之人只叫得半聲，就巳喪命，而她，瞧也不去瞧一下，剛殺了人，她却倒頭就睡，而且立即睡着。

而她，却是個年輕輕的姑娘，而她跟前却還有一個他，而這是荒漠，窮山，黑夜的洞中，她却在他跟前，倒頭就睡，而且立即睡熟了。

而她，却是個年輕輕的姑娘。

他手中燃燒着的枯枝，落在脚近，熄滅了。

不用多瞧一眼，被殺的是先前離去的那個四十開外的漢子，幾乎削去了大半個天靈蓋，鮮血腦漿滿地，因爲地上是風化了的石塊，血却滲入不進石塊，是以火光照耀下，仍是令人心悸的鮮紅。

她用的是甚麼兵器，發出不但殺了數丈處石後的人，而且還能飛回他的手中。

多可怕的兵器，眞是聞所未聞。

他又是好半晌不能動彈，不，他不是因爲這兵器太以可怕，而是心下更多慚愧，他竟然在這半天一夜中，不把人家放在心上，敢情人家有一身絕頂的武功。再說，那兩人溜走了，何時溜了回來，他也明知那兩人不是眞溜去了，必會溜回來的，但他却毫無所覺，人家姑娘不動聲色，連瞧也不曾瞧一眼，却知道石後有人。

而她，人家却是一個比他更年幼的姑娘。

袁野在那黑暗的潭邊，在那死屍傍邊，有如泥塑木雕，好不容易，才把紛亂的思想冷靜下來，且慢，這姑娘先前可沒爲難這兩人，不懼也不露怯，可也不是更兇霸，更冷酷，再想想看，她問了他一些甚麼話？

袁野心頭打了個寒戰，想想看，她爲何不對兩人說出他來，若然不是知道那兩人追捕的便是他，爲何她把他的衣衫藏在石縫裏，不讓那兩人見到？

想想看：那火當然是他爲她而生，衣衫是爲她而脫，蓋在她身上的，但他仍然一樁樁，一件件問，問得清楚了，於是，她取出了那威力奇大的奇形小彎刀，於是這人就屍橫石後了。

石後橫屍就地的，是這人麼？袁野身上像陡然罩上了一層寒冰，於是，他出了一身冷汗，再被冷風一吹，冷汗就成了寒冰，想想看，若然他不是在她身邊生起那堆火來，若然他不是脫下衣衫替她蓋在身上，又實是對她敬愛有加，即使是夜靜山深，寡女孤男，他也不屑起半絲邪念，只怕這石後橫屍的，不是這個漢子，早就是他了，因爲先前他也是藏身在這石後。

難道這姑娘巳知道他是誰？不，是打從那兩人的談話中，巳知道他是誰？若不然爲何她不說出他來，又爲何藏過他的衣衫，不讓兩人見到？

陡然間，他身上不再是結一層寒冰了，而是頭頂上像打了個晴天霹靂，是他想後思前，更加明白了，一切是這麼明明白白。

她巳知道他眞是甚麼人了，只怕他今日痛哭流涕拜忠骨之時，她巳猜到他是誰了，因爲她巳聽到他親口說她爹爲他而來，爲他而死，他辯，但辯得多牽强，那麼，今晚她必然不是熟睡了，不過是以熟睡來查考他。

那麼，她必是先猜出他是誰，後來又從那兩人證實他他是誰，那麼，她其實並非有如她口頭上說的，對他眞那麼痛恨。

他趕快悄悄溜回去，溜回那火堆邊。

眞的，他心亂極了，適才一會工夫，他巳一再生起溜走的念頭，這齊姑娘看來非但不是年幼無知，非但不僅有一身絕世武功，殺人於數丈之外，取人首級有如探囊取物，而且精明之極，手辣，更心狠，是以幾番生起溜走的念頭。

但他不是溜走，而是溜回她身邊來。

他在那快要熄的火上，加上了枯枝，當眞她再手辣心狠，他又爲何要怕她，人家又不是要殺他，殺的倒是追捕他的人，而且，也不是隨便殺人的，先前這兩人不曾見他，這齊姑娘就不殺他們，殺那石後之人，乃是在人家溜回來，發現他以後。

袁野抬起頭來望她了，她是爲他殺了石後之人，當前先前若然首先發現石後有人的不是她，而是他，他要不要殺那石後之人呢？人家發現了他，他就會後患無窮，那麼，他怎能說這齊姑娘心太狠，手太辣？

他不再那麼怕她了，却是反倒生出感激之情，也就是敬愛又加上了感激。

火光下的臉兒，又成了一朵冷艷的嬌花。

她像是眞睡熟了，這看才像是眞的睡熟了，增添了感激的目光，便又再對她端詳起來，可是因爲增添了感激的情意，即使覺得她的艷麗太冷了些，在他眼中，她也更美了。

睡吧，可愛，可憐，又可敬可感的齊姑娘，睡吧。

他又脫下衣衫替她蓋在身上，退回火堆這邊來，他是不想睡的，但忍不住一個又接連一個呵欠。

呼嘯在荒漠中的夜風漸漸不聞了，他也睡熟了。

風不再夜風，也不再呼嘯了，刺目的陽光喚醒了他，啊唷！

他翻身坐了起來，而且也立即跳了起來。

火早熄滅了，有甚麼從他身上滑落？原來是衣衫，是他自己的，那是昨晚蓋在齊姑娘身上的衣衫，但齊姑娘却不見了。

不但天亮了，太陽巳爬上了旁邊的山頭，眩目而又燠熱，他把拾起來的衣衫緊緊握在手中，他感到那麼溫暖，當然，是她替他蓋上的。

但齊姑娘呢？他有一陣失落的驚慌，不，只是一瞬，她跪在她爹爹的墓前，把臉兒埋在手裏。

即使是乾燥的荒漠，晨早也會露滴，他見到崖邊小草上，露滴在陽光下晶瑩。

抬起頭來的齊姑娘，淚珠也在陽光下晶瑩，她又哭過了。

淚珠滋潤過的花朶倍常嬌艷，淚洗過的面龐兒，在陽光下倍感清新嬌柔，嬌柔，那正是她所缺少的，因此，掛着晶瑩淚珠的齊姑娘，在他的眼中，也更清新，更美了。

袁野忙上前道：「姑娘，令尊巳入土爲安，九泉有知，亦可瞑目了。還請姑娘你節哀。」

她凝視袁野，淚眼不曾晴，只見她點了點頭，道：「可以瞑目，我們也該走了，走吧。」

「是。」袁野避開了她的凝視。

她是萬里尋親，雖然她爹爹巳不在人世，但總算尋到了爹的骨骸，而且親手埋葬了，但她爸却是爲誰而來？尋找的又是誰？應該是可以瞑目的，是因他袁野不但長大成人，而且來到了他的面前，雖然只

是一堆白骨，死而有知，也算是尋到了他，可以瞑目。

只聽到她又在禱道：「爺啊，你聽見了麼，他說：爹你可以瞑目了，待女兒完成了你的遺志，女兒必來負爹爹的骨骸還鄉。」

她又拜了兩拜，在她身後，袁野也又再拜。

齊姑娘倒先起了身，嘆了口氣，她竟會嘆息？說道：「走吧，該走了，再不走，必定即有人來？」

是，啊，昨晚她殺了一個，可逃了一個，當眞他怎麼全不把逃走的人放在心上？那人是侯府中人，說不曾見過他，認識他，何況昨晚他自報姓名，侯府中誰不知他以袁野之名行走江湖。

袁野不禁一陣驚恐，却聽那姑娘道：「走吧！你放心，我會保護你，誰敢對你不懷好意，那人就是前車之鑑。」她向石後一指。

石後可見棄在潭邊沙土上的寶劍，和那死屍的一雙脚，怎麼有黑影在幌動，啊，原來是天上兀鷹的投影，是發現了死屍的兀鷹在上空盤旋。

她當先走了，袁野跟隨着她，那逃走的人可曾回來？回來，一定也找來了帮手，但身後並無人，光禿的窮山，有樹木也是光禿禿的枝幹，連草也枯萎焦黃了，有人跟踪，必無可遁形。

翻過一山又一山，他眞放心了，啊，他一心在身後，眼不離左右山林，只顧跟隨在齊姑娘的身後，倒忘了問她，她，要帶他到那去。

「姑娘，」袁野忍不住問道。

她停步，回過身來了。

袁野道：「齊姑娘，我們那去呢？」

她的眼睛睜大了，倒像奇怪他有此一問，說：「你不是要去關外麼？」

去關外？他何曾說過要去關外，他的眼睛也睜大了。

是的，他是眞要去關外，去那女妖生長的地方，女妖入了侯門，不再是女妖了，而成了呂瑤，他不過是去那與世無爭，與猿鹿爲伍的女妖生長的地方，想從此隱姓埋名，他也將不再是袁野了，進入了原野中的袁野，也許有一天，會成爲獵戶口中的男妖，但他却可遠離了血腥，再不會因血腥而作嘔了。

但他沒說過啊，她！她怎會知道？

齊姑娘在放眼四望，道：「對了，往前走，可是扎格蘇台了，往關外，該往東北，走克什克騰旗，走水路，西拉木倫河可通羊筏，陸路我也走過，出林西，就是阿魯科沁旗，那一帶牧民最多。」

落下山，她眞轉向東北了，左前面又是一望無垠的黃沙，右面却可見水草，也見了牧民和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

現在，他再也不担心身後有人追踪了，因爲一回頭，就可望很遠很遠。

是的，他要去關外，之所以北走大漠，只因橫亘冀北的燕山有重兵駐守，那通關外的山海關，更是一個重鎭。他想通過，眞比登天還難，却不料人家也猜到他是走關外，原來呂瑤已出走了，自也是回去關外了。

現下再也不疑了，這齊姑娘連他要去關外，不問也知道，還會不知他是誰麼？

他又再感到一陣愧咎，嚅囁道：「齊姑娘……」

她頭也不回，也不停步，說：「我叫齊姜。」

「齊……姜，」袁野心說。好名兒，若是不這麼冷，不總是綳着臉，可就更人如其名了。

她說：「對了，齊姜，我可不喜歡人家叫我姑娘，今而後，你叫我的名兒。」

說眞的，她是同等年齡的姑娘中，罕有的美貌姑娘，只可惜少了姑娘的溫柔，甚至比男兒漢還要有更多的男兒氣概。

袁野說：「我眞……眞沒騙你，我從小就不知父母身世，師傅替我取名袁野，認識我的人，全都知道我姓袁名野。」

齊姜說：「還用你說麼，那告示上寫的明明白白，別以爲我不識字，那告示上的字我全識得，普天之下，都在捉拿一個姓袁名野的人。」

啊！袁野可眞大吃了一驚，他一路行來，見到人也要遠遠避開，那還有往人多的地方去，那告示自是貼在人多的地方，是以他說未見過，原來不但畫影圖形，而且還寫上了他這袁野的名字，他可記起那姜姨的話來，啊！那個瘋婆婆也這麼說，即使捉住他殺了頭，他仍是袁野，也不會讓人知道他姓朱。

袁野却也鬆了一口氣，他眞得担了一夜心。

齊姜說：「其實你姓朱，你爹叫朱標，建文皇帝是你大哥。」

袁野不怕了，也就不再嚅囁了，道：「也許我眞是你說的那麼個人，齊姜，但我自己却懷疑是不是眞姓朱，因爲從沒人對我說過我姓朱。」

這是眞的，除非那雲姨，小墜的雲姨對他說了，但他仍未見過小燕的雲姨。

「我也不姓齊，」齊姜說：「我是說，離開廬山之前，也不知道我姓齊，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姓姜，原來師傅以我的名兒作了姓，齊姜顚倒了姜齊。」

袁野正要知道她的武功身世，忙道：「我明白，你爹勤王兵敗，朝廷一定要捉拿家小。」

齊姜道：「但我爹早了一步，他逃出金陵，招集勤王兵馬之前，早把我送上廬山了。師傅說：我爹把我送上廬山，乃是先除後顧之憂，破釜沉舟赴國難，下決心，不成功，便成仁。」

袁野肅容道：「令尊忠昭日月，實是天人共敬，只可惜他一片丹心，不能照汗青了。」

「汗青？甚麼汗青啊。」齊姜道：「昨晚你也這麼說過。」

袁野一聲浩嘆，道：「齊姜，汗青即是史書，令尊雖是忠昭日月，可惜……有道是成王敗寇，那刑餘之臣乃是成者之王所厮養，惜無太史公之忠筆，齊姜，且不說這些，令師何人，可否賜告。」

齊姜道：「走吧，你休問，我師傅不許我對人說。」她步下加快了，袁野只好不問，但無論她走得有多快，袁野也跟得從容。

一路之上，只見牧民，如草原上的蒙古包，不見市集，幸是他還帶備得有糗糗

，近午時候，兩人在水草之地歇了下來，袁野才又忍不住說道：「齊姜，我不瞞你，我實是要去關外，却是不曾向你說，你去何處，再往此走，可離中原越遠了。」

齊姜冷冷地，竟愕然相向，說：「我不也去關外麼？」

袁野奇道：「齊姜，我是天下雖大，已無容身之地，不得已才遠走關外，此去不但要餐風飮露，行走的多是少人烟之地，到了興安嶺上，過的更是茹毛飮血日子，齊姜，你可是有事去關外麼？」

齊姜睜大了眼睛，說：「那我也茹毛飮血就是了。你能茹毛，我也能飮血。」

袁野道：「齊姜，這是爲何，你又何苦要和我……」

齊姜說道：「別多說了，我這是跟定你了。」

「你！跟定我了！」袁野簡直不信自己的耳朶，這是怎說？

齊姜却啃着糗糗，冷冷淡淡地說道：「我師傅對我說，我爹多年已沒了音訊，生死未卜，若尋不到我爹，也一定要找到你，因爲這乃是我爹的心願，隻身北上，就是要尋訪你的下落，生不能對爹盡孝，死也要了爹的心願，眞是皇天有眼，不但找到你，而且使你辨得出爹的骸骨來。」

她做甚麼？齊姜倏地站起身來，肅容道：「從今而後，我是再不離開你的了，你到那裏，我也跟隨你到那裏。」

袁野可萬萬想不到她是下定了這樣的決心，不是驚，是怔得目瞪口呆。

齊姜眉兒一挑，道：「你不願意麼？不，你不願意我也跟定了你。哼！我也不怕對你說，我……我恨你！」

「你恨我！」袁野這番才眞吃了一驚，不過，她手中仍拿的是糗糗，不是劍，也不是她那曲尺彎刀。

「我，恨你！」她不但切齒咬牙，而且目中射出冷芒，而且跺起脚來，說：「恨你！恨你！」

袁野嘆了口氣，他如何不明白，她的恨，早在昨晚他已知道了，垂頭道：「齊姜，我不怨你，我原是個不祥之人，爲了我，甚至我尙在襁褓中時，已不知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害得多少戰骨埋荒丘，我是不該活下來的，却偏偏又長大成人，而今再又害得無數廬舍成墟，害得萬千人無辜被殺，我那師伯的青陽宮被夷爲平地了，與人無爭的雲姑娘和小燕，也被囚入禁宮，唉！齊姜，若不是爲了我，你父母豈會自動分離，你爹爹豈會曝屍荒山，骸骨也無人收，我我……」

說着說着，袁野早是悲從中來，眞的，死了倒好，若是死在齊姜的小飛刀下，也許倒少了些愧咎。他不也早要投到官府麼，若不是那瘋婆婆阻止，只怕他早也化爲白骨了。

「齊姜，」袁野說道：「我不怪你恨我，我不但該恨，而且該死，在你面前，我早已是愧恨得無地自容了，你不如……殺了我……」

「哼！」齊姜說：「你要我殺了你，是不是？你今生今世也休想。」

滿面淚痕的袁野倒抬起頭來了，愕然道：「却是爲何？」

齊姜道：「我要殺你，也就不殺那追捕你的人了，說眞的，昨兒你拜倒在我爹的白骨之前，我倒眞想一劍殺死你。」

袁野道：「你爲何……又不殺我？」

齊姜說：「我知道是你了，眞恨，那時你若回頭，你就會見到我的劍已出鞘，但後來……後來，我記得，師傅的吩咐，師傅說我應該完成爹的心願，你明白麼，我不殺你，不過是要對爹盡孝……後來……你又……」

他又如何？必是說他又好心好意悉替她生了一堆火，還怕在火堆傍邊也受凍，倒把他僅有的一件外衣，也脫下來蓋在她身上，她再是鐵石心腸，也不由不感動，是了，她昨晚第一次躺在地上，不是眞睡，當然他稍有些兒逾越，甚至只是顯露些邪念，只怕他早已身首異處了。

他眞的不怕死，但他想到這裏，也不禁凜然。

袁野又嘆了口氣，道：「齊姜，你是說我對你好麼，甚麼那算得甚麼，那一點兒小小的關切，只不過是要減少些兒內愧罷了。」

「不不！」齊姜說：「別想我會殺你，我想過了，師傅說得不錯，若當年北上時，見過師傅一面，對師傅說，若尋不到你，他死也不能瞑目，便是勤王無望，他也要保護你無災無難，長大成人，那是爹的心願，師傅說，爹爹心願不了，死也不會瞑目，是以，雖然我恨你，我却一定要了却爹的心願，哼！我非但不殺你，我也不讓你死，誰要殺你，我先殺了他。」

她不但說得認眞，而且凜然令人生寒，莊嚴中，又帶着可笑的稚氣。

他自然不覺得這齊姜可笑，他也只是苦笑，道：「齊姜，你錯了，你爹雖然忠昭日月，天下共敬，但我看來，那不過是愚忠……啊！你！」

不料他言尙未了，齊姜霍地一躍而起，踉蹌一聲响，像閃電一般，她已拔出劍來，又指正他的前心。怒道：「你敢說我錯，你你……好大胆，敢說我爹不是。」

袁野毫不退縮，不是明知她不會殺他，而是此時此刻，他壓根兒就不怕死，啊啊！他好不辛苦，才把笑忍住了。可不是好笑麼？被殺的他倒絲毫不懼，她倒怕了，袁野毫不退縮一下，她倒嚇得臉上變了色，慌忙退縮了。

顯然她以爲袁野必會退縮，是以那一劍也遞得急了些，血！血從那刺破的衣衫裏流了出來，袁野見她面上變了色，也才發覺已傷在她劍下了，也才覺出痛來。

啊！呀！齊姜棄劍撲前，一把摟住了他，嚇得臉兒也蒼白了。

噯唷，袁野發出一聲呻吟，既見了血才覺出痛來，血也不過僅染紅了胸前一小塊衣衫，不用瞧，袁野也知道僅是一點兒皮肉之傷，但他却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齊姜那會發覺得出他是以呻吟來掩藏心中之樂，掩飾面上的笑，她早慌了手脚，一手摟住他，一手撕開他的衣衫，她的急促的呼吸，眞噴到他的臉上。

噯唷，他早巳忍不住笑了，何況那噴到他臉上的呼吸，令人癢得忍不住，眞沒法兒，只有一聲噯唷。

這是甚麼時候，正當他悲傷之頃，無限感嘆之際，而且也眞受了傷，流了血，

他倒忍不住笑。實在是太可笑了，要殺袁野的是她，退縮的是她，嚇得腳亂手忙，變也臉色的，竟也是她，如何不可笑。

她閉上眼睛了，臉兒對着臉兒，嚝野的風，把她的秀髮直拂到他臉上，他這是做甚麼？

原來她在長長吸一口氣。

袁野的心兒像要從那傷口中迸出來了，他不但被摟在她懷裏，而是第一遭兒和她這麼近的臉兒對着臉兒，那如蘭的吐氣，不僅是臉上癢癢，而且癢在心裏。

但他也忙不迭閉了眼，正可見她是個至情至性也至孝的姑娘，他怎可……忙道：「姑娘，你放心，不過是一點兒皮肉之傷，我腰間有個小錦囊，裏面有特效的治傷藥，不要緊。」

她卻不許他動，硬要扶他躺下。雖說僅是皮肉之傷，但胸前也染紅，看來可也眞怕人。

她替他敷了藥，也包紮好了，袁野道：「齊姜，多謝你啦。」

滿以爲她會溫柔些啦，噯唷，才見她陡然一挑眉兒，拍的一聲響，她竟然重重地打了他一個嘴巴子！

袁野撫着那火辣辣痛的臉，說：「你你……你爲甚麼打我？」

難道先前他心中一蕩，被她發覺了麼，不可能啊，他立即閉上了眼，可是他分明傷得不重，卻連聲呻吟，知道他的呻吟有假？

敢情那不是，齊姜怒道：「喂！我要殺你，你爲何不躲！」

這是甚麼話，眞不講理，她這一耳括子令他眞有些惱，卻又好笑，自也就成了苦笑，嘆了一口氣，道：「齊姜，我原是要死，我豈僅是個不祥之人，而且罪孽深重，死了，便也少了一個禍害。」

齊姜卻又急了，跺着脚，說：「我只不過氣你，想嚇一嚇你，可不是要殺你，我可不許你死。」

袁野眞覺可笑了，道：「那麼，你不殺我了，齊姜，你，你要殺我，我就立即死，唉，其實，剛才你誤會了，我說你爹愚忠，那愚忠乃是大智若愚之愚，大智若愚，大忠又何嘗不是若愚，你想想，那時我不過是一個人事不知的嬰孩，怎配你爹爹爲我盡忠，何況天下仍是大明的天下，不過我沒身登九五罷了，我姓朱，當今皇上，不也是姓朱麼，是以我奉勸姑娘，我有何德能，我已是罪孽深重了，若然令姑娘你也陪我受苦受難，那我倒眞是生不如死，早早死了倒好。」

那齊姜早卻是撲了上來，掩着他的嘴巴。

她不許他死也罷了，竟連說也不許他再說，叫道：「不不，我一定要跟着你，我一定不許你死。」

是甚麼聲響？

是連珠般的聲響，嗒嗒滴滴嗒嗒滴滴嗒嗒……

袁野坐起身來，側耳靜聽，啊，原來是齊姜的牙兒在捉對兒厮打。那個像土地廟一樣的小土屋，只能擋得了些荒漠的勁風，卻遮擋不了從兩面灌進來的風寒，可憐的齊姜，已然單薄的衣衫，肘上膝上都見了窟窿。

荒漠中的氣候就是那麼奇怪，白天的太陽像火爐，夜裏的寒風像尖刀。

「你，去那裏？」齊姜把身子坐直了些！

袁野說：「我去找點枯枝來。」

「你想像昨夜一樣，給我生一堆火？不！不要。」齊姜說：「昨晚我是故意要用火光把那兩人引來，今晚却不要了。」

袁野啊了一聲，說：「爲甚麼？」

「因爲，」齊姜說：「我還不能肯定你就是我猜想的人，但若火光能把人引來，那必是追踪你的人，我也就確知你是誰了，現在……」

「現在你已確知我是誰了，而且不許人家傷害我。」袁野說：「所以你怕火光再會把人引來。」

齊姜說：「既然！你知道……還不坐下來。」

袁野說：「但你冷得發抖，你聽！」

齊姜把牙關咬緊了，但只是一會兒，只一會兒，她的牙齒又捉對兒厮打起來。

袁野嘆了口氣，他何嘗不想到火光會把人引來，尤其是昨晚逃走了一個，人家好不容易發現了他的行踪，同伴又被殺死了，豈肯甘休。那人雖是威遠侯所派，不會借助官方的勢力，但那人亦非弱者，說不定去找了帮手前來。但夜裏實在太寒冷了，風像刀，泥地也像寒冰一樣凍。

日落時候，他向牧民打聽，距離克什克騰旗還有四五十里地，無論如何是趕不到了，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個土屋，這個無人居住的破敗土屋。

他摸索着走近她的身邊，土屋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何況她是瑟縮在牆角下。

「來，把這個披在身上。」

但齊姜把他的手推開了。「不要。」她說：「快穿上了，給了我，難道你不冷。你的衣衫也單薄得很，我……不不……冷。」

還說不冷，但這個倔强，固執的姑娘說了不，休想她會改過口來。

袁野的眼珠兒直轉，登時有了主意。

「啊唷！當眞好冷。」

原本也冷，他把牙關放鬆，他那牙齒也登時捉對兒厮打起來，甚至比她更要响了。

齊姜道：「是不是，哼！自身難保，還充當好漢，快把衫兒穿回去。」

袁野抖顫着話聲，說道：「穿上了，也還冷得很。好冷啊。」

齊姜道：「那就坐下來吧，挨着我，挨緊些！就會暖一些……靠過來啊。」

袁野巴不得一聲，悄悄……悄悄地把衣衫披在她肩上，泥地像寒冰，土牆也像冰，她沒靠牆壁，袁野擠到她身後，她的背脊便貼在他那寬闊又溫暖的胸膛上了。

現下不是他挨緊她，而是她的上半身緊靠在他懷裏了，一會兒就聽她舒了一口氣。向陽的花木早逢春，樹木的枝兒葉兒，花兒草兒，總是向陽生長，她也是那麼自然而然，靠入他懷裏去。袁野也舒了一口氣，看來她年紀到底小了兩歲，兵器上的功夫也許在他之上，但功力却有不如。說眞的，袁野自己也感到迷惑，他的功力顯然增長了，他的眞氣在體內運行起來，每運行一個周天，那熱力也增長了一些，那眞

氣漸漸像一團火一般，以往却不是這般的，該是說達不到這個境界。但怎生忽然達到這個境界了。

不是突然，自那日和瘋婆婆分手之後，他已覺出內功眞力增長了不少，不，瘋婆婆替他推拿了三天，每天三次，隨着瘋婆婆的手掌移動，他那時也有現刻一般的感覺，覺得那不是手掌，而是一團火。

寒冷之後的溫暖，把齊姜很快催眠了，雖是軟玉溫香抱滿懷，但他心下却雜念不生，眞的，從他呼吸的均勻，就知他的眞氣在體內循環不息，眞連一絲兒雜念也沒有。

他對這齊姜，有多愧咎，又多敬重，她倔强又固執，又像冰霜一樣冷，還總是兇霸霸的，全沒一些兒姑娘家的溫柔，他又怎能生得出雜念來。

他最早醒來了，啊喲！旭日的光焰斜照進那破敗的土屋裏來，倒嚇了他一跳，皆因齊姜已不是倚靠在他胸上，而是躺在他懷裏。

他趕快放開手，因爲他才發覺，不知何時，那自是在睡覺中，他緊緊摟住她，只不過他未曾躺下罷了。若是先醒過來的是她，她會怎麼想，會不會對他生出誤會來？

便是她不誤會，也會羞了她的，人家是個大姑娘啊，一個黃花大閨女，竟然躺在一個少年懷裏，而且躺了一個整夜。

他因驚惶而劇跳的心平靜下來了，但齊姜仍未醒來，可憐的姑娘，她在塞外流浪了多久？而且是拖着饑餓與疲乏的步子，多半的時候，行走在杳無人烟的荒漠之中，只怕找一口水喝也艱難。

陽光照在她身上了，現在他和她面對面這麼近，對着熟睡的齊姜，他也敢熟視了，風沙和饑餓在她臉兒上留下了多麼顯著的痕跡，她的顏面有多憔悴。越是憔悴也難掩她的美，袁野心中也就有了越多的愧咎。

不行，得在她醒來之前，把她放回地上，但却倒把她驚醒了。

袁野鬆了一口氣，因爲她幾乎是在半醒中，已跳了起來說：「啊！天亮了。」

袁野却又提心吊胆，她爲何睜大了一雙眼睛望着他？可是仍然知道她在他懷裏躺了一夜？

但齊姜却閉上了眼，大大舒了一口氣，說：「你……倒沒逃跑。」

袁野道：「我爲何要逃跑？」

齊姜向四處掃了一眼，說：「我怎會睡得這麼熟，哼！你別妄想逃走，任你逃出多遠，我也追得上你，你逃到天邊，我也找得到你，該上路啦，走吧。」

她連破衣上的泥沙也不拍一下，任由髮上也染上了黃沙，走啊，她要袁野走在前頭。「向北走，」她說：「克什克騰旗在此邊兒，往東走你是自投羅網。」

袁野一怔，說：「你怎說？」

齊姜道：「往東是廣德宮，南邊就是赤烽，那也是走關外的一條大路，豈會沒官兵捉拿你。」

袁野道：「齊姜，你對這一帶倒熟悉得很。」

齊姜說：「我怎麼不熟，我師傅說：我爹北上來尋找你的下落，最初那四五年，不時還有人發現爹的蹤跡，因爲一個女人抱着你，就在這一帶失了蹤跡的，我到塞外來尋我爹的下落，這一年多來，也把這一帶找遍了，先前只是在有人烟的地方尋訪，爹是漢人，滿以爲也不難尋訪到的，誰料竟會在那……」

「可憐的齊姜，」袁野說：「你的孝心感天，終於被你尋到了，原來你尋了這麼久，不怪你的盤纏花光了。」

齊姜說：「我的銀子早就花光了，我不時替人家做些活兒，賺够了買乾糧的錢，一錢幾分，就能買好多好多，我就又走了。」

可憐的齊姜，不怪她的衣衫這麼破爛了，在這樣荒寒的大漠之中，連人烟也稀少，要賺一錢幾分銀子，自也大是不易。

袁野下定了決心，減輕一些心下的愧咎，除非她調養得好了，除非她已有了歸宿，至少也有了一定的去處，他絕不離開她一步。

不到中午時候，已到了克什克騰旗，倒也有數百戶人家，雖然盡是些土屋，也有街道，總算是蒙漢雜處之地，也有生意買賣，却不見有大明的官兵，袁野鬆了一口氣，雖說內蒙各旗已被明朝征服，但因荒寒少人烟，地瘠民貧，又是邊遠之地，是以未派駐官兵。

齊姜道：「你跟我來。」

到了一戶人家，齊姜推門而入，登時腥羶的味兒撲鼻，只見一個中年漢子一怔，慌忙搖手道：「姑娘，我可沒活兒給你做，你去別一家吧。」

齊姜拍的一聲，手一離枱，桌上多了一個銀葉兒，只見她一瞪眼，說道：「誰要做你的活兒，我有銀子，快替我們做飯來。」

那漢子眼睛亮了，連應了兩聲是，拿起銀子在手裏掂了掂，也才發現隨後而進的袁野，說：「原來還有一位，姑娘可是找到了妳爹。」

齊姜道：「別胡說，這是我大哥，那房間空着麼，我也要了。」

原來這漢子在此做些皮草生意，收集起來，買給前來收購的皮草販子，因是這裏沒客棧，也就備下了房間，供皮草販子居住，也收些房錢。

那漢子道：「有有，只可惜一個皮草販子早來了一日，只餘下一間。」

齊姜一瞪眼，說：「誰要兩間了。」

那漢子啊啊兩聲，嘻嘻一聲，又瞟了袁野一眼，再瞧了手中的銀葉兒一眼，顯然他是往邪裏想了，袁野心下不悅，但齊姜却毫不以爲意，道：「你跟我來。」打從門裏進去，裏面竟還有個院子，左面一個棚裏堆着皮草，右面有兩個土屋，那羶腥之氣更濃了，簡直令人作嘔，袁野直皺眉，但齊姜却只皺了鼻尖兒，說：「沒法兒，只有這裏才能住宿，也才常有南邊來的人客。」

南邊來的人客？袁野眼珠兒一轉，敢情她還是有用意的，齊姜以他的安危爲念，必是要打聽官方的動靜，人家倒替他想到了。

齊姜開裏間的房門，說道：「這是午刻時候，太陽一落，天氣一轉冷，這味兒就不這麼推了，進來。」

炕上舖着羊皮，那被褥破爛又骯髒，竟還有一張小桌，兩塊石頭做了櫈。

齊姜說：「我去去就來。」

一會就取了茶水來，眞快，不多一會，連飯菜也送來了，那原是午間吃飯時候，一切現成，雖然盡是羊肉，但饑餓的人吃來却如同珍饈一般，別說齊姜了，便是袁野巳多日不曾吃過一餐熱食。那土屋裏低矮又昏暗，那齊姜竟也吃得臉兒紅了，一脚踏在炕上，嘩啦一聲响，她顯是熱得要敞開衣領，不料心急力又大了些，衣衫原巳破爛，嘩的一聲！竟被她撕下了一幅來。

啊喲！她慌忙掩上了破衣，那能掩蓋得了那裸露出來的酥胸，昏暗的屋子裏看來，像雪一樣白，她原是個年輕的姑娘，風塵與黃沙，只會留在臉上，自不會抹在身上。

可憐的齊姜，不但外衣破爛，竟連內衣也沒有。袁野慌忙掉過頭去，慌忙把外衣脫下，遞給她，說道：「快穿上了，齊姜！這克什克騰旗有故衣舖麼？」

一陣裂帛的聲响，顯是她不是脫掉破衣，而是三把兩把，把破衣撕落下來。

半晌，才聽得她說道：「好啦，我們走吧。」

走？袁野轉過身來，只見她把破衣挽成一團，使勁向屋角一擲，說：「這衫兒眞不管用，我穿了不到兩年，就破成恁地。大漠裏的人難道不穿衣，豈會沒有故衣舖。」

一件衫兒日裏穿，夜裏睡覺必也穿它，做活兒穿的也是這一件，穿了兩年，倒還不管用，便是羊皮做的也早磨壞了。

走吧，袁野搶先出了房，若是被她見到他臉也紅了，她豈不是更害臊，尚未走到大門口，只聽齊姜說：「喂！拿來！」

她說甚麼？袁野回頭一瞧只見齊姜伸手在那中年漢子面前，袁野的外衣雖是短衣但穿在她身上又長又寬大，幌呀幌的。

那中年漢子一怔，說道：「拿甚麼來呢？」

呔！那漢子的眼兒裏，鬍子邊，滿是邪氣，還轉着身子向齊姜瞧，袁野心下着急又惱怒，生怕這漢子說出些不乾不淨的話來。

不料姜齊毫不在意，說：「把銀子拿來，我要買衫。」

那漢子嘻嘻笑道：「嗳呀！你怎不早說，別說衫兒，只要你開口，胭脂粉兒我也賞給你，你也不用做活兒了，啊！呀！你你……怎麼打我！」

拍的一聲，那漢子的臉登時腫了半邊，袁野大怒，但他却晚了一步，齊姜翻掌給他一個咀巴子，但再一翻，她的手仍然伸在那漢子面前，冷冷地說道：「拿來，我的銀子，我的！」

血！那漢子摸了一手血，怒極了，可又不敢發作，哼！說道：「那是你們的房飯錢，你要拿回去，那可不行，妞兒，別以爲老子怕了你……」

不怕，他可直往後退，但他退一步，齊姜也逼近一步，那手就仍然伸在他面前，仍是那麼冷冷的聲音，說道：「你還不還？」

袁野忙道：「齊姜，我這裏有。」

齊姜道：「不行，房飯錢不到一錢銀子，我那銀子有一兩多，我可不是白吃白住他的，聽到麼！」她一翻掌，雖不是眞打，但仍嚇得那漢子大叫一聲。

袁野忙道：「走吧，我這裏有，房飯錢原該離店時再的算，諒他不敢賴。」

不由分說，拖了她就走，心想：平日人家必是都怕了她，只怕初時不知這朶玫瑰花兒有刺，以爲她孤身好欺，正不知有多少人吃過她的苦頭，不用說，幹活兒也是用强，不理人家願不願意，幹了活兒伸手要錢，誰敢不給她，嘿！她一翻掌，人家的臉上就會開花。

袁野覺得好笑，却又笑不出來，見他想到前日在荒漠中，找不到活兒幹，怎辦，作遭兒女大王，實是出於無奈，可憐的……不，可笑其實也可敬。

果然不遠處，就有家故衣舖，要不是她指點，還眞難找，小門土屋，門口又沒招牌甚麼的。

袁野替她買了衣衫，也替自己添置了些，都立即穿了。

齊姜的眼睛睜大了，說：「你還有……金子！」

袁野道：「咱們用三兩年也用不完，齊姜，你記得你是怎麼對我說來？」

齊姜只有在瞪大了眼兒的時候，才能顯現出她那個年齡應有的天眞，那自是說模樣兒，道：「我說過甚麼啊？」

這齊姜是個有志氣的姑娘，初見袁野腰間的那一袋黃金，她確曾有過一瞬間的驚訝，但也只是那麼一瞬間，之後就再不瞧一眼。

袁野道：「你說：你再不離開我，你要保護我，不讓人家們害我，是不是？」

齊姜道：「那是我爹的心願，我一定要完成爹的心願，我只是……生沒在爹面前盡過孝，死在九泉之下必要爹瞑目。」

袁野是眞嘆了口氣，他不自覺從心底嘆了這口氣來，人家說得明明白白，只不過是盡孝，她心中只有爹，壓根兒就沒有他。

他又嘆了口氣，說：「好吧，齊姜，但這金子銀子傷害我，壓得我腰也瘦啦，我又沒你那麼大的本事，眞要是遇到個山大王，或是翦徑的，你可又不是一步也不離開我，那時我豈不是沒命了，咱們把這金銀分開來，你替我帶一半，好不好。」

齊姜注視了他一會，說道：「好吧，道上壞人多得很，你也太沒用啦，再多也不過三五斤重，竟也壓得腰兒瘦啦，但別想我用你一分一錢。」

顯然人家看透他的用心了，袁野有些尷尬，又有點兒失望，若不是她一介不取，也不會爲了一錢幾分銀子，强迫替人家做活兒，憑她的功夫，要搶銀子眞是易如反掌，却又好笑得緊，她第一遭兒搶銀子，竟然搶的是他。

袁野忙道：「咱們一道兒，要用，自也是一道兒用，多謝你，齊姜。」

那故衣舖竟連裝銀子的遝袋也有得賣，他買了一條，分出一半金銀給她也繫在腰間，不料兩人才離開店，驀見兩匹奔馬疾馳而來，打他的面前過去了，有道是南船北馬，尤其是塞外，荒漠中，草原上來去，更是非馬不行，連小孩兒也騎得無鞍

馬，那街道上就時見騎馬的人來來去去，但這兩個馬上人，分明是打關內來的，馬鞍傍邊且掛着兵刃，不但是漢人的穿着，一眼就瞧出是武林中人。

社稷相爭　骨肉相残

那袁野雖不致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但在這大搜天下，到處都在搜捕他的時候，不由他不心生警惕，忙不迭一拉齊姜，背過身去，皆因那馬上人在回過頭來，分明是望他。

齊姜眉兒一挑說：「是追捕你的？」

袁野道：「我只是小心些，走吧，那兩人巳去遠了。」

那兩人去遠了，消失在街道那頭揚起來的黃沙中，當眞他和齊姜都巳換上了蒙古人的衣袍，戴了羊皮帽，便是見過他的人，也不可能一眼就認出他。

回到落脚處，也不見了那中年漢子，只有一個老頭兒在灶上做活兒。

袁野道：「齊姜，這股羶腥的味兒眞難聞，咱們不如走吧。」

齊姜道：「那兒也是一樣，這正是收購皮草的時候，可以落脚的地方，就有這股味兒，初來時我也直要嘔，久了，就不覺難聞了。」

袁野道：「但我們又沒事要躭擱，時候也還早。」

齊姜道：「誰說沒事了，我要打聽南邊有甚麼風聲，剛才那兩人不就是打南邊來的麼。」

甚麼話？那兩人即使不是來追捕他的，但也不能在那兩人面前露了行藏，被人家發覺了，豈不也露了行踪，躲還躲不過，她倒要找上人家去打聽？

齊姜道：「你回房去等我，我去去就來，那兩人找不到棧房，必要回來。」

不料話聲未落，馬蹄聲巳到了門外，而且停下來了，袁野一怔，拖了齊姜快步回房，道：「齊姜，你聽我說。……」

齊姜搖搖手，說：「進來啦，聽他們說甚麼？」

果然外邊的來人在高聲問道：「喂！老頭兒，這裏住着一個關內來的皮草販子麼？」

齊姜哼了一聲，說：「瞧你怕成這個樣兒，這兩人必是來找隔壁房裏的人。」

袁野慌忙也搖手，低聲道：「噤聲！你聽。」

只聽快步而來的脚步聲才進院子，隔壁房門咿呀一聲，跟着有人說道：「怎麼只得你們兩人，老將軍呢？」

來人咦一聲，說：「你！受了傷？」

房裏的人有氣無力，道：「別提了，這番是死裏逃生，快告訴我，老將軍來了麼？」

來人道：「瞧你，這是甚麼地方，還稱老將軍，可是受了傷，就昏了頭，還當這裏是北京城，侯爺府麼？呸！這味兒眞難聞，這裏沒店麼？怎麼找個這樣的地方落脚，你的傷不要緊麼？」

外面又有了脚步聲，只聽這人高聲道：「快去迎黃爺，說找到杜桑了，請黃爺這裏來，眞是個鬼地方，連一個乾凈點的棧房也沒有，喂！你怎麼不答？」

房裏的人道：「你巳替我說了，還答甚麼，你以爲我喜歡這味兒麼，這是唯一可落脚的地方，進來吧。」

來人一面走一面說道：「我是在問你的傷要不要緊，邱林呢？可是……」

房裏那人似仍有餘悸，說道：「我是死裏逃生，他可沒逃得了。」

「沒命了！你們兩個手底下可……」

「眞是邪門兒，那人一揚手，只見寒光一閃，邱林只哼了半聲就沒命了，我若不是在他身後，差點兒連這條胳臂也斷了，好不容易才來到這裏。」

「不怪你把房門緊緊關上了，若不是你留下了口信，眞還找不到你，到底傷你的是甚麼人？」

敢情隔壁是那晚逃得性命的杜桑，雖是曾自報過姓名，袁野和齊姜那還記得，聽他這麼一說，才知是他，齊姜哼了一聲，袁野忙不迭搖搖手，說道：「這幾人雖是在追踪我，但不是爲我而來，別出聲，聽他們說些甚麼。」

那杜桑又在說了，只是隔着土牆，聽不眞切，不怪他和齊姜來了這一陣子，又說了半天話，這姓杜的竟不聞不知。

袁野忙不迭把門開了條縫兒，把耳朶湊在門上，才勉强能聽到，只聽他說道：「……你說……咱們的武功雖算不得是頂尖兒，總算也闖蕩了幾十年江湖，說得上見多識廣，偏我就瞧不出那是甚麼兵器，放出來傷了人，竟又飛回那妞兒手中。」

「妞兒！」那人顯然吃了一驚，說：「那麼是個小姑娘們了！」

杜桑道：「可不是個小姑娘麼。」

那人道：「會不會就是……」

杜桑道：「我知道你會說是不是侯爺的千金，那姑娘有多標緻，任誰見過一眼，眞是化了灰也認得，這娘們面如黃蠟，衣衫破破爛爛，却是任誰多一眼也不願瞧她。」

那人道：「那麼，你們爲何去撩惹人家？武林中眞出了這麼厲害的人物？竟還是個……小姑娘們！」

齊姜摸摸臉兒，倒也沒出聲，只是肩兒挑了挑，袁野耳朶朝外，自也就面朝裏，是以看得見她。

只聽杜桑道：「因爲她是那一日中我們唯一遇到的人，前一晚在多倫，我們打聽得一個少年向扎格蘇台方向來了，是以向她打聽，你猜怎麼着，敢情皇上要的人，眞和那小姑娘在一起……」

那人啊了一聲，說：「眞的！」

脚步聲响，進來了兩人，袁野從那門縫中只瞄得一眼，心下就一陣劇跳，姓黃的老將軍，他早猜到是呂瑤的舅父了，果然是他，那晚被燕山一眞人一掌劈得破牆飛去，竟沒重傷，他身後是那個馬上人，快步進了隔壁屋子，屋中兩人才叫得一聲老將軍，只聽那老將軍道：「你們怎麼還改不過口來，我是怎麼吩咐你們來着，你！受了傷，邱林呢？」

先前進屋那人道：「黃爺，別提了，邱林被人家殺了，杜桑逃得性命在此，黃爺，果然不出你所料，皇上要捉拿的人，眞打這條道上來了。」

杜桑隨即把那日的經過又說了一遍，道：「黃爺，却是不見小姐。」

那老將軍的聲音道：「他身邊的妞兒眞不是她……」

忽聽一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眞是他！」是那個後來的馬上人，道：「喂！你記不記得，先前我們在街上不是碰見一男一女麼？剛打那店裏出來，和咱們打了個照面，那晚在後園裏，我在暗處曾見過他一面，不怪覺得面熟了，杜桑說的妞兒，必就是他身邊的小娘們。」

老將軍道：「快，快追……」

但袁野見他才在門口現身，又回轉身去，說道：「且慢！却是別被他發現有人跟踪他，既然不出所料，打這條道上來了，他就仍會繼續往北走，倒別跟踪得緊了，杜桑，你既然有傷，就不用去了，待傷好了些，回京去禀告侯爺，說我們已發現了他們的行踪，請侯爺放心，但要記住了，此事張揚不得，咱們要從他身上追查出小姐的下落來，是以非但不能捉拿他，而且跟踪也要加倍小心，別被他發現了。」

那幾人齊聲應是，才見三人匆匆走了，一會便聽到外面遠去的馬嘶聲。

袁野鬆了一口氣，只見齊姜眼光光地望着他，土屋裏沒窗，只有門縫裏透進來一點光亮，他也無暇去理會，道：「走，咱們也得快走，休被這姓杜的發現了。姜齊，你對這一帶很熟，往北去是甚麼地方，我們得避開正北走。」

齊姜道：「是林西，也許他們走巴林橋，那從那裏，乘羊筏子，從西拉木倫河可直通關外。」

袁野道：「那麼，要避開他們，咱們該打那兒走？」

齊姜默然想了想，說：「跟我來。」

出了房，仍不見那中年漢子，袁野說好說歹，齊姜才哼了一聲，說：「早晚我要討回銀子來，絕不便宜他，躲得過今晚，也躲不過明日。」

袁野一心在注意街道上的人，却是齊姜想得到，買了一袋乾糧，再買了一個水壺，她本就不是多言的姑娘，袁野任她拿主意，也就不問，兩人默默地上路，默默地走到日落，只是偶爾才見到焦原上有些牧民，連土屋也少見。

眞個是名副其實的焦原，落日斜照在黃沙和枯草上，眞是大火刼後的草原，一片焦黃。

啊啊！袁野一怔，說：「齊姜，我們是走了東北？」

若不是日落，他還沒發覺太陽落到他們身後去了，他是要躲避那侯府的三人，而人家正是往東北來了，這那是躲避，反而是在追踪人家。

齊姜回過身來，落日滿身，那面容也更見焦黃，但她雖然穿上了不稱身的蒙古姑娘的衣袍，比起她原先破爛不堪的衣衫來，總是整齊得多了，袁野忽然問，那目光一落到她面上，就瞬也不瞬，原來他忽然記起了山中那一晚，以淚洗面後的齊姜，被火光一照，豈只美，而且英氣迫人，怎生白天就又像變了一個人，焦黃的面上，令人覺不出一絲兒美來，不僅滿面是骯髒的黃塵，更堆下了寒霜，只有那眉目之間，尚殘留着難掩的秀麗。

齊姜冷冷地向土丘那面一指，道：「那裏有個大廟，自從經過兵災之後，本來塞外的市集多以廟名，因為有廟就有市集，遊牧之民依廟而居，久而久之，就成了市集，但現今荒蕪了，咱們去那裏過夜，今天是趕不到林西了。」

林西，今日齊姜告訴過他，林西正是在克什克騰旗的東北，去關外的旱路，而她明知侯府的那三人走了這條道。

齊姜多一句也不說，又當先走了，既然已走上這條道來了，難道還能回去不成，總算那三人去得無影無踪，心想：那三人馬快，必已去得遠了，上到那土丘，便連牧馬也不見一匹，却見土山下一片頹垣，更已半埋在黃沙中，只有那大廟尚還完整，雖然塌了一角牆，殿蓋倒還完好。

齊姜道：「從克什克騰旗往林西，這裏僅是一半路程，往來的人，除了這裏，別無過夜的地方，我們也不用走了，這個季節，半夜裏時常刮起大風沙，這廟雖破敗，却能擋得風沙。」

想是她曾多次在這道上來去，否則不會這麼熟悉，殿後竟還有株大樹，禿枝上掛着疏落的黃葉，地上却只見黃沙，不見落葉。齊姜走去樹下，扳開一塊大石，原來下面是井洞，把兩人的水壺都盛滿了水。道：「殿裏有個小閣，來。」

袁野隨她騰身而上，原來是神龕上一個丈許見方的地方，四處有木格圍繞，倒像是小閣樓，這倒不錯，又隱秘，也不像泥地上寒涼，只不過外面才是日落時候，那上面已極昏暗了。

齊姜解下乾糧袋，連水壺也一併給了他說道：「你可別離開，我去去就來。」

袁野也不以為異，人家是個大姑娘，自有要方便的事，再說，那神龕上積了厚厚的沙塵，不消除了，今晚怎麼過夜。

不料他這裏才把沙塵拂得乾淨了，其實只把一角拂淨了，殿外已傳來脚步聲，不，不是齊姜，齊姜行走起來，那脚步一點聲息也沒有，而且……來的不是一人。

是兩個人，袁野還道是牧民，這一路行來，人烟雖然稀少，但却非是無人，不料進殿來的，還是兩個漢人，都携帶着長大包袱，一人向四處望了一眼，道：「罷了，是個無和尚的廢廟。」

另一人把包袱向地上一扔，發出轟然一聲響，顯然包袱裏是兵器，且還是重兵器，只見他伸了個懶腰，說道：「我早對你說了，一瞧就知沒人的，幸是咱們都帶着乾糧，說不得，今晚又要在地上過一夜了。」

那人道：「眞晦氣，這趟差事偏派上了我二人，喝飽了黃沙又喝風塵，現下又是喝不完的黃沙。看來還得好些日子才能入塞。其實打從南邊走多好，少吃多少辛苦。」

這人坐在包袱上，說：「喂，你有個完兒沒有？一路走，一路怨，去時怨，回來了也怨，若不是我兩人脚程快，別人想走這趟也輪不到，黃爺可又不曾虧待你，再說，這番回到京中，那兩個游擊的前程，就是咱們的了。」

這人道：「你是一廂情願，咱們白走了一趟，連那妞兒的人影也沒見到，便有苦勞也沒功勞，侯爺豈會把那游擊的前程賞給我們，別做夢了。」

那人嘆了口氣，却隨又一聲呵呵，說

道：「你這人，怎麼你的腦子是轉不過彎兒的？你也不想想，憑我兩人，便是把人找到了，也請不回人家來，別說功夫了，人家是侯爺的千金，我們能用強麼，臨走時，黃爺是吩咐得急促些，未曾說得明白，你忘了麼，黃爺說無論見沒見到人，即刻往回走，向這條道迎來，那意思自是說他的傷只要好一些，上得路了，即刻隨後趕來，現今咱們雖沒見人，却尋到了那崖下的小屋，灶裏的柴灰仍然是熱的，可知她是眞如黃爺所料，回去興安嶺上了，咱們禀告黃爺，這就是咱們的大功一件，那游擊的印信也就到手了。」

袁野聽得明明白白，敢情這兩人是派去追踪呂瑤的，兩人以黃爺相稱，不稱老將軍，顯然不是侯府中人，而是武林中的高手，兩人長途追踪而又不騎馬，且已到過嶺中又回頭來了，可知兩人脚下功夫必然更是了得，想想看，前後不過才十餘日工夫！

原來呂瑤眞是回去興安嶺舊居了，可憐的呂瑤，可愛更可感的呂瑤，他永不能忘，那日傍晚時候，在那楓葉紅似二月花的西山，她和那姓黃的，哼……別說見到那姓黃的了，便是想起他來，就不由心中惱怒，若不是他，怎會生出這麼多事故來，那日傍晚呂瑤和那姓黃的在西山一番言語，袁野永不能忘，因為她吐露出了對他的依戀，和那熱火一樣的情懷，那是她從未在他面前吐露過的，為了他，她更抛棄了富貴榮華，甚至抛棄了親情，遠走荒寒冰封的興安嶺，他怎能忘。

忽見那坐在包袱上的漢子啊呀一聲，說：「天色黑下來了，咱們的水壺裏沒水了，快去找，這裏既是有人居住過的，必然有井，趁天未黑盡，快找。」

兩人出殿去了，那天色雖然暗下來了，但天邊尚有落日的餘暉，殿裏昏暗，殿外却還矇矓可見，袁野從那塌了一角的殿牆，尚能看得到殿外的頹垣。

齊姜呢？去了那裏啊？這時回來，可就不會撞見兩人了。

但齊姜去無踪影，打殿門口却進來了一個少年，顯然他是一個滿族的少年，長辮子纏在脖子上，走進殿來，向四外望了望，只見他怔了怔，原來他發現了漢子留下的長大包袱，但一側身，便迅速轉入那台後面去了。

袁野倒也不以為奇，這一帶乃是漢滿蒙各族，雜處之地，滿族的人隨處可見，既然這裏是唯一可落脚過夜之地，來了個滿族少年，有何可怪異的，袁野向後面望了望，可惜太黑了，雖是高處下望，也看不見那少年。

他只道是那去找水井的漢子回來了，不料打殿來了一高一矮兩個人，袁野大吃一驚，來的竟是師伯座下的兩個大弟子，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但剛在殿門口一現身，玄九丹士已打了個手式，兩人齊一閃身，便隱了去。

是因那兩個漢子回來了，兩人是前面出去的，却從後面進來，只聽一個道：「我說如何，既是有人居住過的地方，豈會無井，這是教你一個乖，這塞外風沙下，那井口必然要用石板蓋着。」

兩人轉過來，還捧着大把木條木塊，去那殿角生起火來，只聽那人又道：「沒法兒，要不生火，這個夜晚怎麼過，這鬼地方，連乾草也找不到一點。」

兩人只生了個小火，那天色也不過剛黑下來，也還不十分寒涼，兩人在火邊坐下來，取出乾糧吃了起來，那背對着袁野的漢子忽然喂了一聲，道：「你說起來呢眞頭頭是道，咱們現在是回去了，我可不是潑你的冷水，你等着瞧吧，說沒功勞也有苦勞，那倒是不假，你以為那游擊的前程立即到手，只怕高興得太早了。」

他對面那人楞楞地說道：「我倒要聽你說說黃爺派我們前去興安嶺，是猜小姐回轉舊居去了，現下我們已找到那崖下的小屋，雖未找到那小姐，但興安嶺中人跡罕到，那獵戶們指點的方位又不差，那屋子還會不是她的麼，灶灰仍有熱氣，可見她是已回到那崖下了，我們不敢把她擒回去，也請不回她去，要不然黃爺也不隨後前去了，咱們找到那小屋，知道她回去了，這就是大功一件，怎說只有苦勞。」

那人忽然打了聲哈哈，道：「這些日子來，我只是聽你說，快到京了，你也聽我說說吧，侯爺要追回小姐，那是不假，但我問你，當日小姐一怒之下離了侯府，為何不立即攔阻，要知她並不是暗自溜走，而是在衆目睽睽下一怒而走的。」

這人道：「你怎麼忘了，黃爺受了傷，那小姐……哈哈，你忘了關外的獵人怎麼叫她的了……」

「女妖，」那人冷冷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說除了黃爺無人能攔阻得了她，但我問你，黃爺點了她的穴道，以她為餌捉拿她的情郎，她惱不惱，明知她一怒，必會出走的，為何解開她的穴道？就算不解穴道，時候久了，會傷了她，非解不可，但為何不提防，你想想，要留下她來，法兒多得很。」

這人道：「你說得也是，當眞法兒多得很，甚至不用綁她手脚，便是咱們一伸手，就能令她癱軟在床，十天半月也起不得身。」

那人道：「看哇，但大夥兒眼看她走了，侯爺却只吩咐暗暗跟踪，只可惜無人及得上她的身法快，被她脫了身，我再問你，黃爺可不是從她走的方向，才猜出她是回去興安嶺麼？因為我兩人脚下快，也才吩咐我的打前頭追去，一發現了她的踪跡，立即回報麼？關鍵就在這句立即回報，而不是要我們把她請回去，更不是擒拿。老兄，若然你仍不明白，那你未免太蠢了。」

這人啊了一聲，半晌像才如夢初醒，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可是再一次以她為餌？捉拿那皇太孫？」

那人道：「差不多了，我看，侯爺對他這個女兒低聲下氣，千依百順，不全是心下有愧，對從幼就沒見過的女兒，甚至有沒有這個女兒也不確知，侯爺對她有多喜愛，我始終心不存疑。」

這人又啊了一聲，道：「有道理，當眞當年夫人出走時，不過是身懷六甲，尚未生下她來，而那皇太孫却已被侯爺的夫人帶在身邊遠走關外，那是人人皆知。」

背對着袁野的那漢子站起來了，手中仍然拿着那半個糢糢，踱了幾步，又搖了

搖頭，火光之下，照見他眉頭深鎖，對面的漢子却目光隨他轉動，那眼睛却睜得大大的，再也不神采飛揚了。

那漢子忽又停步，對他說道：「這些日來，我想了又想，總覺有甚麼不對勁，按理說，侯爺立下了大功，又掌握着天下兵馬，爲何仍是個侯爺，按說早該封王了，但聖眷又不與不隆，否則天下兵馬豈會交他掌握，再說，這番呂姑娘回到府，且與皇太孫偕來，侯爺知情不奏，換了別人犯了這欺君之罪，不滿門抄斬巳是皇恩浩蕩了，侯爺倒由天牢中放出來，我瞧，這裏面大有文章。」

「你是說：皇上和侯爺行的乃是一條苦肉計？」

那漢子道：「總算你明白了，侯爺若不是早巳奏聞，豈還能保得了身家性命，且以待罪之身，倒仍掌管天下兵馬，這不是再明白不過麼？這不過是捉拿那皇太孫而定下的一條苦肉計，不過是教呂姑娘動了父女親情，我看還不僅是只爲了一個皇太孫這麼簡單，你想想，那皇太孫長大成人了，皇上仍懸着重賞在捉拿他，他苟全性命也來不及，倒敢闖入京來……唉！老兄，我不是不早提醒你，實是關係重大，若然你的口不穩，對人家說了出來，咱們這條命，就也會像那兩個游擊一般，也會死得不明不白。」

坐在火堆邊那人手中的糢糢掉在地上了，他也不覺，道：「是……是爲了一網成擒……」

那漢子搖搖手，說道：「你明白就是了，禍從口出，今後休要再提，我是怕你回到京中，口沒遮攔招禍，咱們可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那時跑不了你，也就逃不了我，那個皇太孫敢回來，定有所圖謀，身後必然有人，你想想，朝中的大臣，有多少是先朝的臣子，若然裏應外合，那時蕭牆禍起，便有萬馬千軍，也是遠水難救近火。」

坐着的漢子也惶然站了起來，道：「是了，不怪皇上要去小湯山行宮，並親自指揮兵馬攻打燕山青陽宮，倒由侯爺坐鎮京師了，一者是爲了機密，二來是防皇太孫脫逃後，人家會突然發難，一旦被困皇城，可就完了。」

那漢子說：「皇上駕臨行宮，不過是要分散對方的人馬，亂對方的陣脚，以待侯爺調集兵馬進京，你不見咱們出京時，沿途皆見有兵馬在調動麼，表面上是捉拿皇太孫，其實是保護京師。老實說，我一直在担心我二人能不能回去京師，現在總算放了心，看來還是皇上和侯爺棋高一着，把一切天翻地覆的大災難化解了。皇上回了宮，那就是說調集的兵馬巳入了京，京師也無恙了，你等着瞧吧，京中還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你那個游擊前程的大夢，該醒了。」

袁野的夢也醒了，早是滿身大汗，他也才明白，師伯命他帶着玉璽進京，原來早有了週密安排，若然僅憑青陽宮百十個道衆，任你武功再高，豈能打天下，奪王位，敢情朝中還有文武大臣作內應，這可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他偏是遇到了呂瑤，因是暴露出身份來，不待到中秋月明之夜，就被人家先發制人，這一來，他師伯這一方自然亂了陣腳。

他師伯一方？不就是他一方麼？不就是要奉立他爲王麼？但袁野却長長舒了一口氣，他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做夢也沒想到他就是皇太孫，甚麼江山社稷，九五之尊，更是從沒奢望過，却是明白了自己的身世，眼看爲了權位骨肉相殘，天下同遭兵刄浩刦，那心下說不出的厭惡悲憫，而今一場浩刦消弭了，他那會不舒一口長氣。

不料就在他這麼閉眼舒一口氣的工夫，驀聽殿中有人喝道：「甚麼人！」

一聲無量佛，那玄九丹士巳現身在兩人面前，顯是他陡然現身之故，那兩人同是滑步旋身，却聽一聲呵呵，殿門口轉出那火牛道人來，說道：「這倒不錯，不用費勁，他們巳招供了，師兄，咱們這一趟眞是不虛此行。」

玄九丹士却對兩人稽首道：「兩位不用驚怕，只要說出威遠侯的小姐現在何處，我們絕不難爲兩位。」

那火牛道人性烈如火，喝道：「說，那妞兒現在何處，道爺饒你們不死！」

一聲瑲琅，一聲嘩啦，那兩個漢子一個抖出鍊子鎗，一個在包袱中拉出九環刀，却是那使鍊子鎗的漢子向刀的一擺手，道：「這兩個道爺好大口氣，若我猜得不錯，兩位是打青陽宮下來的罷？」

那使刀的怒吼一聲，道：「漏網之魚，巳成喪家之犬，還敢逞强，別放他們走了，原來是叛黨一夥！」

火牛道人大怒，但玄九丹士却一拂袖，把火牛道人拂退，倒又打了個稽首，道：「兩位既巳知道我們的來歷，也不相瞞，貧道玄九丹士，這位是我師弟火牛道人，想來兩位也有過耳聞，適才兩位的談話，我等巳聽得明白，不過是受人差遣，被人利用罷了，是以只要說出那侯爺的小姐現在何處，我們便不難爲兩位，而且兩位放心，那位呂姑娘雖然是叛逆之後，但她那親娘對建文皇上的一片忠心，以及不附逆同汚，令人生敬，可惜天不假年，她救幼主有功，却不能親見幼主長大成人，這呂姑娘更大有母風，鄙棄其父所行所爲，我等也敬佩得緊，我這是肺腑之言，用心是要兩位明白，絕不會傷那呂姑娘。」

說罷，又一稽首，只見那使刀的漢子略一遲疑，道：「既然道長開誠相見，又知我等不過是受人差遣，更不是對呂姑娘有何惡意，說了也不算得是不忠人之事，實不相瞞，呂姑娘現在……」

不料言尚未了，拍的一聲，火堆上的火焰登時騰高了數尺，火星更是四射，那四人也齊滑步暴退，兩個漢同時啊了一聲，火牛道人一聲怒喝，只有玄九丹士不過退了半步，明着是稽首，其實是立掌當胸，對那火堆傍邊陡然現身的少年道：「小兄弟何來？」

是那個少年，長辮子纏住脖上，把垂下來的辮梢向後肩一搭，說道：「原來四位都是尋訪那呂姑娘的，那可巧啦，不瞞四位說，我也正從興安嶺上來，也曾見得這兩位進入呂姑娘居住的岩下小屋，但兩位道爺問他們，可就是問道於盲了。」

玄九丹士一雙銳利的眼睛，兀自在少年身上轉，說道：「小兄弟，好身手，這兩位既然巳進入過呂姑娘居住的崖下小屋，怎說是問道於盲了？倒要請教。」

少年道：「兩位道爺有所不知，那興安嶺綿亘數百里，何祇萬嶺千峯，既然人跡罕至，嶺無嶺名，峯無峯名，要是兩位眞能尋到了興安嶺中，只怕也尋找不到那崖下小屋。」

玄九丹士微微一笑，說道：「原來小兄弟一番好意，貧道先多謝了，只不過這兩位倒也輕易找到了地頭，可見他也不盲吧。」

那少年瞧了兩個漢子一眼，冷笑一聲，說道：「只可惜再沒有獵戶能帶他們入山了。」

只見那使鍊子鎗的漢子一怔，道：「小兄弟，你是誰，那獵人……可是……」

袁野只覺這少年的聲音有些兒熟，却又想不起在那兒聽到過，聞言也是一怔！難道呂瑤知道了有獵人帶這兩人入山，把那獵人殺了不成？

那少年道：「那獵人不過爲了幾兩銀子，呂姑娘倒也沒殺他，只不過你們再去，別說那個獵人了，便那個小莊子，你們也再找不到，何況大雪又巳封山，甚至你們再去，連入山之路也再找不到了。」

袁野才鬆了口氣，若呂瑤爲了這個緣故，殺了那獵戶，他會傷心難過，不是爲了獵戶，而是呂瑤，爲了呂瑤在他心中可愛形象的毀滅而難過。

那兩個漢子在對望一眼，只見手提九環刀的漢子上前一步，道：「小兄弟，那麼，你必然知那呂姑娘何處了，既然小兄弟你知道呂姑娘的所在，想必也識得她，我們也不瞞你，乃是受呂姑娘的爹爹差遣，不過是要接她回去享受富貴榮華，乃是一番好意，小兄弟可否隨同我們進京，侯爺必對小兄弟你有重賞。」

不料陡然間，殿中人影兔起鶻落，是那玄九丹士突然出手，向那少年抓去！同一刹那間，火牛道人喝道：「你想走！」右臂一圈，同時滑步，攔住了少年的去路。那兩個漢子也一聲大喝，搶了出來，一個鍊子鎗筆直向玄九丹士當胸點去，另一個的大環刀嘩啦啦，斜肩向火牛道人劈到。殿中的四人幾乎是同時出手，居高下望的袁野竟不知是怎麼回事。

說時遲，玄九丹士駢指向槍頭一點，錯身一掌，向那人肩頭拍落，那漢子一聲悶哼，暴退得太急了，那背脊撞在破牆上，竟轟然有聲。

火牛道人那邊搖肩一旋身，不過躲過了那一刀，那漢子的刀劈空，果然武功不弱，竟能收住勢子，變招倒趕千層浪，向火牛道人下盤掃到，不料却是那漢子一聲悶哼，嘩啦一聲暴响，九環刀落了地，只聽玄九丹士道：「快追，休被他走了。」

殿中巳不見了那少年，火牛道人便也不理會那漢子了，道：「人呢？我堵了殿門，怎麼……」

玄九丹士也愕然，說道：「不是打門口溜出去的麼？可不奇了？」

却是袁野居高臨下，看得明白，就在殿中四人同時出手那瞬間，那少年只一閃身，巳轉到了玄九丹士身後，悄沒聲竄上了殿樑，先前他投了一塊石頭在火堆中，雖然一時烈焰起老高，但那燒着的木板四散，火焰一落，火也跟着弱了下來，這一陣又得再加上木柴，那會不暗了下來。

火牛道人憤憤道：「必是打那缺口溜走了。」

玄九丹士一跺脚，道：「還不快追，要找到呂姑娘，可全在他身上，適才他說得不錯，便不大雪封山，與安嶺綿亘數百里，向何處尋去，不找到她，又那去尋找小師弟。」

玄九丹士話聲未落，巳飛掠出去了，火牛道人却轉身打殿門搶出，那兩個漢子也掙扎着起了身，拾起兵刄，拾鍊子槍的那人道：「快，若放走了那少年，我們這一趟可白辛苦了。」

使刀的那漢子却氣餒了，道：「罷了，咱們連人家一招也接不下來，還追甚麼，追去送死麼？」

使槍的漢子道：「你也太沒用了，咱們跟踪下去還不成麼，快走，明着不成，暗裏下手難道也不行麼，那少年絕逃不出兩個老道的手法，只要知道他們的行踪和落脚之處，我們不會調動人馬麼。」

那漢子道：「說得是，只是……你沒事麼？不料這兩個老道恁地厲害。」

兩個漢子忙忙追了出去，袁野目送那兩人出殿去了，不料就這麼錯眼間，那火光陡然一閃，原來有一個人在把四散得快熄滅了的柴火，撥回火堆，那火登時又復燃起來。

齊姜！啊原來是她！

可不是齊姜，袁野只見那樑上的少年，瞪着眼在瞧她，倒不敢呼喚了，却是齊姜仰面喚道：「人家都走了，姑娘，你下來吧。」

姑娘！啊！袁野心下一陣劇跳，難道這少年是……

那少年巳飄身而下，齊姜却低頭向火上加柴火，也不瞧他一眼，少年却從左轉到右，把齊姜瞧了個仔細，喂了一聲，說：「你是甚麼人？你這雙眼睛好厲害，看來你的身手倒也不弱。」

齊姜也不睬她，兀自向火堆加柴撥火，那少年眉兒一挑，倏地一伸手，那意思是要托起齊姜的下巴來，不料齊姜也不抬，也倏地一伸手，頓把少年的手兒捉住了，道：「給我坐下，喂！」

那一聲喂，倒是抬起頭來說，却不是面對少年，而是朝那神龕上說，道：「你要找人家，人家來了你倒躲着不下來。」

袁野不是躲着，而是一時發起楞來，少年眞像呂瑤，可眞是她麼？被齊姜一喚，那還不如飛跳下，少年驀見袁野，早狂喜大聲，撲了上去，叫道：「眞是你麼，大哥！」

果然是呂瑤，袁野如痴如呆，說：「妹子，我不是做夢麼？你……放手。」

那呂瑤樂極忘形，一把摟住了袁野，又跳又叫，叫一聲，說半句，說：「我還以爲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你了，若不是那兩人尋了去，我偷聽到他們的談話……」

袁野瞧了齊姜一眼，忙在呂瑤的耳邊道：「放手，快放手。」

呂瑤那會放開手，把袁野抱得緊緊的，說道：「我眞高興，我還道你再也不理我了，原來你也去尋找，大哥，你眞不恨我麼？」

那齊姜兀自在撥火，只顧把火燒得旺起來，那低着的頭轉也沒轉一下。

袁野道：「我爲何要恨你，那晚你雖不能言語，但我一瞧就明白了，妹子，放開手。」

他向齊姜一呶咀，呂瑤把手緩緩放開，瞪眼望望齊姜，又望望袁野，問道：「她是誰？原來你們是……一道兒來的？」

袁野忙向呂瑤道：「這位是齊姑娘，她爹是……」

那齊姜忽地站起身來，拍拍手，道：「我去去就來，若是我扔一塊石子進殿來，你們趕快避一避，這位姑娘的身手雖然了得，若是一招一式過起招來，只怕仍不是兩個老道的對手。」

她出殿去了，從她站起身來，說完了話，又走了出去，迄未抬頭望他們一眼，甚至連轉身之時，也像是有意避開他們。

袁野怔怔地望着她消逝在殿外的黑暗中。

呂瑤也用大睜的眼睛，目送她走出殿去，半晌才開了，說：「大哥，她，端的是誰啊？」

×　×　×

「妹子，你……怎麼？」

那齊姜一出殿，別說呂瑤了，連袁野也再無顧忌，一把抱住她，再相逢，乍相逢，恍如隔世。

短短時日的別離，但生離卻似死別一般，便是袁野也無不自禁，何況是這一派天眞，不知有世間禮儀規範的呂瑤，只道今生今世也難相見的了，不料再相逢，乍又相逢，那呂瑤就成了女妖，一頭鑽進袁野的懷裏，兩手攔腰把他抱得那麼緊，頭埋在他胸上，不但叫，而且直跳。

但突然，袁野感到胸上濕濕的，可不是濕了一片：「妹子，你哭啦！」

他把呂瑤的頭抬起了一些兒，可不是滿面眼淚，但呂瑤說：「誰說我哭啦。」

誰說她哭啦，她紅紅的臉兒，像雨露濕潤下花朶，怎麼他突然想到露滴牡丹開，她的紅唇兒眞像含苞初放的花瓣兒，她原已是那麼美了，帶淚又帶笑的呂瑤，美得更無比嬌艷。

「還說沒哭。」袁野說：「來，我給你擦乾凈了。」

她柔順地仰着臉兒，靠在他的臂彎裏，卻格格地笑了起來，說：「你才哭啦，瞧你也滿臉淚。」

「我是歡喜得流出眼淚來。」

「我也是。」呂瑤說：「原來高興也會流淚。我啊，還是好小好小的時候哭過，我記得，我在娘的懷裏又哭又叫。」

「就像現在。啊唷，你怎麼打我。」

呂瑤格格笑着跳了起來，說：「那麼我叫妳娘，不叫大哥了。」

袁野又把她拉近身來，說：「來，坐下來，我有好多話要問你。」

「我也是。」呂瑤說：「我先問，你怎麼來到這裏，我曉得，那個把你救走的人，雖然幪了面，我也猜得出來，他一定是你師傅，是不是啊？我只道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你了，以爲你一定恨我。大哥，你可是來找我，我是說，去找我，我眞高興極啦，眞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那姑娘是誰？」

怎麼陡然問，她的面孔拉長了？

而且眼睛又睜大了，說：「你怎不回答我啊？」

袁野笑了，說：「你教我怎麼回答，從那兒說起？你問了這麼多。」

「一樁樁，一件件說啊，不，你先告訴我，剛才出去的那姑娘是誰，一定是和你一道兒來的，我看得出，你們的衣衫一模一樣。」

她是誰？要不要告訴呂瑤呢，若是她口沒遮攔，說了出來，被官門上的人知道了，知道齊姜是當年勤王之師敗將之女，會不會有官非，那永樂帝這暴君，會不會放過她？

不！不能說，袁野道：「你讓我從頭說起好不好。」他把那日被師伯救走後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實我甚麼也不知道，也不知是師伯去把我救出來的。直到醒來，也幸是及時醒來，却是身在一個火網瀰漫的岩洞中，後來聽小燕說，才知道師伯救出我來，她和姜姨又把我救了去。」

「小燕！」呂瑤的眼睛睜大了：「又是……一位姑娘，她救了你？」

「小燕是我雲姑娘收養的一個姑娘，啊！妹子。」提起小燕，就像他眼前就浮現出那溫順，善良，美如天仙化人的小燕，就像他眼前不是呂瑤，而是小燕，那本來尚在激動的心兒，也立即寧靜下來，怡然的微笑，也在他唇邊浮現了。

「妹子。」袁野說：「那小燕眞可愛，多溫柔，多善良啊，你要是見到她，也一定喜歡她。」

「眞善良啊！」呂瑤說：「哼，把你關在一個火烟瀰漫的岩洞中，若不是及時醒來，你一定沒命了，也再沒你這個多情的公子……啊，我該稱你殿下啦，那時啊，再沒你這個多情的殿下去愛她啦。」

袁野一怔，這可不是森林中的女妖啊？忙道：「妹子，唉！你錯怪她啦，剛才出去的兩個道人，你已見到了，他們追踪前去，一把火將雲姑娘的房舍燒了，却不知我在那屋後的崖洞中昏迷不醒，而雲姑娘和姜姨又去尋找小燕去了，後來才知道，原來小燕被我大師兄點了穴道……是！就是那個高個子道人，人家稱他當玄九丹士，那個矮矮胖胖的道人人稱火牛道人，他那火彈眞厲害，只用一個火彈，就把我雲姑娘的房舍化爲平地。」

「但這一個……哼！這一個姑娘又是誰？」呂瑤說。不，在袁野面前的，不是森林女妖，森林女妖只是任性，但是極天眞的，難道她一入人世，就變成了人世間的女妖了？

袁野皺了皺眉後，說：「妹子，說來可話長了，後來……後來雲姑姑進了宮，小燕也封爲公主，也接進宮去了，天下雖大，我却無存身之地，我便想到你那興安嶺中與世無爭的天地，那時還不知妹子你也已回去了，還是兩日前一個夜晚才曉得，原來妹子更早去了，我也就恨不得插翅飛到你身邊去，妹子，我多高興啊，在這裏又遇到你。」

呂瑤說：「我是問你，她是誰？就是和你在一道的姑娘。」

袁野說：「她……救了我的性命，妹子，就是兩日前的晚上，你爹派去尋你的



人蹤追趕我。他們竟然猜到我會去尋你，妹子，他們追趕我，也尋找你，不僅是那兩人，連你舅舅也來了，我也是暗中偷聽得他們的談話，才得知你已回去與安嶺了。」

呂瑤哼了一聲，目光從袁野面上，移到了火上，火光熊熊地燃起來了。說：「那姑娘……」

忽然間，烟霧中現出一個黑影來，近了，說道：「我來說罷，我姓齊，名叫齊姜。」

是齊姜，從烟霧中走出來，手中提着一隻剝了皮的野兎，向火堆走來，瞧也不瞧兩人一眼，說道：「剗火把人趕走了，野兎倒來了，我捉到一隻。」

呂瑤說：「你是誰？」

齊姜用一根木條把兎子穿起來，原來她不但把捉到的野兎剝了皮，而且去了內臟，洗得乾凈了，在火上烤了起來，才冷冷地，緩緩的說道：「你沒聾吧，我再說一遍，我叫齊姜。」

袁野一抓沒揪着她，呂瑤跳了起來，齊姜不抬頭，也不瞧她一眼，那冷冷的話聲更激怒了她。

袁野才叫得一聲妹子，呂瑤已啊喲一聲，跳了開去，痛得她直甩手。

原來她是想抓齊姜起身，不料那齊姜仍然端坐不動，却一翻腕，呂瑤那一把抓在那已燒得滾燙了的兎子上，燙得她直甩手。

袁野搶上前去，叫道：「妹子……齊姜……」

他是怕呂瑤更怒，想勸說兩句的，但眼見又是呂瑤的不是，那齊姜却分明的不把呂瑤放在眼裏，也不動氣，冷冷的，仍不回頭，兀自把那兎兒在火上轉着烤。說道：「我可知道你是誰，看來你這女妖仍少了點道行，想在我面前賣弄兩手，那是你自找苦吃。喂！」

齊姜抬起頭來了，喂了一聲，對袁野道：「你要去找的人，現下在你面前了，不用說，與安嶺不去了，是不是？」

袁野捏了呂瑤的手一下，示意她別出聲，那呂瑤自也有一陣目瞪口呆，她的武功除了她娘傳授了她的本門功夫外，瞎婆婆甚至在眼瞎了以後，也沒間斷過傳授，山中歲月，玩的早玩膩了，是以她用功不由她不專心，而且，山中又有何好玩的？不過是追逐野鹿，捉松鼠，擒飛鳥，是以玩也無異練功夫，要不然那獵人也不會叫她女妖了，那麼多獵人，就沒一個看清楚她的長相。只能一瞥她那長髮飛舞的人影，而現在，人家卻連頭也不回，不但被人家逼退了，而且還燙了手，吃了苦頭。

袁野忙道：「是，齊姜，不……」

他尚未得知呂瑤已回去與安嶺，他已打定主意要去那裏的，也許因爲那裏是呂瑤生長的地方，也因爲他已無容身之地，現下呂瑤來了，他倒沒了主意。

齊姜冷笑道：「你打不定主意，是不是？」

袁野不禁嘆了口氣，道：「我現下眞沒主意了。齊姜，你自然明白，你說，咱們該往那裏去！」

齊姜的頭兒忽然一側，道：「你們，快！快上去。」

袁野已聽到馬蹄聲了，那齊姜才向神龕上面一指，袁野已抓住呂瑤，騰身躍了上去，他二人剛剛鑽了進去，外面的人聲也聽得到了，只聽有人說道：「有火光，必然有人，老將軍，我說如何，早信我的話，咱們也不用折回頭來了，早年這一帶也還有人居住，後來逃空了，此去林西，別說沒人烟，連找一口水喝也難！」

袁野緊捏着呂瑤的手，在身邊道：「你舅父，別……別出聲。妹子，你千萬別出聲。」

呂瑤哼了一聲，她先前恨的是她爹，現下最恨的就是她這舅父，但一瞧袁野惶急，她倒也聽話了。袁野又在她身邊說道：「咱們不是怕他，而是……先前我那兩個師兄，你已是眼見的了，若是被他們發現了，妹子，只怕……」

卻是呂瑤道：「那你還要出聲，別說了，我一定……聽你的。」

那晚她眼見袁野的師伯燕山一眞人，一掌把她舅劈，把牆壁也震塌了，任她再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由心中生寒。她眞正怕的是：老道會把袁野從她身邊奪去。而她，好不容易也找到他，她再不要離開他了，今生今世，永不分離。

袁野感到她也緊緊抓住他的胳膊，外面的來人卻已到殿門外，那黃老將軍在前，兩個漢子隨後。

只聽他說道：「我是怎麼吩咐你們的，要你們休再以老將軍相稱，你們偏不改口，在京中也罷了，出來在江湖上行走，豈祗不成話，也多有不便。」

他在殿門口停下來，而且轉過身去，顯然他已瞧見了火堆傍邊不過坐着一個蒙

古裝的姑娘，他必是以爲人家不懂漢語，是以吩咐兩人，話聲也不稍低。

一個漢子道：「叫慣了，一時改不過口來，侯爺以老將軍相稱，連九門提督大人，也稱老將軍，我們那敢不敬。」

姓黃的老者道：「以往也罷了，前去林西，再過去人烟也多了，記住了，我在江湖上行走，名叫黃沙。」

「黃沙！」一個漢子隨後走進，一面笑道：「那麼，我們叫你黃爺，黃爺，你這名兒別是臨時取的罷？今晚走了半天，放眼盡是黃沙。」

另一個道：「那還用說，黃爺一定是觸景取的名，便現下我三人滿頭滿腦也盡是黃沙。」

那老將軍對齊姜瞧了一眼，步下有些遲疑，一個漢子却走近一步，說：「好火，啊，好香。」他瞧見了齊姜在火上烤得溢出了香味兒來的兎子，喂了一聲，問道：「妞兒，你一個人麼，嘿！還是個標緻的妞兒。」

黃老將軍却和顏悅色，道：「姑娘，咱三人錯過了宿頭，借個地方坐一坐。」

只見他橫了那漢子一眼，說道：「不得無禮。」

那漢子笑道：「黃爺，你沒瞧見麼，是個蒙古妞兒，她不會聽懂我們的話，坐下吧，再過一個時辰，還要凍得厲害。」

兩個漢子坐下了，坐在火堆傍邊，瞧瞧齊姜，就擠眉弄眼起來。

神龕上的袁野皺起了眉頭，這兩人不是找死麼，但他最担心的還是身邊的呂瑤，自從這三人一現身，她眼中就像噴出了火來，袁野生怕她忍不住，不但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而且幾乎把她拉到懷裏來，另一隻手輕輕柔柔在撫着她的秀髮。

呂瑤噴火的眼睛，也跟着黃老將軍轉，只是瞧她的眼兒，也就知道那老人在何處了。只聽他在下面說了，道：「看來這裏不僅她一人。你們瞧，這地上有多少脚印。」

地上一層厚厚的黃沙，夜裏風不勁，那雜亂的脚印清晰可見，果然薑是老的辣，老江湖就是老江湖，他已注意到了。

一個漢子回過頭去，道：「黃爺，這荒漠中，你可曾見到獨個兒走路的，這裏雖少水草，但也有牧民來去，坐下歇一歇吧。」

他也去火堆邊坐下了，對齊姜端詳了一眼，兩個漢子在一邊拍打着身上的黃沙，一個道：「這樣的地方，眞不是人住的，不怪人都走光了。」

一個忽然笑了，說：「也不怪老……黃爺觸景取名黃沙了，黃爺，你瞧，你身上多少黃沙，滿頭滿面，滿身都是。」

那老將軍也不抖落黃沙，却面露肅容，道：「你們錯了，老夫實是叫黃沙，當年我尙年幼，那時天下已亂，河山也仍在韃子的鐵蹄下呻吟，我那老父便教訓我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生不能重光國土，還那大漢河山，死也要黃沙蓋臉，馬革裹屍，我姓黃，是以老父便給我以沙爲名。老夫實是姓黃名沙。」

說着，只見他一聲浩嘆，才又說道：「可惜，我實是慚愧，當年沒戰死疆場，黃沙蓋臉。」

兩人對他既以老將軍相稱，豈有不知他的過往來歷的，一個道：「黃爺，話可不是這麼說，黃爺當年驅除韃虜，打下大明江山，立下汗馬功勞，却是大好前程不要，早早脫下了征袍，那才可惜。」

這黃沙搖頭，又是一聲嘆息，道：「你們知道甚麼？過往的，已過去了，不說它也罷。」

另一個漢子撥弄着火，說道：「老將軍……啊，黃爺，你的過往，咱們也曾聽人談及，其實各爲其主，還不都是大明的江山。」

忽見黃沙一怔！便是神龕上的袁野，也瞧出他那目光現出來的一抹閃光。

原來是齊姜抬起頭來，對黃沙瞧了一眼，打從這三個人進殿來，她還是首次抬了抬頭。

但袁野立即放了心，因爲齊姜迅速又低下頭去，那兎肉烤得快熟了，香氣也更濃了。只見她不停向火堆上加添柴火。

一個漢子道：「喂！妞兒，妳這兎肉賣給我們好不好？」

一個道：「你這是怎麼啦，別加柴火了，够旺了，要不然就不够過夜啦。」

但齊姜只顧把木塊木條加添到火上。黃沙道：「姑娘，你是眞不懂我們的話麼？你可還有同伴。」

齊姜仍不言語，火却燃得更旺了，火焰燒得比人還要高，把那三人烤得臉也紅了，都拉開了衣領。一個漢子道：「喂！叫你別加柴火了，聽到沒有！」倏地伸手，那意思是奪下齊姜手中的柴火來。糟！袁野那心兒已提到了口腔，他明白了……

說時遲，那漢子喲一聲，只見火焰騰空，火星四射，那漢子捧着手，在地上打滾，另一個也倒地一滾，原來齊姜一翻腕，那木塊不但打在漢子手腕上，更投入火中，用勁大了，火堆中燒燃着的柴火也就飛散開去，兩個漢子身上也立即着了火，總算那兩人武功顯然不弱，滾得兩滾，立即熄滅了。

敢情黃沙攔住了齊姜的去路，堵住了殿門。

火堆邊却不見齊姜和黃沙，殿門口却傳來那黃沙的一聲怒吼，說：「你是甚麼人？休走！」

齊姜一手拿着那烤兎，冷冷的說道：「你不配問我，你們趁早給我滾，今晚饒你們不死！」

她後面一個漢子跳了起來，那料陡然火又復燃，敢情是他的頭髮着了火，適才只不過滾滅了身上的火，一躍迎風，風也助了火，頭髮盡着了。

黃沙那還顧得攔截齊姜，嘩的一聲，撕下前幅衣衫，撲前當頭罩下，那火是熄了，但漢子也已燒傷得不輕，滿臉水泡，兀自在地上扭動呻吟，那個傷手的漢子反倒燒傷不重，但咬着牙，像是那手腕斷了，背靠在牆上喘氣。

那黃沙顯然也慌了手脚，用水壺裏的水，向那燒傷的漢子臉上澆去。

只聽一個冷冷的話聲傳自殿外，說道：「趁早給我快滾，走慢一步，我就一把火，把你們活活燒死。」

傷手的漢子說：「這妞兒……不是蒙古人！」

那黃沙右肩一斜，似要聞聲搶出，但他脚下只是一滑步，並未撲去，皆因齊姜那兩句話，話聲或東或西，忽又在前，分明是她繞着殿堂說的，黃沙是甚麼人？論武功，也是武林中有數的人物，也不禁駭然，別說殿中還有兩個受傷的同伴了，憑人家這般飄忽的身法，出去也休想捉得到人家，當眞若然他一出去，她倒溜進殿來，再在火堆上擲一根柴塊！

適才齊姜在火上加添的柴塊，飛濺出去的，不過是火炭，火炭飛濺了，柴塊一架空，倒燒得更旺了，熊熊的火舌直要舔着殿樑。

只見黃沙一跺脚，道：「罷了，眞是三十老娘，倒綳了孩兒，先出去再說。」

傷手的漢子已駭破胆，先搶到門口，但又縮了脚，黃沙扶起燒傷的漢子急忙出殿，他也才敢跟隨出。却聽外間又是一聲啊呀！分明是傷手漢子的叫聲，但聲落已去遠了，顯是狂奔而去。近處却傳來齊姜的聲音，叱道：「滾，滾得遠遠的，再被我見到，可不輕饒。」

袁野舒了一口氣。

呂瑤說：「放手，放手，你把我的手揑得……」

袁野啊了一聲，才想起適才心下一急，不自覺手上的勁道大了，必是把她的手揑痛了。

呂瑤竟也壓着嗓門兒說話，顯然這一陣工夫，她也駭然而驚，說道：「她她……端的是誰？」

若然是個不會武功，或武功平常的人，必也發現不出齊姜武功的驚人來，看來不過是她使狡猾取巧罷了，但兩人都有一身好功夫，自然明白！齊姜擊傷那漢子的手腕，還可說是出其不意，但她把木塊擲入火堆，却是用的腕上勁道，那火焰横着吐出丈餘，顯然是她的掌風煽出，否則那兩個漢子豈會身上立即着火。

兩人身在高處，看得也明，袁野雖早知齊姜有一身好武功，也不禁駭然，更不要說呂瑤不知她的來歷，從沒見她顯露過身手了。

袁野尙未回答，殿中火焰陡又暴吐，火光中，現出齊姜，手中還拿着那烤兎，對上面道：「接住了，我還得去把他們誘得遠遠的，那兩個老道見到殿中火光，必然會回頭，但你們放心，我必不許他們踏入殿中一步。」

袁野忙道：「齊姜，那那……怎麼讓妳一人辛苦。」

齊姜一揚手，說道：「別下來，接住了，你不是對她朝也思，暮也想麼，你們見了面，倒會沒說話？別假惺惺了。」

她把烤熟了的兎子向上一抛，轉身就走。其實只一轉身，殿中已沒了人影。

袁野接過那烤兎，一時發起楞來，呂瑤也是一楞，人家顯然讓她和袁野躭在這神龕頂上，讓他們訴離情，說話兒，人家倒去替他們誘敵退敵。

敢情便是一片純眞的呂瑤，天性也難免生妒，她初時一見袁野和齊姜寡女孤男在這破廟中，也難免心中生嫉，她這時一楞之下，那嫉妬之心，也就熄滅了。是以，反而是呂瑤拉住了袁野，道：「她，說得是，快告訴我，她端的是誰？」

袁野把烤兎撕下一條腿來，道：「你餓不餓，妹子，你先吃些兒。」

他不過是要靜下心來，聽聽外面的動靜，但荒漠中，只有呼嘯的風聲，甚至連陣陣沙粒打在殿門上的聲響也聽得到，就是沒人聲。

但願那黃沙去遠了，大師兄和二師兄也遠去了。袁野放心了些，這才說道：「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了麼，眞的，我沒騙你，我和她認識還不到三日，妹子，這齊姜實是……」他瞧了呂瑤一眼，却住了口。

呂瑤追問道：「怎又不說了啊？實是甚麼？」

袁野道：「妹子，我要說了，你可別多心，她那一片孝心，實是令人生敬，她從小就像你一樣，就沒了爹，甚至連她爹是什麼樣兒也不知道，她長大成人了，朝朝暮暮，日夜苦思，發誓要尋找到她那失踪多年的爹，於是戴月披星，餐風宿露，萬里迢迢，來到這北荒的塞外。」

呂瑤道：「她怎知她爹爹就在這塞外啊？」

袁野說：「因爲她師傅對她說，她爹當年兵敗，便北走塞外，來尋訪一人。」

他是不要告訴她的，不料一提起齊姜的爹來，他心下登時肅然生敬，又大大感動起來，那還能打謊話，因爲那便非對死者的敬重了。

「當年兵敗，即北來尋訪一人？」呂瑤說，火光已弱了些，但呂瑤的眼睛却亮了些，發亮的眼睛在盯着他面上瞧。

那袁野却絲毫不覺，道：「她來到這北荒，這方圓千里的黃沙，幾乎都踏遍了，找啊，身上的盤纏用光了，她就替人家做活兒，賺得一錢幾分銀子，買了乾糧，便又去荒野中尋訪，因爲有人居住的地方，她都訪遍了，她也碰到幾個也還記得她爹模樣的蒙族人，說當年有這麼一個老漢人，也在這荒野中尋訪一個甚麼人。後來那老漢人越來越虛弱，突然失了踪。」

呂瑤失聲道：「那人必是死在荒漠中了。」

袁野道：「是，齊姜知道那老漢人一定就是她爹，既然有人見到他時，已極虛弱，必已死了，也許死在荒漠中。那麼，生不見人，死也要尋到屍骨，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

呂瑤說：「可是尋到她爹了？」

「不，」袁野說：「她在南邊的山中，找到了一個山洞，洞中有一副白骨，壁上有字跡，可惜那字跡年久，因風化模糊了，且又極潦草，她認不得，後來，她碰到了我。」

袁野直是在喃喃自語，繼續說道：「我替她認出來了，原來眞是她爹的骸骨，那晚，我帮她把骸骨埋在那洞中的石壁下。後來……後來的事我已告訴過你了。」

「所以……」呂瑤怔怔地說：「所以她就感你的大恩，啊，不……」

袁野道：「你說甚麼？」

呂瑤道：「我明白了，她也知道了，原來她爹當年尋訪的，就是你。」

袁野嚇了一跳，不料這呂瑤再不是有如他相遇時般，單純又天眞，對世事懂得多了，也越更聽明了，她竟然猜着了。

袁野一聲浩嘆，說道：「妹子　，我也

不瞞你，我當時得知她爹，就是興勤王之師的齊泰，你大舅舅黃子澄老將軍戰死軍中，他之所以不馬革裹屍，乃是因爲你娘把我從萬馬軍中救出後，向北逃來了，他不知道，當年還有一員大將護送你娘此來，那便是我的師伯燕山一眞人，我師伯因爲怕久後身份敗露，換上道裝也難掩行藏，便又把我交付那恰好護鏢北來的師弟，亦即是我的師傅，我那師伯其實並未出塞，你娘却又已遠走關外，那齊泰却因追踪你娘到了這北荒，突然失去了你娘踪跡，故爾兀自在這一帶尋訪不休，終於不支，死在那荒漠中的山洞裏。」

呂瑤怎麼不言不語了，雖然袁野一時感慨萬千，也覺出來了。

那呂瑤忽然……竟然也嘆了口氣，怔怔地望着那越來越弱下去的光焰，道：「若然我有她這麼一個爹……」

袁野不自覺又把她的手握在掌中，心下眞是大大鬆了一口氣，要知他一說起齊姜萬里訪親，受盡了萬苦千辛，難免就心中生敬，自也會形諸於面，但這呂瑤呢？却是那麼痛恨她爹，甚至有爹也不願相認，到了她爹身邊了，倒又走了，兩人是多異差，眞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生怕羞辱了她。

但呂瑤這一聲嘆息，他可放心了，當眞他怎可把呂瑤和齊姜相比，一個是從小對爹敬若神明，一個從她有知識以來，就從她娘灌輸了輕蔑與仇恨，何況生身之父，可又沒絲毫親情。

袁野道：「妹子，你別難過，其實你爹也是個好人，不過各爲其主罷，那齊泰對建文皇帝和我，一片忠誠，但你爹對永樂，又何嘗不忠心耿耿，一般令人生敬，妹子你千萬……」

呂瑤霍地站起身來，也奪出手來，但就在這瞬間，看見殿外遠處閃出一道火光，跟着傳來一聲怒吼。

袁野忙不迭抓住呂瑤，急道：「你聽，別下去！」

只聽有人吼道：「師兄，截住她，敢情是個小妞。」

是那火牛道人的吼聲，相隔在十數丈外，但他那吼聲如雷，是以聽得清清楚楚，但吼聲落時，已相隔更遠了。

袁野道：「齊姜把他們誘走了，眞虧她有了先見，要不然……妹子，你見那火光麼？那必是我那個二師兄，也就是叫火牛道人那個，他那火彈威力奇大，不但能傷人毀屋，而且在黑夜之中能照明，令人無所遁形，我那雲姑姑的房舍，便是被那火彈毀了的，往後若遇上了，可千萬要小心。」

呂瑤哼了一聲，身子突然縮低了，這才發現有人進了殿。

來的是黃沙，原來呂瑤那一聲哼，是對她這舅舅發的，袁野忙不迭把她揪得牢了，他豈會不知，呂瑤最惱恨的，就是她這舅舅。

只見黃沙這老兒閃進殿後，把一頭白髮搔得更亂了說：「奇怪，兩個老道既不是她一路的人，和她一道的，必還有人，又會是誰呢？」

他自言自語，迅速在殿中搜了一遍，袁野捏了一把汗，說眞的，他也惱了這老兒，本來對這黃沙，初時也有幾分敬重的，自從幾番施詭計陷害他，袁野那會不惱怒，何況也眞還不怕他，但兩個師兄又已現身了，玄九丹士的武功，已盡得燕山一眞人的眞傳，武功只怕還在他師傅之上，他那還敢妄動。

他眞担心黃沙會搜尋上神龕來，那老兒可不是在向上面望了麼？

袁野心上打起鼓來，那老兒又走近些了，忙自在望，忽然嗤的一聲，只見黃沙霍地旋身，右臂一揚，把打向他的一塊瓦片接入掌中，喝道：「甚麼人？」

沒人應聲，却又一塊瓦片打進來，落在他面前碎裂了，發出巨大的聲響。

黃沙立即撲了出去，袁野忙在呂瑤身邊說道：「快走，千萬別出聲。」

兩人如飛而下，殿後只有兩株葉巳落盡的枯樹，無藏身之地，正要越牆而出，不料那破牆後面，突然有人探頭來了。

袁野大駭，把呂瑤一拖，打那殿的右面飛縱過去，那圍牆有一個大缺口，袁野忙道：「妹子，好妹子，千萬別出聲，我是怕兩個師兄。」

呂瑤竟然沒有出聲，兩人一前一後，如飛越過一個又一個山丘，來到一座山上，竟然還有不少樹木葉未落盡，林子右面有一個亂石崗，亂石崗的沙土被風刮光了，成了一堆拱立起來的大石頭，袁野拖着呂瑤，一頭鑽入進去。

竟然沒人追來，袁野才鬆了一口氣，道：「妹子，你眞好。」

呂瑤這番和他相見，竟然大異於以往，眞是他萬萬料不到的，一個喜歡別人叫她女妖的姑娘，竟然被他拖着躲逃，竟然不出聲。

其實，袁野那裏曉得，她一見袁野，只是滿心歡喜。一個再潑辣的姑娘，任她有多任性，當她在心滿意足的時候，也會流露些溫柔的，何況……不不，她一定不讓齊姜把她比下去了，也不要袁野放開手兒。

她心下是惱怒，不願意的，但她不出聲。

「我不是怕，妹子，你明白麼？」袁野說。

他明白的却是，只要他握着她的手兒，把他摟在懷裏，百煉精鋼，也變成了繞指柔，女妖也成了溫柔的小綿羊兒。這呂瑤一而再地在人前坦言她要依賴大哥，連爹也不要，誰也不要，她依戀他，那麼坦言口沒遮攔，而今，又巳回到他懷中了，她怎會不柔順。

原來女妖也會生妬的，那麼，女妖天生也仍是個姑娘。

當眞誰怕了？怕的是她，而不是他，有了這麼一個令袁野生敬，武功又奇高的姑娘在身邊，她怕了，怕會失去大哥。

他感到呂瑤在他懷裏點了點頭，不，是她的臉兒在他胸上磨擦了兩下。

袁野輕輕嘆了口氣，那石縫裏能有多寬，便是他不摟着她，她的臉兒也會擠在他胸上的。

「我不是怕，眞的！」袁野說：「便是我們能勝得過我那兩個師兄，我可也不能動手，而且，當被他們發現了我，讓我師伯知道了，那時，我們就也不能在一起

了。」

呂瑤的頭兒仰了起來，也不過只是眼兒抬了起來，說：「我，明白，他恨我爸，若然知道我姓呂，他一定不放過我，你師伯那掌上的威力很駭煞人。」

袁野大大鬆了一口氣，而心下也有些不忍，道：「妹子，你錯了，我師伯一定不會恨你，因爲你是你娘的女兒，師伯對你娘，只有心中感激的。」

呂瑤眼兒睜大了，甚至那麼黑暗的門縫中，袁野也看得出來，說：「他感激……我娘？」

袁野道：「妹子，怎生才告訴你的，你又忘了，當年就是我師伯護送你娘北來的，因爲那時你娘懷了孕，你還沒生，不得巳，才把我交給他，妳想：師伯沒知你是誰，自然也會看在你娘面上，但師伯若是找到我，我可就會被他帶走了，我們也就分離了。」

「別……別出聲！」呂瑤輕聲說。

外面有馬蹄聲，其實馬蹄聲尚在遠處，只不過因爲兩人的耳朵都貼在地面，是以老遠就聽到了。

「你舅舅。」袁野聲說。

那黃沙原是又回去廟裏了，自然也在附近，他和那兩個受傷的漢子，原是騎馬回來的，也只有這三人騎馬，蹄聲，自然也是這三人的馬蹄聲。

近了，蹄聲越來越近。

呂瑤說：「不要是爲我們而來的吧？哼！」

袁野說：「不，你沒聽到他們來得緩慢麼，人也不是在馬上，因爲我聽得出，這蹄聲很輕，必是牽着馬緩緩走來。」

果然，外面有話聲，果然是那老將軍，說道：「別走了，就是這裏吧，這大石後可以藏得馬，青陽宮的人竟也在這裏現身，眞沒想到。」

「糟！」

是袁野心下在說糟麼？還是那黃沙在說？

蹄聲轉到左側後了，黃沙說：「把他抬下來，別把馬咀裏的枚取出來，風沙大，馬兒受驚就會叫，兩個老道是死對頭，唉！偏是他又傷得不輕，喂！你手腕上的傷，到底要不要緊。」

外面傳來一聲呻吟，是那漢子的聲音，說道：「不那麼痛了，雖然腫起來了，倒像沒斷，却是它這傷怎麼辦？咱們可沒治燒傷的藥。」

黃沙說：「不要緊，燒傷，也就只是皮肉傷，會痛苦些，但不會致命，所以我要去把馬找回來，等天亮了，趕快送他去村西，我們也歇一會吧。」

外面沒有聲音了，只有偶然發出來的一聲低低的呻吟，袁野和呂瑤自然也不敢出聲，只不過隔着一塊大石，低微的話聲，對方都能聽得到。

「黃爺。」半晌，那漢子又說了：「你說，那妞兒是什麼來路，眞氣死人了，咱們三人倒栽在一個小妞手裏，眞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只怪一開始就以爲她是個蒙古姑娘，全都沒把她放在心上。」

黃沙說：「我剛想到一個人，前天夜裏，殺了我們一個人，又傷了一個，不也是一個南邊口音的姑娘麼？」

漢子說：「不……不會吧？」

咀說不會，那聲音可打起抖來。

黃沙道：「先前我還未想到是她，適才我見她把燕山的兩個老道也戲弄得昏頭轉向，也才想起她來，我猜想，八成兒就是那個妞兒。」

漢子道：「先前倒眞虧了她，我們躺在那沙丘後面，若不是她突然現身出來，把兩個老道誘走了，幾乎被老道發現了我們，原來那發火彈的就是火牛道人，果然名不虛傳。」

黃沙蒼老的聲音，一開口就能聽出，只聽他說道：「那高個子老道，名叫玄九丹士，比起火牛道人來，更是厲害，以後碰上了，你們可得小心，燕山一眞人座下八大弟子，數他武功第一，那女娃娃倒也罷了，咱們不過是一時大意，上了她的當，不過是賊猾罷了。」

漢子說：「黃爺，若是同一個女娃娃，你忘了，她一揚手，一道白光，竟能殺人於百步之外，只怕不僅是賊猾，黃爺，咱們都不信邪，但許彪說得千眞萬確，死的死，傷的傷，那還假得了，難道世間上眞有放飛劍的劍仙？」

黃沙道：「胡說，說武功的通神，不過是說武功登峯造極吧了，那來甚麼神仙，他們必是死傷在一種奇門兵器之下，必是他們也一時輕敵大意，別說了，這曠野之中，輕微的聲音也能聽出老遠，若被人家發現了，我可設法救你們，無論老道或是那妞兒，都不會放過咱們。」

那漢子不敢出聲了，外面只有風聲，和不時傳來的一兩聲呻吟。

囹圄被困　香銷玉殞

袁野好生焦急，別說出去了。連口也不敢開，齊姜回去找不到他們，怎麼辦？人家替他退敵誘敵，回去找不到他們，會有多焦急？

怎麼呂瑤沒動靜了？原來在他懷裏睡着了，這倒好，他就是担心她天不怕，地不怕，睡着了倒好，不愁會被人家發現。

袁野舒了一口氣，這可憐的呂瑤，又多令人可感。想想看，不到半月時間，她奔回興安嶺，又來到這大漠，若非日夜都在趕路奔馳。如何能夠去來，今晚見到他，那份狂喜，又哭又叫，更可見她無時無刻都在思念他，現今，在他懷中了，不怪她竟在這個時刻，這麼快就酣然入睡了。

可憐的呂瑤，必然巳多日沒好好睡過一覺，爲了他，放棄了富貴榮華，爲了他，何祇千里奔波？爲了他，多少日不眠不休……

他懷中熟睡的，還是動輒掄劍指正他的兇霸霸的女妖麼？

不，是個多情又溫柔的姑娘。

懷中是軟玉溫香，心上甜蜜蜜，溫香與甜蜜也最催人眠，他也閉上了眼睛。

但最先睜開眼睛來的也是他，啊喲，天巳大亮了，石縫中，但依然一頭砸在石上，他沒有忘記身在石縫中，是他驀見亮光，忘記了石縫中是直不起腰來的，啊喲，痛得他叫出聲來。

呂瑤被驚醒了，啊，這是在那裏啊？

「別出聲。」袁野在她身邊說。

外面有聲响，他想起外面有誰了，那老將軍黃沙，和那兩個受傷的漢子，一定還在，要不怎會有聲响。

「醒來了吧，」誰在說：「該出來上路了。」

齊姜，外面是齊姜，剛才是她的聲音，袁野心下一喜，但只縮退不到一尺，便直不起腰，甚至轉不過身來的石縫，只能慢慢縮退出去，但他感到臉上像火燒一樣熱。

齊姜既然喚他們出去，自是早已在外面了，自是早已找到了他們，也見到他們兩人相擁而眠……

那呂瑤却毫不在乎道：「快出去啊，這裏面悶煞人，怎麼一覺睡到大天光。」

袁野肘膝並用，倒退了出去，只見齊姜抱膝而坐，坐在石上，望着遠處。

袁野囁嚅道：「齊姜……昨晚，辛苦你啦，我們不得不……不得不離開那廟，你不怪我們麼？」

「離開得好，」齊姜說，話聲冷冷地，她的話聲從來都是冷冷地，只不過袁野聽來，今兒特別冷，他吸了一口冷氣，那大漠中清晨的空氣，原也倍常清涼。

她可是心下不快，心下惱怒麼？那是難怪她的，她爲他退敵誘敵，必然一直找到天光，才把他和呂瑤找到，那他們……她却眼看着他們相擁着睡大覺。

「不得不離開，」袁野結結巴巴地說：「你知道！」

「我知道。」齊姜仍是那麼冷冷的說：「而且我見到……」她仍是頭也不回。

驀聽呂瑤在他身後一聲驚呼，說：「快看，那廟！」

只見遠處沙丘後面，那破廟所在，昇起一股烟，淸晨無風，那烟也就成了一根巨大的烟柱，直昇霄漢。

是昇，不是衝，因爲那烟柱雖大，烟却不濃，也不見火。

呂瑤說：「看來火都熄了，一定燒了好久了，怎麼我們一些兒也不曉得。」

齊姜說：「你們不曉得的，還多得很哩，昨晚你們幸好早起一步，那老道眞厲害，在他火彈之下，教人無所遁形，我回到殿裏，不知怎麼被他瞄見了，彈出一顆火彈，那廟就化爲烏有了。」

袁野這才知道她不過是在監視着火場那邊，也鬆了一口氣，他不用費勁解說離開破廟之故了，道：「齊姜，你怎會曉得我們躲在這裏，你可見到那老將軍？就是她的……」

「哼！」呂瑤說：「他不是我舅舅，我沒這舅舅，娘若在生，也不會認他作兄弟的。」

她做甚麼？呂瑤走向前，在齊姜面前從左轉到右，那眼兒却盯着齊姜，瞬也不瞬。

袁野忙叫道：「妹子，你……」

呂瑤道：「敢情你就是齊大將軍的千金了，失敬得很，喂！別以爲你的本事大得很。」

齊姜霍地跳下石來，簡直就沒瞧過呂瑤一眼，對袁野道：「走吧，該走了。」

呂瑤氣得一跺脚，倏地一掠，圈臂抓拿，袁野慌了，叫道：「妹子你……」他搶上橫截，竟沒把呂瑤截住，却是齊姜只不過輕描淡寫地一滑步，便已閃過，而且轉身就往坡下走去。

袁野可把呂瑤抓牢了，溫順的小綿羊兒，又變成了女妖，但那還能掙脫，急得袁野把她攔腰一抱，眼看齊姜已下了坡，更急了，叫道：「齊姜，你等等，齊姜，唉！妹子你怎可……」

呂瑤被他一抱，竟然又溫順地靠在他胸上了，但仍然噘着嘴，說：「她以爲她的本事大得很，不是麼？她瞧不起我，一眼也不瞧我。」

原來她是爲了這個惱怒，便是這個時候，袁野大急之下，也忍不住笑了，因爲那刹那間，他和呂瑤初相遇的情景，又上心頭，那時，他們還是陌生不相識，因爲他不敢瞧她，而且她是裸露着胴體，她竟然要拿劍來殺他，不爲甚麼，只因爲他不敢瞧她。

袁野忙道：「快別孩子氣啦，這大漠中，有多少對頭，你沒瞧她在替我們守護監視麼？」

當眞齊姜不轉眼，乃是望着那火場，袁野見她不撒野了，忙飛奔而下，叫道：「齊姜，你等等，別和她一般……」

他想說別和她一般見識，但聽得呂瑤自後追來的脚步聲，他可不敢出口。

齊姜却忽然停了步，只不過仍不轉過身來。

袁野到了她身後忙道：「齊姜，我有一句話，一定先要對你說，你已知道這妹子是誰了，她娘就是當年把我從萬馬軍中救出來的，她出生與長大成人，都是在那人跡罕見的興安嶺中，除了她娘和一個瞎了眼的婆婆，連偶爾進入山中的獵人，都被她嚇跑了，所以，她對世事一些兒也不知。」

一時間那能解說得清楚，那呂瑤却早到了身後，爲了要趕快教齊姜明白，也就顧不得呂瑤聽到了。

「誰說我不知！」追上來的呂瑤叫道：「世事就是虛假，名利，血腥的爭奪，骯髒的欺詐。」

那齊姜轉過身來了，但只不過對呂瑤看了一眼，道：「走吧，也不瞧這是甚麼時候，那兩個老道已猜疑你就在這左近，並未遠走，却也虧他們發現亂石堆後的馬，天剛亮，那三人就上了路，也才把兩個老道誘走了，因爲他們想從那二人身上找出你來，幸是我又跟踪兩個老道，才發現你們藏身之所。」

「你知道！」袁野總是忙迫地說，也總是盯着她瞧，她不會誤會麼？

「你知道，」袁野又說：「除了那亂石堆，大漠一望無垠，別無隱秘的藏身之處，那那……石縫裏又那麼狹窄……」

呂瑤道：「要走又不走，儘說些沒緊要的。」

袁野道：「齊姜，當眞咱們現在往那兒去啊？」

齊姜道：「我怎知你要往那裏去，我只只是……保護你，路由你走。」

原來齊姜並無要走之處，他搔起頭來，原本他是去興安嶺的，因爲天下雖大，已無他容身之地，現今却也再不能去了，呂瑤山中的小屋，已被人家找到了，而今呂瑤也來了，還去做甚麼，南下？更不能

，豈僅官兵搜查得緊，青陽宮的道衆也四出在尋訪他的下落。

袁野一聲浩嘆，那齊姜倒轉身走了。道：「且先離開這裏再說。」

還是齊姜有主意，對，先離開這裏，她不但對這一帶熟悉，而且有見識，也有主意，既然走在她身後，那齊姜又頭也不回，袁野早握着了呂瑤的手兒，謝天謝地，他有了令呂瑤安靜的法兒，他知道把她摟在懷裏，即使握着她的手兒，也能令她安靜下來，女妖就會變成小綿羊兒，就會一言不發，乖乖地跟他走，當然，他的手得不時緊一緊，示意他是和她一道兒，在她身邊。

呂瑤那如秋水橫波的眼兒，總是瞄着他，雖然他從她的唇邊發現了他從未見過的甜笑，但袁野的眼角却不敢離開走在前面的齊姜。

但走到中午，太陽偏了西，齊姜就從未回過頭，默默地在前面走，兩人也默默地在後面跟。

他有多少言語要向呂瑤訴說，也有多少言語要向齊姜解說啊。

但他一句也不能說。

水草漸漸多了，雖然已見枯黃，但也還是草原，而且不時見到片片綠色的原野，牧民的帳幕也多了，不時也見到躍馬的牧人。

「喂！」呂瑤說：「你究竟要把咱們帶到那裏去，要走到幾時？」

袁野使勁緊握，也不能生效了，忙道：「當眞我們去那裏啊？」

「達里諾爾。」齊姜兀自走，也不回頭，說道：「北不能走，南不能去，東面人烟多，也多城鎮，也有官兵了，只有往西。」

從背着太陽上路，現下迎着太陽了，誰不知是一直在往西。

齊姜又道：「只有達里諾爾湖邊有個小鎮，西面是沙漠，南邊是扎格蘇台。」

袁野道：「啊，咱們豈不是走回頭了嗎？」

齊姜道：「追尋你的人，可料不到我們會走回頭，也料不到我們會往沙漠邊上走，因爲往西再沒水草，數百里內也沒人烟。」

「好主意。」袁野讚道：「齊姜，眞難爲你想得到。」

呂瑤哼了一聲，道：「要是在興安嶺裏，每個山嶺，任何一個山澗，我也熟悉得很，我也知道那裏能獵到梅花鹿。」

「這裏沒鹿兒。」齊姜竟然搭了腔，說：「我只能找得到住宿之處，又能躲過追尋的人。前面就是了，那就是達里諾爾湖。」

遠處現出一片水光，湖邊有散落的房屋，有更多牧人的帳幕圍繞，躍馬奔馳的蒙人也更多了。

「記住了，別出聲。」齊姜說。

呂瑤道：「爲什麼不許我出聲。」

袁野道：「妹子，我明白齊姜的意思，他是不讓人家知道我們是漢人，你瞧，我和她不是和牧民一般模樣麼，你呢，不出聲，人家會當你是個滿州姑娘。齊姜却懂得此地的語言。」

呂瑤跺足說道：「要我作啞巴，眞聾扭……」

袁野把握着她的手緊了一緊，總算她住了口。落後了些，袁野在她耳邊道：「妹子，你不願咱們再分離，是不是啊，那就聽話，別出聲，要不然，眼下他們尋不到我，久後也會發現我們的行踪。」

呂瑤說：「我不開口，大哥哥，我不要離開你。」

大哥變成大哥哥了？一夜之間，不，是一夜之後，但她叫得那麼自然，自然而然順口叫了出來，雖然她比齊姜小些，也許小個一兩歲，但也是個大姑娘了，却是袁野感到忸怩。

他不自覺瞧了齊姜一眼，不料齊姜斜着眼兒，也在瞧他，只不過迅速轉過頭去了，誰也不能從這個飽經風霜憂患的姑娘面上，瞧透她的心，她豈僅喜與憂不形諸於色，甚至那晚她殺人的時候，面上也不曾顯露過一些兒怒容，何況現下經過大半日風沙中行走，她那面上又敷上了一層黃沙。

幾個躍馬奔馳的牧民，打從他們身後而來，又過去，遠去了，袁野才又說道：「妹子，你眞是個小孩兒，一派天眞無邪，妹子，你也該慢慢兒學懂一些人情世故了，唉！」

他嘆了口氣，瞄了前行的齊姜一眼，才又說道：「其實一點兒也怪不得你，你從小生長在深山中，你何曾入過人世，要是不入世，少却了多少人世的煩惱。」

齊姜聽到了麼，她知道呂瑤實是一派天眞麼？

他無法知道，却已走近了那散落的土屋。原來那散落的土屋中，也形成了一條短短的街道，齊姜掀起一家用毡做的厚重門簾，只見背風的一面，倒開着兩個沒遮掩的窗洞，是以那屋中也還明亮。顯然那就是大漠中的客棧。靠牆的左面地上，鋪着幾張羊皮，上面挨着兩個漢子，一個還是漢人妝扮。另一邊有一張大長桌，兩排長櫈。

齊姜對一個蒙人裝束的老漢說了兩句，便帶兩人入內。

敢情裏面也還有一間土屋，只不過甚麼也沒有，只是地上鋪着羊皮。

齊姜向身後瞧了一眼，道：「這就是大漠中的客棧了，牧民帶着帳幕走路，這裏又荒涼，難得有人客。」

袁野道：「齊姜，你必是來這裏住宿過。」

齊姜點了點頭，道：「我可住不起這間大屋，平日少有人客，今兒竟有了兩個人客先在了，你們歇着，別出去。」

她却轉身出去了，呂瑤在屋中轉了轉，牆角上的暗角裏，竟還有一張矮木桌櫈，大漠中樹木亦少見，木材極是珍貴，是以連床也沒有，那羊皮却賤如草，在那塞外之地，才眞是名副其實的皮草。

呂瑤一皺眉，道：「大哥哥，這就是客棧麼，連我那山野裏的小屋跟這也差着天遠。」

袁野一瞧外面無人，道：「這是最荒寒之地，銀子在這裏也成了黃金，眞個是米珠薪桂。」

呂瑤道：「咱們睡在那裏？眞沒見過大白天也掛着毡簾。」

袁野道：「妹子，來坐下了，坐地，睡也睡在地上，你是從未見過蒙古包，這裏牧人的帳幕更簡陋，男女老幼，全在一個帳幕裏睡地，十有八九就沒見過床是什麼模樣。」

齊姜回來了，竟捧來一鉢兒米飯，又去取湯菜來，自是離不了羊肉。那齊姜不用說了，她早巳習慣了塞外的荒寒，呂瑤可也不是嬌生慣養的小姐，袁野刼後餘生，又豈是擇飲擇食的。也全都餓了，直把兩個大鉢兒吃得鉢底朝天。

袁野忽然想起來了，道：「齊姜，你身邊沒銀子，我倒忘了。」

齊姜道：「誰說我沒有，你以爲我眞便宜了那個刻薄的老兒。」

袁野一怔，繼而才想起來了，道：「那日走時，你已把給那老兒的銀子取回來了？」

齊姜道：「我爲何要便宜他，原該找還我的，却是我全給了這老漢，他可是個大好人。」

她捧着兩個空鉢兒，臨走又回身，說道：「打從現下起，說話可要留神了，日落風沙也歇了，當心被人聽到，牆下那漢子，我瞧有些兒邪門，那老漢也說他從未見過。」

袁野道：「辛苦你了，齊姜。」

她轉身走了，走了竟不再回來，那天色昏黃下來，敢情大漠中的黃昏也特別長久，但也有黑下來的時候，天色終於黑下來了。

袁野不安地在屋裏轉來轉去，呂瑤却已呵欠連天，她旣不關心齊姜，也不知道甚麼是兇險，只怕袁野離開她，鱉了半天不說話兒，有多悶，那倦意自也早早來了，又是一個大大的呵欠。

袁野低聲道：「妹子，你先睡罷。」

「不，」却被呂瑤抓住了他，說：「我要你陪我。」

「好吧，」袁野說，她已呵欠連天，還怕她不倒頭就睡着了。

這麼大的姑娘了，還像個小孩兒，倒是趁齊姜沒回來，讓她早早睡了倒好。

「睡吧。」袁野坐在她身邊，黑暗中，躺在他身邊的呂瑤，兀自把一雙眼睛瞪得大大的。像黑夜天空中的星光一樣明亮，土屋中竟也有窗洞，星光把淡淡的幽光透進小屋裏來。

「你怎不睡啦？」袁野說。他巴不得呂瑤早早睡着了，齊姜久不回來，他也越是担心。

他們往西來了，那追尋他的人，難道不會西來，他眞担心。

呂瑤格的一聲，笑了，把袁野拉下去，在他耳邊說道：「你瞧着我，我，睡不着。」

「好，」袁野說：「我不瞧你，我也睡啦。」

他躺在她身邊，沒奈何，只好閉上了眼睛。

夜，大漠中的沒有風沙的夜晚，像死一般靜，連犬吠聲也沒有。

他不知呂瑤何時蜷臥在他身邊睡熟了，因爲他也不知何時睡着了。

窗洞中的星，已不是先前所見的星，甚麼時候了，大漠中，自不會有樵樓更鼓，土屋裏的幽光，把屋裏的每一角落都呈現在他眼下，那麼，這是個月明之夜。

一陣憂懼與驚疑襲上心頭，屋中不見齊姜，仍沒回來，她！去了何處？

外間是兩個人客和老漢睡覺的地方，雖說塞外這荒寒的地帶，男女不分，要不是擠在一個屋頂下睡覺，也是擠在帳幕中，要分也無法分起，齊姜也該回來啊，若是沒有事故。

他霍地坐起……但只能撐起一半身子，因爲有甚麼從他胸上滑落！

啊！是呂瑤的手兒，原來她的睡夢中的手，搭在他身上。

袁野不禁心頭一陣跳，臉上熱熱的，呂瑤的嘴兒微張，鼻息喘喘，星月的淡淡的幽光下，她唇邊的笑靨像夜一樣恬靜。

她多美啊，恬靜的微笑中顯現出來的成熟的溫柔，令她更美了，眞的，自從她和呂瑤在一起以來，今晚身邊的呂瑤，甚至比起昨晚他懷中的呂瑤，也更成熟，更像女人了。

袁野忙不迭掉過頭去，輕輕輕輕地，拿下她的手兒，輕悄悄坐起身來。

呂瑤一翻身，仍然睡得挺熟，他放心了，飄身躍起，他不敢再瞧她一眼，忙不迭走到門邊，其實沒有門，只是厚重的毡簾。

他一定要找到齊姜。

他立即就找到了她，毡簾下，齊姜橫臥在門口，啊！原來並無事故，齊姜也睡着了，睡在門口的毡簾下。他差點兒一脚踏在她身上。

他舒了一口氣，但一陣歉愧上心頭，九月的大漠天，夜晚無風也嚴寒，她却睡在門口的簷下，不回去溫暖的屋中，也不去外間那屋子。

「我要保護你。」

睡夢中的齊姜不曾言語，但他心上却響起了她的話聲，打從她知道他是誰的那一刻起，她是眞正無時無刻不在保護他。

「齊姜！」他在心裏呼喚，俯下身去，他的手輕輕柔柔地，從她的帽上，滑落在她頭邊的辮子上，可愛的齊姜，他和呂瑤昨晚也還有過短暫的睡眠，而她，却替她退敵誘敵，守護熟睡的他和呂瑤，直到大天明，不，直到又奔波了一天後的此刻，累極了，也不回去溫暖的屋子，而把溫暖的屋子讓給他和呂瑤。

他輕輕柔柔地撫弄她的辮子，爲了掩人耳目，她把自己打扮得像個蒙古姑娘。

月光洒落在她臉上，袁野雙目却是盯在她臉上，眞的，她的面貌是瘦削了些，不像呂瑤一般豐滿，風沙長久侵襲的臉兒，也黃黑了些兒，但在火光下，風霜也掩蓋不了她的清麗，他眼前是月下的齊姜，但心上可是熊熊獵火的齊姜，忽然心中一動：面對熟睡的齊姜，他能不瞬眼的瞧個仔細了，當眞黑夜和白天，尤其是和初見那晚在火堆邊，和白天所見的齊姜，這麼迥然有別呢？

他明白了，那晚火堆邊，是眼淚洗面的齊姜，她擦拭去了泥污，她清麗的臉兒就顯現出來了，但在白天，她的臉兒却又回復了焦黃？

是了，她孤身在大漠中走來走去，而她又是個年輕的姑娘。若然她是一個美貌

的姑娘，豈不時刻要小心自衞。

她明白了，原來她是在臉上塗上了保護的泥污。

他笑了，撫弄着她的辮梢兒，他忍不住笑，敢情連他也被這齊姜騙過了，只因他對這齊姜，有十分的感激，和無可比擬的尊敬，而她又總是那麼冷若冰霜，這幾日來，就從沒見到她臉顯露過絲毫笑意。

齊姜！他在心裏呼喚，他說不出心下對她的感激，這死心眼兒的姑娘，唉！因爲她爹生前，她未盡過孝，是以固執地要完成她爹生前的心願，要令她九泉之下的爹瞑目。

她一再說過，保護他，永遠，永遠。

他笑了，她如何能永遠保護他，那自是永遠也不離開他一步了。

但這兩日來，却不但心口如一，也言行如一，甚至他和昨晚擁着呂瑤而眠，她也親眼見到了，却仍然守護他到天明，現在，也一般兒守在門口，而他，也一般兒無異擁着呂瑤睡覺，雖然都不是情愛的擁眠，他也不曾生過不潔的念頭，那呂瑤不過一片天眞，實是無邪，但她也是個姑娘啊。

袁野不笑了，因突然間，他心下悵然如有所失，天眞的呂瑤一見他和齊姜在一起，竟也生妬，他還和這齊姜不過同在殿中罷了，若然妬是天性，那麼這齊姜……

這齊姜眼看他和呂瑤相擁而眠，仍然守護在傍，而且，顯然不願打擾他和呂瑤的相擁而眠，若然妬由情生，那麼，她……她對他是毫無情了，只不過是盡孝心，完心願。

袁野不自覺縮回手來了，那頭也更低垂了，嘆道：「我……我原是配不上她的，那一點兒配得上人家，唉！」

誰在說話？咦！

一個聲音如蠅語道：「你說甚麼？」

袁野跳了起來，竄上又竄下，沒人啊？揭開毡簾一瞧，呂瑤仍然蜷臥得香甜，那睡姿也依舊。

誰！難道並沒人？

是了，他沒說出來，只不過自己在心裏說，也並無人在他身邊說。

袁野瞧了齊姜一眼，這必是夜半了，涼風颯颯，有風了，却又不能喚醒她來。

他脫下身上的袍子，輕輕地蓋上齊姜的身去，啊！齊姜竟霍睜開了眼，坐起身來。袁野忙道：「我怕你……齊姜，有風了，我怕你着了涼。」

齊姜道：「那麼，你倒不涼？快穿上了，我一點也不冷。」

她的話聲，那像是剛醒來的話聲，那麼，剛才一定是她在說了。那麼，他適才不是心裏說，眞說出口來了，想想看，他說了甚麼？

雖然只是說配不上她，袁野也不禁面上火燒，又有些驚恐。

她，會不會誤會他？知道他實在對她極甚尊重而且尊敬的。天啦，若然她剛才沒睡着，只不過是閉上眼兒，那麼她也一定感到他的撫摸，撫摸人家的帽兒也罷了，他還撫弄人家的辮子，撫弄了好久。

「我是……瞧你冷不冷，我怕你會着涼。」

她不會惱怒，沒生氣吧？

沒有，齊姜仍是那麼冰霜一樣冷，說道：「我不涼，進去吧，若是她醒來不見你，可又會……去吧。」

她是指呂瑤，袁野放心了，他早巳慣了冷冷的面色，並不更冷，她沒惱怒，身後的呂瑤鼻息均勻，微微可聞。正是，他早該解釋了，他已等了一天，但呂瑤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他，這正是時候，難得他醒了，呂瑤也睡了，他面對着她。

袁野忙道：「齊姜，你誤會了，你是不了解，讓我說。」

「把衣服穿上。」齊姜說。

這不是關心他，不過是像保護他不被人傷害，也不願他受到寒涼的侵襲。即使是一句關心的語句，也多冷啊，他寧願這寒風更冷些，但願她的話聲不要這麼冷。

他把衣服穿回身了，說：「齊姜，我一直想對你說，可就是找不到說話的機會，呂姑娘我叫她妹子，我是眞把她當作親妹子一般。」

「你要對我說的，就是這個麼？」齊姜目光也冷冷的，不過她掉過頭去了，說：「親不親，與我何干。」

「不，」袁野說：「我一定要你明白，我怕妳誤會了。求妳……聽我說。」

她沒出聲，也沒搖頭，却抱着膝頭了，那麼，至少她沒拒絕。

袁野偸瞧了她一眼，道：「你知道啦，她是在深山野嶺中長大的，她娘死了，瞎婆婆也早已入土爲安，而她又恨她爹，她爹，你知道啦，就是當年……」

「當年助那昏君簒奪大位那個姓呂的，我爹，雖不是被他所殺，却也無異死在他手中。」齊姜在咬牙。

袁野忙道：「她娘也是，若不是那威遠侯寡情絕義，她娘也就不會遠走北荒了，他們夫妻恩情早斷，呂姑娘也不認她這生身之父，齊姜……」

「你以爲我恨她，是不是？哼，我要是……」

袁野道：「我可沒這麼想過，她從小就恨她爹，甚至不知她尙有爹，直到她娘臨死，眼看膝下她孤伶伶一個人，無依無靠，這才遣她上京，她本是不願意的，齊姜，你不是沒孝心，不過她的孝，是用在她那艱苦把她撫養成人的娘身上，她不過是爲了盡孝，才遵從她娘臨終的遺命，南下京師。」

「但她心下不願意的，在路上走啊走，走了一個多月，才不過走到燕山下，就有那麼巧，她遇到了我，齊姜，啊……」

齊姜轉面向他了，顯然奇怪他爲何咦了一聲。

袁野道：「眞的，你和她多相像，想想那時她有多可憐，身上只有一身破爛的衣衫，和幾個銅錢，找不到野廟，她就夜宿荒野，雖想她有一身武功，但有生以來，連見過的人也不多幾個，更從未入過人世間，她見到城鎭，就遠遠躲開，你不知道，初見我時，她那手中劍就一直指正我，那時我還不知她是誰，不過敬她一片孝心，又愛她一身功夫，便帮助她，教導她，教她熟悉人世間的事務和禮儀，只道我還上京，不，我奉師伯之命，也要進京，所以就結伴走了，不料後來却生出了那麼多事故。」

齊姜像是也有點動容了道：「那麼，上了京後，她已是侯門的千金小姐了，怎生榮華富貴不享回到那窮山野嶺去了？」

袁野道：「這些日來，你必知道個大概了，其實我那時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出身來歷，喏！昨晚你在廟中見過的那姓黃的老將軍，原來就是當年勤王軍中的一員副將，不過不是你爹麾下，而是在黃子澄軍中，他們原是兄弟，是以也是呂姑娘的舅父，正被呂姑娘的爹請出來尋訪她，偏在路上遇到了，只因呂姑娘露了一下身手，被他認出來家傳武功，也認出她來，偏是那麼巧，我又和她走在一道，當年他妹子把我從萬馬軍中救出，乃是人人皆知，但呂姑娘的娘把我交付與我師伯，卻無人知曉，是以認出了她，也立即猜到是我。」

齊姜點了點頭，說道：「我也知道一些，後來他們以她爲餌，把你誘了去。」

袁野道：「正是，你想，她怎會不恨她爹，原本就無父女之情，自是也恨上加恨，孤伶伶，從此又孑然一身了。」

齊姜的話聲卻又冰冷了，說道：「天下只她一人才無依無靠麼？」

袁野道：「她不是不能獨來獨往的，她不也獨自進京，又獨自回去荒山野嶺中，獨自生活過一些日子麼？她沒說，我卻明白，齊姜，她眞和你一樣，她娘死了，因爲她無依無靠，她娘才命她進京尋父，她知道，她娘不過是僅爲她無依無靠，而不是定要她去尋父的，所以，她遇到我後，相處了幾日下來，就……」

「就說要依靠你？」齊姜說。

袁野一怔，道：「齊姜，你怎麼曉得？她眞就這麼死心眼兒，但是，齊姜，我們眞是沒甚麼，我叫她妹子，你說，我不該叫她妹子麼？當年若不是她娘把我救出來，我早已死在萬馬軍中了，是以，她也叫我大哥。」

「大哥哥。」齊姜冷冷地說。

袁野又是一怔，不料她竟也注意到呂瑤改了口。忙道：「齊姜，你和她多相處一些日子，你就明白了，她實在還是一個天眞的小姑娘。」

「一個會嫉妒又天眞的小姑娘。」

她哼了一聲麼？齊姜霍起站了起來了，說：「快回到你妹子身邊去吧，我該巡視一下了。」

「等一等，」袁野說：「齊姜，難道你發現有甚麼不對勁麼？當眞你傍晚時候，去了那裏，直到天黑也不見你回來？」

齊姜略一遲疑，道：「我只是疑心，先前來時我一見那牆腳下的漢子，就起了疑，因爲他一直在偷瞧我們，飯後我出去，卻又不見了人，問那老漢，說那人的包袱還存在他那裏，並沒走。」

袁野愕然道：「那人一直沒回來？」

齊姜點點頭道：「所以，我不敢離開房門半步，你醒了，最好，我好出去一趟。」話聲未落，已上房走了，慚愧，人家今晚一直在守護戒備，不敢絲毫大意，他卻在裏面睡大覺，忙摸了摸衣底的寶劍，也跟着騰身上房。

那土屋高不過丈許，多風沙的大漠，房屋都是低矮的，月色下的達里諾爾湖，泛出一片無際的幽光。

幽光，咦！幽光中一條黑影由東而西，起落而來，倏又不見了。

袁野忙不迭飛身而下，向那黑影失蹤之處趕去，在散落的土屋間穿行，只見眼前陡然一亮。

啊！他發現了，一個人，躺在湖邊的岸上，一腿伸，一腿曲，仰面躺在那裏，像死屍。

袁野急掃了一眼，沒人？也無人聲，只有他心跳的聲響，他的心急跳起來。

沒人啊，這樣的夜晚，又未現過敵踪，只有齊姜先他出來，會不會是……

他奔了過去，樹影投在那人身上，可不是一個和齊姜一樣衣着的人，他撲前俯身，啊！只見那人露牙一咧咀，剛見白森森的牙齒映月生光，袁野腰上微微一痳，立即癱瘓一般倒在沙岸上，那人卻躍了起來，卻是人家俯身在他頭前，濃眉揚了揚，說：「殿下，得罪了，沒法兒，委屈殿下幾日。」

那人不但暗算他，用脚尖點正他的期門穴，而且駢指在他左右肩的眉井穴上連點了兩點，這一來那還能動彈，甚至不能出聲。

袁野嚇呆了，枉自有一身武功，不料人家略施小計，就把他擒下了，眞料不到此人的武功如此了得，要知他被點的人身三處大穴，點中任何一處，都會致命，但他卻只是渾身痿痳，顯然這人的點穴功夫，有其獨到之處。

更令他驚訝的是，這人對他以殿下相稱，那麼，這人是何來路？不，這人一出手，就知不是本門的功夫，當然不是燕山派的人。在這大漠中，黃沙一面的人最多了，一死一傷不算，尚有五人在這一帶，不，一定不是，那黃沙對他倒也並無多大的惡意，但絕不會以殿下相稱，此人的武功，又顯在那黃老將軍之上！

只見那人一揮手，打七八丈外的一個帳幕中，奔出了四人，那人道：「快，把他裝入皮囊中，那妞兒也該捉來了。」

他們說的是誰？妞兒！

袁野更是駭然大驚，不用說，不是齊姜，也必是呂瑤。

早見兩個漢子張開一個大皮囊，那人把袁野提了起來，道：「殿下放心，也不過委屈下兩三日，但絕不會損害殿下你一根毫毛。」那人又在他身邊一聲輕笑，道：「待到了晚間，殿下你就有伴兒了。」

那人也眞還是輕輕把他放落皮囊中，登時暗無天日，因爲那皮囊口立即便收緊了。只聽一人道：「來了，來了，恭喜仇爺，眞個是馬到功成。」

又一人說道：「這才眞個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仇爺一出馬，不費吹灰之力，就手到擒來，直勝過百萬官兵，此番回京，那總兵的前程，是穩到手的了。」

那人忽然嘆了口氣，說道：「我仇千峯這番是迫不得已，各位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家老幼三十餘口，全被收入囚禁中，豈是爲了甚麼總兵前程，若然回京受得一官半職，我仇千峯更無面見天下人了…到手了麼？」

一陣脚步聲近了，有人道：「仇爺運籌於幄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何況親自出馬，那還不手到擒來。」

忽聽一人哈了半聲，笑道：「不但手

到擒來，那妞兒還抱着胡風老弟直叫大哥哥，哈哈！」

罷了，原來是呂瑤落入他們的手中，她在熟睡中，必仍以爲是袁野在她身邊。

只聽那仇千峯道：「胡兄弟，你爲何不先點她的穴道？我是怎麼吩咐你來？」

必是那名胡風的人，說道：「仇爺，我那敢不遵仇爺的吩咐，不料一指點下，她恰巧一翻身，若非她以爲我是她身邊的人，沒睜開眼來，幾乎還擒她不住，仇爺，只怕還須勞動你動一下手，只怕時候久了，她會受內傷，回京可無法交代。」

那仇千峯道：「先回去再說，那個姓齊的妞兒一發覺上了當，必會趕回來。」

有人在說道：「仇爺，不如乾脆先除了後患，只要你一伸手還怕那妞兒麼。」

仇千峯道：「你錯了，難道你不知那妞兒的來歷，再說，我們也還有用她之處，我們神不知，鬼不覺，把人擒回去了，她必然疑心是那兩路人馬，她向任何一方追查，另一方面也必然以爲是對方做的手脚，我們也才能一路無驚險回到京中。」

只聽異口同聲，都說：「是是，仇爺眞個是神機妙算。」

仇千峯道：「別多說了，快走，天明我們就得上路，你們收拾停當，記住了，不可掌燈，我還得去偵查一下，要不做一點手脚，那妞兒也不會即刻去找那兩路人馬的晦氣，記住了，都別出一聲，別以爲那妞兒年輕，其實是個勁敵。」

再沒人出聲了，只有脚步聲，袁野感到他被人扛了起來，不多一會，被人放落地上，他感到身傍有重物落地的聲響，自是裝呂瑤的另一個皮囊。他心下明白，動彈不得，也出聲不得。直恨得他切齒咬牙，其實也不能切齒，也不能咬牙。

總算他已明白了，這夥人不是師門的人，也不是威遠侯一邊的人馬，敢情是永樂帝派遣來的，仇千峯，這名兒似有些耳熟，卻一時想不起來，但先前雖然只見到他的濃眉大眼，但年紀不會在五十以上，看來這人的謀略，還在他的武功之上，他必然是尾隨在那兩路人馬之後，是以反倒對他的行踪瞭如指掌，先前那人說得眞不差，眞個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皮囊外僅有耳語，再就是來來去去，忙碌的脚步聲。

明知急怒毫無用處，他終於冷靜下來了，忽然間，他想到了那個瘋婆婆，也想到了師伯救他出京後那幾日夜的昏迷，小燕曾告訴過他，說是聽雲姑娘說，師伯並不是閉了他的脈穴，而且伐毛洗髓，替他通關活竅，瘋婆婆不也說他功力一復，即會倍前增長麼？卻是這一路北來，就不曾施展過，只不過也自覺倍前身輕，內力充沛，大異於往。

他爲何不試一試，若能運行眞力，衝關活穴，豈不就能脫困了。

現在唯一能救他和呂瑤脫困的，只有齊姜，不，他寧可被困，寧可死，也不願齊姜來救他們，她再強也只得孤身一人，而人家有多少人？僅僅這一個仇千峯，只怕齊姜不是對手。但願齊姜被那仇千峯所愚，被誘入了歧途，永不發現他們。

他心下好不容易才寧靜下來，終於他入了無我的境界。漸漸，他感到黑暗有點亮光，是火紅的亮光，在由散而聚，由小而大，他的眞氣沉凝了，那亮光在搖搖幌幌。其實是他的身子在搖搖幌幌，一匹健馬載着兩個大皮囊，共有五匹健馬，每匹馬上都載着一式一樣的大皮囊，沿着達里諾爾湖，在往南行進，四個韃子兩前兩後，滿面風塵，馬蹄揚起陣陣黃沙。

那是通往多倫的大道，不時有一般無二，只不過或多或少的商旅，在道傍歇下來，也有些落在他們後面了，因爲沒像這一行人馬般兼程趕道兒。

那個濃眉漢子眉間的黃沙也更濃了。

× × ×

多少個夜晚過去了？袁野沒去記憶，他只是日以繼夜，調節運氣，每日倒有多半的時間，是在無我的虛無境界中，那黑暗的亮光，卻越來越圓團團，光灼灼。

雖然尚不能行動自如，但再也不是不能動彈了。袁野卻強自抑制，看自己，白天，只有隨着那皮囊的起伏，稍微活動一下手脚！

只有夜晚，到了住宿之處，他們給他和呂瑤餵了些飲食後，再又把兩人裝入皮囊中，聽得看守他們的人响起了鼾聲，他也才能試着把眞氣運行到兩臂上。

那仇千峯眞了得，竟不知他用的是甚麼手法，袁野一連多日下來，那眞氣運行，總是不能通暢，每一運行到臂上，那眞力也瞬即消散了。他要想脫困，趁黑夜那般睡去，他是能脫困逃走的，但他豈能丟下呂瑤獨自逃走。

那皮囊上有幾個小孔，不但能透氣，也能見到亮光，分辨得出是白天還是黑夜，卻是少聞人聲，因爲咯嗒咯嗒的馬蹄在山石上的聲响盈耳。

山石？那是山石，因爲他感覺得出來，馬是在山道上行走，他感覺得出是上山，還是落山。

那麼，該是早已進入長城了。

忽然間，外面傳來了一聲呼喊，是在前頭，那馬忽然停下來了。一會，有步聲來到身處，他被人拉了下馬鞍，卻沒人言語。那是白天，也不是那般人打尖的時候，他被放落地上了，忽聽有說道：「仇爺這趟可辛苦了，恭喜你立下大功。」

是仇千峯走近來，邊走邊說的聲音，說道：「辛苦是說不上，總算未辱命，皇上要的兩人，便在這兩個皮囊中，可要驗明正身麼。」

只聽那人打了個哈哈，說道：「仇爺好主意，卻不知那八個皮囊中，又裝載的是甚麼。」

仇千峯道：「我們是眞眞假假，若不眞正辦一些皮草，豈能掩人耳目，不瞞你說，這些皮草還是靠人家替咱們裝封的，只不過夜裏空出兩個來，這些馬匹也是就地買來，幸是早年我曾走過一趟塞外，這才沒露出行藏了，皇上賞的銀子，我把他變成了馬和皮草，並請點收。」

那人道：「這是甚麼話，仇爺和衆兄弟立下大功，皇上豈僅尚有重賞，昨日皇上得報，好生歡喜，仇爺還會不從此飛黃騰達麼，這些馬與皮草，少說不值一萬，也要值八千，仇爺和幾位兄弟，倒先發了一筆小財了，卻是先把人送進去是正經，仇爺，這裏昨晚又調來了一個驃騎營，方

圓十里之內，任他武功蓋世也休想進得來，到了這裏時插翅也難飛出，請放心。」

仇千峯道：「你是說，這就放人出來麼？」

那人道：「仇爺的意思是……」

仇千峯道：「這小湯山行宮之地，雖說有如鐵壁銅牆，我看還是小心些爲是，何不連同皮囊抬進去，你若不放心，打開皮囊亦可驗明正身，而且這兩人的穴道未解，連同皮囊抬進去，倒更方便。」

那人笑道：「仇爺你說那裏話來，那就連同皮囊抬進去吧，却是還得勞煩仇爺，你那獨門的點穴手法，除了你也沒人能解。」

只聽那人吩咐了幾句，袁野隨即被人抬離了地，陡聽那仇千峯隨後，和那人邊行邊說，道：「有一句話，我本不敢問的，但既然要命我把兩人的穴道解開，我却又不能不問了……」

那人放低了聲音，幸是傍着皮囊行走，袁野也才聽得出，那人道：「仇爺，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以爲皇上提到了人，就會立即……仇爺，你可知道皇上還要從他身上，捉拿盡那般造反作亂的人來麼？要不然，皇上豈能安枕。」

那仇千峯啊了一聲，道：「此話果眞？難道不怕夜長夢多麼？」

那人道：「皇上的主意，誰敢說個不字，仇爺，不瞞你說，便是朝中，只怕還要地覆天翻，要不然，皇上也不要你把這姑娘也一併拿來了，仇爺，這話只可出我之口，入你之耳，你明白了吧，仇爺，只怕你雖然已立下大功，仍不能置身事外，却是我還忘了告訴你，仇爺你的家小，昨日皇上降旨，已遷入提督衙門的後園了，雖然……却也眞是優禮相待。」

只聽仇千峯一聲浩嘆，便再無言語，行了好一會，袁野才覺得再又放落下地，那皮囊也隨即打開了，袁野忙閉上了眼睛，不敢動彈。

只聽那人道：「這間地牢，共有三重鐵門，不但牢固，而且極隱秘，這行宮中，甚至知道的人也不多。」

隨卽那仇千峯道：「地牢……這設備可不像是牢，不但有床，而且有書案，四處還有錦帳……」

那人笑笑道：「仇爺不用問了，也不用奇怪，總之，現作了地牢就是了，仇爺，有勞你替他們解開穴道，便請外面待茶，只不過今晚仍要屈留仇爺在行宮中住一晚，皇上旨意下來，仇爺你才能進城去和家人團聚。」

仇千峯嘆了半聲，顯又忍住了，道：「這兩人我在他們身上，每人都點了三處穴道，我以爲只能解開上盤的穴脈。」

那人道：「正是，他二人年紀雖不大，據說武功都得到眞傳，實是了得，仇爺不在跟前，確是可慮，留下下盤的穴道不解，那是再好不過。」

袁野覺得他被人提了起來，一陣捏拿，又在背上拍了一掌，不，不是拍，是五指如錐刺一般，而且背心上感到一陣陣的灼熱。

他被人放落了，隨着脚步去遠，有鐵門關閉的聲響，這才睜開眼來，那料眼前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却聽到不遠處，傳來一聲呻吟。

「妹子，是你麼？」袁野忙摸索着下了床，試一踢腿，腿上竟然有勁，他原來已能運行眞力，也能動彈了的，再得仇千峯運用他獨特的手法，那會不立即復原，只不過在皮囊中蜷臥了七八日，四肢如何不僵硬，他坐了起來，身子登時一幌，幾乎栽倒。

「妹子，是你麼？」

又是一聲微弱之極呻吟，若不是那暗室中像死一般寂，他簡直無法聽得出。

袁野心下大急，跌跌撞撞，摸摸索索過去，他摸到一個錦榻，是一個軟綿綿的榻，摸到人了：「妹子，是你麼？」

他摸到了一頭柔軟的秀髮，但他的手才觸到榻上人的肌膚，登時魄散魂飛，不但那肌膚冷如寒冰，而且僵硬，像死了一樣。是呂瑤，雖然沒有光亮，是她，那是她挺直的鼻子，那唇兒，那圓圓尖尖的臉兒，尤其那一頭柔軟的長長的秀髮，是她，呂瑤！

袁野一把摟着她，抱起她來，惶惶急地叫道：「妹妹，妹子……」

甚至連輕微的呻吟聲也不聞了，她的牙關咬得緊緊的，甚至沒了呼吸！

她！妹子，可愛的呂瑤！

死了，被點三處大穴，別說七八日了，若不是內功深厚的人，任何人也活不上三日，而她却被困在皮囊中七八日，也顛簸了七八日，只怕一下子不替她解開穴道，先活脈，後解穴，她還能活命。

死了。

抱着渾身冰冷的呂瑤，袁野腦子裏陡然轟的一聲響，像霹靂，他眼前也發出一道閃光。袁野也像死了一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四「騰龍走國記」刋出日期吧。）

太極十三槍

希士

太極門是北方一個很大的門派，由吳鑑泉帶到南方來，傳技於吳子公儀，再傳長孫大揆，於是學習拳脚的人都知道太極拳，進而知道太極推手以及太極劍，可是，太極槍却知者甚少，其實太極槍在清代是很有名氣的，由太極門宗師楊露禪在陳家溝那邊的陳長興家內學習得到。

當時陳長興擅長太極拳，天上無敵，楊露禪醉心拳技，竟降格而求，形同下役，入陳家爲傭，實則乘機早晚偷窺，兼暗中苦練，如是者五年，悉盡其妙，陳長興茫無所知。

有一晚，陳長興授拳於演武廳，忽聞牆內有咳聲，引以爲奇，循聲叩牆，覓得暗格，躲在空牆秘穴之人竟是本宅男僕，嚴詢之下，洞悉此項秘密，仍未深信，說：「你自認偷窺五年，苦練亦五年，料想你可以一戰，能否跟我的門人交手呢？」

對方聽了，說：「楊露禪有此信心，但却不敢放肆。」

「我不責備你就是了，不必多說，總之，你有那麼多本領就把它發揮出來。」

演武廳內有四名高徒，陳長興隨便叫一個徒弟出來，跟楊露禪交手，不管推手或者拆招，徒弟總是輸的，心上一震，突然他看見四個徒弟一起在兵器架上拔出花槍向楊露禪挑戰，楊露禪向他雙膝跪下，說：「弟子只是偷窺太極拳，沒有偷看花槍，如果叫我用槍接戰，必死於槍下。」

陳長興把他扶起來，說：「露禪，我收你爲徒算了，你想投入太極門，必須學習齊全。」

這句話包括槍法在內，楊露禪喜出望外，於是正式拜師，並在陳長興的槍房練習槍法。陳長興對他說：「槍乃兵器之王，如果站在平地交手，刀與棍可與槍鬥，馬上交鋒，那些兵器決非槍的敵手，原因是槍長棍短，刀劍更短，要是用槍衝刺，力厚槍長，可穿破盔甲，用棍則無此本領，棍之長者可達二丈，但巳棍尖無力，只能橫掃，古代名將多數是以槍稱雄的，可見花槍的來源甚古。

「槍尖之下有一簇槍花，用以擾亂敵人視綫，如果練習過太極十三槍，不必靠眼花擾亂，對方自然不敵。勝敵之法甚爲詭奇，必須朝夕練習，練槍所持的一種木槍，厚如茶杯口，長二丈六尺，重卅斤過外，槍房豎起銅牌四個，分東南西北的方位放置，用槍截去，刺中了它，便有鈴聲，銅牌倒下即起，恢復原狀，練槍的人必須槍槍相連，不管平刺倒插斜飛或者轉身急刺，俱要刺中銅牌，鈴聲不絕於耳。

「槍之正常度數是一丈二尺，重八斤，至於太極十三槍，只長一丈，重仍八斤，却是鐵槍，故此體型縮細，能在對方的槍陣穿過，直刺咽喉，以寡敵衆，更加出色，因爲此種槍形細短，不止是馬上交兵有用，平地決鬥，亦有大用。」

陳長興再把太極十三槍的十三勢反覆解釋，因爲那十三勢是從太極拳變化出來的，楊露禪心領神會，即時明白，不過，明白了槍法是一回事，苦練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每日必入槍房兩次，三年後，技成，陳長興慨然說：「你的太極拳巳臻化境，能禦任何強敵，但因拳技多變，與高手過招，未必能勝，槍則不然，精太極十三槍，無往而不利，你可到江南携槍漫遊，必有人挑戰，久而久之，便有槍王之譽，到時你可以挾槍王之名投身於肅王的門下，肅王知道你巳得太極十三槍的神髓，必然重用。」

到了那時，楊露禪才知道陳長興與肅王的交情甚厚，悚然而驚。

他果然挾技南遊，兩年之內，五次遇高手，分別以雙刀雙劍及槍挑戰，他總是輕易獲勝，名氣漸响。有一晚，他在太湖的留香園歇宿，名妓侍酒，半醉，太湖劇盜十餘人湧入，意圖洗刦，楊露禪的小花槍不在身邊，竟入厨抓起了一把竹箸，看做飛箭，徒手放出，雖然竹箸不尖，仍可刺傷敵人之眼，太湖盜匪驚以爲神，紛紛潰退，於是楊露禪之名不脛而走，譽爲楊無敵。當時陳長興巳享槍王之譽，楊露禪雖然以槍稱雄，青出於藍，不欲奪師之威，故此他樂於譽爲楊無敵，有人稱他做槍王，必加糾正。

兩年半，他的浪遊終止，投入肅王幕下。當時肅王意欲委以高職，恐諸將不服，在慶典之日，照例演武聚羣雄，他以黃金五十兩懸於大旗之下，明告諸將，必須擅長花槍，始能會戰，戰到最後一人，便即以黃金，作爲賞賜，封爲軍中技擊總敎練，營內以槍稱雄有兩名悍將，一是趙虎，一是劉心雄，一躍而出，餘子不敢走出，可見先聲奪人，繼而，楊露禪握小花槍走出，與兩人並列，於是三雄搏鬥。

楊露禪十分自負，請命於肅王，願先鬥兩人中的一人，再與另外一個人決鬥，肅王允肯，趙虎懇先鬥，親王亦允，於是楊趙兩人落場，楊露禪臨時提出一個請求，懇親王叫人拔去他的槍尖，加進木頭，並在木頭之上蘸以紅色汁液，至於趙虎，仍用槍尖，趙虎認爲楊露禪輕視他，暴跳如雷，楊露禪堅請如故，肅王終於接受他的提議，兩人交鋒，楊露禪的槍法看來並無奇妙之處，不過，對方的攻勢凌厲無比，始終佔不到上風，由此可以反映出楊露禪的武功不弱，殊不料鬥了七八個回合，肅王忽然大聲喝止，趙虎收槍，不解何故，肅王叫他看看身上的紅水染過之處，他俯視一眼，登時呆若木鷄，原來楊露禪巳經乘虛而入，在他的胸前先後點了三次，露出一朶朶紅花來。表面上似乎平穩，實則槍槍攞命，此乃太極十三槍精妙之處，趙虎如何能够看得出來？當然是鬥輸了。趙虎退下，劉心雄出戰，楊露禪仍懇以木頭代替槍尖之形出戰，劉心雄不肯，還向他提出另外一個條件，盼楊露禪放下鐵槍，改用普通的花槍應戰，楊露禪悉如所請，於是兩人交鋒。

劉心雄擅長震槍圈刺之技，先行以掌心按下，憑拳掌勁震出斗大的槍花來，向敵人的臉前圈了一下，隨即衝刺，他憑着這一招巳經擊敗許多江湖好漢，但却鬥不過太極槍，初時兩人俟機進擊，攻而失手，便即退讓，無法佔上風，不久之後，劉心雄忽有機會用長槍壓住對方的槍，正想施展絕招，一壓槍桿，趁着槍花耀眼，白箭衝刺，不提防楊露禪的長槍向下一沉，使對方沒法發力，劉心雄無計可施，正想抽取花槍變招出襲，可是，他的槍就像被對方粘住，既不能收，又不能刺，到了那時，他才知道楊露禪確有眞功夫，只好相持下去，各用暗勁，希望壓倒對方，劉心雄苦鬥多時，忽然覺得楊露禪的長槍鬆弛，喜出望外，趕快乘勢直衝過去，舞動槍花，使勁一刺，可是，他不過刺了一下，楊露禪就失了踪，跟着他的背脊就如給人推撞，身不由主，整個向前仆倒，長槍自動拋開，原來楊露禪佯作失勁誘敵衝刺的，他閃在一邊，改用槍尾刺向對方的背脊，故此劉心雄跌而不傷，如果他用槍尖刺出，劉心雄便死在槍下。

兩戰都是他獲勝的，他得到肅王的重視，理所當然。至於太極十三槍，由楊露禪傳技與吳全佑，吳全佑傳技與吳鑑泉，父子相傳，此種槍法由吳公儀學習得來，傳與吳大揆，一直是吳家的秘傳絕技，可惜現代人士很少機會用槍，身懷絕技，亦覺英雄無用武之地。

（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玻璃殺人王

雙傑齊出動

「拿刀來！」

「菜刀？」

「菜刀斬不斷他的賤骨頭，最好拿那柄斬骨刀來。」

「正，你眞的要斬郭三疤？」

「當然，他不死，我死！」

「但郭三疤並不是一個容易中伏的人，三年前有六個來自泰國的殺手，結果都反而被他的手下打得死去活來。」

「別胡說！拿刀來！」

×　　×　　×

這是一柄幾乎有兩尺長的斬骨刀。

這種刀，絕對足以令任何一個强壯的人致命。

阿正把刀子藏在腰間，駕駛着一輛比他還更霉氣的車子，直向郊區駛去。

車子的速度並不快。

他並不着急。

雖然他已立下决心，非殺郭三疤不可，但他仍然盡量使自己保持冷靜。

阿正是一個業餘殺手。

他眞正的職業，却是刼匪。

所以，無論怎樣算來算去，阿正都可算是社會裏的人類渣滓。

他從來就沒有做過些什麼比較正經的事。

他犯案纍纍。

行刼、綁架、毆鬥、殺人、他件件皆能。

不但「能」，而且「精」。

殺人王伏法

兩年之內，他已刼過三家珠寶店，兩間銀行，還殺過三個人。

但他的運氣一直都很不錯，在警方的檔案裏，他只有過一次案底的紀錄。

這一次案底，也算不了是如何嚴重的事，只不過是用一柄刀子，插傷一個舞女的大腿。

他入獄半年，在獄中行爲良好，居然很快便被釋放。

但他出獄之後，立刻就連續搶刼了三次。

第三次，也是最厲害的一次，他和四個手足，截刼了一輛銀行解欵車，共搶去舊鈔一百八十萬。

這一百八十萬現欵，已足够他們享用一段很長的時期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這一百八十萬舊鈔，竟然給一個黑道上的大惡棍，用黑吃黑的手段刼走，還把他的三個朋友打成重傷。

這一個大惡棍，就是郭三疤！

×　　×　　×

郭三疤並不住在郊區。

但他的情婦，却住在一座小型的別墅裏。

這一座小別墅，是西班牙式建築物，背山面海，環境相當優美。

郭三疤甚麼都有，就是缺少了一張討女人喜歡的臉。

但這一點不成問題。

一個人要有只錢，他的臉孔就算再難看，也會令女人看來順眼得多。

當然，並不是每個女人都重視金錢。有部份女人，就算你花再多的鈔票，也絕對買不到她的心，也買不到她的人。

但徐典詩並不是這種女人。金錢可以買她的心，也可以買得到她的人。

郭三疤雖然已經四十八歲，而且臉上縱橫交錯共有三條醜陋的疤痕，但徐典詩絕不在乎。

郭三疤覺得徐典詩很像她以前的一個女朋友。

他以前的女朋友，結果嫁了給一個大闊商，最後更遠赴外洋，享福去了。

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自此之後，郭三疤拚命去賺錢。

他用各種手段去賺錢，他的錢絕大部份都是見不得光的。

他的見解是：「見不得光的錢，總比沒有錢好千百倍。」

他的見解很現實。

但現實是不是太殘酷了一點？

如果人人都像他，不擇手段的去賺錢，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樣？

然而，無論如何，他總算成功了。

這一座西班牙式的小別墅，是他送給徐典詩作爲生日禮物的，價值是三十八萬元。

三十八萬並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

但和一百八十萬相比起來，三十八萬這個數目却又變得算得不怎麼一回事了。

他剛送出這一座別墅給徐典詩，馬上就派手下去搜刮阿正的老巢。

阿正的老巢很隱秘，沒有人知道。

但郭三疤知道，他爲了要查阿正的老巢在甚麼地方，已花了足足一萬塊。

當銀行解欵車被刼之後，郭三疤也知道這是阿正幹的好事。

贜欵當然藏在阿正的老巢裏。

阿正共有四個朋友。

他的這些「朋友」，也可以說是他的手下。

這四個人的名字，是林燦星、方廣、霍高和曹然。

刼案發生兩日之後，郭三疤的手下把握一個機會，破門向阿正的手下突擊。

方廣、霍高和曹然皆被毆重傷。

那一百八十萬贜欵，就此落在郭三疤的手裏。

但阿正和林燦星，却不在賊巢。

他們剛剛出門，去買燒鵝和白蘭地酒回來佐膳。

誰知道他們回來的時候，一百八十萬鉅欵已被刼去！

×　　×　　×

這是一條筆直，但斜幅相當大的斜坡路。

阿正的車子行得有點吃力。

突然，一輛銀灰色的跑車，瞬即越過阿正的身子。

跑車裏的，是一個漂亮的黑衣女郎。

阿正現在沒有閒情去欣賞女人。

但這個女人反而頻頻回顧去欣賞他。

阿正有點惱。

因爲對方的跑車越過了他之後，居然行駛得慢如蝸牛。

最後，那輛銀灰色的跑車索性停下來了。

阿正再也忍耐不住，脚踏油門，加油就要越過這輛跑車。

忽然間，「伏」！「伏」！

一連兩聲悶响，阿正的額上立時冒出了兩個血洞。

血洞有多深？

阿正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事，就是黑衣女郎的手裏，忽然亮出了一柄比她的衣裳更漆黑的手槍，然後，就是「伏！伏！」兩聲悶响响起來。

這兩聲悶响，結束了阿正的旅途。

他的車子不再動。

他的人也不再動。

三十秒之後，銀灰色的跑車已不知所踪，只留下了一輛殘舊的汽車，和一具硬挺挺的屍體。

×　　×　　×

這是本市今年第八十六宗兇殺案。

賀彼得捧着死者的檔案資料，一面看一面不住搖頭嘆息。

像阿正這種人，的確死有餘辜。

但無論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法律都絕不容許任何人私自動手，把他的性命摧毀的。

本市第八十六宗兇殺案，使賀彼得忙了整整一個下午。

誰殺阿正？

到了目前爲止，仍然是一個謎。

×　　×　　×

郭三疤仍然在那間西班牙式的小別墅裏，舒舒服服的躺着。

他躺在一張柔軟如天鵝毛的沙發上。

沙發上當然還有一個漂亮動人的徐典詩。

忽然間，電話鈴聲响起。

郭三疤含着一口呂宋烟，緩緩地把電話聽筒拿起。

「喂。」

「是郭爺嗎？」

「不錯，燦星，有甚麼事？」

「你派人殺了阿正？」

郭三疤把呂宋烟捺熄，沉着臉道：「胡說，阿正不是我殺的。」

林燦星道：「雖然阿正想報仇，但憑他的力量，絕對弄不出什麼花樣，我只是叫你好好教訓他一頓，却沒有叫你去把他一鎗宰掉。」

郭三疤哼了一聲，道：「燦星，難道你連我的說話也不肯相信？」

林燦星道：「不是你殺阿正，還會有誰？」

郭三疤冷冷道：「阿正平素作惡多端，幹過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情，他的仇家，遠比你想像中多出了十倍。」

林燦星一呆，半晌才道：「不是你派人宰了阿正，那麼兇手是誰？」

郭三疤道：「這是警方的事，與你無干，與我更加無關係。」

林燦星道：「但據我所知，警方已對你開始發生懷疑。」

郭三疤嘿嘿一笑，道：「在我的眼中看來，他們都是酒囊飯袋！」

林燦星道：「這件事情恐怕不如你想像中般簡單。」

郭三疤有點不耐煩，道：「你儘管放心，天大事情，有老子一力担起。」

林燦星道：「你要小心一點。」

郭三疤哼了一聲，把電話擱斷。

徐典詩扭動蛇腰，纏了過來。

郭三疤露出了一個漠然的神態，口中喃喃地道：「究竟是誰殺了阿正？」

徐典詩道：「阿正是你的心腹大患，他死了，對你來說是一件好事。」

郭三疤嘆了口氣，道：「以後的麻煩，將會更多，阿正，阿正，究竟是誰殺了阿正？」

× × ×

午夜，明月當空。

高森捧着一個漂亮的洋娃娃，帶着三分酒意，來到了一層環境幽雅的小洋樓。

這一個漂亮的洋娃娃，是他準備送給霧霧的生日禮物。

霧霧是一個很有趣的女孩。

她今年五歲，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白白胖胖，口齒伶俐，惹人鍾愛。

高森喜歡漂亮的小女孩。

他也喜歡漂亮的大女孩。

霧霧是個漂亮的小女孩，而她的姐姐霧晶，却是個身裁和面孔都同樣漂亮的大女孩。

高森本來很喜歡甄美莉。

但甄美却忽然移情別戀，嫁了給一個年輕的醫生。

這件事，來得很突然。

高森表面上毫不介意。

但他心裏的感受怎樣，又有誰能眞個明白？

× × ×

高森的女朋友很多，多得連她自己都無法一一記得清楚。

但他最難以忘記的，除了甄美莉之外，還有一個霧晶。

王霧晶。

她是一個很神秘的女孩子。

她發笑的時候，樣子很神秘。

而她的職業，也令人有神秘莫測的感覺。

她是一個知名的交際花，她擁有的男朋友，就像高森的女朋友一樣，多得無法計算。

但高森却穩穩有一個感覺。

王霧晶雖然是以交際花的姿態出現在交際場合，但實際上她是另有任務的。

高森懷疑她是一個特務。

特務，這兩個字本就已經含着不知多少令人神秘的感覺。

神秘的霧晶。

妳是否眞的是個特務呢？

高森正想查出這一件事。

毫無疑問，霧晶絕不是那種嬌慵無力的弱質女流。

高森從未見過她有何類似特務的冷酷行動。

特務活動，永遠都是冷酷無情的。

但高森却從她的眼神中看出，她絕不是一個普通的職業女性。

這種事，無法用言語和筆墨來解釋。

也許，那是一種超現實的預感。

若是別人，一定會避之大吉。

特務女郎雖然漂亮，但是却是一條美麗的毒蛇，說不定隨時都會會張開口把自己噬掉。

但高森却從來都不怕毒蛇，更不怕特務。

尤其是像霧晶這樣漂亮動人的女特務，他更加不怕。

× × ×

雖然這是一座只有五層樓的小洋樓，但昇降機却比許多大酒樓的都更寬闊。

霧晶住在五樓。

當昇降機到達五樓的時候，機門打開了。

高森突然看見一張野獸般的臉。

那是一個身裁高大，戴着毡帽的中年大漢。

高森走出昇降機，這人却匆匆走了進去。

昇降機門關上。

高森的心中，突然有種異樣的感覺。

他幾乎可以肯定，這人的臉，是經過化裝的。

這一座洋樓，一層共分兩個單位。

霧晶住的是B座。

但高森却無法肯定，這個臉部經過化裝的男人，是從A座還是B座走出來的。

他立刻按B座的門鈴。

門鈴響了很久，仍然沒有反應。

高森的臉色一沉。

他的心也向下一沉。

現在的時間已很夜，就算霧晶還未回來，她的傭人冰姐和霧霧也應該在家裏。

可是，閘門緊緊關閉着，却沒有人開門。

裏面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就在這個時候，昇降機的門忽然又打開，走出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赫然是冰姐和霧霧。

高森一怔，問冰姐：「你們到了甚麼地方，這樣晚才回來？」

冰姐道：「霧霧嚷着肚子餓，小姐給了五十塊錢，叫我帶她去吃火鍋。」

高森陡地又是一呆。

「妳的意思是，是說小姐在家裏？」

冰姐說：「當然，一小時之前，她還在電視機旁看得津津有味。」

高森的臉色有點變了。

冰姐身上有鑰匙，很快就把閘門打開了。

高森立刻衝進去。

他幾乎已可以肯定，霧晶是已經出了事！

× × ×

雖然高森已有三分酒意，但白蘭地的氣味，仍然沒有掩蓋他那靈敏的嗅覺。

他一衝進屋子裏，立刻就嗅到一股腥味。

不是魚腥。

是血腥。

電視機仍然開着，螢幕上正播映一齣兇殺案。

廳中無人。

臥室裏也無人。

但浴室中，却傳來淙淙水聲。

浴室的門仍然關着，但高森却看見大

量的水，從浴室中溢出走廊外。

高森的心又再下沉幾分。

他毫不考慮，破門而進。

冰姐抱起了霧霧，一齊走過來。

但是高森立刻又從浴室裏衝出來，同時大喝道：「別進來，別讓霧霧看見這件事！」

冰姐的臉刹那間變得雪白，連嘴唇也不停地在發抖：「高……高先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高森重重地嘆了口氣，抱起霧霧，坐在客廳之中，然後撥了一個電話。

他這個電話，當然是撥給賀彼得探長的。

然後冰姐用一雙發抖的手，推開浴室的門。

接着而來發生的事，就是冰姐的尖叫聲音，在黑夜中大聲响起。

她今年已五十二歲。

在此之前，她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死人。

她的胆量一向都很細小，連宰鷄都不敢親自動手。

現在，她險些昏倒過去。

因爲她看見浴缸的水已滿溢，而霧晶却淹在浴缸裏，渾身赤裸。

她半浮半沉地倒臥着。

在她的頸後，插着一塊又尖又長的玻璃碎片。

玻璃碎片是黃色的。

但從霧晶頸裏流出來的鮮血，却殷紅刺目。

冰姐張大了嘴巴，過了幾乎足足有半分鐘之久，才迸出了六個字：「謀殺！這是謀殺！」

× × ×

謀殺！

這當然是一件嚴重的謀殺案！

高森撥電話到警局，但他沒有找到賀彼得。

原來賀彼得也在處理一宗謀殺案。

在本市東北角的一個碼頭上，有人發現一具屍體。

那時候，天色早已黑暗，這一具屍體被擱在碼頭邊一堆廢物中，他是被一個拾荒者無意中發現的。

雖然高森沒有找到賀彼得探長，但通過了警方的無綫通訊，賀彼得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獲悉到本市又再發生了一宗命案。

賀彼得眉頭一皺。

他立刻追查死者的致命原因。

當他獲得答案之後，整個人不禁爲之一呆。

在那座洋樓所發生的命案，死者是一個名叫王霧晶的著名交際花。

她的死因，是被一塊黃色的玻璃碎片刺入要害，傷重斃命的。

而本市東北碼頭所發現的死屍，經過調查之後，證實死者姓林，名燦星。

他並無職業，而且是個刦匪。

他的死因，居然與王霧晶的死因大同小異。

他也是被一塊玻璃碎片插入咽喉致死的。

唯一不同之處，就是這塊玻璃碎片是藍色的。

× × ×

燈光柔和，杯裏的酒却烈如火。

郭三疤咬着一口雪茄，一雙濃眉彷佛在不停的跳躍。

在大廳裏，六個彪型大漢分立兩旁。

他們都是郭三疤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既是助手，也是打手。

在這個都市裏，施行暴力已成爲建立權威的一種捷徑。

尤其是在他們的圈子裏，多一個打手便多一分力量，火併的事件，層出不窮。

這六個助手，身材最矮細的一個，叫甘豹。

甘豹是這六個人中最矮，體重也最輕的一個，然而，他已經有五呎十一吋高，體重是二百零七磅。

這二百零七磅的身軀，沒有一磅肌肉會是多餘的脂肪。

他渾身是勁，每次與別人打架，總是只三拳兩脚，便把對方打得連頭都抬不起來。

郭三疤很信任甘豹的拳頭。

也信任他的爲人。

甘豹對郭三疤，是絕對忠心的。

其他五人，他們的身型比甘豹的更龐大，更壯健。

但是若論到武功，仍然是以甘豹爲最高。

郭三疤深深的吮了一口雪茄，噴出濃濃的烟霧，忽然問甘豹：「林燦星死了，這件事，你的看法怎樣？」

甘豹的回答只有三個字。

「他該死！」

郭三疤盯着他，道：「爲甚麼？」

甘豹冷冷一笑，道：「無論是誰，出賣了自己的朋友，他都該死。」

郭三疤露出了一個滿意的微笑，過了半晌又問：「你認爲他是給誰殺死的？」

這一次，甘豹却搖頭。

「不知道。」

郭三疤又噴出一口濃烟：「你可知道那個碼頭是誰的地盤？」

甘豹道：「是范克的。」

郭三疤道：「范克和林燦星，阿正這一夥人，向來都有心病，林燦星是死在范克的地盤上，難道你認爲這件事與范克無關？」

甘豹居然點頭：「不錯，這件事和范克絕對無關。」

郭三疤道：「爲甚麼你這樣肯定？」

甘豹道：「范克如果要殺林燦星，也絕對不必把他引到自己的地盤上動手，何況……」

郭三疤點點頭，道：「說下去。」

甘豹接道：「就算范克眞的在自己的地盤上殺了林燦星，他也必然會把屍體運送到別的地方。」

郭三疤的眼中露出了讚賞之意：「你果然是個很有頭腦的人。」

甘豹筆直地站立着，臉上毫無傲色。

郭三疤嘆了口氣，道：「既然林燦星不是范克幹掉的，那麼又有誰會動手殺他呢？」

他放下了雪茄，把酒杯裏的烈酒一口喝光，忽然道：「還有王霧晶，她又是死

在甚麼人的辣手之下？」

他的眼睛，又盯在甘豹的臉上。

甘豹沉吟半晌，才道：「如果我沒有猜錯，殺死阿正的兇手，就是王霧晶。」

郭三疤問道：「你憑甚麼來肯定這一點？」

甘豹道：「王霧晶表面上是個交際花，實際上却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女殺手。」

郭三疤道：「這一點，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秘密，我甚至早已知道她殺人的酬金，是十萬美元。」

甘豹道：「能够出得起十萬美元聘請她去殺人的人，爲數並不多。」

郭三疤點頭道：「的確不多。」

甘豹道：「但你却是其中之一。」

郭三疤淡淡道：「你認爲阿正是我聘請王霧晶去殺他的？」

甘豹道：「事實的確如此。」

郭三疤冷冷喝道：「放肆！這件事與我絕對無關，我並沒有聘請過任何殺手去對付阿正！」

甘豹淡淡一笑，道：「這件事，你瞞得過別人，但却絕對無法瞞得過我。」

郭三疤的臉色變了：「甘豹，你竟敢對我講出這種說話？」

甘豹悠悠道：「郭三爺，你做事的手段，未免太趕盡殺絕了。」

郭三疤氣得連身子都在發抖。

他突然發覺到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的六個助手，已全部變成了他的敵人。

十二道冷冷的目光，像電光般直射着郭三疤的臉。

郭三疤怒道：「你們反了？」

六個人都沒有出聲。

客廳中的氣氛，是冰冷的，也是殘酷的。

但在郭三疤的背後，却傳來了一把溫柔而動人的聲音，說：「不錯，他們的確反了。」

郭三疤怒目圓睜，鬚眉皆豎。

他倏地轉身，一雙眼睛像是被困在籠中的野獸。

「是妳！」

「不錯，令到他們反叛你的人，就是我。」

郭三疤栽了。

但他想不到自己竟然會栽在一個女人的手上，而且這個女人還是他的情婦徐典詩。

× × ×

徐典詩是個怎樣的女人？

郭三疤直到現在，總算知道她的野心，她的慾望。

然而，他現在才看清楚她的眞正臉孔，是不是已經太遲了？

當然遲了。

可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站在甘豹左面的，是一個叫韓力的打手。

韓力是個著名的大力士。

他雙腕的力量，大得令人不可思議。

他忽然無聲無息的，就用兩手，緊緊的捏着郭三疤的咽喉。

只要他一發力，就算郭三疤的頸是鐵鑄的，恐怕也勢非被捏得變形不可。

可是，他的手還未發力，小腹便突然冒出一把刀。

刀鋒尖長。

刀鋒上鮮血直冒。

這些血，却是韓力體內流出來的血。

刀鋒冰冷。

但血却是炙熱的。

韓力怒吼一聲，整個身子彎下。

他捏着郭三疤咽喉的手，也同時鬆軟下來。

他倏地轉身，一雙絕望的眼睛，直盯着自己的小腹。

這一刀刺下，絕對無法可以挽回他的生命。

他又抬起頭，看見了一個人的冰冷笑容。

韓力是個殘酷的人。

但甘豹却比他更殘酷，而且殺人的方法，也更快捷更有效。

他這一刀剛得手，餘下來的四個人臉色一齊變得雪白。

徐典詩却毫無吃驚之色，反而悠悠一笑：「好，這一刀殺得好！」

甘豹咧嘴一笑。

他忽然用自己的舌，舐掉刀鋒上的血漬。

血的滋味如何？

是腥？是苦？是甜？還是臭的？

韓力不知道，因爲他已倒了下去。

甘豹冷冷一笑，道：「帮主還沒有吩咐他去殺人，他便急不及待的去捏郭三爺的頸子，就憑這一條罪，便已該殺！」

其餘四人面面相覷。

郭三疤怒道：「帮主？甚麼帮主？」

甘豹道：「六環帮！」

郭三疤道：「甚麼六環帮？」

甘豹冷冷一笑，道：「六環帮的帮主，就是徐小姐。」

郭三疤哼一聲：「她算是甚麼東西？她只不過是個婊子。」

徐典詩淡淡一笑：「可惜你已快死在婊子的手下。」

郭三疤再呸一聲道：「婊子的手是臭的！」

徐典詩道：「所以你死的時候，會死得更臭！」

甘豹道：「韓力被我一刀殺死，主要的理由，並不是因爲他擅作主張要殺你，而是他早就有出賣六環帮之心。」

徐典詩點頭，道：「六環帮一正五副，共六位帮主，韓力是五位副帮主的其中之一。」

甘豹接着說道：「他居然曾與玻璃殺人王秘密接洽，用心如何，不難想像！」

郭三疤一怔，道：「玻璃殺人王？他是誰？」

甘豹冷冷一笑：「這一點，正是咱們六環帮想知道的事。」

徐典詩道：「阿正是女殺手王霧晶殺的。」

郭三疤道：「難道王霧晶和林燦星之死都是玻璃殺人王所下的辣手？」

甘豹道：「不錯。」

郭三疤道：「阿正又是不是六環帮的人？」

徐典詩冷冷的道：「他當然是六環帮中的一份子。」

郭三疤道：「既然如此，妳爲甚麼要聘請王霧晶把他殺掉！」

徐典詩冷笑道：「我沒有聘請過任何殺手，更不會要阿正的性命。」

甘豹戟指對郭三疤道：「阿正之死，完全是你主謀的。」

郭三疤仍然否認。

徐典詩冷冷笑一笑，忽然做了一個手勢！

這個手勢的意思，就是「殺」！

郭三疤的喉嚨發出一陣低沉的怒吼。

甘豹却已抖動刀鋒，一刀向他的胸膛上刺去。

郭三疤一閃。

但冷不防背後還有一柄槍，槍膛裏的子彈就在他一閃的時候同時發射。

伏！

這是配有滅音器的半自動手槍。

郭三疤臉上的表情突然僵硬。

他的背心出現了一個血洞。

他轉身，想抓住開槍的人。

但他甚麼都抓不着。

他只抓着了死亡之神。

× × ×

槍管仍在冒烟。

白色的烟，嬝嬝上升。

徐典詩的笑容，却甜美得足以迷倒任何一個男人。

她是一個風塵女子。

她做事的手段，絕不尋常。

她能够在短短數年之內，成爲了六環帮的女帮主，這一件事，絕不簡單。

她早已學會了怎樣控制男人。

她的手下，都是男人。

殺人，對她來說，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她這次殺人，也絕非第一次。

郭三疤無疑是聰明的。

但再聰明的人，也會有機會遇到比自己更聰明的對手。

徐典詩既然已動了要併吞他的主意，這就只好算是他的倒霉。

現在，郭三疤完了。

他已倒台，而且倒斃！

六環帮已控制了大局。

但事情還很複雜。

徐典詩雖然聰明絕頂，而且做事的手段絕不平凡，但她又遇上了一個難纏的對手。

而這一個難纏的對手，就是玻璃殺人王！

沒有人見過玻璃殺人王。

也沒有人會知道玻璃殺人王的來龍去脈。

但現在，玻璃殺人王已殺了王霧晶和林燦星。

他將來又還會採取些甚麼行動，這是誰都無法預料的事。

所以，戰爭並未結束。

戰爭已在剛剛開始！

× × ×

剛剛喝完下午茶，總編輯的電話又到了。

龍大衞拿起了電話聽筒，頭皮有點發刺。

他欠下小說出版社的稿實在太多。

他是個文藝小說的作者，他剛寫了一本八十餘萬言的小說，正想去加拿大釣鱒魚，但新的稿債又逼到他的頭上。

龍大衞寫稿，有一個很怪的脾氣。

他不願意動筆的時候，就算他的太太趙寶茜，也無法令他寫出三五百字。

但他心血來潮，「傻勁」忽發的時候，他寫稿的速度，簡直就比稅務局追討欠稅還快。

現在，總編輯又大施壓力要他勤力點工作了。

龍大衞不敢不應允。

事實上，並非總編輯做得過份，而是他自己首先答應下來的。

可是，近半個月來，他簡直連一張稿紙都未曾寫過。

敷衍完畢之後，他的確很想動筆。

但到後來，仍然連一個字也沒有擠出來。

「爲甚麼你近來這樣偷懶？」

趙寶茜問了又問，到最後龍大衞才回答她：「唉，自己的老朋友心情不好，我又怎會有心情寫文藝小說？要知道文藝小說一定要培養自己的情緒，沒有情緒，寫出來的一定不會好。」

趙寶茜悠悠一笑：「好大的道理。」

龍大衞道：「如果妳連這種道理都不懂，就不配做我的妻子。」

趙寶茜瞪大了眼睛，哼一聲，道：「我不配？你好大的胆子。」

她極力裝出一個凶神惡煞的樣子。

可是，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兇慣了的女人，她一裝兇惡的時候，反而變得更嬌美動人了。

龍大衞忍不住一手把她摟在懷裏。

然後，就是情不自禁的深深一吻。

新婚夫婦，情濃如蜜，這本是人之常情。

就在兩人興緻勃勃的時候，突然傳來敲門之聲。

這一陣敲門之聲，很特別。

龍大衞一聽之下，便已發出了一陣微笑。

有門鈴而不去按，而敲門的手法又如此奇特的人，當然就是他的老朋友——高森！

× × ×

高森！

不出龍大衞所料，來者果然是高森。

雖然他看來有點精神憔悴，但他的笑容仍然掛在臉上。

無論是憔悴的笑，或是爽朗的笑，龍大衞一律歡迎。

趙寶茜煮了一壺愛爾蘭咖啡，芬香撲鼻。

龍大衞很瞭解高森的心情。

甄美莉移情別戀，對他的打擊實在並不少。

而王霧晶被殺，也使他爲之感到深切的哀痛。

到後來，賀彼得探長查出了王霧晶竟是個職業女殺手，這個消息，使高森的哀痛，又再添增了幾分惆悵。

卿本佳人，奈何却是個殺人兇手。

警方更查出職業刼匪阿正，就是死在

王霧晶槍下的。

但無論怎樣，高森都一定要找出那個謀殺王霧晶的兇手。

他可以肯定，當日在昇降機前遇見的那個人，就是謀殺王霧晶的兇手。

想起了那張野獸般的臉，高森肯定自己的推斷絕對沒有錯。

然而，兇手已遠揚而去。

根據驗屍官的報告，在本市東北碼頭被殺的刦匪林燦星，他的死亡時間，與王霧晶的死亡時間相距不足六小時。

如果謀殺林燦星，和謀殺王霧晶的兇手，都同是一人的話，那麼，這個殺人兇手就在不足六個小時之內，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地點，謀殺了兩個人。

他這樣的目的是甚麼？

這一點，正是高森千方百計調查的。

現在，他正與龍大衞研究這件事。

× × ×

香濃的咖啡，仍然香濃，但却已冰冷了。

高森沒有喝咖啡。

他只顧着與龍大衞研究，怎樣把謀殺王霧晶的兇手給找出來。

這本來是警方的工作。

但高森對於這件事的態度，似乎比警方還更緊張，認眞。

到最後，龍大衞突然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

「森，你有沒有查過，王霧晶是接受誰人的指使，才去謀殺阿正的？」

高森道：「這本來就是一個謎。」

龍大衞沉聲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總該有個開始。」

高森眉頭一皺，忽道：「據我所知，阿正有一個大對頭人，他叫郭三疤。」

龍大衞聞言眼睛陡地一亮：「你說郭三疤？」

高森道：「不錯，你認識這個人？」

龍大衞冷冷道：「這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惡棍，兩年前我已經和這個人交過手了。」

高森道：「後來怎樣？」

龍大衞道：「結果還是不了了之，但我知道這一個大惡棍惡性難除，總有一天，咱們還會再碰頭的。」

高森道：「你認爲是否有調查郭三疤的必要？」

龍大衞道：「當然，說不定王霧晶就是給他收買，去幹掉阿正的。」

高森道：「但用玻璃碎片刺殺王霧晶的又是誰？」

龍大衞忽然露出了一個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半晌，才緩緩說道：「從案發現場種種跡象顯示，我認爲兇手與王霧晶的關係，十分密切。」

高森道：「你何以有這種見解？」

龍大衞道：「王霧晶的住宅，重門深鎖，如果沒有鑰匙，想走進去絕不容易，除非兇手是開鎖專家。」

高森微微點頭。

龍大衞又道：「王霧晶是個職業女殺手，她是個機警的女性，這一點，相信也是毫無疑問。」

高森又點頭。

龍大衞再接下去：「我的推斷，是王霧晶開門，把兇手帶進屋中，兩人準備一起出外，而王霧晶却先去洗一個澡，但由於他們兩人的關係太密切了，所以她連浴室的門也沒有鎖上。」

高森的臉色，陡地變得有點難看。

但他無法反駁龍大衞的說話。

龍大衞的解釋，雖然未免過於主見，但誰也不能否認有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龍大衞喝完最後一口咖啡，緩緩道：「實不相瞞，寶茜淋浴的時候，她也從不鎖着浴室門的。」

趙寶茜的臉立時一紅，「呸」一聲罵道：「眞是狗口長不出象牙，甚麼話都說得出口。」

龍大衞淡淡一笑，道：「妳以後淋浴，還是在門外加上七八個鐵鎖好一些，王霧晶就是因爲淋浴的時候沒有鎖上門，就給兇手所乘，用一塊尖銳的玻璃碎片把她殺死！」

高森抓抓腮，道：「這個兇手爲甚麼要用玻璃碎片作爲殺人的武器？」

龍大衞道：「這一點，我已想過很久，但直到目前爲止，我仍未能獲得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高森道：「如果只有王霧晶是死在玻璃碎片之下，也可以說是兇手隨便檢起一塊玻璃，一時興之所至便用它作爲殺人的武器，但在王霧晶未被殺之前，林燦星也同樣死在一塊玻璃碎片之下！」

龍大衞道：「唯一比較合理的解釋，似乎這個兇手對於玻璃這種東西，有特別的偏愛。」

趙寶茜也認爲如此：「玻璃碎片雖然能够殺人，但無論如何，却比不上用刀子方便，這個兇手不用刀槍，却用了玻璃碎片作爲殺人的武器，他的心理一定有點問題。」

龍大衞道：「這是典型的冷血兇手，林燦星被殺在前，王霧晶被殺在後，恐怕血案還會繼續發生。」

高森道：「我認爲這是一場黑社會的火併。」

龍大衞微微點頭，道：「我也有這種推測，但目前最主要的事，是首先向郭三疤這一個大惡棍着手。」

就在這個時候，趙寶茜從門外檢起一份晚報。

那是送報小販剛送來的。

報上的頭條新聞是：「一代賊王郭三疤屍浮碧海」！

高森和龍大衞一看之下，不禁一陣苦笑。

他們剛準備向郭三疤着手調查，想不到郭三疤却已經死了！

事情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却令到他們更加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 × ×

殮房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恐怖。

但郭三疤的屍體，却太恐怖了。

他的面貌，本來就令人不敢恭維，現在經過兩天的海水腐蝕，更加令人看來毛骨悚然。

屍體已發脹。

賀彼得不喜歡在殮房裏看死屍。

這是一件很沒趣的事。

但現在，他不能不仔細觀察這一具「鹹魚」。

「鹹魚」是粵人對屍體的俗稱，賀彼得雖然不是地道的粵人，但他也喜歡稱呼屍體爲「鹹魚」。

根據驗屍報告，他並不是淹死，而是給一種鋒利的利器刺傷內臟，流血過多致死的。

兇手把郭三疤丟在大海，還用繩索把他緊緊綁住。

兇案接二連三的發生，的確使人疲於奔命。

但身爲警務人員，他無論如何都要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

他已查出，郭三疤是阿正的仇人。

郭三疤曾刦走阿正一筆鉅大的臟欵。

可是，現在阿正已死了，郭三疤也被人謀殺，整件事情弄得一團糟，還有王霧晶和林燦星，他們又是給甚麼人謀殺以致喪失生命的？

他希望在短期間內，不會再發生任何的兇殺案。

可是，他這個希望又告落空。

一艘漁艇，又在海中撈起一具面目身體都已浮腫的屍體。

當賀彼得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不禁爲之一陣苦笑。

經過一番調查，證實死者是一個名叫韓力的無業流氓。

而且，他更是郭三疤的手下。

顯然，一個充滿爆炸性的危局，已經開始發展到足以令人担心的地步。

直到翌日清晨，他才有機會在家裏休息。

可是，幾件命案仍然毫無可以破獲的跡象，他雖然勉强睡了，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 × ×

當賀彼得正睡得香甜的時候，高森和龍大衞，却在蘭心餐廳裏，研究郭三疤被人謀殺這一件事。

蘭心餐廳的麵飽師傅胖子盧滿棠，對於這件命案也似乎甚有興趣。

高森忍不住問盧滿棠：「你認識郭三疤？」

盧滿棠一挺胖大的肚子，咧嘴笑道：「當然認識，他是個無惡不作的大惡棍，兩年前我差點和他的手下打一場大架。」

高森道：「你對於郭三疤的手下，有甚麼印象？」

盧滿棠眉頭緊緊皺起，道：「郭三疤的手下，全是孔武有力的力士。」

龍大衞道：「你可知道，郭三疤的另一個手下也被發現屍浮碧海？」

盧滿堂道：「知道，電台剛剛廣播，說死者是一個名叫韓力的大漢。」

龍大衞道：「你認識韓力？」

盧滿棠道：「兩年前幾乎與我打架的人，就是韓力。」

龍大衞道：「你爲甚麼幾乎與韓力打架？」

盧滿棠氣忿忿的道：「韓力這小子言出無狀，說我的表妹是個大肥豬。」

高森一怔，道：「是不是那個經常紮着一雙孖辮的……的女孩子？」

盧滿棠笑道：「不錯，她就是我的表妹，她只有二百零六磅。」

高森勉强一笑，道：「二百零六磅，的確不算太胖。」

盧滿棠拍案道：「可不是嗎？但韓力居然譏諷她是個大肥豬，你說這種人是不是該打？」

龍大衞問道：「結果這場架打成了沒有？」

盧滿棠道：「當時我已經拿起了一條大木棍，但郭三疤却突然出現，說好說歹的，終於不了了之。」

龍大衞道：「現在韓力都已死了，你這口氣也大概消得下了罷。」

盧滿棠笑道：「常言有道，君子不念舊惡，就算他還活着，我也不會記在心上的。」

高森不禁擊掌讚道：「這才是男兒本色。」

盧滿棠道：「實不相瞞，韓力當年雖然曾與我結怨，但在年前，我們又已化敵爲友。」

高森一怔。

「化敵爲友？難道你忘記他是大惡棍郭三疤的手下？」

盧滿棠嘆了口氣，道：「韓力雖然是黑社會裏的人，但他的本身，也不能算得上怎樣大奸大惡。」

這一來，連龍大衞也覺得有點奇怪。

只聽得盧滿棠又再說下去，道：「事實上，韓力並不是郭三疤的眞正心腹份子，他和其他五個人，都只不過是另一個帮會，派到郭三疤的臥底份子，一有機會，就要把郭三疤這個人除掉。」

高森道：「換而言之，郭三疤的內部，根本上就潛伏着極大的禍包？」

盧滿棠道：「郭三疤一向以爲自己已完全控制了整個組織，他做夢也不會料到，在他身邊的六個心腹手下，其實都是另一個帮會的臥底。」

高森道：「你可知道這一個想毀掉郭三疤的帮會，是甚麼來歷？」

盧滿棠搖搖頭，道：「這一點我可不知道，韓力每逢酒後，甚麼說話都肯跟我說，就是這一點，他半字不提。」

高森道：「如此說來，這條綫索又斷了。」

盧滿棠沉吟片刻之後，忽然若有所悟地說道：「韓力也有一個表妹，她叫伍珍珠。」

高森笑了笑：「伍珍珠的體重，一定比你的表妹瘦削一點罷？」

盧滿棠怪眼一翻，怒道：「你若再訕笑我的表妹，我就與你正式絕交！」

高森嚇了一跳，連忙陪笑道歉不迭。

龍大衞笑笑道：「他這個人甚麼都好，就是太過嘴甜舌滑，最喜歡討別人的便宜。」

盧滿棠喝了一口清茶，才道：「伍珍珠是個很溫馴的女孩子，她在工廠裏工作，每天賺到的錢，都交給她的母親。」

高森又有點不耐煩：「她每天賺多少錢交給誰，與這件事情有甚麼關係？」

盧滿棠哼一聲，道：「但她和韓力有關係。」

高森一笑，明知故問地：「他們當然有關係，她是他的表妹，他是她的表哥，

兩人有的是親戚關係!」

盧滿棠大聲道：「你知個屁！他們還有男女關係！」

盧滿堂此言一出，整個餐廳裏的人，都把視綫集中在他的身上。

每個人的心裏都在想：「這個胖子瘋得眞古怪！」

× × ×

伍珍珠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她的家境並不富裕，除了母親還能到工廠裏做點雜工，賺些微的薪金之外，一家老少八口，就全靠伍珍珠的一雙手。

她母親賺的薪金不多。

她賺的薪金也多不了多少。

但她們兩人，都窮得很有骨氣。

不義之財，她們從來都不貪取。

伍珍珠的母親，十年前就曾拾獲到一個皮包，裏面有八千塊現欵，還有一張押票。

在窮等人家來說，八千塊現欵這一筆數目，無疑是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但伍珍珠的母親，並不貪圖這一筆意外之財。

她認爲失主是憑典當物品，才換來八千塊現鈔的。

押票上有失主的地址，她原封不動的，按址送回給失主。

這種人，世間上並不多。

可以說，她是一個知足，不貪財，但却終年與貧苦二字結緣的善良婦人。

她的丈夫已於數年前去逝。

伍珍珠也具有母親的善良德性。

從十五歲那年開始，她便與表兄韓力，在姻緣道上消磨了不少甜蜜的時光。

韓力是個很壯健的男人。

他與伍珍珠的懦弱，恰恰成爲一個强烈的對比。

伍珍珠曾極力反對他加入黑社會。

但韓力已泥足深陷，無法自拔。

伍珍珠的母親命苦。

她的命運，也是倒霉之至。

心上人淪爲盜匪，這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

近來，韓力的心情很差，精神恍惚，做甚麼事都不能精神集中。

伍珍珠早已看出他有點不妥，却無法爲他分憂。

韓力曾給她經濟上的支助，但伍珍珠却全部拒絕了。

她說得很坦白。

「我可以接受你對我的一份愛意，但我絕不能接受你的不義之財。」

韓力沒有勉强她。

他尊重伍珍珠，她的說話，他向來都很順從。

但他却無法自拔。

直到她被殺的那一個星期，他忽然對伍珍珠說：「我遇到了一個人，他可以帮助我脫離六環帮這個組織。」

伍珍珠很高興。

她一直都希望自己的表哥，能够跳出黑社會這個罪惡的圈子，重新開始過新的生活。

可是，她的希望已成泡影。

韓力與郭三疤同一命運，都死在六環帮殘酷手段之下。

× × ×

伍珍珠沒有忘記韓力的說話。

「我遇到了一個人，他可以帮助我脫離六環帮這個組織。」

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伍珍珠不知道。

但她却知道韓力有一個秘密的箱子。

這個箱子，他存放在一個又聾又啞的朋友家裏。

這些事，她本來是絕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但高森和龍大衞却在她最傷心的時候，找到了她。

伍珍珠考慮了片刻，終於把韓力的秘密，全部說給兩人知道。

高森突然眉頭大皺，道：「那個又聾又啞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伍珍珠道：「他叫彭炎。」

高森對龍大衞道：「彭炎擁有韓力的秘密，他的處境，恐怕會有危險。」

龍大衞也有同感。

這種危險，只有高森和龍大衞才了解，黑社會中人，爲了滅口，甚麼事情都會做得出來。

高森查到了彭炎的地址，立刻和龍大衞駕駛汽車去找他。

遲一分鐘去找彭炎，危險性就越大一分。

高森把汽車駕駛得很快，簡直已達到了令交通警察絕對無法容忍的地步。

果然，一輛摩托車是追上來了。

但高森却在「藐視法律」，摩托警車剛追上來，他又把車子開得更快，終於把那輛摩托警車甩掉。

龍大衞笑了笑，道：「你的駕駛技術很好。」

高森苦笑一聲，道：「將來警方的告票寄來的時候，那便不好得很了。」

兩人說話間，汽車開得比前還快。

不到十分鐘，已來到了一座古舊的樓宇之前。

高森把車停下，龍大衞已旋風也似的直向樓上奔去。

他以奔跑的速度，一直奔到樓宇的五樓。

左面的一個單位，大門居然虛掩着。

龍大衞一看之下，心中猛然一震。

因爲這一扇大門，有被人撬鑿過的痕跡。

根據伍珍珠的談話中顯示，彭炎是一個又聾又啞的人，而且除了晚上之外，白天只有一個人在家裏。

這一點，對彭炎顯然是十分不利的。

從門外的跡象看來，屋裏顯然已發生了事故。

龍大衞的反應奇快，立刻就衝進屋子之內。

這是一幢古舊的樓宇，連牆壁都令人有點發霉的感覺。

龍大衞剛剛衝進去，立刻就看見了彭炎。

彭炎並不是站着。

他也不是坐着或是躺着。

他是被人用一根尼龍繩子，吊在一把吊扇之下的。

龍大衞急急地把他解下，而彭炎的背

部，赫然插着一塊紫色的玻璃碎片!

高森同時趕到。

龍大衞正想用手勢與彭炎交談，高森忽然叫道：「那個兇手剛從後梯逃跑。」

龍大衞倏地一震。

高森又道：「你照料彭炎，馬上報警送他到醫院急救，我去把兇手追回來。」

他一面說，一面像一頭斑豹般向廚房方面奔去。

廚房的後面，就是後梯。

只見一個身裁高大的西裝大漢子，正挾着一個不大不小的箱子，狂奔而去。

那個西裝大漢，毫無疑問是謀殺王霧晶的兇手!

他殺人的武器，總是不離用玻璃。

高森一眼便已認出他的身裁，還有他那張野獸般的臉。

高森怒喝道：「玻璃殺人王，你跑不掉的!」

但那人對他毫不理會，依舊拔足狂奔而去。

高森在學校裏，是著名的長跑健將。

但當他追到街角的時候，玻璃殺人王已駕駛着一輛車子，絕塵而去。

高森的視綫被擋，看不見汽車的車牌號碼。

他立刻繞了一個圈子，回到自己的汽車上。

他的駕駛技術，遠在玻璃殺人王之上，果然給他趕上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輛警方的摩托車橫裏殺出，把高森的汽車攔住。

高森一怔。

這一個交通警察，原來就是剛才被高森用快車拋甩了的那一個。

交通警察看見高森的車子開得太快，自然窮追不捨，但却給高森拋甩。

然而，寃家路窄，在這個緊張的關節裏，這個交通警察却從橫裏把高森的車子截住。

高森想再度拋甩對方。

但這一次，警方的摩托車正正的攔住高森的汽車面前，而且交通警察還拔出了槍。

交通警察喝道：「出來，把手放在頭上。」

顯然，他以爲高森是個可疑人物。

高森苦笑一聲。

他只好眼巴巴的看着玻璃殺人王，駕車遠揚而去。

× × ×

經過了一番擾攘，高森才有機會回到那座古舊的樓宇。

這時候，已有大批警探包圍着這一幢樓宇。

只見賀彼得探長不停用雪白的手巾拭汗!

「唉，又是玻璃殺人王的傑作?」

龍大衞一見高森，便搖頭嘆息，道：「彭炎在救傷車還未來到的時候，便已經嚥氣。」

高森道：「那個箱子被兇手搶去，眞是來遲一步。」

賀彼得看看腕錶，忽道：「與彭炎同一幢樓居住的，還有阮百昌。」

高森立刻問道：「阮百昌是一個怎樣的人?」

賀彼得道：「根據隣居的供述，阮百昌是彭炎的師兄。」

高森不禁一怔，笑道：「師兄，甚麼師兄?」

賀彼得聳聳肩膊，說道：「是扒手師兄。」

龍大衞「哦」一聲，道：「原來彭炎以前是個扒手?」

「不錯，」賀彼得點點頭，道：「後來他被人下毒，毒成又聾又啞，身手大不如前，所以才宣告收手不幹。」

龍大衞道：「阮百昌呢?」

賀彼得道：「阮百昌以前曾經有過一次案底紀錄，但却不是偸竊，而是毆打警官!」

龍大衞道：「他爲甚麼毆打警官?」

賀彼得答道：「那是一個洋警官，他上門逼問彭炎，可能態度差一些，阮百昌看不過眼，居然一拳就把這個洋警官打傷了。」

龍大衞道：「如此說來，他倒是一個有點江湖義氣的人物。」

賀彼得道：「現在我們很想知道這個人的下落。」

龍大衞道：「你認爲他對於這一件案會知道些甚麼內幕。」

賀彼得緩緩地道：「希望如此。」

然而，時間一分一秒的溜去。

到了晚上十點三十分，阮百昌仍然不見踪影。

隣居的人是覺得奇怪。

因爲若在平時，阮百昌一定已經回到家裏。

難道他知道家裏發生了命案，有大批的警探在此，不敢回來?

× × ×

命案又再發生，而且死者又是被玻璃碎片所刺殺的。

「玻璃殺人王」這五個字，已在報章上大字標題的刋登了出來。

一時之間，謠傳滿天飛。

甚至有人懷疑到警方的士氣低落，所以兇案接二連三發生，警方便爲之束手無策。

通過了報章，電台，電視台與及各種公共傳播媒介，警方急欲會晤一人，這人就是阮百昌。

可是，阮百昌却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樣，他一直都再沒有出現過。

於是，又有人作出種種的猜測。

有人認爲阮百昌可能也已被玻璃殺人王所殺。

也有人認爲阮百昌本身是個扒手，所以不敢與警方人員見面。

甚至更有人認爲阮百昌就是「玻璃殺人王」。

總之，在案情未趨於明朗化之前，甚麼說話都有人講得出來。

但阮百昌這個人，却像石沉大海般不見了。

× × ×

五日之後，高森和龍大衞又在蘭心餐室裏，吃着麵飽師傅盧滿棠親自泡製出來的生日蛋糕。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生日蛋糕。

今天，是盧滿棠的生辰。

高森看着這個生日蛋糕，心中有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就是麵飽師傅肥肥胖胖，連生日蛋糕也是做得肥肥胖胖似的。

但無論怎樣，盧滿棠總是他的朋友。

所以，本來不想吃蛋糕的高森，此刻也吃得津津有味。

事實上，盧滿棠泡製的生日蛋糕，味道實在不錯。

但忽然間，生日蛋糕上，多出了一件東西。

這一件東西，使高森立時為之反胃。

因爲那是一隻又霉又爛又臭的布鞋！

× × ×

就算蛋糕再香甜，加上了一隻霉、爛、臭的布鞋之後，當然就再也沒有人肯吃下去。

盧滿棠的臉立刻脹成紫紅之色，就像蛋糕上的紫布冧一樣。

高森和龍大衞的臉色，也爲之一變。

三個人，六隻眼睛，都一齊向餐廳的門外看去。

爛布鞋是由一個嬉皮士般，髮長衣衫破爛的阿飛擲過來的。

他擲得很準，一擲就擲中了那個生日蛋糕。

在他的身後，還有五個黑衣大漢。

盧滿棠性子最烈，如何能忍耐得住，一聲暴喝，便已掄起一張摺椅，像猩猩般向長髮阿飛衝去。

龍大衞却一手把他拉住。

盧滿棠怒喝道：「放手，老子今日若不把他的腦袋拍扁，老子就不姓盧。」

龍大衞道：「你姓不姓盧倒是小事，但要保住自己的頭顱，那才重要。」

盧滿棠一陣咆哮。

只見長髮阿飛身後五個黑衣大漢，手裏都已拿着鋒利的尖刀。

盧滿棠又是一聲大喝：「在這裏，誰都不准生事！」

長髮阿飛的臉沉了下去：「本少爺偏喜歡在這裏生事，遲早總有一天，我要把這間餐廳一把火燒掉！」

盧滿棠的臉色變了。

高森笑嘻嘻的走過去，道：「你最好燒掉這間餐廳，我第一個贊成。」

長髮阿飛一時還弄不清楚高森的意思，冷不防高森笑嘻嘻的走過來，却突然兩記耳光重重的抽在他的臉上。

這兩記耳光，打得清脆玲瓏，而且出手又快又準，長髮阿飛簡直連看都未曾看清楚，臉上便熱辣辣的捱了兩記！

長髮阿飛被打得連退三步。

其他五個黑衣大漢立刻揮刀，直向高森劈了過來。

盧滿棠暴喝連聲，揮椅將其中兩個黑衣大漢逼退一步。

高森却談笑用兵，赤手空拳，把兩個兇狠的持刀大漢弄得團團轉。

龍大衞眉頭大皺。

他實在不希望這個時候，在蘭心餐廳裏大動干戈。

因爲今天是盧滿棠的生辰，若弄出不愉快的血案，未免太沒趣了。

可是，顯然別人已欺負到頭上來，不應戰就只有一條死路。

這時候，蘭心餐廳裏有幾個顧客，都已紛紛從後門而出。

幾個顧客才逃了出去，後門忽然又有二個中年漢子衝進。

他們的手裏，居然都有手槍！

× × ×

三柄烏溜溜的手槍，分別指着高森，龍大衞和盧滿棠。

龍大衞首先不動。

因爲他聽到了中間那個男人冷冷的說道：「你們再動手，立刻就腦袋開花！」

龍大衞並不怕死，雖然他還年輕，而妻子又是如此漂亮溫柔。

但他不想高森和盧滿棠同時無辜辜的受傷。

他不動，高森也停手。

盧滿棠揮動摺椅，還想再拚命，但一看己方形勢已大落下風，再動手也只是枉然，於是只好跟隨着龍大衞和高森，暫停戰鬥。

蘭心餐廳的幾個伙計，都已被嚇得呆若木鷄。

他們沒有逃跑，但却躲在一旁，牙關打戰。

龍大衞淡然一笑，然後對中間的一個中年漢子道：「閣下有點面熟，未知是否姓容？」

中間的一個中年漢子冷冷一笑，道：「龍大衞，你果然記性不差，還記得鄙人容樹本。」

龍大衞笑了：「容二爺是六環幫裏的第二把交椅人物，如果連你也認不出來，倒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容樹本嘿嘿一笑，道，「龍老弟，咱們明人不說暗話，那個箱子裏的秘密，你大概已經知道了？」

龍大衞奇怪的道：「甚麼箱子？甚麼秘密？」

容樹本冷冷道：「當然是韓力存放在彭炎手上的那個箱子。」

龍大衞淡淡一笑：「如此說來，容二爺的消息，也並不怎樣靈通。」

容樹本道：「你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龍大衞道：「難道你竟然不知道，玻璃殺人王已把那個箱子搶走？」

容樹本冷冷道：「我當然知道玻璃殺人王搶走了一個箱子，但那個箱子是假的，裏面根本上就沒有韓力寫着秘密的記事册。」

龍大衞一怔，隨即道：「你如何知道玻璃殺人王搶走的箱子，裏面並無韓力寫着秘密的記事册？」

容樹本冷冷一笑，道：「韓力的箱子，是長方型的，而且有三吋乘六吋的面積，而玻璃殺人王搶走的箱子，體積却大得多，而且是正方型的。」

龍大衞道：「你怎麼會知道得這樣詳細？」

容樹本道：「實不相瞞，咱們本來也準備向彭炎動手搶走那個箱子，但却給玻璃殺人王捷足先登，不過，根據綫眼的報告，玻璃殺人王所搶走的箱子，形狀與韓力的箱子並不相同。」

龍大衞笑了笑。

「實不相瞞，在下並沒有在彭炎的家中，得到甚麼箱子，雖然玻璃殺人王搶走的箱子是假的，但眞的箱子也不在我的手上。」

容樹本冷冷一笑，道：「朋友，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龍大衞朗聲一笑，道：「你不相信，我也是沒有辦法，不過，我知道阮百昌已在你的手中。」

容樹本微微一凜。

他沉吟半晌，終於道：「你的頭腦很靈活，不錯，阮百昌的確在我的手裏，我所知道的這許多事，都是阮百昌告訴給我的。」

高森面色一沉，道：「你們對他濫用了多少私刑？」

容樹本哈哈一笑：「龍虎雙傑，果然都是聰明伶俐之輩，如果我不向阮百昌用刑，恐怕那個箱子的秘密，永遠都不會爲咱們所知了。」

龍大衞忍不住道：「那個箱子裏，除了一本記事册之外，還有甚麼東西，令你們如此重視？」

容樹本冷笑道：「這是一個秘密，憑你還不配知道。」

龍大衞立刻閉咀。

容樹本又道：「只要你把那個箱子交出來，我保證你們三人毫髮無損。」

龍大衞仍然搖頭，道：「那個箱子根本就不在我的手上。」

容樹本怒吼道：「你以爲我眞不敢殺你！」

龍大衞挺起胸膛，道：「你要殺儘管殺，只怕你開槍之後，難逃法網！」

容樹本的面色，陡地一變。

「砰」然一聲，他突然開槍。

他不能不開槍，因爲龍大衞突然從餐桌上，拿起一隻碟子，便向他的腦袋上劈去。

容樹本有槍在手，當然大佔上風。

但龍大衞出手奇快，而且碟子剛劈出的時候，他已彎身連踢兩腿。

高森也配合着他的行動，用最快的速度，把另外兩個中年漢子的手槍擊落。

「砰」然一聲，容樹本一槍射空。

但他身旁兩人，却沒有開槍。

他們並不是不想開槍，而是有槍開不得。

如何謂之「有槍開不得」？

難道這兩柄手槍的槍膛裏沒有槍彈？

不錯。

因爲這兩柄手槍居然是假的！

× × ×

在本市郊區，有一個「業餘槍械研究會」，專門訓練槍械射擊的人才。

高森和龍大衞，都是該會的會員，而且，還是該會槍法中最好的兩位。

他們兩人對於槍械方面的知識，知道得極多。

當三個中年人同時衝進來用手槍指嚇的時候，龍大衞便已看出，除了容樹本的那柄手槍眞材實料之外，其餘兩人手上的，都只不過是冒牌貨。

容樹本也料不到龍大衞居然有胆在這種環境之下，突施反擊。

龍大衞這一着，可謂出其不意之至。

所以容樹本雖然有槍在手，但他的槍彈還未射出，臉上便已被一隻碟子重重擊中。

這一擊之力，着實非同小可。

他隨即放槍，但是槍彈却射在天花板上。

高森大喝一聲，彷如出柙猛虎，瞬即把兩個中年漢子打得連頭都抬不起來。

盧滿棠精神大振，又再揮動摺椅，力抗其他黑衣大漢的進襲。

一時之間，殺聲四起。

不但殺聲四起，連警車的鳴號聲音也同時响了起來。

容樹本面色大變，急急下令撤退。

他一下令撤退，跑得最快的就是那個長髮阿飛。

這人的本事最平庸。

但是他有一股傲氣，說話時每每咄咄逼人，是個專門挑釁，引起戰爭的搗亂份子。

世界上這種人並不少。

正因爲世界上有這種人，所以世界才會變得如此紛亂，難得太平。

長髮阿飛一跑，其他五個黑衣大漢也分別作鳥獸奔散。

容樹本和兩個手持假槍的中年人，却從後門飛奔逃去。

盧滿棠殺得性起，掄起摺椅，追擊容樹本。

龍大衞登時大喝：「別追，小心他的槍！」

幸虧龍大衞這一提，盧滿棠突然俯下身子。

就在這一刹那間，容樹本果然轉身就一槍轟至。

如果盧滿棠不俯下閃避的話，這一槍極可能要了他的性命。

盧滿棠舌頭一伸道：「好險！」

容樹本有槍在手，從容撤退。

但高森却窮追那個長髮阿飛。

長髮阿飛跑得最早，也跑得最快，高森對這種人也是最恨之切骨。

長髮阿飛跑了一程，氣力不繼了。

高森一鼓作氣，脚步加快，終於把他截住。

長髮阿飛連眼睛都紅了，一拳就向高森的鼻樑上重重打去。

他這一拳，打得的確很重。

可惜這一拳却並不是打在高森的鼻樑，而是打在他的拳頭上。

長髮阿飛的拳頭，當然比不上高森的拳頭堅硬。

一拳交拚，高下立判。

長髮阿飛怪叫一聲，左手捧着右拳，突然連環兩脚，飛踢高森的下頦。

可惜他這兩脚，也沒有踢中高森的下頦。

兩脚踢空之後，又是兩脚。

然而，這兩脚並不是長髮阿飛踢出，而是高森踢出的。

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兩脚，不偏不倚，恰好踢中了長髮阿飛的下頦。

這兩脚當然踢得不輕。

長髮阿飛又是一陣低沉的怒吼，左手一摸嘴唇，居然就摸出了四五枚碎裂了的

牙齒。

牙齒被人打掉的滋味，長髮阿飛還是第一次領略到。

高森得勢不饒人，又再補上一掌。

這一掌，斜切長髮阿飛的左肩，直把他打得半邊身子都險些無法動彈。

「饒命！饒命！好漢饒命！」長髮阿飛雖有傲氣，却無骨氣。

沒有骨氣的人，當然都很怕死。

高森冷冷一笑，道：「你是六環帮的老幾？」

長髮阿飛牙關顫抖，道：「我加入六環帮，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只不過是無名小卒。」

高森冷笑道：「無名小卒？看你剛才擲臭鞋的威風，倒也不小。」

長髮阿飛吶吶道：「下次決計不敢，決計不敢。」

高森哼一聲，把長髮阿飛的頭髮揪起：「你叫甚麼名字。」

「汪佐治。」

高森沉吟一會，像是老鷹抓鷄般，把他拖回蘭心餐廳。

這時候，警車已到。

盧滿棠一看見了汪佐治，他就心中有氣。

「你這個龜兒子，快賠償老子的生日蛋糕！」

他的嗓門大，拳頭更大。

只見他聲到人到，拳頭也到，不由分說的就拳如雨下，打得汪佐治冷汗直冒。

盧滿棠打了幾拳，一個警官連忙喝道：「快停手，你沒有毆打他的權力！」

盧滿棠瞪大眼睛，高森忙勸開了他：「算了，再打下去，難免要惹官非。」

盧滿棠哼一聲：「怕個屁！」

那警官扳起了臉，道：「你是甚麼人，竟敢胡說八道！」

盧滿棠大聲嚷道：「我是這裏的麵飽師傅，姓盧！不是盧山眞面目的盧，那又怎樣了？」

警官心裏有氣，想採取行動對付這個胖子，幸而龍大衞說情，這警官一聽他是賀彼得探長的好朋友，吟沉一會，終於不了了之。

高森看了看盧滿棠，不停苦笑。

盧滿棠喃喃道：「眞倒霉，如此生辰，如此生辰！」

高森道：「如此生辰有甚麼不好，最少汪佐治已送了一份禮給你。」

盧滿棠一呆，道：「汪佐治？誰叫汪佐治？他送了甚麼禮物給我？」

高森淡淡一笑，指了指汪佐治：「這位長髮先生就是汪佐治，他送給你的禮物是一隻漂亮、香噴噴的布鞋！」

× × ×

六環帮遭遇到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

在一個汽車修理工場的地庫裏，徐典詩正在大發脾氣。

這個汽車修理工場，位於近郊，誰也想不到，這裏有一個地庫，地庫的的右邊，就是六環帮的巢穴。

徐典詩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但她的脾氣一發作，整個人便變得令人感到可怕。

「汪佐治！他算是甚麼東西？」徐典詩怒道：「我早就知道他這種人，最不中用！」

在地庫裏，還有八個男人。

容樹本也在其中。

他的臉色，難看到極點。

徐典詩道：「汪佐治被警方拘捕，對我們是極爲不利的，他這種人毫無義氣可言。」

容樹本道：「幸好他對我們組織裏的事，知道得並不多。」

徐典詩道：「我們這個組織，不能留下任何微細的破綻，你以爲警方人員，眞的都是飯桶？」

容樹本道：「最少，賀彼得就是個很難纏的傢伙。」

徐典詩道：「賀彼得是一個危險人物，但現在連龍虎雙傑都插手這件事，那麼我們的處境就變得更加不利。」

容樹本道：「看今天的情形，韓力的那個箱子並不在他們的手中。」

徐典詩皺了皺眉，道：「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把那個箱子弄到手。」

容樹本道：「只要找到那個箱子，就可以知道玻璃殺人王究竟是誰。」

徐典詩吸了一口氣，又慢慢地吁了出來，道：「但最重要的，還是那一份微形非林。」

容樹本嘆息一聲，道：「R國的出價，越來越高，這一份微形非林的價值，已達到了一千萬美金。」

徐典詩冷冷一笑：「一千萬美金對他們來說，簡直就不是甚麼一回事，你可知道這份微形非林裏，包藏着多少他們敵國的秘密資料？」

容樹本道：「想不到韓力竟然能够從一個特務的手裏，弄到了這一份重要的東西。」

徐典詩道：「別以爲韓力是個老粗，他的頭腦也有頗精密的一面。」

容樹本忽然問徐典詩：「韓力是不是給甘豹一刀殺死的？」

徐典詩道：「不錯。」

容樹本道：「甘豹呢？」

徐典詩冷冷一笑，道：「難道你懷疑甘豹？」

容樹本的眸子裏，露出兩道冷酷的光芒：「我懷疑甘豹就是玻璃殺人王。」

徐典詩道：「你有甚麼憑據？」

容樹本道：「韓力一直都想脫離六環帮，唯一能够帮助他達成這個心願的辦法，就只有毀滅六環帮！」

徐典詩道：「你的想法雖然很絕，但也不無道理。」

容樹本接着道：「韓力從一個特務的手裏，弄到那份重要的微形非林，甘豹知道之後，就用各種辦法去游說韓力，要他把非林交出，條件就是使他可以脫離六環帮，另外當然還有一筆可觀的賞金。」

徐典詩「唔」一聲，道：「你再說下去！」

容樹本攤了攤手，道：「但韓力並不蠢，他要甘豹先毀滅了六環帮，才肯把非林交出來。」

徐典詩道：「他既然還沒有交出非林，甘豹又怎會把他殺死？」

容樹本道：「可是，到最後，甘豹却查出，韓力根本就沒有得到甚麼微形非林，他只不過是在利用甘豹，好來對付六環帮。」

徐典詩道：「你的意思是說，微形非林的事，根本是假的？」

容樹本點頭道：「不錯，是假的。」

徐典詩道：「那麼製造這個假消息的人，有甚麼目的？」

容樹本道：「這人的目的，就是要使到六環帮分裂。」

徐典詩道：「六環帮分裂，對這人有甚麼好處？」

容樹本道：「這人就可以獨吞六環帮的全部資產。」

徐典詩「哦」一聲，道：「那麼，這人是誰呢？」

容樹本笑了起來，他的笑容很愉快，却又很殘酷：「這人當然就是妳！」

× × ×

容樹本笑得很愉快。

因爲他的七個手下，巳紛紛亮出了武器，把徐典詩包圍着。

徐典詩神態冰冷。

她的聲音也同樣冰冷。

「容樹本，你果然是一個很絕的人。」她冷冷的道。

容樹本嘿嘿一笑：「誰最絕，妳的心中應該有數。」

徐典詩道：「你以爲你這樣的做法很聰明？」

容樹本道：「妳早就有除掉咱們的心，現在我只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徐典詩冷冷道：「如果你以爲憑這種手段，就可以瞞騙本帮的兄弟，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

容樹本嘿嘿冷笑。

徐典詩面罩冷霜，道：「微形非林的事，絕非無中生有，而且非林落在你的手中。」

容樹本叱道：「胡說！」

徐典詩冷然一笑，道：「容老二，別以爲你幹的事可以瞞得過我，阮百昌巳把那個箱子，交了給你。」

容樹本道：「阮百昌沒有把那箱子交給我，妳別含血噴人！」

徐典詩道：「如果你沒有得到韓力的那個箱子，你根本無法知道玻璃殺人王是誰。」

容樹本一怔。

徐典詩又道：「那份微形非林的秘密的代號是WG九九，價值一千萬美元。」

容樹本的面色開始有點變了。

徐典詩冷冷一笑，道：「你巳知道甘豹就是玻璃殺人王，也得到了WG九九，你的收穫，眞不少了，也不必再在這裏，裝模作樣！」

容樹本的臉色，一變再變。

徐典詩又道：「你如果要殺人滅口，就最好馬上動手。」

容樹本顯然被激怒了：「妳以爲我不敢殺妳？」

徐典詩道：「當然。」

容樹本陡地一拍手掌。

他的手掌一拍，他的七個心腹手下，同時揮刀動斧。

可是，他們並不是斬殺徐典詩。

他們居然一齊向容樹本的身上招呼，尖刀，三角銼，短斧，同時如雨而下。

容樹本大吃一驚，急忙拔槍。

可是，他的手槍剛拔出，右腕便巳被一柄短斧削斷！

容樹本怒吼。

徐典詩却笑了，她比容樹本剛才笑得更愉快。

容樹本一直都不服徐典詩。

但現在，他服了。

他一直都視爲親信的心腹手下，一共七人。

他以爲這七人都絕對效忠於自己。

但他錯了。

徐典詩早巳把這七人秘密拉攏，到了最後關頭，才發揮他們致命的一擊。

容樹本剛才還意氣風發。

但就在他要除掉徐典詩的時候，他的七個手下却同時向他襲擊。

容樹本右腕被斬斷，全身最少有三十個致命的傷口。

不足三十秒，容樹本就嚥氣，倒斃血泊之中。

徐典詩淡淡一笑，輕聲拍掌，道：「這件事你們做得很精采，把他的屍體用麻袋包好，埋在荒山之中！」

她的說話就是命令。

無論是誰，若不聽從她的命令，都必將遭遇到可怕的懲罰。

三十分鐘之後，容樹本的屍體巳埋好了。

他就此從地球上「失踪」了。

× × ×

微風細雨中，深夜十一點五十五分。

街燈很暗，大棠路上，突然出現了四個神秘的男人。

這四個男人的行動，敏捷而鬼祟。

大棠路十二號，是一幢二層高的樓宇，甘豹就住在三樓。

這四個男人同時衝上三樓，突然就槍聲響起。

不是一槍一彈，而是四槍四彈。

黑夜中陡地傳來一陣凄厲的慘叫。

然後，這四個男人又匆匆離開。

槍聲轟動了隣居。

當他們找到甘豹的時候，甘豹巳變成了死豹。

再强壯的人，他絕對捱不起四顆穿胸的子彈。

究竟是誰突然要殺甘豹。

× × ×

甘豹突然被殺，胸前吃了四顆子彈。

徐典詩對於這件事，表示很滿意。

她把四萬塊現欵，親手交給萬炳，骷髏姜，周焯勝和黃望年四人。

這四個人，都是她的心腹手下。

萬炳接過鈔票，問徐典詩：「WG九八究竟在甚麼地方？」

徐典詩道：「你問得好，這正是我要問你的。」

萬炳道：「我怎會知道？」

徐典詩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奇怪你亦以會有此一問？」

萬炳忽然從衣袋裏掏出一張證件。

「妳現在大概應該明白了？」

徐典詩淡淡一笑，道：「我一直就懷疑帮會裏藏有特務份子，想不到原來就是閣下。」

萬炳悠悠一笑，道：「WG九九的價值，是一千萬美金，這筆數目，總不算少了。」

徐典詩點頭，道：「的確不少。」

萬炳道：「妳既然已得到了WG九九，就應該與我們進行交易。」

徐典詩道：「可惜現在形勢有點不同了。」

萬炳道：「妳有甚麼條件，不妨一起說出來。」

徐典詩道：「你們的一方，願出價一千萬美金，但你可知道，你們的敵方已出價三千萬美金，而且志在必得？」

萬炳的臉色，陡地變得異常難看。

「徐小姐，妳的胃口未免太大了。」

徐典詩淡淡一笑：「我的胃口一向都很差，連一客八安士的牛柳都吃不下。」

萬炳道：「三千萬美金，恐怕妳也沒有這樣的能力來把它消化。」

徐典詩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要派你們四人去謀殺甘豹？」

萬炳道：「當然知道，因爲甘豹就是玻璃殺人王。」

徐典詩搖搖頭，道：「錯。」

「哦？」萬炳道：「難道他不是玻璃殺人王？」

徐典詩道：「眞正的玻璃殺人王，絕對不會這麼容易就給你們殺死。」

萬炳道：「既然這樣，妳爲甚麼要下毒手，把甘豹置諸死地？」

徐典詩眼波流轉，道：「因爲他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而且，他對我一向都具有雙重野心。」

萬炳嘆了口氣：「他想侵佔妳的權力，也想侵佔妳的肉體。」

徐典詩道：「不錯，就憑這兩件事，已足以使他再死十次！」

萬炳道：「妳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徐典詩道：「容樹本這個人也是很了不起的。」

萬炳道：「但他已栽在妳的手下。」

徐典詩道：「六環帮是一個神秘的組織，一直都沒有人能摸清它的底牌。」

萬炳道：「別人不能，但我能。」

徐典詩冷漠地一笑。

萬炳用手一指骷髏姜，周焯勝和黃望年，道：「這三個人本來都是妳的心腹手下，但現在已變成了我手上的皇牌。」

徐典詩道：「WG九九對你眞的如此重要？」

萬炳道：「能够值得一千萬美金的秘密情報資料，當然重要。」

徐典詩道：「但WG九九並不在我手上。」

萬炳冷笑一聲，道：「徐小姐，妳別再玩弄把戲了，韓力早就已經把WG九九賣了給妳。」

徐典詩道：「如果WG九九在我手裏，我又何必多費工夫？」

萬炳道：「這正是妳的疑兵之計，藉此分散別人的注意力。」

徐典詩道：「妳我對的辦事能力，未免估計得太高了。」

萬炳冷冷一笑：「能够成爲六環帮帮主的妳，辦事能力當然不弱。」

忽然間，屋子裏响起了一個粗壯而冰冷的聲音：「萬先生，你錯了，她並不是六環帮的眞正帮主。」

萬炳的臉色，陡地變得緊張。

「米霍！」

那粗壯而冰冷的聲音又再响起。

「一別多年，你仍然能够認得出我的聲音，咱們的確是老朋友！」

萬炳立刻拔槍。

但他的槍才拔出，背上便已被人一拳重重擊下。

這一拳打得很重。

萬炳的身子，陡地仆前，剛好仆到徐典詩那成熟而豐滿的嬌軀上。

但徐典詩的拳頭，一點也不「嬌」。

萬炳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臉上又再火辣辣的捱了一拳。

萬炳想放槍。

但他整個人都已癱軟，連槍都拿不住而跌下。

他轉身望去。

在背後打他一拳的人，居然就是骷髏姜！

× × ×

萬炳的確已收買了周焯勝和黃望年。

但骷髏姜這一個人，他一直都沒有把他的底子摸清。

現在，骷髏姜把他擊倒了。

周焯勝和黃望年却連動都不敢動。

因爲在他們的背後，有兩柄手提輕機關槍在指嚇着。

只要他們的身子一動，就會變成黃蜂窩。

忽然間，萬炳看見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裁相當高大，戴着毡帽的中年大漢。

他的臉，顯然曾經過化裝。

但他並不是化裝得使自己好看，而是化裝得使自己變得難看。

這是一張野獸般的臉。

萬炳咬着嘴唇恨恨的道：「果然是你！米霍！」

米霍嘿嘿一笑，道：「這是各爲其主，你不能怪我。」

萬炳道：「WG九九在你的手上？」

米霍點點頭，道：「不錯，但價錢絕不是一千萬美金。」

萬炳道：「你要多少？」

米霍悠悠一笑，道：「那你能給我多少？」

萬炳道：「一千萬美金，再多一塊錢也絕不可能。」

米霍道：「世間上沒有絕不可能的事，事實上，這一份秘密情報，關係着兩大超級强國空軍實力擴展問題，就算索價五千萬美元，也絕不過份。」

萬炳道：「你要小心自己的腦袋。」

米霍嘆了口氣，道：「我的腦袋一向很怕子彈，也很怕刀子，偏偏却還活到現在。」

萬炳笑笑道：「這是你一向都很幸運之故，但幸運之神，遲早會離開了你一次的。」

只要幸運之神離開米霍一次，就會有一顆子彈，或是一柄刀子，貫穿他的腦袋了！

現實一向都很殘酷。

尤其是黑社會和特務集團這兩個圈子，更加殘酷得令人難也想像。

× × ×

經過了一番艱苦的調查，龍大衞和高森終於找到了一個重要的人。

這人就是阮百昌。

阮百昌沒有被容樹本抓去。

他知道彭炎被玻璃殺人王殺死之後，就一直都躲了起來。

他知道玻璃殺人王爲甚麼要殺彭炎。

他也知道韓力的箱子裏，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韓力的箱子，就在阮百昌的袋中。

阮百昌現在已成爲各方特務所注視的人物！

許多人在找他。

但沒有人知道阮百昌的下落。

然而，高森和龍大衞二人却終於找到了他！

× × ×

阮百昌唯一的要求，是坐牢。

龍大衞並不覺得詫異。

因爲坐牢遠比在外邊安全得多。

玻璃殺人王不落網，阮百昌的性命就會很危險。

龍大衞答應了他的要求，他撥了一個電話給賀彼得探長。

賀彼得微一沉吟，道：「雖然阮百昌想坐牢，但總也該有個罪名才能『繩諸於法』啊！」

龍大衞笑道：「這一點實在太容易了，他本來就是一個扒手，竊匪。」

賀彼得不禁爲之失笑。

「既然如此，我就答應他的『特別』要求好了。」

於是，阮百昌得償所願，被警方拘捕起來。

他把韓力留下的那個箱子，交了給龍大衞。

高森把箱子看了一會，問阮百昌：「這個箱子的鑰匙呢？」

阮百昌道：「韓力把箱子交給彭炎的時候，也是沒有鑰匙的。」

龍大衞道：「鑰匙可能在韓力或者是伍珍珠的手裏。」

阮百昌道：「難道這一個箱子很難弄開？」

龍大衞笑了笑，道：「你可知道，高森是一個開鎖專家？別說是這種小箱子，就算是巨型的保險箱，也不知開過多少次了。」

阮百昌無言。

他被拘捕，送到拘押所。

那個神秘的箱子，終於落在龍大衞的手中！

× × ×

要弄開這一個箱子，也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不過，憑龍大衞的技術，終於在三十分鐘之內，把箱子弄開了。

箱子裏甚麼都沒有，只有一張紙條。

那是韓力寫的。

「五色黨已控制六環帮，WG九九乃秘密情報，價值驚人，我已把它出售，買主是米霍，但米霍心腸毒辣，又欲殺我滅口，我如被殺，必米霍所爲也！」

× × ×

米霍！

五色黨首領，就是米霍！

高森和龍大衞立刻展開調查。

經過一番工夫之後，終於查出，五色黨是來自北美洲的一個黑社會組織。

原來五色黨是個販賣國際秘密情報的組織。

而且米霍就是玻璃殺人王！

他殺了王霧晶、林燦星、彭炎，都是爲了要殺人滅口。

甘豹殺韓力，是米霍的主意。

但到最後，甘豹又死在萬炳的槍下。

這一連串的兇殺案，牽連實在太廣。

賀彼得近來最少已消瘦了五六磅。

到了現在，事情終於露出一些眉目。

× × ×

萬炳想得到的東西，終於都沒法子得到。

他得到的，不是WG九九，而是使他心臟灼熱的一顆子彈。

米霍下令，叫骷髏姜一槍把他解決！

萬炳也是米霍同一類型的人。

他潛伏在六環帮中，想混水摸魚，但他無論如何都料不到，六環帮背後，還有一個米霍在暗中主持。

萬炳在十年前，曾吃過一次大虧。

令他吃大虧的人，就是米霍。

現在，歷史重演了。

這一次，萬炳栽得更慘。

米霍冷冷的盯着萬炳：「販賣情報，並不是一件易事，要搶奪我的情報，更是死路一條！」

萬炳甚麼都沒有聽進耳朶裏。

因爲他已變成一個死人。

× × ×

米霍又獲得一次重大的成功。

他把WG九九出售，價錢是美金兩千萬！

兩千萬美金，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已足够他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

在一間豪華的夜總會裏，他輕摟着徐典詩的纖腰，在舞池中共舞。

燈光是柔和的。

夜總會裏各歌星的歌聲是曼妙的。

米霍喜歡冒險。

他更喜歡享受。

雖然徐典詩是一個風塵女子，她曾擁有過不少男人，但米霍仍是很喜歡她。

徐典詩輕輕偎首在他懷中。

現在的米霍，是一個四十來歲，面貌英俊瀟洒的中年人。

他以前那張野獸般的臉，是故意化裝的。

他恢復了本來的面貌之後，樣子就有點像銀幕上的羅渣摩亞。

但他絕對不是「俠聖」那一類型的俠士。

他是一個心狠手辣，唯利是圖的販賣情報頭子。

雖然他看來很瀟洒，一表斯文，但他卻是殺人如蔴的玻璃殺人王。

甘豹並非玻璃殺人王，容樹本也沒有得到甚麼箱子，更沒有得到WG九九。

WG九九一直都在米霍的手裏。

現在，WG九九巳經以極其理想的價錢脫手，而六環帮中的「不良份子」也悉數剷除，這眞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

一曲既終，米霍和徐典詩回到座位。

就在這個時候，兩個衣飾煌然的青年人走過來，其中一人在米霍的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然後兩人就匆匆離去。

只見米霍的臉上，陡地露出不愉快的神情。

徐典詩道：「是不是又有麻煩？」

米霍哼一聲，道：「看來我們的慶祝，未免早了一點。」

徐典詩低嘆道：「究竟又發生了甚麼事？」

米霍沉下了臉，道：「高森和龍大衛這兩個小子，居然太歲頭上動土，到處找尋我和妳的下落。」

徐典詩的臉色也開始變了：「龍虎雙傑？」

米霍冷笑一聲，吩咐侍者結賬。

然後，他就和徐典詩一起離開夜總會，來到一個廣闊的停車場上。

× × ×

這時候，停車場上的汽車密麻麻的，但徐典詩一眼便巳看見，不遠處有三輕黑色的汽車，每輛汽車上，坐着幾個彪型大漢。

在三輛黑色的汽車之後，又有一輛銀灰色的豪華大房車，車上坐着的，正是剛才夜總會出現的那兩個年青人。

米霍對徐典詩道：「左邊的一個叫李魔刀，右邊的一個叫李神拳。」

徐典詩道：「魔刀神拳就是他們？」

米霍點頭，道：「不錯，這兩人眞正的名字，本來是李豪法和李豪强，但豪法擅用刀子，豪强拳法厲害，以致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們李魔刀和李神拳。」

徐典詩道：「據說李神拳曾一拳就把美國的中量級拳王打成重傷，有沒有這回事？」

米霍搖搖頭，道：「不是打成重傷，而是一拳就把對方打死！」

× ×

四輛汽車，風馳電掣的向市區南部駛去。

米霍冷冷地在發笑。

他決定要把龍虎雙傑打垮。

原來五色黨的幾個黨員，巳被龍大衛和高森逮住，還送到了警局。

這一來，對於米霍顯然是一次嚴重的挑戰。

現在龍大衛和高森又在甚麼地方呢？

× × ×

又是一個快樂的晚上。

每次表妹生辰，盧滿棠都很快樂。

生日蛋糕很美麗，這是盧滿棠的精心傑作。

現在，蘭心餐廳的人客並不多。

盧滿棠的表妹，正在準備切蛋糕。

龍大衛也在這裏。

他並不是貪吃蛋糕，而是盧滿棠一連叠撥了七八個電話，要龍大衛和高森一起來到這裏，分享快樂的生日蛋糕。

結果，龍大衛來了。

但找來找去，就是找不着高森。

生日蛋糕很香。

但布鞋却是臭的。

盧滿棠還沒有忘記早幾日前，汪佐治把布鞋扔在生日蛋糕的那一件事。

他希望這種事情，永遠不會再發生。

可是，命運的安排，眞是令人無法預測。

當盧滿棠的表妹，準備用刀把蛋糕切開的時候，突然又是一隻鞋子，飛擲在蛋糕之上！

然而，這一次龍大衛手急眼快，一手便把鞋子抓住。

這不是一隻布鞋，而是一隻皮鞋。

皮鞋磨得光滑，而且是簇新的，連鞋底都乾乾淨淨。

這是一件怪事。

甚麼人，居然用新鞋子來擲別人的生日蛋糕？

盧滿棠的臉色變得脹紅，怒喝一聲，抓起搓麵粉用的圓木棍，就奪門而去。

「那個龜兒子，又來到這裏撒野！」

看見盧滿棠怒氣冲冲的那副樣子，龍大衛不禁覺得可笑。

別人不知道這皮鞋子是誰扔過來的，但龍大衛的心中，却雪亮不過。

這是他和高森訂下的賭約。

——如果高森能够用鞋子擲中生日蛋糕，龍大衛就輸五百塊，大家一起上夜總會。

——但如果龍大衛能接住高森擲過來的鞋子，那麼高森便成家輸家。

現在，龍大衛巳經贏了。

盧滿棠不知內情，以爲又有甚麼人，擲鞋子搗亂，自然難免大爲生氣。

只聽餐廳門外，打殺之聲大起。

龍大衛心中一凜，莫不是眞的打起來了？

他立刻衝出門外，冷不防一柄鋒利的尖刀，從横裏刺出，直插他的心臟！

× × ×

在這一刹那間，龍大衛眞是是九死一生。

沒有任何人能够在如此接近的距離下，避得過這一刀。

龍大衛也不能。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隻鞋子疾射而出，剛好把這把刀擊側。

又是一隻新鞋子。

擲出這隻新鞋子的人當然就是高森。

龍大衛又是一凜。

只見高森半邊身子都染滿鮮血，顯然受了傷。

高森擲鞋到蛋糕的時候，肯定還未受傷。

但轉眼之間，他便被人打傷，弄成這個樣子。

令到高森受傷的人，絕非盧滿棠，而是這個手持尖刀，衣飾煌然的年青人。

看他的刀法，顯然曾在鋒刀之上，磨練過不少時日。

無論是誰，想閃避開這人的刀法，都絕不容易。

因爲他就是「魔刀神拳」的老大，李魔刀李豪法。

× × ×

李豪法的刀，居然令到高森的鞋子擊側，這是一件令米霍爲之吃驚的事。

米霍不再猶疑，下令全部手下，一齊出擊。

盧滿棠大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一個彪型大漢道：「我是你的催命殺星！」

一時之間，刀棒橫飛，米霍更拔出了一柄手槍，瞄準了龍大衛的心臟……

× × ×

突然，「砰」然一聲槍响。

龍大衛一怔。

他沒有受傷。

米霍的槍，雖然巳瞄準了龍大衛，但却沒有機會發射。

因爲他還未扳下槍機，額上便反而被人一槍擊穿了一個大洞。

米霍慘叫一聲，倒臥在徐典詩的大腿上。

這一次，徐典詩花容失色了。

因爲她巳發覺，自己巳陷入警方的天羅地網中。

× × ×

一槍擊斃米霍的人，是賀彼得探長。

賀彼得一馬當先，第一槍就把玻璃殺人王米霍殺死。

李豪法見狀，急忙奪路飛奔。

但警方人員，巳佈下了天羅地網，而且志在必得，如何會留下任何退路給他逃走？這並不是巧合，而是高森和龍大衛早有預謀的計劃。

米霍一向都很聰明，是條老狐狸。

但他却想不到，龍大衛和高森會佈下一個圈套，使他墮入法網。

他持槍想殺龍大衛，但賀彼得却比他快了一秒。

就是一秒之差，米霍死了，但龍大衛仍然無恙。

× × ×

五色黨與六環帮，同時被消滅。

徐典詩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連高森都不忍心看見這個美麗的女人，被送進牢獄裏渡過三十年的漫長歲月。

三十年並不是一段短暫的日子。

三十年之後，徐典詩巳變成了一個飽受歲月摧殘的老太婆。

現實是殘酷的。

但殘酷的現實，却往往是人類自己一手造成。

所以，徐典詩沒有埋怨任何人。

但她也沒有坐牢三十年。

因爲她第一天就在牢獄裏，扯碎衣裳自縊斃命。

× × ×

又是一個快樂的晚上。

又是一個美麗的生日蛋糕。

這一次，切蛋糕的人，是趙寶茜，到賀的嘉賓共十餘人。

每一個人都在祝賀她生辰快樂，其中尤以盧滿棠的嗓子最大。

這一次切生日蛋糕的地方，並不是蘭心餐廳，而是在龍大衛的家裏。

龍大衛的家，當然也是趙寶茜的家。

這一個生日蛋糕，仍然是盧滿棠親手泡製的。

但這一個生日蛋糕，却有點特別。

蛋糕上居然有一雙鞋子。

不過，這一雙鞋子是用忌廉造成的，不但不臭，而且很香，很好吃。

趙寶茜大是奇怪，問盧滿棠：「爲甚麼這個生日蛋糕上有一雙鞋子？」

盧滿棠道：「妳喜歡吃忌廉鞋子，還是臭布鞋子？」

趙寶茜一怔。

龍大衛和高森却同時放聲大笑，盧滿棠更是笑得連腰都彎下來，使到在場的嘉賓，全部莫名其妙……（全文完）

珍聞軼事

蘇乞兒怒打生霸王

海雲文

一般武林中人把數十年前名教頭稱做廣東十虎，實際上這十隻猛虎應該分做前五虎和後五虎，前五虎生於清代末葉嘉慶，道光，咸豐三朝之間，後五虎則由咸豐開始，經過同治光緒宣統這三朝，進入民國，差不多全歸道山了，只就剩下一個鐵橋三，封刀歸隱，住在廣州海幢寺裏面，過了七十多歲，然後病逝，故此，後五虎享譽之際，前五虎巳經不在人間。

鐵橋三屬於後五虎，至於後五虎裏面蘇乞兒，也很有名氣的，雖然蘇乞兒是個乞丐，但却手上有勁，打出許多種門派來，他在順德碧江鄉出生，蘇黑虎成名之後二十多年，然後輪到他成名，兩人都是姓蘇，所學的同是少林武功，不過，蘇乞兒不是黑虎門的子弟。

當時順德名教頭陳福，所教的是少林洪拳，精於七星連環扣以及連環衝拳等，

蘇乞兒乳名阿牛，從小就拜陳福爲師，學齊陳福的武功，甚至以「金鷄獨立脚」，飛踼連環鴛鴦腿，這一招也學上了手，可惜他沒有讀過書，雖然是世家子弟，他沒有成名之前，巳經家道中落，到了他長成之後，無法找到一份工作，久而久之，變成大食懶，無意中就進入乞兒會花子行，由於他渾身武功，雖然在這個行頭裏面混下去，仍然是一方之霸。

當時在廣州稱爲大食懶的傢伙，等於乞丐的別稱，凡是當地居民有婚姻嫁娶生日壽辰以及喪禮等，化子行照例派出八個人來，主人家不得拒絕，否則一定自討沒趣，那八個花子先在門外恭候，賓客散席，然後進入主人家取剩下來的酒飯，大吃一頓，既飽且醉，還要伸手討利是，很少人想開罪花子的，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很快就有一百幾十個花子包圍他的家門，外人不得入內，屋裏的人無法走出，故此，就算是武藝高强的人，都不敢開罪花子會。

花子會的組織跟洪門相似，亦係由大哥三哥領導，當時廣州有一句話這樣說：「大路有面，二路有錢，三路手爪起展」

，從這句話反映出來，化子行的大路必然是很有勢力的，當地政府都忌它三分，亦即可以說是土豪惡霸，做二路的隨時可以拿出一萬幾千，一定要是當地富翁，至於做三路，那就要武藝高强，碰着要武力解決，三路的英雄好漢就要領導羣雄，跟別人集體打鬥，故此，蘇乞兒能够在化子行稱霸，亦非僥倖得來。

他的一雙鐵拳，一經打出，連衝十多拳，稱做連環衝捶，配上了金鷄獨立脚，確是難以打贏他的，普通人學武功，能够僅憑一條腿站起來，已不容易，他居然可以擺出金鷄獨立的姿勢，然後憑空飛躍，踢出連環鴛鴦腿來，一跳就是七八尺遠，能够單脚跳得這樣遠，可見他的脚力非同小可。

蘇黑虎也是他的同鄉，如果蘇乞兒享譽之際，蘇黑虎仍在人間，那是有得鬥的，不過，蘇黑虎早已病逝，故此，蘇乞兒稱霸的時候，姓蘇的人馬當中，確是沒有對手。

有一天，他經過多寶坊，看見一所富戶，在門外張燈結綵，鼓樂之聲震耳，還有許多人穿了華麗的衣飾入屋，問問旁人，知是少主結婚的佳期，蘇乞兒腹如雷鳴，便厚着面皮蹲在旁邊，希望有些殘餘的酒肉充飢。

當時他還沒有加入花子行，故此，這樣做是違例的，蹲下不久，立即有一名壯漢走近，此人年約三十，身型高大，面目猙獰，看來好像一個刦匪，他的衣衫襤褸，一望而知是乞丐，走近蘇乞兒的前面，大喝一聲，問他是否想找些酒菜吃。

蘇乞兒答道：「是的，老哥有何指教呢？」

此人再喝一聲，問：「你有沒有加入花子行呢？」

蘇乞兒反問一句：「甚麼叫做花子行呢？」

那壯漢笑着說道：「你眞是大懵乞兒了，全個廣州城如果不是花子行的兄弟，想討錢或伸手要飯，都是違例的，快些滾開。」

蘇乞兒狂笑起來，說：「淪落到街頭乞食的人，已經十分悲慘了，你如此粗壯，根本上不必乞食，難道你想我活活的餓死嗎？請問老哥高姓大名？」

壯漢伸手拍拍胸膛，說：「老子是花子行的打手，叫做老四，我以花子行的命令叫你滾開，不滾就打。」

蘇乞兒正在等候進食，腹中飢餓難頂，給人驅逐，怒火冲天，大喝一聲：「老四，我並非你的兄弟，你想打就打，有本領的就放馬過來。」

老四勃然大怒，因爲他是有名氣的打手，本來大路二路三路，他卻排行第四，可見在花子行亦有些地位了，閒來無事，他就到各處巡視一遍，倘有甚麼人乞食，但非本行的兄弟，立即驅逐，根本上他負責做打手，當然武藝高强，加上一身蠻力，向來橫行無阻，他看見蘇乞兒不過中等身材，竟然口出大言，敢捋虎鬚，更爲震怒，大喝一聲：「看招！」

人隨聲到，緊握右拳，一招天師蓋印，就向蘇乞兒迎頭劈落。

這一招等於現時的掛捶，亦名𠚍捶，拳頭由頂上打落，蘇乞兒跟他交談時，仍然蹲在石級之上，忽然看見對方身體一幌，有一個黑影罩下來，他立刻以滾捶出擊，左右兩手的前臂放橫，一撥即打，快如閃電，加上了他是蹲下的姿勢，展開攻勢時，隨即向前一標，打得更加爽快，當時他以右拳擋住對方的𠚍捶，滾了一滾，換過左手向上招架，再用右捶向老四的小腹劈落，打出這一招時，他是整體向前標出的，老四避無可避，呼崩一聲，小腹吃了一拳，不由自主，向後便倒，碰巧他的後腦撞在街上石角，登時頭皮破裂，有鮮血流出來。

蘇乞兒站着笑道：「老四，你的武功如此低微，怎配做打手呢？我叫蘇乞兒，暫時住在關帝廟，隨時領教，快滾！」

老四並非受傷得很重，伸手掩着後腦，發脚走回花子行。

當時廣州花子行的會館是在油欄門附近，大路稱做劉太史，乃是咸豐進士，住在該處的迴瀾橋下，叫做劉華甫，在廣州官場中頗有地位，即使南番兩縣老爺，也忌他三分，二路何福南，不但是廣州的巨富，還是賭王，由於他以賭爲業，當然要聚着一帮打手，故此跟乞丐聯絡，三路林大魁，三十二歲，正是壯年，身高六尺過外，虎背熊腰，綽號生霸王，一拳打出，有五百斤力，在武林中名氣極响，至於老四，只是他的馬仔，微不足道。

不過，老四一向自負，認爲他僅次於林大魁而已，故此，他亦狐假虎威，以爲自己拳脚無敵，碰着蘇乞兒，才知道世界上有許多高手，他回到花子行會館，自行取出止血藥敷在腦上，另飲跌打酒。

雖然他所傷並非嚴重，不過白布敷頭，紅血流出，看來却像重傷，他正躺在床休息，忽聞步聲震耳，抬頭一望，只見三路生霸王林大魁走進門來。

林大魁看見他苦口苦面，白布有血包在頭上，急問何故，老四長嘆一聲，說：「三路，言之有愧，今日我竟然給一名小乞兒打敗，輸得十分不值。」

老四說完，不但把經過的情形向生霸王稟告，還說蘇乞兒住在關帝廟，隨時候教，顯然把花子會裏面的人視如無物。

他加醬添油的瞎說一頓，生霸王聽了非常震怒，說道：「他住在那一間關帝廟呢？」

老四說：「他只是告訴我在關帝廟居住，不知是何處關帝廟。」

生霸王笑道：「廣州只有三間關帝廟，最大的一間在大東門，其次是三聖府，最細間的是黃波柳波橋那一間，照我看，他必然是住在最細的一間關帝廟了，因爲小乞兒應該住在細廟之內，我仍派人調查，查明再打。」

黃昏過後，便有派出去的化子回來報告，果然不出所料，蘇乞兒就住在柳波橋的關帝廟中，該廟的廟祝林老岳，本來不准他在廟內居住的，但因蘇乞兒聲大夾惡，他說關帝廟並非個人的產業，不能把他驅逐，林老岳無法可想，就叫蘇乞兒住在偏廳。

生霸王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說：「我協助廟祝林老岳痛打蘇乞兒，一舉兩得，有何不可？」

說完這句話，生霸王順手拿出兩把鐵尺來，暗藏腰間，帶着兩個得力的助手化子，順脚往黃沙那邊走去。

說到柳波橋，風景甚佳，以前是南漢王劉鋹御花園中的一部份，後來時移勢易，物換星移，已經變爲街道，只是留下一條小溪，溪上有橋，由大石叠成，橋下附近另有一所關帝廟，僅此而已，廟內的香火甚盛，附近有些店舖，另有廣塲，廣塲上的小販攤檔甚多，行人來往如鯽，生霸王走近關帝廟時，斜陽半落，恍如在橋下的流水之上，泛出一條彩虹，景色優麗，當時廣塲的小販多已散去，生霸王昂然帶着兩名助手，直入關帝廟。

廟內有一名靠近五十歲的人單獨飲酒，他就是廟祝林老岳。

林老岳認識林大魁是花子行的三路生霸王，連忙點頭爲禮，生霸王叫他坐下，說：「我是三路的打手，聽說林老岳受到一名乞兒强佔關帝廟，故此，打抱不平，替這傢伙拆骨，現時那個乞兒究竟在何處呢？如果在廟內，快些叫他滾出來。」

林老岳欣然即起，說：「你也知道此事嗎？那個小乞兒已經到外邊討飯吃了，請即坐下，讓我詳細稟告。」

生霸王就在廟內坐下，林老岳敬他一杯，然後把蘇乞兒强佔廟內偏廳居住之事說出來，還說那個乞兒不但反客爲主，還想把我逐出廟外，由他自行做廟祝，盡量把蘇乞兒描寫得像惡霸一般。

生霸王說：「林老岳，你一切放心，今天我到來正是想把他送上西天的，我一拳打出，有五百斤力，整個廣州的人都知道，料想那個小乞兒受不起我半拳，他究竟甚麼時候回來呢？」

林老岳說：「他照例深夜回來，第二天清早天色未亮，便即起來練功，跟着到觀音橋德與茶樓飲茶，每天都是如此。」

生霸王說：「那麼，我不必在此等候了，還是明天早上到觀音橋脚找他算賬吧，在萬目睽睽之下，我把他打傷，只是爲了主持公道，料想街坊一定原諒的。」

林老岳說：「你說得對值得佩服！」

生霸王走出廟門，帶着兩名助手回到花子行去，不必細表。

生霸王認爲必勝，故此多帶幾個人助威，看看他如何替蘇乞兒拆骨。

翌日清早，生霸王就帶了四名化子到觀音橋脚德與茶樓品茗，那一座觀音橋就在觀音大巷口，德與茶樓最出名的一種食物就是大肉麵，價廉物美，早上有許多人坐下飲茶，跟着吃麵，生霸王與四名化子走到茶樓那邊，先在樓梯口的座位坐下，飲茶吃麵，然後等候厮殺。

天色轉亮，有些陽光，遙見一人自遠而近，正是蘇乞兒。

在生霸王的眼中看來，他穿了殘舊的灰布衫褲，腰間束着青黑布帶，身材雖然中等，但却肌肉結實，雙目烱烱，虎虎有威，一看就知道是個武林高手，雖然並非彪形大漢，也不敢輕敵，故此暫未進攻。

蘇乞兒直上二樓，憑着窗下的椅子落坐，然後叫企堂拿米酒四兩到來，又叫點心，自斟自飲，他不知道生霸王已經帶着四個花子在樓梯口恭候，半個時辰之後，蘇乞兒吃得旣飽且醉，結賬走下來。

此時生霸王已經離開茶樓，在橋上等候了，正如他所說，希望多些街坊捧塲，看他如何替蘇乞兒拆骨，故此，高高在上，寧願在橋上打鬥，多些人看熱鬧。

他一馬當先，直衝過去，四名化子緊隨在後，有聲有色，蘇乞兒忽然發覺有人擋住去路，便不再走，站定脚步。

觀音橋下的行人漸密，聽見有人打鬥，有些人認得生霸王是化子的三路打手，知道一定有一塲好戲可供欣賞，便即遠遠的站着觀看，既然想睇龍虎鬥，却又担心惹禍上身，不敢走近，另一方面，德與茶樓的茶客，聞訊紛紛走下來，一同觀戰。

生霸王看見街坊愈聚愈多，然後展開攻勢，未打之前，先行瞪着一雙眼睛，向蘇乞兒凝視，大喝一聲：「小乞兒，你認識老子是誰嗎？」

蘇乞兒雖然未見過生霸王林大魁，但因昨天在多寶坊傷了一名化子，那個彪形大漢居然帶着四人同行，攔住去路，不問而知是花子行的打手了，他哼了一聲，冷笑着說：「你一定是花子行的打手，聲勢洶洶，找我算賬，是否想替昨天給我打傷的人報仇呢？」

生霸王轟隆一聲大喝說：「蘇乞兒，你既然知道，不必多講，非打不可！」

生霸王聲如雷鳴，說到這裏，已經連人帶拳衝到，他高六尺過外，那雙鐵拳非常犀利，單拳打出，已經有五百斤力，他仍照昨天老四的一招，天師蓋印打下來，但却不同老四，右手一拳打落，並不等候對方招架，左手就以直拳打出，如果蘇乞兒仍以昨天對付老四的滾手應戰，擋得一拳，難以擋第二拳，可能給他一拳打到仆，不過，蘇乞兒身手敏捷，他看見生霸王的右拳從上打來，左手束勢，隨時出擊，知道這傢伙並非昨天的大漢可比，可能連發幾拳，便用撲翼手迎戰，左手向上一撥，跟住打出，右拳始終保護腰間，故此，生霸王雖然連發兩拳，無法擊中他，反而因爲發完右拳又發左拳，身體標前，剛剛捱了對方的一捶。

這一捶是七星連環扣裏面的「撲翼手」，的確連消帶打，左手一擋，跟住打向對方的下頷，一來生霸王剛剛衝前，二來蘇乞兒手上有勁，猝不及防，轟然一聲巨响，下顎給他打到顎骨脫臼，牙血噴出來，張開了口，無法把它再合，說話也講不出來，跟着頭暈眼花，連忙轉身急走。

緊隨在他左右的四個化子，看見蘇乞兒武藝高强，所發之拳，快如閃電，更加不敢動手，只好扶着生霸王蹣跚而行，愈去愈遠。生霸王走到油欄門附近，便即揮手，暗示四個化子回去，此後他永不露面，無顏再在廣州立脚。

大路劉華甫，二路何福南，發覺生霸王忽然失踪，派人調查，然後知道蘇乞兒一拳就把他打到牙臼脫落，大爲震驚，橫竪乞丐中人沒有甚麼交情，那人武藝高强，便可担任三路，立刻親到柳波橋的關帝廟請蘇乞兒任職花子行三路大元帥，蘇乞兒慨然答應，因此之故，便打出名氣來，他本來不是稱做蘇乞兒，由此就一直給人以此相稱，沒有改變，後來名震羊城，稱做後五虎之一，仍是用蘇乞兒這個名稱。

——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 （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和董湘雲前後都回到了董千戶家門口，蕭七把董湘雲交給董千戶之後隨即離去，因他還要去查清女屍的眞相，蕭七跑到「美劍客」杜茗的家門，他因要避免驚動杜老夫人，所以只有從後面圍牆跳進去找杜仙仙，杜仙仙向他訴說遇到粉骷髏的經過情形，並正担心她自己的生命在受到威脅，同時杜飛飛的死屍也還未有完全證實，到底是否眞的就是杜飛飛？這些一連串的怪事情，到底是人爲或眞有鬼？也無從所知，蕭七的腦海裏也正在動盪不安——

追秘問幽冥　回魂欲借屍

眞相

終於雨停下。

風仍急，吹得蕭七一身的衣衫獵獵作響。

這場雨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雨停下的時候，蕭七已進入驗屍房前面的那個院子。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陣怪異而恐怖的笑聲突然從驗屍房那邊傳來。

這種笑在蕭七並不陌生。

——是幽冥先生的笑聲。

——笑得這麼得意，莫非……不好！

蕭七心念一動，雨傘脫手飛出，身形同時飛前，如箭離弦，一射三丈，奪門而出。

一聲輕叱即時入耳：「是那一個擅自闖進……」

這却是趙松的聲音。

話說到一半，趙松已看清楚闖進來的是蕭七，說話自然就停下。

他負手站在驗屍房正中，左右拱衞着那兩個捕快，郭老爹還是坐在原來那個地方。

四人看來都沒什麼。

在趙松前面，就坐着那個幽冥先生。

他是挨着一條柱子，雙手抱住後腦坐在地上，手腕足踝都鎖上銬鐐。

銬鐐相連着長長的鐵鍊，却是從後繞過的那條柱子，也正好將幽冥先生鎖在那條柱子之上。

他可以站起身子，亦可以很舒服的坐在地上，甚至還可以繞着柱子走動，但若是要走出這個驗屍房，除非已解開銬鐐，否則就得將那條柱子弄斷。

那條柱子也有一個大人雙臂環抱那麼粗，要將它弄斷，眞還不易。

蕭光目光一轉，放下心來，連隨問趙松：「到底怎麼一回事？」

趙松道：「你是問這個老小子爲什麼在笑？」

蕭七道：「嗯。」

趙松搖頭道：「我也不清楚，方才他突然醒來，一張開眼睛，便問我是什麼人，這裏是什麼地方，告訴他之後，就這樣笑個不休。」

蕭七「哦」一聲，轉望向幽冥先生。

幽冥先生也在望着蕭七。

一看見蕭七進來，他的笑聲便自停下，然後就怔怔的望着蕭七，這時候倏的問道：「你到底是人是鬼？」

蕭七道：「人！」

幽冥先生眼珠子一轉，道：「那麼我當然也是人了。」

「當然，」蕭七回問道：「你以爲自己是什麼東西？」

「一個幽靈，現在身在幽冥。」

蕭七道：「你活得不耐煩了。」

「非也！」幽冥先生歎了一口氣，「只是閻羅雙王既要我去，焉能不去。」

蕭七道：「你也相信眞的有所謂閻羅雙王？」

幽冥先生道：「若是不相信，我怎會塑造那些瓷像？」

趙松忍不住問道：「你塑造那些瓷像到底有何目的？」

幽冥先生未語先瞟了趙松一眼，道：「做伴。」

趙松一怔道：「你是不是一個人？」

幽冥先生反問道：「你看呢？」

趙松道：「樣子雖然不大像，到底還是的。」

幽冥先生道：「就算你說我不是，我也不會生氣！」

趙松道：「你既然是個人，怎麼不找些人做伴。」

幽冥先生却問道：「瓷像又有什麼不好？」

趙松道：「最低限度他們不會陪你說話。」

幽冥先生笑笑道：「他們雖然不會跟我說話，却也不會欺騙我的錢，謀奪我的命。」

趙松皺眉道：「你是說有人曾經對你不利，企圖謀財害命？」

幽冥先生道：「的確有過這種事。」

趙松道：「什麼時候發生的！」

幽冥先生沉吟道：「大概在十七，八年之前，正確的日子可記不清楚了。」

趙松道：「謀財害命的想必你仍然記得是什麼人？」

幽冥先生說：「這個還用說。」

趙松道：「那是什麼人？」

幽冥先生道：「帶頭的先是我的老婆與她的表哥，此外家中的婢僕全都湊上一份。」

趙松道：「你平日對他們一定很不好了。」

幽冥先生道：「若要說不好，那就是我不肯將所有錢拿出來供大家揮霍了，至於我那個老婆與她的那位表哥，說句好聽的，乃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

趙松道：「似乎你很有錢。」

幽冥先生道：「你到過我那個莊院的了，若是沒有錢，何來那麼大的莊院？」

趙松點點頭，又問道：「是那兒來的錢？」

幽冥先生道：「我的父親，祖父都是這附近最出名的富商。」

趙松道：「這是否事實，不難會查出

來。」

幽冥先生道：「那麼你得先清楚我本來叫什麼名字。」

趙松一愕道：「正要問你。」

幽冥先生道：「公孫白！」

趙松心頭一動，道：「據說很多年前，這兒有所謂四公子。」

幽冥先生道：「那是蕭西樓，杜茗，董無極，與及我。」

蕭西樓就是蕭七的父親，董無極就是現在的「奪雷刀」董千戶。

趙松聽說又是一愕，道：「你就是那個公孫白？」

幽冥先生道：「正就是那個。」

蕭七插口道：「當年的樂平四公子，以先父年紀最長。」

幽冥先生目光一轉，道：「你是蕭西樓的兒子？」

蕭七頷首欠身。

幽冥先生盯着蕭七的臉龐，道：「怪不得似曾相識，你口稱先父，不成你的父親已經死了。」

蕭七黯然道：「經已四年了。」

幽冥先生一呆道：「那麼老杜呢？」

蕭七道：「亦已去世兩年多三年。」

幽冥先生急問道：「老董又如何？」

蕭七道：「仍健在。」

趙松道：「也越來越有錢了，但現在你若是在這個地方找董無極，十九不知道是何人，改找董千戶，却無人不識。」

幽冥先生愕然道：「董千戶原來也就是董無極。」

他忽然笑了起來，道：「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二十年。」

笑聲忽然又一歛，換過了一聲歎息，道：「當年我們四公子沉香亭把酒共歡的情景，現在想起來仍像昨天發生一樣。」

蕭七亦自歎息道：「老前輩現在就是找沉香亭，也再找不到了。」

幽冥先生道：「哦？」

蕭七道：「早在七年前，沉香亭已經被火燒毀。」

幽冥先生頹然若失。

蕭七接道：「四公子以先父年紀最長，却是以老前輩年紀最幼。」

幽冥先生道：「不錯。」

蕭七道：「若是我沒有記錯，老前輩今年只怕未足五旬。」

幽冥先生把首一搖，淡然一笑道：「尚差四年。」

蕭七懷疑的道：「可是……」

幽冥先生截口道：「我現在看來非獨不像四十六，甚至六十四也不像，加起來倒還差不多。」

蕭七道：「這相信並非晚輩一個人才這樣以爲。」

幽冥先生道：「就連我也一直當自己已經七老八十！」

蕭七試探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幽冥先生道：「毒！」

蕭七聳然動容道：「是什麼毒？」

幽冥先生道：「據說是來自蜀中唐門，再加上兩種人們認爲最厲害的毒藥。」

蕭七道：「誰下的？」

幽冥先生道：「方才我已經對你說過的了。」

蕭七正要說什麼，幽冥先生話已經接上了，道：「可幸我內力深厚，一發覺中毒，便自運功將毒迫出了大半，饒是如此，餘毒也够我消受了，不過一月，頭髮盡落，再長出來；却是白色，膚色亦日漸發白，連眼珠都沒有例外。」

蕭七倒抽一口冷氣，道：「好厲害的毒！」

幽冥先生道：「最厲害的是所有機能都受影响，人自然就很快的衰老起來。」

他笑笑接着道：「我若是不說出姓名，告訴你才只四十六，相信你一定不肯相信。」

蕭七不覺頷首。

趙松忽然道：「那些人毒你不死，只怕自己就得要死了。」

幽冥先生道：「這話怎樣說？」

趙松道：「難道你竟然不加追究，就那樣放過他們？」

幽冥先生道：「你看我可是一個那麼量大的人？」

趙松冷笑道：「我看就是不像了。」

幽冥先生微喟道：「老實說，當時我的確想暫時不跟他們算那個賬的。」

趙松懷疑的「哦」地一聲。

幽冥先生道：「因爲我當時自己亦知道餘毒尚未清，非要好好休息一下不可，他們却不肯給我那個時間，一心想把握機會將我結果，我沒有辦法，明知道後果不堪設想，也只得跟他們拚過死活了。」

趙松皺眉道：「他們一共多少人？」

幽冥先生道：「不多不少，恰好五十個。」

趙松道：「都給你殺了？」

幽冥先生道：「嗯！」

趙松道：「你好狠的心！」

幽冥先生道：「不是他們死就是我亡，除此之外你叫我怎樣？」

趙松乾瞪眼。

幽冥先生接着道：「事後我倒也有些後悔！」

趙松道：「後悔些什麼？」

幽冥先生道：「我給他們殺掉只是一條人命，我殺掉他們却是五十條人命。」

趙松冷冷一笑道：「當時你可有通知官府？」

幽冥先生道：「找誰去？」

趙松道：「你自己難道走不動了。」

幽冥先生道：「豈止走不動，根本就昏迷地上。」

「那麼總有甦醒的時候。」

「我醒來已是幾天之後，餓得兩條腿都軟了，到塞飽了肚子，神智又糢糊起來，跟着差不多一個多月，腦袋都是空空洞洞的，除了吃東西，什麼都沒有想到。」

趙松冷笑。

幽冥先生接道：「及至我神智完全清醒的時候，那些屍體都已開始腐爛了，我若是那個時候通知官府，你以爲官府會不會相信我。」

趙松不由不搖頭。

幽冥先生道：「這就是了，所以我趕緊埋好屍體作罷，幸好我個性孤僻，與戚友都甚少往來，住的又是荒郊，等閒沒有一個客人，否則事情眞也由不得我。」

趙松悶哼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幽冥先生反問：「以你看呢？」

趙松怔在那裏。

幽冥先生笑接道：「這已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無論如何，現在都是一樣，難道你還想追究事情的眞相，定我的罪？」

趙松怔怔的望着幽冥先生。

幽冥先生又道：「經過這麼多年，你以爲是否仍可以再找到任何證據？」

趙松冷冷道：「你就是因此不怕將事情說出來。」

幽冥先生連連搖頭，道：「非也非也，吾家祖訓，生不入官門，死不進地獄，換句話，就是叫我們做子孫的，千萬不要做壞事，我做的雖然不算得什麼壞事，但殺了那麼多的人，良心實在有些不安，難得有這個機會，豈可不乘機坦白一番。」

趙松道：「這樣良心就好過了。」

幽冥先生道：「好過得多了。」

他忽然又大笑了起來。

——這個老東西腦袋莫非有問題。

趙松瞪着幽冥先生，不覺起了這個念頭。

蕭七也起了。

好一會，幽冥先生才收住笑聲，眼珠子一轉，道：「你們可知道，我爲什麼笑得這樣子開心。」

蕭七道：「爲什麼？」

幽冥先生道：「吾家祖訓生不入官門，死不進地獄，今天我却非獨在地獄打了一個轉，而且還被鎖在官門之內，你說這是不是有趣得很？」

蕭七苦笑。

趙松却冷笑道：「你豈非一直都是住在地獄之內？」

幽冥先生問道：「你是說我那個莊院嗎？」

趙松道：「門前橫匾不是寫得清楚，那就是地獄。」

幽冥先生道：「却不是眞的。」

趙松道：「難道你今天進過了一個眞的地獄？」

幽冥先生沉吟着道：「也許。」

趙松道：「眞的地獄又是怎樣子。」

幽冥先生道：「我也不清楚！」

他夢囈也似接道：「那會子我好像仍然在莊院的大堂之內，又好像經已墮入地獄之中，那些判官鬼卒，馬面牛頭，只是瓷像，可是那會子都動起來，閻羅雙王更朝我瞪大了眼睛，一個的目光有如冰雪，一個的目光有如火焰，而且，竟然會飛出來。」

趙松奇怪道：「你是說什麼？」

幽冥先生呻吟着道：「火焰，那個女閻羅朝我一瞪眼，竟然有兩團火焰從眼眶裏飛出來，我才給男閻羅一瞪眼，如同置身冰雪中，那刹那竟然無絲毫寒忌，反倒是如遭火焚，嚴寒酷熱，辛苦極了。」

他說着，面上不覺露出了一片恐懼的神色。

看樣子，他並不像在說謊。

蕭七趙松相顧一眼，無不顯得詫異之極。

郭老爹與那兩個捕快却聽得由心寒了出來。

幽冥先生接道：「我平日塑造那些瓷像倒也不覺得怎樣，反而弄得越恐怖就越高興，誰知道他們動起來，却是那麼可怕，幾乎沒有嚇破我的胆子。」

他苦笑了一下，又道：「葉公好龍，看見眞龍出現，便嚇得抱頭鼠竄，當時我大概就是那種心情的了。」

趙松道：「你其實也應該塑造幾個像人的瓷像才是，那最低限度，總算也有『人』壯胆。」

幽冥先生道：「可惜我生平所見到的人不是面目可憎，就是一肚子壞水，有幾個叫做比較好的，亦不見得好到那裏，我實在提不起那個興趣。」

趙松道：「你們四公子不是很好。」

幽冥先生道：「好什麼？蕭西樓文不如杜茗，武不如董千戶，杜茗有時候簡直就像個婆娘，董千戶性情像牛一樣，整天賣弄那身蠻力，言語無味，脾氣更就臭得要命。」

趙松道：「那麼你……」

幽冥先生截口道：「我有眼無珠，想起已有氣，若是塑造一個自己的瓷像放在面前，保管一個時辰也不用，不是我砸碎它，就是它氣死我。」

趙松道：「連自己你都厭惡，別人還用說？所以你就算無端殺人，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幽冥先生笑而不語。

蕭七隨即轉回話題，問道：「老前輩連人帶椅摔倒在地上，莫非就驚於閻羅雙王的瞪眼？」

幽冥先生道：「可不是？」

蕭七道：「然後那個地獄使者就出現了。」

幽冥先生道：「嗯。」

蕭七問道：「那個地獄使者是怎樣一個樣子的？」

幽冥先生道：「是一個骷髏，裹在黑布內。」

蕭七面色微變，道：「然後他引來了地獄之火？」

幽冥先生道：「起火的時候我已經魄散魂飛了。」

蕭七道：「那是眞的火？」

幽冥先生急問道：「我那幢莊院到底怎樣？是不是全給燒了？」

蕭七道：「在我離開的時候，整個大堂已變成了火海，火焰而且已到處流竄，不過方才那一塲暴雨，相信已足以將火熄滅。燒去的大概只是那個大堂而已。」

幽冥先生叫起來：「那可是我的心血所在。」

蕭七道：「恕我無能爲力挽救了。」

幽冥先生面容倏的又一寬，道：「燒掉了也好，省得我以後看見心驚肉跳。」

他連隨問道：「可是你從棺材裏走出來將我救出去？」

蕭七點點頭道：「幸好棺材並沒有釘得太穩，否則莫說是救人，便自己也救不了。」

幽冥先生道：「但是我却也釘了六枚釘子之多，要破棺而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蕭七道：「的確不容易。」

幽冥先生道：「若換是別人，心固然難免大亂，手只怕亦已嚇軟，只有等死的份兒。」

蕭七道：「也未必。」

幽冥先生道：「無論如何，你比你那個老子是强多了。」

蕭七淡然一笑。

幽冥先生接問道：「你破棺而出，可見到那個地獄使者？」

蕭七搖頭道：「只見周圍火焰飛揚，迅速蔓延。」

幽冥先生道：「我那時仍在那張長案之後。」

蕭七道：「而且身上衣服巳着火。」

幽冥先生目光落在衣衫之上，打了一個寒噤，道：「好險，若是你出遲片刻，我豈非準得給火烤熟？」

蕭七笑道：「就算不全熟也得半熟的了。」

幽冥先生抬頭道：「大概女閻羅就看在你面上到此爲止，不再懲罰我，而且將我的魂魄放回。」

蕭七道：「也許吧！」

幽冥先生瞪着蕭七道：「在那種情形之下，若換是別人，逃生猶恐不及，況且又是我將你釘在棺材之內，怎麼你還要出手相救。」

蕭七道：「要我見死不救，由得你活活燒死，可是辦不到。」

幽冥先生道：「爲什麼？」

蕭七道：「雖然我有時心狠手辣，但只是對待那種邪惡之徒之說，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到現在我仍然未清楚，萬一你是一個大好人，我見死不救，豈非要一生良心不安。」

幽冥先生嘟喃道：「我雖非邪惡之徒，却也不是一個大好人。」

趙松冷笑。

蕭七接道：「況且，我們還有一些事情必須問清楚你。」

幽冥先生好像沒有聽到蕭七這句話，繼續嘟喃道：「現在却輪到我一生良心不安了。」

蕭七道：「哦？」

幽冥先生歎息道：「我活到這年紀，從來不曾受過他人半點恩惠，想不到却受了你的救命大恩，這你說要命不要命。」

蕭七笑道：「原來這回事，你可以當作完全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幽冥先生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蕭七兩遍，道：「你看來似乎是一個施恩不望報的人，可惜我也不是一個忘恩負義之徒。」

一頓接道：「什麼時候，我總要找個機會，也救你一命。」

連隨又歎了一口氣，說道：「這豈非由現在開始我就要侍候在你左右，等候機會。」

蕭七一皺眉頭，道：「那麼你是認眞的了？」

幽冥先生瞪眼道：「怎麼，難道你當我在開玩笑。」

蕭七道：「既然前輩刻意要報答，那麼我們倒不如索性就來一個公平交易？」

幽冥先生道：「你說來聽聽。」

蕭七道：「只要前輩肯老實回答我幾個問題，我們之間的恩怨就從此一筆勾消怎樣？」

幽冥先生不禁一怔道：「這可是你說的呵！」

蕭七道：「嗯。」

幽冥先生道：「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了。」

他連隨催促道：「你要問什麼只管問，知無不言。」

那麼晚輩斗胆先問一句，蕭七目光一轉，手指放在桌子上那具屍體，問道：「前輩爲什麼要殺死這個女孩子？」

幽冥先生反問道：「她是誰？」

趙松一剔眉，方待說什麼，蕭七巳應道：「也許就是杜飛飛。」

幽冥先生又接着問道：「杜飛飛是什麼人？」

趙松道：「杜茗的長女。」

幽冥先生「哦」一聲，忽然皺起了眉頭，道：「老杜的長女叫做飛飛。」

蕭七奇怪道：「前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幽冥先生道：「老杜的長女彌月之際也曾給我帖子，我沒有親身前去恭賀，教僕人送去一份禮物。」

他思索着道：「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給長女起的名字並不叫飛飛，而是叫……」

他一再搖頭，一時間似乎想不起來。

蕭七試探道：「是不是仙仙。」

幽冥先生猛然脫口道：「不錯，是叫仙仙。」

蕭七道：「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

幽冥先生道：「大概在我中毒被害之前的幾月，所以我記得這麼清楚，亦是說仙仙這孩子今年應該就有十八歲大了。」

蕭七點頭道：「嗯！」

幽冥先生道：「至於後來他何時多了飛飛這個女兒我可就不清楚了。」

蕭七道：「飛飛是仙仙的姊姊。」

幽冥先生道：「眞的不是妹妹嗎？」

蕭七道：「前輩也許忘記了。」

幽冥先生道：「我的記憶還不致於這樣差，若說是老杜糊塗同樣沒有可能，不成是第二個女人替他生的，當時一直藏在外面。」他怪笑起來，道：「只有這個解釋了，你也許不知，老杜這小子有『美劍客』之稱，在外面一直風流得很。」

蕭七道：「是好不是也好，都無關要緊，現在要知道的，只是飛飛的死因。」

幽冥先生笑聲一頓，正色道：「你們找錯人了，我既不認識杜飛飛，也沒有殺過人。」

蕭七盯着幽冥先生，還未開口，趙松巳冷笑道：「你這樣回答早在我意料之中，殺人兇手否認殺人本來就是司空見慣的一回事。」

幽冥先生笑顧趙松道：「我若是殺人兇手，早就開溜了，怎還會獃在這兒。」

趙松道：「但是你却是非獃在這兒不可！」

幽冥先生搖頭道：「你錯了。」緩緩將抱住後腦那雙手抽出來。

在他那雙手的手腕之上，本來都鎖着手銬，現在却都巳打開，變了握在他的右手中，他笑笑接道：「你以爲這東西眞的能夠鎖住我。」

趙松驚愕問道：「這副手銬你怎麼弄的？」

幽冥先生道：「莫非你忘了我有一雙巧手？」

他那雙鳥爪也似的手緩緩一翻，繼續道：「在睜開眼睛的時候，我巳經暗中將鎖弄開，因爲我實在也有些懷疑自己究竟是否陷身地獄之內，也不想束手待斃。」

趙松冷笑道：「你這個老小子好狡猾啊。」

「不過你若是以爲弄開了鎖鍊就可以離開，便將這個衙門看得太簡單了。」

幽冥先生道：「哦？」

趙松道：「首先你得把趙某人放倒，否則休想踏出這個房間半步。」

幽冥先生道：「有件事我還沒有告訴你。」

趙松道：「說。」

幽冥先生雙手又一翻，道：「我這雙手除了巧之外，還有力，很有力！」

說着他右手五指陡地一緊，握在手中那副手銬立時扁了。

趙松心頭一凜。

幽冥先生又道：「還有，這條鐵鍊也是一樣很好的武器。」倏的一揮右手，只聽到「嘩啦」的一聲，連着那副手銬的那條鎖鍊立時毒蛇般飛出，擊在丈外一扇窗戶之上。

那扇窗戶「轟」地四分五裂，碎片激射，鐵鍊刹那倒捲，飛回幽冥先生手中。

趙松面色大變，旁邊兩個捕快的右手不覺巳抓住了腰間的配刀。

郭老爹半側身軀，看樣子巳準備隨時往桌底下鑽。

蕭七却若無其事。

幽冥先生旋即抛了手中鐵鍊，目注趙松道：「總捕快雖然武功高强，但出其不意，只怕亦不難爲我所算。」

趙松不能不點頭。

幽冥先生接道：「所以我要離開，其實也是很容易的。」

趙松只有點頭。

幽冥先生又道：「但我若是就此離開，豈非就等如承認自己是個殺人兇手，畏罪潛逃，那時候我即使沒有在這裏傷人，總捕頭也一樣不會放過我。」

趙松冷笑道：「你知道最好。」

幽冥先生皺眉道：「老實說，這件事我也非常奇怪。」

他說着抛下手中鐵鍊。

趙松面色一寬，似欲有所舉動，蕭七即時手一攔，道：「趙兄且先聽他怎樣說話。」

「也好，」趙松有些無可奈何。

幽冥先生接問道：「你們到底在那兒找到那具屍體？」

蕭七道：「在城外。」

幽冥先生道：「不是在我那個『捺落迦』。」

蕭七搖頭。

幽冥先生道：「那怎麼會懷疑到我頭上？」

蕭七道：「因爲屍體是藏在一個瓷像之內，那個瓷像塑的是一個羅刹女鬼，與你那個莊院之中的極之相似！」

郭老爹插口道：「手工精細，不比普通，所以我才會想到你閣下！」

幽冥先生側首道：「你是那一位？」

郭老爹道：「人家都叫我郭老爹，是衙門的仵工，不過，年輕的時候，却是個陶工，所以那個瓷像手工的優劣，多少也看得出來。」

幽冥先生又問道：「你到過我那兒？看過我塑的瓷像？」

郭老爹道：「閣下莫非忘記了多年前曾經函約這兒的有名陶工前往閣下那個莊院參觀那些瓷像？」

幽冥先生一怔，忙笑道：「是有過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的會出那個念頭，大概是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的心理作祟，怎麼？也有你的份兒？」

郭老爹搖頭道：「就算那會子我仍然幹陶工那一行，也沒有那個資格接受閣下的邀請，不過隣近的幾位前輩都在閣下邀請之列，回來都無不讚不絕口。」

幽冥先生大樂，怪笑不絕，突然一頓，道：「那個瓷像現在呢？」

郭老爹道：「因爲要弄出屍體來，巳鑿碎了。」

幽冥先生道：「全都鑿碎了。」

郭老爹道：「這是無可避免之事。」

幽冥先生不禁連連歎息道：「可惜可惜！」

蕭七道：「前輩的意思……」

幽冥先生道：「若是那個瓷像沒有碎，我也許可以看得出那是誰家的製品，要知那正如我武功一樣，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徵。」

蕭七一怔道：「我們可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幽冥先生想想又問道：「方才你用到『也許』那兩個字，莫非死者的身份仍未能够確定？」

蕭七道：「屍體的皮膚不少都黐在瓷片上，是以面目破爛不堪，根本無法辨認，我們只是從載在屍體手腕上的一只玉鐲來假定。」

他歎了一口氣，道：「希望當然就不是杜飛飛。」

幽冥先生道：「老杜與老蕭是結拜兄弟，你們當然也很要好。」

蕭七道：「我與他們姊妹正所謂青梅竹馬長大，簡直就兄妹一樣。」

幽冥先生道：「你到過他們家了？」

蕭七頷首道：「事實證明飛飛巳經失踪了幾天。」

幽冥先生道：「這的確不妙得很。」

蕭七無言輕歎。

幽冥先生忽然道：「可否讓我看一看那個屍體？」

趙松道：「就放在桌上！」

幽冥先生緩緩站起身子，他站起來的時候，脚鐐的鎖亦巳打開，趙松看在眼內，只有苦笑。

郭老爹不用吩咐，將覆在屍體上的白布拉下！

幽冥先生只望一眼，雙眉便自緊鎖，但仍然走近去，俯首細看一遍。

然後他歎了一口氣，揮手叫郭老爹覆回白布，回過頭來，道：「不將她弄出來還好。」

蕭七道：「當時大家一心想知道瓷像之內是否藏有屍體，並沒有考慮到那許多細節。」

幽冥先生倏的打了一個寒噤，道：「好可怕的手段，這個兇手的腦袋只怕有問

題。」

趙松冷冷道：「就像你。」

幽冥先生搖頭道：「比起他我可差得遠了。」

他淡然一笑，接着道：「我不錯也一直是以爲自己的腦袋有問題，而且已無藥可救，但現在看來，似乎還不至於那麼嚴重。」

趙松瞪眼道：「你將小蕭困在棺材內之際，不是曾說過，要將他燒成瓷像？」

蕭七也望着幽冥先生，道：「前輩當時的確這樣說。」

幽冥先生苦笑道：「我是聽到你們在堂中那番說話，故意如此嚇唬你，便是那一劍，也看準了才刺進棺材。」

趙松冷哼一聲，道：「這種玩笑也開得的？」

幽冥先生道：「其實也怪不得我。」

趙松道：「哦？」

蕭七應道：「是我弄壞他的棺材在先的。」

幽冥先生笑笑道：「你若非躲進棺材之內，我也想不出這個主意。」

蕭七苦笑道：「這叫做弄巧反拙。」

趙松道：「這個老小子油腔滑咀，莫教被他騙信了。」

蕭七沉吟道：「殺人的若是他，那個所謂地獄使者也不會找到他的頭上，而且引來地獄之火，欲置他於死地。」

趙松一想也是，幽冥先生接道：「我那些瓷像之內也沒有藏着屍體。」

趙松道：「有沒有，並不難知道。」

幽冥先生微喟道：「反正那一塲地獄之火，是必會弄壞不少瓷像，你不妨着人將它們鑿開來一看。」

「若是找出屍體來，可有你看的。」

趙松心念一轉，「大堂那面暗壁之後到底是什麼地方？」

幽冥先生道：「一條地道，通往我建在地下的書齋，寢室，還有存放食物的倉庫。」

趙松瞪眼道：「你瘋了。」

幽冥先生沉聲道：「這是爲安全設想，一朝經蛇咬，十載怕井繩，你沒有被別人那樣暗算過的經驗，相信很難體諒到我的心情。」

趙松怔在那裏。

幽冥先生突然又怪笑一聲。「再說，我若是住在上面那就不像捺落迦的了，到底我仍然是一個人。」

他怪笑接道：「也因爲我仍然是一個人，叫我在夜間伴着那些瓷像睡覺，可也滿不是滋味，即使在白天，看見那些瓷像有時我也會肉跳心驚。」

趙松眞有些啼笑皆非，沒好聲氣的說道：「這算做什麼，那些瓷像可全部是你自己弄出來的。」

幽冥先生道：「我所以塑造那些瓷像，主要的目的是藉此來鍜鍊，表達自己的技巧，經過那件事，對於生人我實在沒有多大好感，死人的形相却是一些也都不美，那除了地獄諸般鬼怪之外，叫我去塑造什麼？」

趙松道：「天神不是更好嗎？」

幽冥先生搖頭道：「不成，那太像人了。」

這次却到趙松搖頭了。

幽冥先生自嘲的接道：「況且我變成這個樣子，豈非正好就與鬼爲隣？」

蕭七道：「前輩這種心情並不難明白，不過，據說鬼也是人變成的，從前輩總是以人爲大前題這點看來，對於人前輩也並非完全是深痛惡絕。」

幽冥先生苦笑道：「嗯，可惜我現在才遇上一個你這樣不錯的人。」

蕭七道：「好像我這樣的人觸目皆是，前輩應該多些進城來走走。」

幽冥先生道：「你這是叫我嚇人。」

蕭七道：「前輩現在的樣子其實也不怎樣難看，最低限度，我們幾個人都不覺得可怕。」

趙松一旁聽到這裏，欲言又止。

幽冥先生並沒有在意，只盯着蕭七，忽然大笑道：「好小子，有你的，我現在倒有些給你說動了。」

他大笑接着道：「其實我那兒也並非只得我一個活人。」

蕭七道：「還有誰？」

幽冥先生答道：「是父子兩人，都姓劉。」

蕭七莞爾道：「當然了。」

幽冥先生道：「我塑造瓷像的材料還有那些食物都是他們父子替我打點的。」

蕭七道：「他們是否躲在牆壁內，那可糟糕了！」

幽冥先生搖頭道：「老劉七年前已經病逝，他在生的時候也很少留在莊院內，反倒是小劉，懂事以來一直就侍候在我左右，却不知什麼原因，月前他出去之後，就沒有回來。」

蕭七道：「他出去是幹什麼？」

幽冥先生道：「莊院內的米糧已快要吃光，是我吩咐他出去補購，誰知道一去無踪。」

他歎息一聲，接道：「也許他已經厭倦了住在那樣的莊院裏，對着這樣的老怪物。」

蕭七道：「這個小劉有多大？」

幽冥先生道：「快三十，其實也不小的了。」

蕭七道：「是怎樣一個人？」

幽冥先生道：「矮個子，有幾分傻氣，人倒是挺老實的。」

他嘟喃接道：「我對他自問也算不錯，每次他回家探母，非獨沒有留難他，而且多少也給他一些銀兩回去，現在他走了，一句話都沒有交代。」

蕭七道：「會不會家裏發生了事，一時走不開。」

幽冥先生道：「是這樣亦未可知。幸好莊院內還養有不小鷄鴨，不過也盡了，今天我吃的那隻鷄已是最後的一隻，他今天若是不回，明天我就得走出莊院嚇人的了。」

趙松道：「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經已替你解決，這幾天內，說不定也無須你爲此担憂。」

幽冥先生道：「總捕頭意思是說，要將我留在這兒？」

趙松道：「嗯。」

幽冥先生却笑起來，道：「妙極了，妙極！我正想嘗試一下監牢滋味如何！」

趙松又怔住。

幽冥先生一邊笑，一邊繞着那具屍體打了一個轉然後倏的怔住在一旁，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

趙松沒有理會他，轉向蕭七道：「蕭兄看見了仙仙姑娘沒有？」

蕭七點頭，雙眉緊鎖。

趙松鑑貌辨色，道：「莫非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蕭七道：「這件事情現在發展得更加詭異了。」

趙松傾耳細聽。

蕭七將杜仙仙方才的遭遇說了出來。這非獨趙松他們聽得心胆俱寒，怔住在那裏，幽冥先生也詫異之極，追問了下去。

蕭七索性將杜飛飛失踪前一段遭遇也覆述一遍。

幽冥先生亦聽得怔住，好一會，才如夢初醒的道：「杜仙仙不會說謊的吧？」

蕭七道：「那個骷髏你不是也見到了嗎？」

幽冥先生雙手捧頭，一旁坐下，道：「怎麼竟然眞的有所謂地獄雙王？有所謂地獄使者？」

蕭七歎了一口氣。

幽冥先生目光一轉，笑顧蕭七道：「看來你的福氣倒也不少。」

蕭七只有歎氣。

幽冥先生又道：「不過女閻羅竟然會打翻了醋酲子，竟然要一再殺人，却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趙松的插口道：「其他的，難道就在你意料之中。」

幽冥先生道：「我若是沒有幾分相信也不會弄出那麼一個『捺落迦』來。」

他倏的打了一個寒噤，道：「如此看來，我遲早也是要進地獄的了。」

趙松道：「這豈非遂了你的心願。」

幽冥先生苦笑道：「我可沒有杜家姊妹那麼幸運，只怕一下去，就得被放在油窩裏滾一滾。」

趙松聽得好笑，却尚未笑出口，心頭已自寒了起來。

衆人也呆在那裏。

驀地裏，幽冥先生叫起來：「不對不對！」

蕭七脫口道：「什麼不對了。」

幽冥先生道：「那個引來地獄之火的若是眞的地獄使者，便該知道我當時說的乃是假話，知道我實在才得四十六歲。」

蕭七動容道：「嗯。」

幽冥先生接着道：「這其中只怕另有蹊蹺。」

蕭七沉默了下去。

幽冥先生瞪着蕭七，道：「你有沒有什麼仇人？」

蕭七道：「很多，但無論什麼仇人，相信也不會用這種手段來報復。」

幽冥先生道：「不錯，不錯。」

他一笑接道：「這倒像一個女人得不到一個男人的歡心，又或者一個女人被她心愛的男人遺棄，移情別戀，妒忌起來，反愛成恨，將那個男人愛的女人，與愛上那個男人的女人都一併怒上，殺之然後才甘心。」

趙松瞪眼道：「你說到那裏去了。」

幽冥先生道：「這件事若是人爲，也就只有這一個解釋比較合理的了。」

趙松道：「那有這樣的女人。」

幽冥先生笑瞇瞇的望着趙松道：「非獨有，而且多得很。」

趙松道：「哼。」

幽冥先生笑接道：「看來你對於女人的心理還不大了解。」

趙松道：「你難道就了解了。」

幽冥先生道：「我最小見過三個那樣的女人，幸好她們的武功都不大好，所以還沒有闖出什麼禍來。」

趙松閉上了嘴巴。

幽冥先生轉顧蕭七道：「以你這樣英俊瀟洒，年青有爲的小伙子自然必會有很多女孩子垂青，所以即使闖出這種禍也不足爲奇。」

蕭七苦笑道：「晚輩一直都規行矩步，說話亦一直檢點得很。」

幽冥先生道：「我看你也是。」

他却又接問一句：「你仔細想想，在江湖上可曾招惹過什麼女人？」

蕭七不假思索，道：「沒有。」

幽冥先生道：「怕只怕襄王無夢，神女有心。」

蕭七微喟道：「這就不得而知了。」

幽冥先生又問道：「在樂平這裏又如何？」

蕭七道：「除了杜家姊妹，就只有一個董湘雲比較接近。」

幽冥先生道：「董湘雲又是誰家的女兒了？」

趙松道：「董千戶。」

幽冥先生摸摸腦袋，道：「莫要董千戶那個臭脾氣才好。」

趙松一笑道：「只怕比董千戶還要兇上一倍！」

幽冥先生一怔，道：「什麼？」

趙松道：「這位董大小姐有個外號叫火鳳凰，這周圍百里，不知道她的人大概沒有幾多個，看見她不想趕快開溜的，相信就更少了。」

幽冥先生道：「有這麼厲害？」

趙松道：「這裏的酒樓最少有兩間被她拆掉了一半。」

幽冥先生一吐舌頭，道：「乖乖。」

趙松歎息道：「別的人我倒不大清楚，只是我老遠看見她，頭自然就會痛了起來。」

幽冥先生道：「能够令一個地方的總捕頭老遠看見就頭痛的女孩子，縱然不細說，我也想像得到她有多厲害的。」

趙松道：「幸好她雖然天不怕，地不怕，老子也不怕，對於一個人却是聽話得很，所以只要那個人來得及時，還是可以制止得住她鬧下去的。」

幽冥先生道：「那個人是誰？」

趙松瞟着蕭七，幽冥先生順着他的目光望去，道：「不是這位吧？」

趙松道：「正就是這位。」

幽冥先生目注蕭七，咭咭怪笑道：「看來那位火鳳凰準是喜歡上你的了。」

蕭七苦笑無言。

幽冥先生道：「好像你這樣溫文有禮的小伙子當然不會喜歡那種女孩子的。」

洪拳絕招破玉帶圍腰

希雲

港九的武林中人都知道近代最出色一個拳師叫做黃飛鴻，反而懂得黃飛鴻的父親黃麒英比較少，事實上黃飛鴻能够繼承父業，武藝高強，當然是從小就接受訓練，然後有此成就。

照一部份跟隨過黃飛鴻學習武功的人如此稱述：「不論何人投身黃飛鴻的武館之內學習武藝，首先就要學習紮馬，先行每天坐穩四平大馬，然後就把兩塊相當沉重的石頭放在兩條大腿之上，增加壓力，天天這樣紮馬，半年之後才開始教授洪拳，因此之故，沒有耐性，或者一雙脚太過軟弱的人，都是學了兩三個月就自動走開的。黃飛鴻如此重視紮馬，當然是父親黃麒英的指點。

別派拳術是否特別重視紮馬呢？不得而知，但以洪拳來說，却是肯定的非常喜歡紮馬，原因是他們往往在兩手相交之際，使用腰勁，把渾身氣力放在手上，壓倒對方的橋手，發招撲攻，橋手給壓落，那就輸定了，如果沒有練過紮馬，橋手堅挺，難以持久，故此，學習洪拳，先行苦練紮馬，至今亦屬如此。

說到黃麒英，他雖然在廣州十分活動，到處賣武，至於他的家眷，仍在睦州的，睦州跟西樵相距不遠，故此，黃麒英每隔三個月必返鄉一行，小住幾天，又再到廣州，再者，他在鄉中購置若干田地，因此要到該處視察一番農務。

有一天，黃麒英從鄉中走出廣州，搭西樵渡，埋岸之際，他就挽着衣箱踏上碼頭，當時碼頭有幾個轎夫，見他是花甲老人，土頭土腦，正式大鄉里，便上前向他兜搭，問他是否想坐轎，住在甚麼地方，講妥價錢，轎夫就把他抬着走動。

本來一頂轎是兩人抬的，前面一個後面一個，料不到那時却三個人一齊抬轎，黃麒英覺得莫名其妙，初時以為他們三個人合作，不想走開，便不理會他們，怎料他們並非向應該走的街巷走，而是愈走愈遠，黃麒英看了就知道他們存心不軌，換句話說，那些人故意多走一段路，就想多索一些費用，抵步之後，果然不出所料，三個轎夫一齊開口，依照原來講過的價錢要三倍過外，當時黃麒英已經到了寶芝林，那是一間藥局，後面就是武館，他笑着點頭說：「我可以給你們二倍價錢，不過，我要你們三人把我抬進店內，直入後館，然後給錢，因為我的身上沒有碎銀，如果你們無法把我抬進去，分文不給。」

三個轎夫認為此事很易辦到，就一口答應。怎料黃麒英坐在轎裏運用紮馬的功夫，把渾身氣力壓在兩腿之上，兩腿又壓在轎上，三個人一齊想把那頂轎扛起來，始終辦不到，愈是發力，愈是無力移動轎身，不覺怒火攻心，不再抬轎了，大喝一聲，叫黃麒英走出來，不由分說的發拳亂打。

黃麒英剛剛走出轎門，就站在街上，以洪家的五行拳應戰，這種拳法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形狀配合拳法，最適當就是應付四方八面的撲擊，不但三個轎夫向他一齊進攻，給他化解，隨即發招，把他們打到東斜西倒，就算再多兩個轎夫亦非敵手，到了那時，黃麒英然後微笑着說：「你們想打，先要打聽一下我是誰，看清楚沒有？這個地方叫做寶芝林，有我座鎮，無人敢捋虎鬚，快些滾蛋。」

他們聽了才知道此人是很有名氣的拳師，後來更知是名拳師黃麒英，是他創辦寶芝林藥局的，自問無法報復，只好向他們的包爺東莞祥報告。

那個綽號東莞祥的人，本姓單，是東莞縣城居民，自幼在鄉中學習武藝，拳脚精通，到了他長成，就出廣州撈世界，由於他氣力大，拳脚有些斤兩，一邊打一邊學，跟着苦練，愈打愈出名，他有一班鄉里在西濠口抬轎搵食，因碼頭大生意好，常常有幾帮轎夫爭生意，即使做抬轎佬亦不容易，往往給人欺負，自然而然的結集起來，變成一個特殊的組織，且有一名武林高手座鎮，至於東莞鄉的轎夫，當然是東莞祥座鎮了，久而久之，認識他的人就稱之為「東莞祥」。

這個三個轎夫被黃麒英懲戒一番，回報東莞祥，東莞祥聽了勃然大怒，却又不敢到寶芝林踢盤，只是懷恨在心，有機會然後出擊。

十多天後，黃麒英偶然離開仁濟街，走向西濠口看看渡船的情形，剛巧碰着三個轎夫在路邊跟東莞祥談話，他不以為意，至於東莞祥，看見他單獨行走，自己的勢力範圍控制之下，隨時可以找到十多人一齊動手，一來恃着人多勢衆，二來欺負黃麒英年老，於是決心偷襲，不動聲色，單獨走到黃麒英的背後，忽然施展「玉帶圍腰」一招向黃麒英的腰部箍緊，隨即發力，想把黃麒英整個抱起來。

不過，黃麒英苦練多年，正式少林武功的基礎，不必用眼去看，突然覺得腰間被箍，有人想把他提起來，立刻馬步一沉，變成四平大馬，而且使用千斤墜的功夫，兩條腿坐低，非常穩定，跟着反身雙手從高處劈落，先把東莞祥從後邊抱來的兩手削低，然後一脚踢向東莞祥的丹田穴，打中小腹，倒地呻吟無法站起來。

東莞祥的手下看見，大吃一驚，不敢圍攻，只是走到包爺的身邊，設法把他抱起來，扶傷而去。

黃麒英站定脚步，向他教訓幾句，然後慢慢的走開。

此事發生之後，東莞祥以及西濠口的轎夫才知道黃麒英確是手上有功夫，年紀雖老寶刀未老，敬而遠之。

蕭七沒有作聲。幽冥先生接道：「她歡喜你，你若是不喜歡她就糟了。」

蕭七道：「哦？」

幽冥先生道：「那種女孩子愛得深，恨得切，得不到的東西，說不定寧可摔碎也不肯給別人的。」

趙松問道：「不忍心摔碎又如何？」

幽冥先生道：「那自然就是將要得到這件東西的敵人擊倒，沒有人跟她搶，自然就是她的」，是不是？」

趙松道：「未必吧。」

幽冥先生道：「她却是會這樣想。」

蕭七歎了一口氣，道：「幸好我並不是東西，是個人。」

幽冥先生笑笑道：「很多人都喜將人叫做東西的，我只是其中之一。」

蕭七道：「湘雲的脾氣雖然是兇一些，心地却是善良的。」

幽冥先生道：「杜家姊妹的性格又如何？」

蕭七道：「飛飛沉靜而理智，仙仙嬌憨而溫柔，更不會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現在她們更都是受害者，飛飛生死未卜，仙仙又已面臨死亡威脅。」

幽冥先生道：「除了她們，是否還有第四個？」

蕭七斷然道：「沒有了。」

幽冥先生道：「這件事分明就是一派酸風妒雨，若不是人為，我們就惟有乾瞪着眼睛看事情發展，若是人為，你眞要小心防範。」

蕭七道：「董湘雲？」

幽冥先生不答，又說道：「這並非人為，是女閻羅在吃乾醋也不無可能，我事實也看見閻羅雙王瞪眼睛。」

蕭七忽然道：「會不會是前輩喝醉了，生出來的幻覺？」

幽冥先生道：「我千杯不醉，那麼一壺酒，如何醉得了我？」

話口未完，突然一呆，道：「不過也眞奇怪，那天我的酒量好像非常不好。」

他摸摸腦袋，道：「莫非我那個時候魂魄眞的經已離軀殼？」

蕭七道：「若不是？」

幽冥先生道：「就一定是那壺酒有問題了。」

蕭七道：「那壺酒放在什麼地方？」

幽冥先生道：「地下的小酒窖內。」

蕭七道：「有誰知道那地方。」

幽冥先生道：「小劉。」

蕭七又問道：「前輩是否終日都在地下室之內。」

幽冥先生道：「日間我多數在後院揑瓷像。」

「小劉離開這一個月之內也一樣。」

「你以為我這種人會受他人影响？」

「應該不會。」

「不過即使我在地下室之內，小劉要進來，我也未必會發覺。」

蕭七道：「哦？」

幽冥先生道：「因為他是隻蜘蛛。」

「蜘蛛？」蕭七一怔。

幽冥先生道：「平日我習慣也是叫他蜘蛛。」

蕭七道：「為什麼？」

幽冥先生道：「他身材矮小，手脚却又細而長，行動敏捷，活像蜘蛛一樣。」

蕭七沉吟起來。

幽冥先生道：「不過這個人忠厚老實，是絕不會算計我的。」

趙松冷笑道：「他若是眞的如此，也不會不告而別。」

幽冥先生一呆，道：「也許他是出了什麼意外？」

趙松道：「這個人家在那裏，我教人去打聽一下。」

幽冥先生又是一呆，道：「這個我可是不清楚，好像在城中。」

趙松道：「那他本來叫做劉什麼？」

幽冥先生搔首道：「好像叫大貴。」

趙松道：「你記清楚了？」

幽冥先生道：「大概不會錯的吧？」

趙松皺眉道：「看來你這個人其實也糊塗得很。」

他隨即吩咐一個捕快：「你帶幾個兄弟打聽一下，城中可有劉大貴此人。」

那個捕快應命退下。

幽冥先生目送那個捕快離開驗屍房，喃喃道：「小劉人很忠厚老實嘛。」

趙松冷冷笑道：「那你是寧可接受魂飛魄散這個解釋的了。」

幽冥先生道：「那個地獄使者一時記錯了我的年紀亦未可知，很多小說不是都有記載地獄使者勾錯別人魂魄的故事，可知他們其實也不是很精明的。」

趙松盯着他，嘿嘿的冷笑兩聲。

幽冥先生目光一轉，又落在那具屍體之上，目不轉睛，若有所思。

蕭七看在眼內，有些奇怪，但仍然等了一會，才問道：「前輩對這具屍體莫非是有什麼懷疑？」

幽冥先生搖頭。

蕭七道：「那麼前輩如此留意那具屍體是……」

幽冥先生截口道：「要知道這具屍體的眞面目並非全無辦法。」

蕭七追問道：「前輩這樣說……」

幽冥先生又截道：「辦法雖然有，却也是麻煩得很，而且你們未必會同意。」

趙松道：「你眞的有辦法回復死者的本來面目？」

幽冥先生斷然道：「有。」

趙松向蕭七道：「蕭兄以為如何？」

蕭七道：「一切總捕頭做主。」

趙松目光一轉，回對幽冥先生，半晌才說道：「好，我讓你試試。」

幽冥先生却目注郭老爹道：「那麼先勞煩老人家設法替我找來塑造瓷像的諸般工具材料，都要最好的。」

郭老爹一呆，轉望向趙松。

趙松頷首。郭老爹才道：「這兒幾個陶工名匠與我馬馬虎虎都叫做朋友，要張羅大概不成問題。」

趙松揮手道：「快快去。」

郭老爹站起身子，打了一個揖，連隨舉起了脚步。幽冥先生目送他走出驗屍房，連連點頭。

蕭七忍不住問道：「前輩到底有什麼妙法？」

幽冥先生目光又回到那具屍體之上，半晌才從口中吐出四個字——

「借屍還魂！」

——未完——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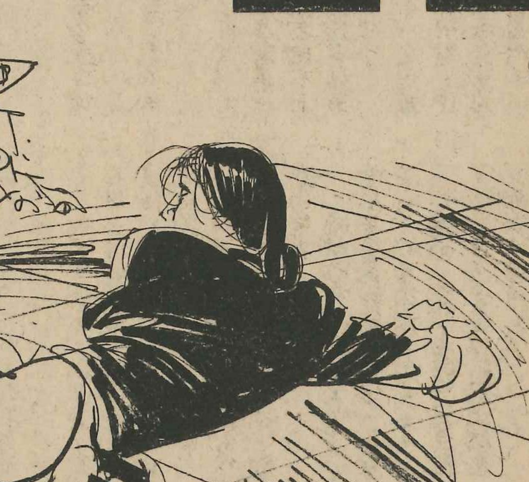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開泰被龍不王誘騙到龍鳳酒樓，只想他供出曹玲的去處，但金開泰說不知，龍不王使小計找到徐小蕙（曹玲的表姐）以爲可知曹玲下落，但因巫婆婆的出現而使小蕙又跑了，小蕙到酒樓敉出金開泰，此時他倆眼前又出現另一批敵人，龍不王叫他倆快離開，但金開泰却不願一走了之，最後金開泰，小蕙，和龍不王三人均爲前來的八面蜘蛛郎一雄的蛛蜘網所罩住，被八面蜘蛛擄去了，……孫琴的手下正向孫琴報告金開泰等人被八面蜘蛛所擒的事，忽然郎一雄現在眼前，郎一雄要向孫琴借用五彩珍珠……

撒珠網捕敵　放毒針自救

孫琴道：「爲什麼一定要告訴你？我願意別人未必願意。」

「孫琴！我已經對妳很客氣了。」

「女人最要緊的是什麼？是她的身體。你撕掉我的衣裳，使我赤身相見，這還算客氣嗎？」

郎一雄那張黑臉突然也會紅，就像一片醬豬肝。他看看手裏的那件皮衣，想了想，扔了過去。

「去換好衣服，然後咱們再談。」

「你要跟我去嗎？」

「用不着。」

「也許我會趁機會脚底板抹油。」

「妳不會。」

「因何如此肯定？」

「因爲妳知道以後再遇上我時，會有什麼後果。」

孫琴一見郎一雄就心懷恐懼，可是她又敢和對方爭執，爲什麼？只因爲她太了解郎一雄的性格：他並不是一個橫蠻而不講理的粗人。

她從容地去換衣服，當然還有一些別的事情需要安排。

一個老婆子侍候她，這是一個絕對不起眼的老婆子：平平庸庸，任何人見過她之後都不會有深刻的印象。

孫琴一邊換衣服，一邊輕輕地問：「有多少隻小蜘蛛？」

「沒有半隻。」老婆子的聲音更輕。

「哦！靠得住？」

「沒錯。」

「怎麼了？難道也有活得不耐煩的蜘蛛精？」

「妳最好別小看他。」

「我認爲今天是個放倒他的好機會。」孫琴說。

「妳認爲？」老婆子帶着不屑的味道說。

「難道不是？」孫琴顯然很有信心。

「說說看，用什麼方法？」

「弓弩。」

「不行，弓弩手必須接近客廳，而且還要有『射口』，這種花樣妳休想瞞過成了精的八面蜘蛛。」

「毒藥。」

「酒？茶？」

「這會兒他一定點滴不沾的，我看只有茶。」

「不管是酒、是茶、都不成。」

「爲什麼？」

「別忘了蜘蛛本身就是五毒之一，妳用毒藥對付，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這麼說來，簡直就沒有法兒對付他了？」

「那倒不見得，眼面前就有一個法兒了。」

「哎喲！老奶媽，妳幹嗎呀？這又不是蒙上了眼睛的驢子進磨坊，兜個什麼圈兒呀！快說，快說！」

「我看只有一樣武器可以制服八面蜘蛛。」

「什麼武器？」

「妳！」老婆子一根指頭戳在孫琴的鼻尖上。

孫琴先是一楞，隨後突然笑了：「老奶媽！妳幹嗎拿我尋開心呀？」

「我可是說正格的。」

「老奶媽！我也明白女人本身就是一件犀利的武器。可是，年輕嬌嫩我比不上曹玲，嫵媚比不過徐小蕙，風騷比不過彭娘子，我不行啊！」

「妳的話有道理，可是也不一定全對。一個將軍一個令，一個鼓佬一個點，什麼人玩什麼鳥，武大郎就偏偏喜歡養夜豬子。我看，郎一雄就喜歡妳這種娘們。」

「別瞎扯了！」

「我說的是正格的，方才他多狠，突然讓妳到房裏來換衣服，由此可見，他已動了憐香惜玉之心。」

「眞的嗎？」

「我這雙老眼，還沒有到昏花的程度哩！」

「老奶媽，我試試看，可是我眞不知道該如何着手。」

「不必急燥，慢慢地磨，磨到節骨眼兒上，他自然操會主動，妳一切順着他，不就行了麼？」

孫琴最後對鏡攬照一次，興緻勃勃地說：「我這就去。」

「慢點！」老婆子沉叱了一聲，她似乎具有無比權威。

「幹什麼？」孫琴嚇了一跳。

「女色只能征服男人，但却殺不了男人。」

「哦！」

老婆子從身上拿出了一枚珠光燦爛的戒指替孫琴戴上，緩緩地說：「這是妳母親留下來的遺物，有不少英雄好漢就死在這戒指上，妳一定會有機會……瞧：這裏有一根細小的尖刺，一壓就行了。」

孫琴看着手上的戒指，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笑容。

時間似乎就擱了太久了一點，可是等待在客廳裏的郎一雄却一點兒也不急燥，老婆子的看法似乎正確了。

現在，孫琴也開始留意郎一雄的表情了。她自己覺得打扮得很漂亮，郎一雄是否也如此覺得呢？

眼睛是最容易洩密的，郎一雄的眼睛好像很亮。

「對不住！」她柔柔地說：「讓你久等。」

「久等無所謂，不過，久等一定要有代價。」

「你要什麼？」

「妳忘了！我要那顆五彩珍珠啊！」

「你忘了，我說那顆珍珠已經被別人借去了。」

「那麼，就請妳告訴我那人是誰？」

「不能說，也許有別的方式補償。」

「補償？」郎一雄有些困惑地搖搖頭。「我不明白妳的意思，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那粒珍珠。」

「這話不錯，沒有任何東西能代替那顆五彩珍珠，可是，在這個世界上，却有更多的東西比那粒珍珠更貴重。」

她注視着郎一雄的目光，他的目光在閃動，這表示他已經被孫琴的言辭所左右了。

「有嗎？」郎一雄漫應了一聲，他已心不在焉了。

「有。」

「那些？」

「你還用問？凡是用金錢買不到的東西都比那粒珍珠貴重。」

「那些？」郎一雄重覆這兩個字。

「我只說兩樣吧！權力，這是多麼貴重的東西，還有就是女人的心，這都是化錢買不到的。」

孫琴五官端正，身材剛健婀娜，生得也不算醜，但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多漂亮，有多嫵媚，她從無自信憑她的美色就可以左右一個男人的意志。可是，老奶媽却偏說她對郎一雄具有女性的誘惑力，而且老奶媽還說準了。

郎一雄的呼吸逐漸急促起來，這就是明證。

孫琴一向都是喜歡暴力的，一旦要她施展其天賦的誘惑力，反倒有些手足無措了。

幸好，此刻郎一雄又開了口：「妳能給我權力嗎？」

「不能。」

「那麼，妳能給我什麼？」

「我是女人……」

「不錯，妳是女人，但妳沒有心。」

「是人就有心。」

「別人有，妳沒有，即使有，那顆心也是歹毒的。」

孫琴的涵養極差，若是換上別人，她早就揮手摑對方耳光了，然而對方是郎一雄，她只得忍着。

「郎一雄！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心地也有善良的一面和邪惡的一面，那要因人而異。」

「算了吧！」郎一雄突然又恢復了正常。

「我郎一雄是塊什麼料，妳清楚，妳是什麼貨色，我也明白，妳爲什麼突然對我色授魂與，妳以爲我不明白嗎？」

「因爲我喜歡你。」孫琴暗暗噁心。

「喜歡我！妳以爲我從來沒有照過鏡子？」

「說句良心話，你實在不能稱爲英俊瀟洒，可是男人有漂亮的外表又有什麼用？在江湖上，八面蜘蛛的威名誰不知，誰

不曉？暗中愛戀你的歡場嬌娥，閨閣千金又何止我一個？」

這段話說來柔聲柔氣，足可以使人蕩氣迴腸。可是，郎一雄仍然十分鎮定，絲毫不爲所動。

是老奶媽看走了眼，還是郎一雄突然提高了警覺？

「孫琴！我是第一次聽見女人當我面說這種話。」

「這兒冷，上我房裏去坐坐好嗎？」

「妳房裏埋伏了什麼？」

「溫柔陷阱。」孫琴半眞半假地說。

「孫琴，妳是個不太令人討厭的女人，我最喜歡妳的豪爽和辛辣，就像喝薑糖水，甜中帶點兒辣才够味兒。妳這麼一做，反倒令人憎厭了……談正格的，告訴我，那顆五彩珍珠究竟在誰那裏。」

孫琴洩了氣，她暗暗詛咒老奶媽，出個什麼餿主意，讓她出盡了洋相，還要受上一頓窩囊氣。

「好！先談正事也好，」孫琴只得趁機下台。「我要先問問你，你要借那顆五彩珍珠幹什麼？」

「有用。」

「我知道有用，我想知有什麼用。」

「孫琴，妳問得太多了，郎一雄的脾氣不好。」

「所以一見你我就害怕了，不過，現在我已經不怕了。」

「爲什麼？」

「因爲我發現你並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

「孫琴！我要警告妳，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對不住，我萬萬不能說出這個人是誰。」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妳爲什麼畏縮發抖。」

「我怕你會殺我，或者用殘暴的手段對付我。」

「那麼現在我告訴妳，如果妳再不說，我就很可能殺妳，最少也會用殘暴的手段對付妳。」

「郎一雄！別唬人，你捨不得！」

「要試試嗎？」

郎一雄突然扣住了孫琴的左腕，這使得她的右手格上了郎一雄的肩頭，使她有機會用那戒指的毒針。

不知爲什麼緣故，郎一雄又脫開了。

「孫琴！我並不希望對你用暴力！」

原來他還在憐香惜玉。

「沒關係！也許我喜歡兇狠的男人！」她故意用輕佻的語氣說，她大概是在製造用毒針的機會。

「孫琴！回答我一句老實話，那粒五彩珍珠眞不在妳這兒是嗎？」

「不錯。」

「那人是向妳借用的？」

「是的。」

「是什麼交換條件呢？」

「這是一個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

「妳怎麼能相信他將來會歸還妳？」

「如果是你來向我借，我也不能不相信你將來不會還我。借是客氣話，你若硬要，我也沒法子呀！」

「我明白妳的意思，那人很兇，妳不是她的對手，雖然是心甘情願借給他，却是莫可奈何的，對嗎？」

「你猜對了。」

「他曾交代你不得對任何人洩他的底嗎？」

「是的。」

「如果妳不守密，他會對妳怎樣？」

「他會殺我。」孫琴故意强調了那個殺字。

「唉！」郎一雄吁嘆了一聲，緩緩地說：「孫琴！關於我的事，妳一定聽說過，我每次出動，身邊一定跟着八個人來，妳知道爲什麼嗎？」

「快說吧！別打啞謎啦！」

「我並不想傷害妳。」

「哼！」孫琴冷笑了一聲，其實，她心中又暗暗得意了。「話倒說得漂亮，你一直逼我說出那個借珍珠的人，這還不是間接地傷害了我？」

「孫琴，我來借那粒五彩珍珠，是爲了救妳。」

「救我？」孫琴眞想放聲大笑。

「眞的。」郎一雄很認眞地說：「巫婆婆出動不少人在找妳，目的就是那粒五彩珍珠，如果珠子在我這裏，她就不會逼妳。孫琴，請相信我，我說的是眞話。」

孫琴一直將八面蜘蛛郎一雄看成她的對手，她現在就隨時在找機會要殺死她，她爲什麼要去相信他的話？

可是，郎一雄語氣誠摯，態度懇切，沒有理由不信。

他們之間沒有情感，沒有交易，沒有默契，沒有諾言，郎一雄爲什麼要如此關心她？照顧她？

郎一雄當然發現了孫琴臉上的緩緩之色，他背過身子，緩緩地說：「我是個惡名昭彰的人，任何人都不相信我的話，妳也不會例外。不過，這一次妳一定要相信我。」

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孫琴經驗豐富，她可以正確地作出勝負的公算，現在的機會是七比三。

在厮殺，搏鬥的時侯勝算有五成就可以動手了。

可是，孫琴却猶豫着不忍出手。

她也算得上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爲什麼會動了慈悲之心？莫非是八面蜘蛛郎一雄的話打動了她？

如果她是那麼容易動心的人，她也活不到現在了。

爲什麼？似乎連孫琴自己都說不上來了。

「孫琴！妳還在猶豫什麼？時開不多了。」

「你說，珍珠只要不在我身上，就沒有危險了是嗎？」

「是的。」

「現在那粒五彩珍珠就已經不在我身上。」

「可是，巫婆婆不會相信你的話。」

「珍珠到了你手裏，巫婆婆同樣不會信。」

「到時我可以拿那粒五彩珍珠給她看呀！」

「她不會動用暴力搶過去嗎？」

「她不敢；即使她敢，也辦不到。」

「江湖道上沒有人不怕巫婆婆。」

「唯獨我例外。」

「那麼，你留在我身邊保護我，不是一樣嗎？」

「我一向只會保護自己，絕不會保護別人。」

「你借那粒五彩珍珠的目的，到底是爲了得到那粒五彩珍珠呢？還是爲了保護我？」

「爲了保護你。」

「郎一雄！你的話先後矛盾。」

郎一雄霍地轉過身來，氣喘喘地說：「孫琴，妳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不是一個笨瓜，妳還要我說得多麼明白？我好强，好勝，愛面子，有許多心裏想作的事表面上却作不出來。我是在間接上保護妳，明白嗎？」

孫琴沉吟着，半晌沒有說話。

「妳以爲妳躲得很隱密，是嗎？」

「我沒有這麼想，你找得到，巫婆婆也找得到。」

「那麼，妳在等什麼？等巫婆婆的人上門嗎？」

「我在等一個機會。」

「孫琴！妳沒有半點機會。」

「我也許有個機會可以證實你方才所說的話是眞的還是假。」

「妳一定有機會得到證實，可是，那時妳也就快要死了……」

「你會來救我的。」

「也許來不及。」

「我願意冒險。」

「女人的個性眞倔强，可是她們的想法却太愚蠢。」

孫琴笑了笑，一副不在乎的神情。

郎一雄則滿臉愁容，他的牙關咬得很緊，若不如此，他那滿腔怒火可能會噴射出來。

終於，郎一雄狠狠地一跺脚，扭頭走了。

孫琴坐了下來，她不再笑，神色顯得很沉重。

那個侍候孫琴換衣服的老婆婆走了進來。

她以譏諷的語氣說：「眞是一代不如一代。」

「老奶媽！妳別嘟囔好不好？」孫琴白了她一眼。

「妳可知道，方才妳已經放棄了兩個機會？」

「哦！」孫琴有些茫然，似乎在想着別處。

「當他向妳凝視時，妳可以抬起手去撫摸他的臉，他一定像嬰孩般承受着……還有，當他背着妳的時候……我眞不明白妳爲什麼要放過那麼好的機會。」

「我只是不想殺死他。」孫琴喃喃地說。

「爲什麼？」老婆子顯得非常吃驚。

「我不必告訴妳，就算告訴妳也不會明白的。」

「琴姑娘，我希望妳弄清楚一件事，」老婆子的手指幾乎戳在孫琴的鼻尖上。「我帶妳長大，只想看到你嫁人，看到妳生孩子，可不是爲了要替妳收屍！」

「老奶媽！」孫琴突然一瞪眼發出一聲厲叱。

老婆子大吃一驚，她似乎從來也不曾想到孫琴會用這種態度對待她。

「老奶媽！」孫琴復又歉疚地說：「我不該吼妳的……我很心煩，讓我一個人靜一會兒，行嗎？」

老婆子顯得有些進退維谷，正在這個時候，外面突然傳來零亂的脚步聲以及嘈雜的人聲。

老婆子年紀雖大，反應却非常靈敏，她飛快地轉身向外走去。但她剛走到門口，重又退了回來。

她以身子擋住了孫琴。

外面進來了許多人，其中有男有女，一個個氣勢洶洶，最受人注意的還是那個銀髮如雪的巫婆婆。

現在，孫琴應該相信郎一雄的話了。

巫婆婆一揮手，跟隨她的人都退了出去。

「老婆子！」巫婆子冷冷地說：「妳也出去。」

老婆子仍然護着孫琴，孫琴拍拍她的肩頭，給了她一個暗示，老婆子這才挺不高興地走了。

「巫婆婆！沒想到妳會來，有失遠迎啦！」

「丫頭，少給我要嘴皮子！在半個鐘頭之前，我還向我的手下下達了隨時隨地都可以將妳格殺的命令……」

「哦！」

「如果妳不交出我想要的東西，妳就死定了。不過，現在這種情勢已經改變了，我不跟你要什麼珍珠不珍珠的，那已經引不起我的興趣……」

「巫婆婆……妳一定是改要別的東西了。」

「不錯，我現在向妳要一個人。」

「巫婆婆……」孫琴臉上竟然浮着笑，眞不知道她在玩什麼詭主意。「珍珠還可以放在衣袋裏，隨身帶着走，人那麼大，那麼重，可不能放在兜裏到處跑喲！」

「丫頭！我一進來，就警告過妳了，別跟我要嘴皮子，我只向妳要那個人的名字，明白了嗎？」

「誰？」

「丫頭，妳可要聽明白，我只是問一遍。」

「好！我在聽着。」孫琴表面上很鎭定，心頭已經發慌了。

「買賣是向誰接下來的？那個人姓什麼叫什麼？」

孫琴深深吸了一口氣，就好像這是她此生中的最後呼吸。

「丫頭，我在等待妳的答覆。」

「巫婆婆！妳根本就不需要答覆。」

「什麼意思？」

「妳已經宣判了我的死罪，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丫頭，我老婆子可沒有工夫跟妳閑磕牙。」

「事實如此呀！」

「進門以來，我說過半句威脅妳的話嗎？」

「妳的確沒有說過半句威脅性的話，可是，江湖道上人人都知道，誰敢違抗妳，誰就是自尋死路。」

巫婆婆頗爲得意地說：「妳知道就好了。」

「巫婆婆，我知道又有什麼用？明知故犯的人很多，可不止我一個呀！」

「妳要尋死！」

「巫婆婆，沒有人願意自尋死路，有時是迫不得巳的呀！」儘管對方巳經聲色俱厲，孫琴還能沉得住氣。

「迫不得巳！這話是什麼意思？」

「行有行規，咱們拿錢給別人辦事，照規矩不能透露化錢托付的人是誰。你老人家見諒，我不敢破壞規矩。」

「丫頭，是妳的性命重要還是行規重要？」

「以我在這一行中的名氣來說，行規逺比性命重要。」

「丫頭，妳難道眞不把性命當一回事兒嗎？」

「只要你老人家招招手，我就能活到七老八十。」

「丫頭，在三家村竹林中的小茅屋內我跟妳聊了大半夜，說了那麼多，妳都扔到九霄雲外去了麼？」

「巫婆婆，你老人家的交代我可記得清楚！你敎我裝瘋賣傻，我照辦了；妳敎我不要跟龍不王他們混在一起，我也照辦了。你老人家的話我總是百依百順的。」

「可是現在妳却用行規來頂撞我。」

「巫婆婆，我還得混下去，行規絕不能破。」

「丫頭，你敢對我再說一遍行規絕不能破。」

「行規絕不能破。」孫琴眞够種。

巫婆婆拍拍手，立刻進來兩個女人。

孫琴現在才注意到這兩個女人特別高大，她們比一般的男人還高大，粗壯的胳臂甚至超過了自己的腿，若是力鬥，孫琴絕不是她們的對手，這一點是可以肯定。

「孫琴！」巫婆婆輕輕地問：「妳有過在野外撿拾枯枝生火的經驗嗎？」

「有過。」孫琴不明白巫婆婆何以突然提出這個問題。

「她們拗斷妳一根胳臂，就像妳拗斷一根枯枝那樣輕而易擧，妳別打算反抗，那是沒有用的。」

孫琴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

「我問別人的話從來只問一遍，對妳特別客氣，我打算多問幾遍，一次得不到答覆，就拗斷妳的一隻胳臂，然後就是腿，如果要我連問五次的話，妳的脖子就斷了。」

巫婆婆再打了一個手勢，那兩個高大的女人立刻衝了上去，孫琴在她們挾持中，竟然變成了一隻小鷄。

她的右臂在一個女人的掌握中，她的身子被另外一個女人控制着，她的右手高高擧起，戴着戒指的部位與那女人的後頸窩很接近，她的心中突然閃過一道靈光。

在掙扎中，那枚戒指上的尖針很輕易地刺上了右邊那個女人的後頸，像觸電似地，那個女人倒了下去。

孫琴殺過人，但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痛苦的掙扎，面孔由白泛青，由青變紫，身體像蛇一般扭動，面孔扭曲，抽搐，不成人形，連巫婆婆都吃驚地後退。左邊那個女人也連忙尖叫着放手後退，孫琴似乎在一瞬間變成了可怕的巫女，一碰到她就無異碰到死亡之神的魔爪一般。

死了，那個女人的掙扎終於靜止了。

似乎在塲的每一個生命都靜止了。

半晌，才爆出巫婆婆的冷叱：「孫琴，妳在施展什麼邪術？」

孫琴看到了每一個人臉上的恐怖之色，甚至連巫婆婆也不免，她當然會把握眼前對她非常有利的情勢。

她冷冷地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巫婆婆，你可以知難而退了。」

「哼！妳以爲妳可以嚇得退我嗎？」

「不妨試試看，誰碰到我，誰就非死不可！」

巫婆婆看看方才抓住孫琴左臂的人，若有所悟。

「上！」巫婆婆大喊：「抓她的左臂，別碰她的右手，她的右手有邪法，你們快上，快上呀！」

誰也沒有動，死亡的陰影太恐怖，它超越了巫婆婆的權威。

孫琴冷笑道：「巫婆婆，有種的妳自己上吧。」

「快上呀！」巫婆婆再次下達命令。

仍然沒有人聽從她的命令，那個女人的死狀產生了極大的嚇阻作用。

巫婆婆的嘴半張着，再也沒有發出聲音，並非她突然啞了，只因爲當她發現自己權威喪失時，渾身的勁力都消逝了。不要說站在她對面的孫琴曾經使她一個得力的手下遽然死亡，就算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三尺小童，她也沒有勇氣去一較長短。

巫婆婆轉身向外走去，她的手下跟着，活像一隊送葬的行列，瀰漫着悲愴，落漠的氣氛。

他們顯然在極度的震駭之中，連他們同伴的屍首都忘記帶走了。

「巫婆婆！」孫琴叫了一聲，她似乎還有未盡之言。

巫婆婆連頭都沒有回一下。

孫琴還待要追出去，却被老奶媽擋住了。

「妳要幹什麼？」老奶媽的語氣非常嚴厲。

「敎他們將這個女人的屍首帶走呀！」孫琴答道。

「琴丫頭！妳瘋了嗎？」

「老奶媽，難道咱們還要替她買棺材不成？」

老奶媽向外面喊了一聲：「來人！」

有一個大漢應聲而進。

老奶媽神色凝重地問道：「全都走了嗎？」

「巳經走了。」

老奶媽揮揮手，那個大漢又再退了出去。

「琴丫頭！」老奶媽以責備的語氣說：「妳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們把屍首帶回去，一定會檢查死因，以後這枚戒指再也發揮不出威力，形同廢物了。」

「哦！」孫琴不禁流露出非常欽佩的目光。

「這件事情很快就會傳開，琴丫頭，從今以後妳在江湖上的聲望又上了一層，怕妳的人更多了。」

「老奶媽，眞有這樣一回事嗎？」

「唉！妳年紀輕輕的，只知道要脾氣，一點城府也沒有。告訴妳，在外頭走腿闖道一定要製造神秘感，不要讓人家估透妳有多深，倘若妳被人家估得死死的，還能混嗎？」

「老奶媽，我想出去外面走走，妳贊成嗎？」

「我當然贊成，現在就去，我敢担保，任何人見到妳都會有敬畏之意，琴丫頭，待會兒妳就知道我的話沒錯。」

孫琴的確成了高手，這是從巫婆婆手底下那些人的嘴巴裏傳出來的。巫婆婆巳經是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聚衆而來竟然吃了癟，損兵折將，這還得了？

每個人都聽到了這個消息，曹玲自然是其中一個。

這個消息對曹玲來說，並不十分重要，可是徐小蕙久去未回，却與這個消息發生了連帶關係。

她考慮了一下，決定改換一個裝束，出來打聽一下消息，易釵而弁，那是最便捷的方法。

因此，金門客棧突然來了一個俊俏的美男子。

從徐小蕙的嘴裏，曹玲對客棧的情況也有相當的了解，於是，她到櫃上說明她要拜訪一個姓傅的客人。

童梨正好在店堂，逵忙就迎了過來。

「你找他幹什麼？他有事要辦，剛剛出去了。」

「這位……？」曹玲明知而故問。

「我姓童，是傅清和未過門的媳婦。」童梨說。

曹玲眞想笑，這小妮子倒是落落大方的。

「有事跟妳說也是一樣，咱們找個座位……」

「到房裏去吧！」

「不便吧？」曹玲現在一身是男人的打扮。

「有什麼不便？」童梨眞大方。「心正不怕邪，咱們可以敞着門，這裏太嘈雜，說話不方便。」

進了房，曹玲很謹愼地將房門敞着。

「嫂子！」曹玲思忖如此叫她，一定可以討她的歡心。「不瞞你說，我跟傅兄以前從沒見過面……」

「沒見過面！那你找他幹什麼呀？」

「他是鄉下人，太老實，不知世道險惡，所以，我有幾句話要忠告他……我等他回來好了。」

「你跟我說也是一樣。」

「聽說他剛認識了一個姓金的江湖人物。」

「哦！是金大哥，就住在隔壁。」

「噓！」曹玲以直指豎在唇間，發出警告，其實她早就注意過，金開泰不在。

「別大驚小怪的，金大哥他不在。」

「妳怎麼知道他不在？也許……」

「我怎麼會不知道？他出去老半天，一直沒回來。」

「哦？妳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嗎？」這才是曹玲眞正的意圖。

「不知道。」

「有沒有一個很漂亮，很年輕的姑娘來找過他？」

「好像有。」

「是那個姑娘跟他一起出去的嗎？」

「咦！」童梨突然有了警覺。「妳到底是找傅清和？還是找金開泰呀？」

「我只是隨口問問罷了……請妳轉告傅兄，最好跟姓金的少來往，他老實，將來會吃虧的。」

「你這人說話好含糊，傅清和會吃什麼虧？」

「我是好意，妳千萬別誤會喲！」

「我看妳是存心來挑撥離間的，是不是？」

曹玲發現童梨雖然童心未泯，却又是刁鑽尖刻，再拖下去恐怕會露破綻，於是站起來告辭。

童梨却將她攔住了：「你不能走。」

「爲什麼？」

「等傅清和回來，再等金開泰回來，你們當面說清楚。我猜想：你是存心挑撥他們的感情。」

「小姑娘！妳怎麼好歹不分呀？」

「哼，人世間好歹不分的人太多了。」說話的人不是童梨，而是另一個人，聲音來自背後。

房門敞着，有人進來是很方便的事。

曹玲背對着門，當然不知道來人是誰，她也沒有轉頭去看，但她可以肯定來人絕不是童梨的朋友。

「你是幹什麼的？」童梨氣勢洶洶地喝問。

來人是八面蜘蛛郎一雄，不過，曹玲與童梨都不認識。

「小丫頭片子！」郎一雄冷冷地說：「連妳爹對我說話都不敢大呼小叫，妳眞是不知天高地厚。趁我沒發脾氣之前，妳趕緊去到院子去喝喝西北風，我要跟這位相公單獨聊聊，還不快去？」

就這麼幾句話，童梨也許還不知道對方的厲害，曹玲却掂出份量來了。

「小姑娘！聽話，快出去，別惹麻煩。」曹玲也叫道。

童梨站在那兒沒動，年紀雖小，倒有點兒氣派。

「你敎我出去，好！你亮一招給我瞧瞧。」

「小姑娘！快出去，」曹玲去拉她。

「別要脾氣啦！」

「咦！」童梨嚷了起來：「你一個大男人，怎麼拉拉扯扯的，你是趁機對我輕薄嗎？哼！」

曹玲窘得連忙鬆開了手，她忘記自己喬裝的身份了。

「小丫頭片子！」郎一雄的臉色變了。「快出去，要不然，我就把妳扔出去，別不識抬擧。」

「你是男人，可不能對我動手動脚，你要是有本事不碰我就能把我扔出去，你就不妨試試看。」

郎一雄右腕一抖，一只絲織的網子撒出。

龍不王都逃不過這面天蠶絲所織成的蛛網，童梨當然是更不用談了。郎一雄手中的蛛網一撒一收，誰也沒看清楚是怎麼回事，而童梨巳經站在房門外了。

「快到院子裏去吧。」郎一雄揮揮手說。

「眞絕，眞絕！」童梨的確是童心未泯。「你們談完了話可別走，我要拜你爲師，學學這套本領。」

說罷，一溜烟似的走了。

這時，郎一雄手裏的那張蛛網巳經不見了。

「你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其實曹玲巳經知道了。

「你不知道我是誰，但我却知道你是誰。」

「哦？」

「我也知道你跑到這兒來跟那個小丫頭片子窮扯瞎聊的目的何在，你要找人，是不是？」

曹玲很謹愼地不亂答話，她發現郎一雄太厲害了。

「你要找的人在我那兒。」

「哦！」

「金開泰，對不對？還有徐小蕙。」

「在你那兒作客？」

「不錯。」

「給我捎個口信，敎他們不妨多玩幾天。」

「並不好玩，他們是在玩兒命。」

「你要跟我談的就是這些嗎？」

「他們的死活，現在完全繫於你一念之間。」

「有這樣嚴重？」

「是的。你知道到最後是誰殺死他們嗎？」

「當然是你。」

「不是我。」

「不是你又是誰？」

「龍不王。」

「龍不王？據我知道他是不會亂殺人的。」

「他們三個現在囚禁在一處，如果龍不王知道他的被囚不能獲釋是因爲金開泰與徐小蕙的關係，他會怎樣？」

「你要什麼？」

「要你。」

「是要我爲你作奴才，爲你趕車牽馬嗎？」

「明晨拂曉前，請你到關帝廟前來一趟。」

「幹什麼？」

「別問幹什麼，只要妳在關帝廟前一現身，他們就可以重獲自由，我說話是一向算數的。」

曹玲總算找到了金開泰與徐小蕙的下落，雖然這個「下落」不太妙，但總比全無消息要好得多。

「曹玲，我再等待你的答覆。」

「你不需要等待我的答覆。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我相信你不至於置你好友生死於不顧。」

「他們兩個人中，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誰。」

「其中任何一個如果不幸死去都會令妳傷心，是不是？倘若他們同時遇難，妳一定活不下去。」

「也許。」曹玲的態度始終很鎭靜。

「那我就只有在關帝廟前恭候了。」

郎一雄走了，他顯然相當有把握，曹玲一定會去。

當郎一雄一走，曹玲的鎭定消失了。

江湖道上行走，當然都多有一套武功，武功的作用不外是「傷敵」或「刺敵」，而郎一雄却可以「捕」敵，因爲他有一張絕妙的網。

曹玲只聽說過郎一雄的厲害，還不曾眼見過，剛才總算有幸見到了郎一雄的「撒網」絕技。其實，從龍不王等三個人一起落網就可以想見郎一雄的厲害了。

現在，她只想着一個問題，如果郎一雄向她撒網，她能逃脫嗎？答案是否定的，她絕對無法逃脫。

那麼，郎一雄爲什麼不對她施展絕技呢？

他要她自投羅網，以滿足他的征服慾望嗎？

那麼，他對自己眞正的目的究竟又是什麼？

一連串的問題在曹玲腦海中昇騰翻覆，他想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而她却無法辦到。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對郎一雄的爲人，以及他最近的動態所知太少了。

「咦？」童梨出現了。「那個人走了嗎？」

「走了。」

「我敎他不要走的啊，哼！不守信用的傢伙。」

「童姑娘，妳可知道傅清和上那兒去了？」

「奇珍齋掌櫃的把他給找去了。」

「我能在這兒一直等到他回來嗎？」

「當然可以，你也正好陪陪我。」

曹玲樂意在這裏等，她突然想到有一件事情需要問問傅清和，但她却怕童梨絮絮不休地提出許多問題，因此她在椅子上坐下來，低着頭，假裝打盹兒。

「你很累嗎？」童梨還是一點都不肯放過他。

「是的。」

「上床躺一會吧，也不知道傅清和什麼時候回來。」

「不行。妳和傅清和巳經訂親，這樣會引起傅清和的誤會，這樣對妳不好。」

「誤會？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可不明白。」

「我是說，傅清和可能會吃醋。」

「哈！」童梨笑了。「算了吧！他是根本不解風情的死木頭，他才不會吃醋哩……說實話，你很英俊，倘若我不是非要嫁給傅清和不可，也許我會嫁給你。」

曹玲不禁暗暗皺眉，這個小妮子眞是太天眞了。

「我不明白妳爲什麼非要嫁傅清和不可。」

「告訴你吧，前幾天我在三家村出了大漏子。」

「哦？」

「有人把我敲昏，然後剝光了我的衣服。」

「哦？妳是說，有壞人蹧蹋過妳？」

「沒有，沒有，」童梨連連搖頭。「歹徒只是想戲弄我，他們來救我，傅清和頭一個進來，連忙用衣裳將我蓋住了，他是唯一見過我赤身裸體的男人。按照我們的風俗，如果身體讓那個男人看到了，就只有嫁給他了。」

「這麼說來，妳是迫不得巳的囉？」

「那倒不一定，起先是情勢所迫，後來巫婆婆將我倆携了去，關在一起，經過患難之後當然也有了感情。而且，我發現他本性憨厚，是個天大的好人。」

「方才妳說歹徒戲弄妳，是怎麼一回事？」

「歹徒作了一個跟我一模一樣的布娃娃，在小腹部位插了三把鋼刀……」

「哦？」曹玲不禁發出一聲尖叫。

「怎麼啦？一個大男人胆子這麼小的嗎？」

「我以前聽人說過，那好像是一種邪術……」

「管它邪術正術，反正傷不了我。」

固然傳說中有這種邪術，可是曹玲並不相信這種邪術的存在。但她知道另一個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就是那個戲弄童梨的人，其實，也不能稱之爲戲弄，他是在預先通知。那個布娃娃就代表童梨，不久的將來，他就要在童梨的小腹上一連扎進去三把鋒利的鋼刀。

曹玲不明白那個怪人爲什麼要選上無辜的童梨。

「你怎麼不說話呀？是嚇着了嗎？」

「童姑娘！妳爹同意妳的婚事嗎？」

「他沒什麼同意不同意的，說他不疼我，那未免不憑良心，但他並不關心我。也許我嫁人之後，他倒反而少了一個累贅。我少不更事，經常爲他惹麻煩。」

「童姑娘，有句話我不知道該講不該講。」

「咦！嘴生在你身上，誰還能不准你說話。」

「三家村出了刦案，丟了一箱價值連城的珠寶，這箱珠寶被傅清和父子檢到，然後又不知去向，他父子倆巳經成爲大夥兒追逐的對象。妳爹也在追尋這箱珠寶，因此妳和傅清和都是是非圈中的人，妳明白嗎？」

「我知道。」

「如果妳眞想跟傅清和共結連理，同偕白首，待在這兒一定會受阻撓，應該暫時遠走高飛。」

「嗨！」童梨兩掌輕脆地一拍，興高采烈地說：「你的話正說到我的心坎上，那個孫子王八蛋不想快些離開這個鬼地方，可是……可是……想了也是白想。」

「怎麼，到底是誰用麻繩拴住妳的脚啦？」

「誰也沒攔着，只是傅清和本人不肯去。」

「爲什麼？」

「他丟不下他那老爸爸，他生性軟弱，打不定主意。」

「妳不能强迫他嗎？」

「强迫他？那倒像是我怕嫁不出去，賴上他了。」

「童姑娘，再在這兒耗下去，你倆可能有危險。」

「危險？你是說，有人會殺我們？」

「那倒也不一定，我只是這樣猜測罷了。」

「待會兒你帮我勸勸傅清和，敎他聽我的話。」

「試試看吧！」曹玲也只有這樣回答了。

兩人又閑聊了一陣，曹玲是個假男人，當然了解女孩兒家的心理狀况，因此兩人談得很投緣。

夜巳很深，曹玲巳禁不住要打呵欠，幸好這時傅清和回來了。

他的臉色很難看，顯然遭遇了什麼不愉快的事。

童梨話直口快，立刻將曹玲介紹了一番。

「傅兄剛才被奇珍號店東找了去有什麼事嗎？」

「閑聊，閑聊！」傅清和不肯吐露眞象。

「清和！」童梨嚷了起來。「你呀！根本就不是個信口開河的料，一說假話就敎人看出來了。人家拿你當朋友，你有什麼話也該明說，有什麼好隱瞞的呀！」

「哦！哦！是這麼回事，有人要審問我。」

「審問你？」曹玲接上了腔：「你又不是犯人。」

「可是，那個傢伙比判官還要兇，問來問去問了我幾個鐘頭。」

「問什麼呀？」曹玲是多此一問。

「還不是那口箱子，唉，眞是自惹麻煩。」

「問你的人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四十來歲，濃眉大眼，好兇好兇的樣子。」

在曹玲的記憶中，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她認識太多，這個人是誰，她實在沒法子去加以確定。

「最後你走時對你說了些什麼？」

「他敎我別要離開此地，他隨時有話要問我。」

「傅清和，信不信由你，以我看，你跟童姑娘最好還是離開這兒，要不然，可能有橫禍臨身。」

「你別嚇唬人，我又沒作虧心事。」

「你是鄉下人，根本就不明白江湖道上那些人都是不講道理的。你不在乎，可是童姑娘也許會受連累……」

「是呀！」童梨總算抓到了機會。「咱們還是趕緊離開這兒吧！我年紀輕輕的可不願意死哩！」

「童姑娘！」曹玲委婉地說：「妳也不要硬逼傅清和遠走高飛，先找一個地方去避避鋒頭再說。」

「那個兇巴巴的人說：姓傅的，千萬別躲，你躲在任何地方我都能找得到你。就算你躲到牛肚子裏去，我今天殺一條，明天殺一條，也把你『殺』出來。」

傅清和這番話眞令人忍俊不住，可是誰也笑不出來。

曹玲緩緩地問：「那個人是這麼說的嗎？」

「是呀，我是從來不會編謊言的。」

「走！我帶你們去一個地方，包管他找不着。」

「那兒？」童梨插口問道。

「我家。」

「你就住在際城？」

「嗯！只相隔着一條街，幾步路就到了。」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皋·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蘭泉去見天香王妃，王妃答應帮他收回失物，但却勸司馬蘭泉放棄爲父報仇，她認爲以馬帮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神秘組織的……莊重按大王爺段思義的意思請司馬蘭泉做王宮一級侍衛，而莊重是侍衛的頭兒，倪成，秦游楓等都是一級侍衛，段思義爲拯救大理國正和這幾個一級侍衛商量計策，他們需查出神秘組織的情況，好給南天國的君臣一網打盡，通過司馬蘭泉天香王妃的親密關係探出神秘組織叫做快意園，其首腦是快意園主，而天香王妃本身就是快意園的部屬，天香王妃是因她爹被快意園擄去而不得不投效快意園……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司馬蘭泉道：「有，只是不多。」

接着他將天香王妃說的，以及他對王妃的兩項要求全盤托出。

段思義略作沉思道：「你作的對，莊重，如果葵花願意，你還得替她作一個安排。」

莊重道：「是。」

段思義道：「午間閱兵之事可曾準備妥當？」

莊重道：「稟大王爺，準備好了。」

段思義道：「此次檢閱部隊，是胡三門出的主意，他要瞧瞧咱們的兵備，能不能替他進窺中原。」

莊重道：「咱們舉國之兵，不過五萬而已，以此進犯中原，何異以卵擊石，而且今午所校閱的只是城防部隊，屬下懷疑胡三門是否別有居心！」

段思義道：「不錯，此人果然居心叵測，哼，他太小看大理君臣了，只要本王還有一口氣在，豈能讓他稱心如願，只是你這個城防兵馬司……」

莊重一怔道：「屬下並不戀棧權位，但城防兵權咱們決不能讓給他人，否則大理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段思義道：「我明白，唉，如是阿德夷倉向你挑戰……」

莊重道：「這個……」

段思義道：「阿德夷倉是蠻人中的無敵高手，除了蘭泉以沾衣十八跌與除紅譜配合運用，咱們大理城中很難找出一個堪與一搏之人。」

莊重長長一吁道：「司馬兄弟：小兄自問敵他們不過，大理的存亡就要看你的了。」

司馬蘭泉不安的道：「大王爺：阿德夷倉是南天國的侍衛，他們怎能覬覦大理城防司的職位？」

莊重道：「若他們也具有大理王宮侍衛的身份，這項挑戰也就名正言順了。」

司馬蘭泉愕然道：「會有這等事，王爺爲甚麼……」

段思義嘆息一聲道：「段門不幸，說

來令人痛心，你們去歇息吧，咱們任重道遠，不可浪費體力。」

司馬蘭泉回到住處，原是想調息一下的，但思緒紛來沓至，說甚麼也定不下心來，等到他的心情轉向平靜，距午時已經不遠了。

這也難怪，一介平民，忽然要負起一個國家的安危重任，如此沉重的負担，叫他如何能够心安？

×　　×　　×

閱兵，在大理是罕見的，如若公開舉行，必然萬人空巷。

可惜他們是在王宮內院舉行，而且戒備森嚴，不容許外人參觀，大理民衆就失去一次大飽眼福的機會了。

內院佔地極廣，如果連那片古木森森的山坡也算上，足可容納兩萬甲兵，城防部隊約莫三千，連同王宮衞隊，及大小官員算在一起，也不過勉强湊個四千之數而已。

內院的一端，有一個臨時搭蓋的閱兵台，一列虎皮交椅之上坐着國王段思廉，王妃藍施，王子段啓聰，大王爺段思義，小王爺段啓明，南天國的丞相胡三門等。

除了上列的主要人物，還有八名宮女，十一名侍衛。

這十一名侍衛之中，屬於大理的五名，原爲南天國的六名，自然包括司馬蘭泉，阿德夷倉在內。

閱兵於正午開始，不足半個時辰，便已檢閱完畢。

此時胡三門忽然搖搖頭道：「王爺：小臣有一點淺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國王段思廉道：「丞相有什麼高見？你儘管說。」

胡三門道：「城防部隊應該是本國的精英，小臣决未想到他們的精神竟是如此的散漫。」

段思廉道：「不錯，他們的動作的確不够整齊。」

胡三門道：「這是領導不得人的關係，小臣想對大王提一點建議。」

段思廉道：「好，你說。」

胡三門道：「城防部隊關係國都的安危，所以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統帥。」

段思廉道：「丞相之意是要換一個城防兵馬司？」

胡三門道：「這只是小臣的建議，敬請大王裁奪。」

大王爺段思義道：「我看不必了，現任城防兵馬司莊重忠誠幹練，武功不凡，此等人材，本國並不多見。」

胡三門道：「以前的確並不多見，現在大王的身邊麼，可以說人材濟濟。」

段思廉道：「胡丞相說的不錯，這樣吧，咱們不妨按照往例，由挑戰來决定城防兵馬司的人選。」

城防兵馬司是負責國都安全的重要武職，國王竟然要以挑戰的方式來决定人選，這個國家的制度及文化水準，由此可見一斑。

段思義知道莊重的職位必然難保，好在已經有了對策，也就不再分辯了。

國王段思廉隨即下令，由值日內監宣佈，挑戰立即開始。

戰鼓在鼕鼕的响着，人們的心情也隨着鼓聲而緊張起來。

第一個出場挑戰的是烏格，他原是南天國的武士，現在却是大理王宮的一級侍衞了。

此人身材矮胖，形如圓桶，經常笑口常開，活像一個彌勒佛似的。

所謂人不可貌相，別看他長得不怎麼樣，一身功力却令人不敢輕視。

胡三門說他有降龍伏虎之能，大理國王段思廉就用兩條猛虎相試，結果只不過三拳兩脚，兩條人見人怕的猛獸，就被他送到閻王殿去了。

此人習的是分水功，相傳源出百年前隱居太湖的獨目婆婆。

分水功的招式有如魚龍變化，詭異之處往往使人難以捉摸，至於身法內力，烏格也有極深的造詣。

據傳聞，獨目婆婆無門無派，既無子女，也沒有收過徒弟，烏格何以能習得此項絕傳的武功，連胡三門也弄不明白。

對莊重來說，此人堪稱罕見的勁敵，不過還不致十分可怕，因爲他名列大理五大高手，也不是一個易與之輩。

挑戰一開始，烏格就利用他靈活的身法圍着莊重遊走，雙掌不停的伸縮，一幅躍躍欲動之勢。

當轉到第五圈之際，他忽然一聲暴吼，雙掌分波破浪，連續擊出兩掌。

這兩掌虛飄無力，與他搏虎的功力絕不相稱，但如果莊重出掌相拒，他可以立刻化虛爲實，全力一吐。

莊重久經戰陣，當然不會上當，只是橫跨一步，就將烏格的雙掌讓了過去。

以逸待勞，是莊重採用的策略。

這一個策略算是弄對了，不管烏格的功力如何高深，平白浪費體力，總不是明智之舉。

約莫頓飯時間，烏格遊走的速度終於慢了下來，他的掌力却不再講求變化，一味强攻硬打，招招如同巨斧開山。

顯然，此人由於求功心切，以致心浮氣燥，這一戰他必然拈到了一個輸字。

在連攻二十招之後，他似乎找到一個機會，這是以身法與掌力配合的，逼得莊重非得出招應戰不可。

莊重果然出招了，但他招出即收，使烏格功力放盡，招式用老，然後脚下微錯，雙掌橫擊而出。

這一招使得巧妙已極，無論烏格的功力如何高深，身法如何巧妙，這一對招雙撞掌說甚麼他也躲避不過。

一聲悽厲慘呼，緊扣每一個人的心弦，烏格那圓桶似的軀體飛了起來，吧嗒一聲摔在一丈以外。

台上的胡三門面色一變道：「比武過招，應該點到爲止，莊重遽下毒手，應處以蓄意殺人之罪。」

段思義哼了一聲道：「拳脚無眼，怎能說是蓄意殺人，閣下如此說法，豈不有點過份！」

夷倉冷冷道：「大王爺說的是，這只能怪烏格學藝不精，不過屬下見獵心喜，也想向莊大人討教討教。」

段思廉道：「好，你去吧。」

夷倉躍下閱兵台，衝着莊重雙拳一抱道：「莊大人果然高明，在下想向你學一

點，請。」

莊重適才以雙掌擊斃了一個大理的強敵，心中感到暢快無比，此時夷倉前來挑戰，他已不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了。

夷倉身如鐵塔，猛逾金鋼，一般兵刃都傷他不得，他根本不必防守，也不必講什麼招式，只要讓他沾到一下，最少也會骨斷筋折。

因此這一戰不只是驚心動魄，簡直是兇險無比，這種有輸無贏的陣仗叫莊重如何打法？

別人在替莊重担心，他自己却沉穩已極，這也難怪，一個人連死都不怕，世間還有什麼好害怕的。

不過他不願白白浪費一條大好生命，死要死得值得，也要取得一點代價。

因而他在後退，在閃避，夷倉連攻十餘招，竟然沾不到他一絲衣角。

這不能說夷倉對他無可奈何，只是他在竭盡所能，全力避讓而已。

如果他避讓稍慢，或是偶一疏神，後果的嚴重就令人不敢想像了。

此種態勢莊重自然十分明白，他却偏偏讓夷倉一把抓住了他的左臂。

「嘿嘿……姓莊的，乖乖的認命了吧，啊……」

夷倉在得意的豪笑着，譏誚着，他要以靈貓戲鼠的手法，先作盡情的侮辱，再收拾莊重的生命。

因為他除了挑戰之外，還要替烏格報復。

可惜他小視了莊重，得意得太早了一點，他忽然覺得眼前一花，立即感到一股難以忍受的劇痛。

敢情他在得意之際，精神上難免有些疏忽。

戰機難測，每每瞬息萬變，些微疏忽，就可能導致無可挽救的失敗。

夷倉是蠻人，一勇之夫怎能體會其中的道理？

不過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為他混身刀槍難入，縱然讓莊重打上幾掌，他自信也會絲毫無損的。

莊重沒有打他，却送給他一根指頭。莊重的「一元指」力是當代武林的一絕，而攻擊的部位又是夷倉最軟弱的眼球。

這招「白虹貫日」直貫夷倉的腦際，只聽到一聲暴吼，以及喨嚓的碎骨之聲，夷倉當塲倒斃，莊重也失去一條臂膀。

第二塲挑戰結束了，搏鬥雙方只落個兩敗俱傷，結局的慘烈，比第一塲更甚。

此時兩條人影由閱兵台先後躍入鬥塲，分別查看他們友人的傷亡，前者是阿德，後面的是司馬蘭泉。

阿德略作查看，便怒吼着向莊重撲來，南天國的武士連傷二命，這口氣他焉能嚥得下去！

莊重以一條左臂換來夷倉一條生命，這當然是賺錢的買賣，最重要的是此人為胡三門得力死黨之一，除去了他等於斬掉胡三門的一條臂膀。

因此，他雖是痛得面色慘白，冷汗如雨，他的神色却是安祥而愉悅的。

當司馬蘭泉扶住他搖搖欲倒的身體之時，他微笑着一吁道：「兄弟：小兄只能到此為止，以後就要瞧你的了。」

司馬蘭泉道：「莊大哥放心，小弟當盡力而為。」

莊重道：「好，祝你成功。」

由於阿德已像瘋虎一般的撲來，他們不便多作交談，好在莊重還能行動，只好由他自行退回去裹傷了。

為恐阿德傷到莊重，司馬蘭泉晃身迎了上去，道：「阿大人：你待怎樣？」

阿德道：「閃開，我要姓莊的命。」

司馬蘭泉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莊大人已經身負重傷，怎能再接受你的挑戰。」

台上的胡三門哼了一聲道：「莊大人如若不能接受挑戰，表示他已放棄一切權利，阿德不戰而勝，就應該繼任城防的兵馬司之職。」

大王爺段思義道：「胡丞相說的頗有道理，祇不過如果有人再向阿德挑戰，如果阿德敗給挑戰之人……」

胡三門道：「大王爺最好別叫人打這個主意。」

段思義道：「哦，為甚麼？」

胡三門道：「阿德出手一向不留活口，大王爺何苦叫人送死！」

塲中的司馬蘭泉冷哼一聲道：「在下倒有點不信這個邪，阿大人請。」

阿德虎目環睜，向司馬蘭泉打量一眼道：「胡丞相有言在先，這可是你自己找的。」

司馬蘭泉道：「是在下找的，不過咱總不能光說不練，好歹你得露兩手讓在下瞧瞧。」

阿德不再言語，左腳向前一跨，連續兩拳攻了出來。

這兩拳是蠻族武術中的絕學，名為龍虎風雷。

龍虎風雷是一套拳法的名稱，當然不只適才他使出的兩拳。

就只這兩拳也够瞧的，只見拳帶風雷，疾如閃電，雖然比不上少林寺的百步神拳，其威力也不是一般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也許是由於夷倉的前車之鑒，阿德此刻再也不敢大意，出手一招，就是蠻族中的絕學。

此人天生神力，拳出有如泰山壓頂，而且招式之神妙，也不在中原武林一般拳法之下。

只可惜他找錯人了，偏偏碰到了司馬蘭泉。

簫王魔手卜北國，以一套除紅譜獲得魔手之稱，司馬蘭泉是卜門的關門弟子，除了功力遜於乃師，手法早已練得出神入化了。

所以阿德這兩拳並未傷到司馬蘭泉，而且劈拍兩聲脆響，他的左右太陽穴連續挨了兩記重擊。

如是換了別人，不死也會發暈，他却只是退了一步，搖了兩下頭，口中一聲怒吒，便再度撲了上來。

這位刀槍不入的南天國一級侍衞，果然名不虛傳，司馬蘭泉幾乎打遍了他所有重要的穴道，依然對他無可奈何？

自然，像這等不停挨打的搏鬥，阿德還是第一次碰到，縱然他不在乎挨打，這個人可就丟大了。

於是，他不停的在怒吼，幾乎連頭髮尖尖都氣得豎了起來。

其實司馬蘭泉也在震駭不已，別人不在乎挨打，他却掌痛臂酸，再打下去，受傷的只怕是他自己。

不過他並不慌亂，因為他還有第二步的對策。

× × ×

阿德像一頭兇猛的野獸，張牙舞爪，向司馬蘭泉作無情的攻擊。

他的確像一頭野獸，那扣人心弦的吼聲，簡直就不像是一個人。

極度的憤怒，使他的招式更為凌厲，每一拳搗出，都具有疾雷撼山之勢。

此時他迫近司馬蘭泉，左拳直奔冲門，左手變拳為爪，以水中撈月之勢，橫插司馬蘭泉的丹田。

這是龍虎風雷拳中的絕招，就阿德的記憶來說，這一招可以說十拿九穩，無往不利。

但，噗的一聲巨响後，他竟然摔了下去。

一個銅筋鐵骨的人，自然不在乎這一摔，不過他依然嗞牙裂嘴，半晌之後才爬得起來。

顯然，這一跤摔得十分之重。

打人不着，倒摔得丟人現眼，阿德幾乎氣瘋了，一個虎撲，再度揮拳猛攻。

可惜他還是打不到人，而且舊事重演，再度摔了下去。

此後他似乎摔上了癮，噗噗噗之聲响個不停，接二連三的摔倒下去。

無論他是怎樣一個銅筋鐵骨之人，這一陣猛摔，他的骨架都幾乎摔散了，更嚴重的是內腑已經受到極重的傷害。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眼前這個年青人敢情身負絕學。

祇不過羞刀難入鞘，這一仗他還得硬着頭皮打下去。

司馬蘭泉也希望他再打下去，趁此除去這個蠻人，等於又斬掉胡三門的一條臂膀。

但胡三門並不傻，他立即喝道：「司馬蘭泉已經獲勝，不必再打了。」

不再打了是救了阿德一條生命，可是他並不領情，怒目圓睜，向着胡三門吼叫道：「丞相，我沒有敗，我還要打。」

胡三門冷冷道：「蠢材，快回去，不要再丟人現眼了。」

丞相發了怒，阿德不敢不遵，但却狠狠的瞪了司馬蘭泉一眼道：「小子，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阿德失敗而歸，挑戰也就宣告結束，除非胡三門下塲挑戰，南天國的武士誰還敢到老虎嘴邊來拔毛！

於是大理城防兵馬司的職位便落到了司馬蘭泉的頭上，這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回到大王爺府，人們像衆星捧月一般，向司馬蘭泉道喜和歌頌，這是一個成功者應該享受的榮譽。

但司馬蘭泉却向大王爺段思義道：「稟大王爺，屬下不想當城防兵馬司。」

段思義一怔道：「為甚麼？」

司馬蘭泉道：「屬下原是江湖中人，萬死難蔽其辜了。」

段思義道：「這不要緊，本王派莊重幫助你，你們商量行事，不會有什麼差錯的。」

倪城道：「兄弟，此事經過當衆挑戰及王爺的任命，你縱然不願，已經無法收回成命了，放心吧，兄弟，咱們都會帮助你的！」

司馬蘭泉無可奈何，只得接受這項任命，並由秦游楓倪成陪同，立即到城防兵馬司的官衙走馬上任。

城防兵馬司官衙隣近王宮，與王宮親兵營只有一牆之隔，親兵營由統制管轄，是由王子段啓聰兼任的。

兵馬司的官衙實際上就是一個營房，三千城防兵都集中在此地。

城防兵的領導者除了一個兵馬司，下面還分設四名副將，現任的副將是曹偉，于强，都太隆，及古若鋒等四人。

司馬蘭泉到達官衙，由曹偉等迎進大堂，經過點名訓話的一連串官方儀式，他總算吁出一口長氣。

現在大堂之上只剩下他與秦游楓倪成，及四名侍候的親兵了。

司馬蘭泉揮退親兵，一皺眉道：「秦兄倪兄，這四名副將在城防營多久了？」

秦游楓道：「他們是莊大哥招募的，最短的也有五年以上了。」

倪成道：「司馬兄弟是不是瞧出有什麼不對？」

司馬蘭泉道：「這個……沒……沒有。」

倪成道：「兄弟，如果副將之中有問題，這個問題就太嚴重了，此事關係太大，你可不能悶在肚裏不說。」

司馬蘭泉道：「小弟知道此事十分嚴重，不過這又是我的臆測，以後小弟會留心的。」

秦游楓道：「好吧，今後如有什麼需要，咱們兄弟會全力支持。」

司馬蘭泉道：「多謝。」

待秦倪二人離去之後，司馬蘭泉獨自在大廳上徘徊起來。

人生的際遇，有如風雲變幻的天候，無論人類的智慧如何高超，也難以預測個人的命運和未來。

所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只不過以「無所求」來適應人生罷了。

但司馬蘭泉父仇未雪，師恩未報，現在又無端端的負起大理國王成安危的重任，他怎能不感到一肩担日月，有不勝負荷之感呢。

此時那四名親兵又悄悄進入大堂，其中一人捧了一盅熱茶獻上道：「大人請用茶。」

司馬蘭泉接過茶盅，向這名親兵打量一眼，只見他生得頗清秀，看年歲，只不過十八九歲之譜，再打量另三名親兵，也與此人極為相似，遂微微一笑道：「你叫什麼名字？」

「屬下赫金，他們是龍蟠，步緹，雷冲。」

「你們原是侍候莊大人的麼？」

「是的。」

「你們跟隨莊大人多久了！」

「屬下四人原是莊大人的家僮，算起來有六年多了。」

「哦。你們會武功麼?」

「莊大人敎過屬下兄弟，但以資質魯鈍，只習會一點莊稼把式。」

「我與莊大人情同手足，對我說話你們就不必客氣了。」

「是，大人。」

「一元指你們習過沒有?」

「習過，但功力過淺，還不能達到上乘境界。」

「好，好，赫金……」

「屬下在。」

「你對咱們城防營有什麼看法?」

「屬下不明大人的意思。」

「譬如團結……」

「這……」

「怎麼，不方便說。」

「屬下兄弟曾經稟過莊大人，但莊大人反而責備咱們兄弟。」

「唔，莊大人是怕傳揚出去，有碍團結，你們可曾對別人說起?」

「沒有，屬下不敢。」

「嗯，此事關係重大，決不可露出半點風聲，好，說說你們的看法吧。」

「咱們兄弟發覺城防營中分做兩個派系……」

「是一個服從莊大人，另一個只是表面服從，暗中却聽別人的?」

「是的，大人。」

「另一派系，是以副將都太隆爲首，是嗎?」

「啊，大人眞是明察秋毫，的確是這樣。」

「這不是我能够明察秋毫，只是多留了一點心罷了，哦，這城防營中，還有可靠而又與你們私交很好的人麼?」

「有。」

「那麼自今以後，你們要對都太隆這般人多加留心，並將他們的行動隨時向我報告，但要注意，不得讓都太隆等有所懷疑。」

「屬下等遵命。」

「好，替我傳副將曹偉。」

「是。」

他與四名副將都作了一次單獨的懇談，發覺曹偉，于强，古若鋒全是忠貞之士，而且言詞之間鴻溝分明，對都太隆頗爲不滿。

這倒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都太隆雖有異心，但孤掌難鳴，決不敢公然倡亂。

只是此人面目冷肅，神情倨傲，分明沒有將司馬蘭泉放在眼裏。

是以司馬蘭泉猜想他如非深藏不露，持才傲物，必然有什麼仗持。

司馬蘭泉除了賦予四名親兵的特殊任務，並與曹偉于强古若鋒等推心置腹交換意見。

對王城的安全，以及淸除奸黨，團結軍心，作了幾項積極的安排。

× × ×

城防兵馬司除了要防衞王城，還要負責城裏城外的治安。

大理的治安原是良好的，近日却暗潮洶湧，形勢有了極大的變化。

首先是三山五嶽的江湖人物湧入大理，接着是酗酒滋事，偷盜搶刦，强姦婦女，暴力殺人等不斷發生。

這是向司馬蘭泉的一項挑戰，因爲維護大理治安是他重要的職責之一。

這天傍晚時分，司馬蘭泉召集了一次臨時會議。參與會議的是四名官拜副將的主要部屬。

「于强……」

「卑職在。」

「城裏治安一向由誰負責。」

「是卑職!」

「近日城裏好像凌亂得很。」

「是，卑職日夜派人巡查，對鬧事者曾有五十餘人被逐出城外，關進牢房的也有二十一人。」

「但情形好像並未改善，且有日趨嚴重之勢。」

「這個……」

「于强，本司判你怠忽職責之罪，不算過份吧。」

「卑職無能，願意接受處分!」

新官上任三把火，司馬蘭泉的第一把火竟燒到于强的頭上來了。

在城防兵馬司四員副將之中，無論武功機智，于强應屬首屈一指，並且守正不阿，愼謀能斷，深獲長官及同僚所信賴。

司馬蘭泉這一宣佈，不禁使曹偉古若鋒大吃一驚。

「稟大人：于副將忠貞幹練，建樹頗多，請大人念在初犯，從輕發落。」

這是曹偉古若鋒的請求，爲朋友，他們不惜犯顏相諫。

司馬蘭泉略作沉吟道：「好，姑念初犯，着記過一次，大理王城的治安改由都副將負責。」

于强道：「多謝大人。」

都太隆呆了一呆，才躬身聲諾道：「卑職遵命。」

此時親兵雷冲進來報告道：「稟大人，大王爺有請。」

司馬蘭泉哦了一聲道：「去告訴來人，本司立即前往。」

語音一頓，回顧都太隆道：「限三日之內，將來歷不明之人一律驅逐出境，胆敢反抗者立予格殺。」

都太隆道：「是。」

司馬蘭泉遣走四名副將，立即帶着龍蟠步緹向大王爺府奔去。

在王府，莊重倪成秦游楓等均已在座，司馬蘭泉先參見了大王爺，再向莊重抱拳一禮道：「莊大哥的傷勢，現下已經無碍了吧?」

莊重道：「多謝關心，已無碍了。」

大王爺段思義道：「蘭泉，你對新職可有困難?」

司馬蘭泉道：「困難是有，卑職已向大王爺稟報。」

段思義道：「好，你說。」

司馬蘭泉道：「日來，大理城龍蛇匯集，造成一種凌亂的形勢，不僅有碍本城的治安，也直接威脅到城防的安全。」

段思義道：「我聽說了，你準備如何處置。」

司馬蘭泉道：「原先是將滋事者分別逐出城外及扣押。」

段思義道：「現在呢?」

司馬蘭泉道：「卑職發覺大理城暗潮洶湧，似乎有人在暗中操縱，因而採取斷

然措施，對來歷不明之人，限三日內一律驅逐出境。」

段思義道：「你做的不錯，但無法釜底抽薪，對大理動亂作根本上的解決，不過這不能怪你，本王一時也無可奈何。」

司馬蘭泉道：「大王爺，這其中……」

段思義一嘆道：「進入大理的主要人物，都已住進南天皇宮了，你縱然逐盡城裏的滋事者，禍根還是存在着的。」

司馬蘭泉聞言不禁一呆，道：「胡三門行爲囂張，喧賓奪主，咱們何必再容忍下去?」

段思義道：「不是咱們容忍，只是奈何不得。」

司馬蘭泉道：「哦。」

倪成道：「司馬兄弟也許還不明白，胡三門雖是南天國的丞相，却深得咱們王爺的喜愛，及王子的蔭庇，如非獲得他不利咱們大理的證據，咱們的確對他無可奈何。」

司馬蘭泉道：「原來如此，莊大哥派人跟踪南天國二人，有沒有什麼收穫。」

莊重道：「沒有，除了王子，他們並不接近外人。」

司馬蘭泉道：「這就怪了，哦，近日進入南天皇宮的江湖人物，不就是一項證據?」

倪應道：「這批江湖人物，是王子委託胡三門招收的王宮侍衞，所以大王爺說縱然殺盡滋事者，禍根依然存在。」

司馬蘭泉道：「如此說來，咱們偵察的重點，似乎應該多注意王子一點。」

莊重道：「是的，但葵花却瞧不出王子有什麼不妥之處。」

大王爺段思義道：「咱們明知大理豺狼當道，危機四伏，却束手無策，只有眼睜睜的瞧着，天下痛心之事，只怕莫過於此了。」

司馬蘭泉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要咱們嚴密防範，狐狸尾巴總有一天會露出來的。」

司馬蘭泉語音甫落，一名王府家丁前來稟報道：「稟大王爺，南天皇宮的菊花姑娘求見。」

段思義道：「快傳。」

家丁道：「是。」

菊花是南天國天香妃子駱肖玲的四名侍婢之一，她姿色清麗，算得是上駟之選，只是面色木訥，冷若冰霜，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

她向段思義行過禮，冷冷道：「王妃叫婢子求見大王爺，她希望能與司馬公子見上一面。」

段思義道：「姑娘來得巧，這位就是司馬公子。」

菊花向司馬蘭泉襝衽一禮道：「小婢菊花參見公子。」

司馬蘭泉道：「姑娘不必多禮，王妃近日可好?」

菊花道：「王妃很好，只不過思念公子，幾乎要廢寢忘餐，公子能够在此地多留一會麼?」

司馬蘭泉道：「可以。」

菊花道：「好，小婢去去就來。」

待菊花離去之後，莊重微微一笑道：

「王妃也許會來，兄弟，你還是到原來的住處去等她。」

段思義道：「她可能告訴你一點什麼，你去吧。」

司馬蘭泉來到她原先的位處，片刻之後，暗門自開，一條美麗的嬌軀，由暗門閃了進來。

「泉哥哥，你忘了我了。」

縱體入懷，溫香在抱，兩片火辣辣的櫻唇也同時送了上來。

司馬蘭泉不及敍述，就溶化於熱烈的情海之中了。

駱肖玲是狂野的，但她那入骨的風騷，與婉轉的嬌啼，常能使人忘乎所以，飄飄欲仙，

幾度纏綿之後，司馬蘭泉自然無暇述說離情了。司馬蘭泉才捧着她的螓首道：「肖玲，你瘦了。」

駱肖玲撇撇嘴道：「還說呢，你都在忙些甚麼?」

司馬蘭泉道：「大理城防落在我的頭上，重責在身，焉能不忙。」

駱肖玲眉峯一皺道：「聽葵花說你毀了夷倉，敗了阿德，雖是名震大理，只怕會惹來殺身之禍。」

司馬蘭泉道：「我知道胡三門不會放過我，但我出塲挑戰，是情非得已。」

駱肖玲道：「我知道是大王爺的主意，不過他却將你放到火爐之上了。」

司馬蘭泉道：「不必担憂，肖玲，對付胡三門，我自信還可以應付。」

駱肖玲道：「你錯了，泉哥哥，你要應付的並不是胡三門。」

司馬蘭泉一怔道：「那是誰?」

駱肖玲道：「自然是王子段啓聰了，胡三門是奉命行事而已。」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道：「王子爲甚麼這樣?」

駱肖玲一嘆道：「我原以爲南天皇宮之中形勢十分複雜，現在才知道大理王宮的錯綜複雜，簡直令人莫測高深。」

司馬蘭泉道：「所以咱們要追根究底，查出它根本的所在。」

駱肖玲道：「可是咱們所知不多，白白犧牲了一個葵花，還是探不出甚麼。」

司馬蘭泉道：「不要灰心，肖玲，至少咱們知道胡三門聽命於王子，在那神秘的快意園中，又被咱們找出一個更高的人物。」

駱肖玲道：「泉哥哥：你猜那段王爺會不會……」

司馬蘭泉道：「我明白妳的意思，這一點頗有可能。」

駱肖玲道：「如果段王爺當眞是快意園中的人物，他八成就是快意園主。」

司馬蘭泉道：「大理雖小，段王爺也是一國之君，他這麼做是爲了什麼?」

駱肖玲道：「野心嘛，如果他想問鼎中原……」

司馬蘭泉道：「是的，大理地小民稀，他不得不借重外力，不過，這些江湖草莽又成得了什麼大事!」

駱肖玲道：「這就是當局者迷了，人們如若都能保持頭腦清醒，就不至天下大亂了。」

司馬蘭泉道：「說的也是。」

駱肖玲道：「泉哥哥：你可得當心，段王子不會放過你的。」

司馬蘭泉道：「我會當心的，肖玲，那快意園近日有沒有給妳什麼指示？」

駱肖玲道：「沒有。」

司馬蘭泉道：「妳也要處處小心，並與葵花保持連絡，現在時辰已晚，妳該走了。」

× × ×

「稟大人：有人送來一封書信，要屬下面呈大人。」

「哦，送信的人呢？」

「走了。」

司馬蘭泉剛剛回到兵馬司，親兵步緹立即呈上一封書柬，他拆開一瞧，只見上面是這樣寫着：

「明午請到放鷹峯一晤，不來你會後悔的。」

這是一封沒有上下欵的書信，却充滿着危機與威脅，難道這就是段王子或快意園的一項挑戰？

其實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段王子對付他，似乎不必費這麼大的周折。

而且書信上的字跡，纖巧秀麗，十分可愛，八成出於女子的手筆。

如果相約之人不是段王子。

如果邀約者當眞是一個女人。

那麼這位女人又是誰？她為什麼要這樣？

難道是心藏師太？

宛文文既已被她帶走，此種約會似乎不太可能。

司馬蘭泉接觸過的女人不多，有過節的更是絕無僅有，要他猜出寫信的女人是誰，實在是一樁困難之事，好在明午就可以揭曉，倒不必費神去猜忖她了。

於是他收起書信，問步緹道：「你可知道放鷹峯？」

步緹一怔道：「大人要朝山祭神。」

司馬蘭泉道：「不，是有人約我在放鷹峯了斷過節。」

步緹道：「放鷹峯在城西五十里聖主山上，聖主是大理的守護神，每年春秋二季，國王必定派人前往進香，正月十五前後，民衆朝山祈福者絡繹於途，除了上述日期，沒有人敢私自前往，以免褻瀆聖主，招致災禍，那人約大人在放鷹峯了斷過節，莫非別有用心？」

司馬蘭泉道：「唔，很有可能。」

步緹道：「大人要去應約？」

司馬蘭泉道：「我正在考慮。」

步緹道：「依屬下相勸，大人最好拒絕。」

司馬蘭泉道：「我知道。」

其實司馬蘭泉早就考慮過了，他的決定是依時赴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司馬蘭泉就是這副個性。

翌日早餐之後，他獨自緩步出城，以不急不徐的步伐，逕向聖主山走去。

聖主山峯巒叠翠，形勢雄偉，決不遜於宇內名山，但孤高挺拔，獨傲羣峯的應以放鷹峯為最，如若登臨其上，則見洱海烟波，大理市廛盡收眼底，在此刻迎風披襟，倒也是人生一樂。

只可惜虎狠伏伺，禍福莫測，司馬蘭泉那裏還有欣賞的心情。

他剛剛登上峯頂，便發現聖主廟前立着三名黑衣蒙面人，他們迎風挺立，不言不動，但那三雙冷焰似的目光，却蘊藏着一片殺機。

司馬蘭泉在他們身前八尺之處抱拳一禮道：「是朋友邀約在下？」

「不錯，但你遲到了半個時辰。」

答說的是中間的黑衣蒙面人，語音琅琅，有如珠走玉盤一般的悅耳，敢情他是一個女的。

司馬蘭泉微微一呆道：「在下路徑不熟，請原諒。」

黑衣蒙面人哼了一聲，目光灼灼，向司馬蘭泉不停的打量。

司馬蘭泉冷冷道：「朋友：咱們可曾相識？」

蒙面人道：「不相識。」

司馬蘭泉道：「咱們既是素昧平生，自然也沒有過節了，朋友邀約在下又是為了甚麼？」

蒙面人道：「聽說你打敗了南天國的第一勇士……」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道：「妳們原來是南天國的，很好，請妳划下道來吧。」

蒙面人道：「誰說咱們是南天國的，難道咱們就不能慕名挑戰麼？」

司馬蘭泉道：「慕名挑戰，我看大可不必。」

蒙面人道：「為什麼？是你瞧不起咱們？」

司馬蘭泉道：「那倒不是。」

蒙面人道：「還有別的理由？」

司馬蘭泉道：「有，因為我不喜歡與藏頭露尾之人動手。」

蒙面人哼了一聲道：「只怕由你不得，上。」

慕名挑戰，應該公平比鬥，現在蒙面人以三對一，依多為勝，豈不是心存鬼蜮，別有用心！

司馬蘭泉不願再跟她們浪費口舌，人家存心找碴，縱然說破了嘴皮又有何用？於是他取出紫竹簫凝神以待。

這三名蒙面人的身材一般瘦小，可能都是女人，但女人並非弱者，由她們的行動可以獲得證明。

她們全都用刀，在一聲嬌叱之後，刀光如幕，由四面八方向司馬蘭泉捲來。

這是三人聯手的第一招，這一招都令人無從難分，虛實莫測。

無法測忖對方的虛實，也就無從出招破解，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只有撤身避讓。

只不過刀幕籠罩四方，連絲毫空隙都無法找到。

這是一記凌厲的殺着，她們似乎要將司馬蘭泉擺平。

現在進攻無路，撤退無門，對方只殺出一招，司馬蘭泉已陷入險境。

其實司馬蘭泉身兼兩家之長，如果就這麼被人家砍在這兒，他的武功算是白學了。

因此，當刀幕捲來之時，他的紫竹簫也迎了上去，在一陣叮叮噹噹的脆响之後，刀光突歛，雙方的搏鬥也停了下來。

黑衣蒙面人以三對一似乎並未佔到上風，因為她們已退後五尺，並且酥胸起伏，在不斷的喘氣。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還要試麼？三位。」

「不必試了，閣下果然高明。」

三人聯手合力一擊，竟然落了下風，自然不必試了，不過司馬蘭泉可不願意。

「好吧，說說妳們的理由。」

「什麼理由？」

「自然是妳們找我的理由，在下不願被人戲耍，希望妳們說個明白。」

「我們不是說過了麼？咱們是慕名來挑戰。」

「妳認為我會相信？」

「我們說的俱是實話，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這……」

「閣下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告辭了。」

「慢點。」

「你還要怎樣？」

「我想知道挑戰者是誰，這點要求不算過份吧？」

「對不起，咱們不便奉告。」

「那麼摘下妳們的面巾讓我瞧瞧，總該可以吧。」

「不行。」

「那妳們就別想走了，接招。」

紫竹簫吞吐之間，已一連攻出九招，九招分襲三人，宛如一氣呵成一般。

雲笈七籤果為驚俗駭世之學，蒙面人身手不凡，但却手忙脚亂，被迫得連續倒退。

司馬蘭泉挫腕一收，冷冷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依在下良言相勸，妳們最好說個明白。」

蒙面人冷冷道：「別太自信，你留不下咱們的。」

司馬蘭泉的確沒有留住她們，因為她們發出了一種極端歹毒的暗器。

那是一種黃色毒烟，能使人鼻涕交流，雙目難睜，它不至於要命，却能使人失去抵抗的能力。

在如此情形之下，司馬蘭泉只得讓她們從容逃走，待毒烟消散之後，蒙面人已經踪影全無。

司馬蘭泉明白，這是那神秘組合對他發動的直接尋釁，此後只怕會再接再厲，層出不窮。

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這是他作人的原則，何況他正要鬥鬥那神秘組合，豈會怕他們尋釁找碴！

只是這第一次接觸，竟是幾位武功不弱的姑娘，他想來想去，竟想不出大理城中會有如此高明的女人。

回到兵馬司，步緹迎上前來道：「大人：你……」

司馬蘭泉擺擺手道：「我知道，此事不要對任何人提及。」

步緹道：「是，大人。」

司馬蘭泉道：「你可知道大理城中有那些會武功的女人？」

步緹道：「沒有呀，哦，有，只不過那不能算是武功。」

司馬蘭泉道：「到底有沒有，你說明白一點。」

步緹道：「有一次屬下隨着莊大人入宮，曾經瞧見黃衣用石子擊落一隻鳥兒，那只是一時碰巧，她不一定就會武功。」

司馬蘭泉道：「黃衣是誰？」

步緹道：「是公主的侍女，公主有四名貼身侍女，名叫黃衣，白帶，青絹，紅綾。」

司馬蘭泉道：「公主會武功麼？」

步緹道：「就屬下所知，公主喜愛文學及音律，有時携婢出遊，也不過一簫隨身，從來沒有見她佩帶過兵刃。」

司馬蘭泉道：「沒有別的事了，你去給我準備午餐吧。」

步緹道：「是。」

遣走步緹，他又在室中徘徊起來，那神秘的組合，以及大理城錯綜複雜的環境，使他的心情感到十分煩燥難安。

由江湖到大理，由民間至國君，似乎都牽入一種陰謀之中，牽一髮而動全身，未來時日的險惡，使他有點不寒而慄。

他正思忖之際，雷冲忽然進來稟報道：「稟大人：王子有請。」

司馬蘭泉一怔道：「王子召見我？」

雷冲道：「是，大人，王子的專使正在大堂相候。」

司馬蘭泉來到大堂，王子的隨身侍衞童仰山雙拳一抱道：「童仰山奉王子之命，請大人至王宮一敍。」

司馬蘭泉道：「童大人請坐，王子現在王宮麼？」

童仰山道：「王子在蘭園相候，咱們不必坐了，司馬大人請。」

蘭園是王宮內宛中一個消閒處所，其中名花異卉，美不勝收，亭台水榭，美奐美命。

童仰山在蘭園入口處停下脚步道：「下官另有他事不便奉陪，司馬大人請。」

司馬蘭泉道：「童大人請便。」

待童仰山的身形消失之後，他再轉身瞧着蘭園，略作遲疑，終於舉步向園裏走去。

在大理，蘭園是負有盛名的，祇不過除了段氏家族，或王公巨卿，一般人是無法到這兒來欣賞的。

司馬蘭泉沿着一條白石小徑前進，鼻聞清香，目覩美景，眞個如入山陰道上，有目不暇接之感。

此時正當午間，驕陽在空，按說是應該具有相當熱力的，但蘭園濃蔭瀉地，清香徐拂，驕陽在這兒也是無用武之地了。

司馬蘭泉走過不少亭台水榭，假山荷池，除了偶爾碰見一隻美麗的鳥兒，從未發現半隻人影。

這就怪了，不是王子段啓聰在蘭園召見他麼？為甚麼一個人影也瞧看不到？

現在他遲疑了，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詭詐不成！

忽然一陣悠揚的簫聲飄入耳鼓，他脚下一窒，神色也微微一呆。

難道那吹簫之人就是段王子？

據駱肖玲說，段啓聰輕薄無行，是一個十足的紈袴子弟，這等高山流水似的簫聲，他必然吹奏不出。

也許吹簫者另有其人吧。

不管是什麼人在吹，倒不失為一個詢問的好機會，因為他不僅找不到段王子，連歸路都有點迷失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心尤物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春霞知道司馬洛已逃，便命高而堅到她的舊居躲起來，然後又設計殺害了高而堅和他另一保鑣，這使司馬洛又斷了找張春霞的綫索，最後司馬洛只好重到醫院去找馬光，由馬光口中得知有個薛醫生曾為張春霞整過容，司馬洛遂準備去找薛醫生……

眞相大白日　香銷玉殞時

阿全根本就沒有能力抵抗，他伸起一隻手，指着瑪莉。嘴巴吐着血，說着：「你——」

瑪莉哇的哭叫起來，手指又抽搐地扳動槍機，子彈連串地射進阿全的身體。

阿全抽搐着，每一顆子彈射進他的身體，他都劇烈地一抽。直至最後一顆子彈都射完，阿全便躺在那裏，動也不動了。

然後，瑪莉的手鬆開，那把槍跌在地上，她的雙手慢慢伸到臉上，掩着臉，全身都在抖着，然後，她便慢慢地倒下來。司馬洛剛好趕得及過來把她接住，她就軟軟地躺在懷中，大聲哭了起來。

司馬洛輕輕地把她抱了起來，抱進內廳，把她放在地毡上，讓她的頭枕在他的腿子上。她哭了很久，司馬洛則祇是安慰地撫着她的頭髮：「好了，瑪莉，不要緊，現在一切都好了！」

她還是哭，不過不要緊，她哭得出來，那是一個好現象了，最怕的是她哭不出來。

後來，她停止了哭，抬起眼來看着司馬洛：「他……已經死了嗎？」她吶吶地問。

「他已經死了！」司馬洛點頭：「謝謝你，你救了我的命！不過，這倒是意想不到的！」

瑪莉有點難為情地微笑：「我——知道你有生命危險。」她吶吶着：「我——就不忍心讓你一個人——」

「我也以為我是可以應付的。」司馬洛說：「但我却估計錯了！」

瑪莉回頭望望廳外說：「他是誰？」

「阿全！」司馬洛說：「你留在這裏，我出去看看！」

司馬洛回到前面的大廳中，阿全仍然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因為他已經死了的。司馬洛搜搜他的身上，找到一本記事簿，一些現錢，和一些單據。司馬洛從其中取出了一張，塞進了衣袋裏。其他的衣袋裏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接着瑪莉也從裏面出來了。

「你還是留在裏面吧！」司馬洛說。

「我不是沒有見過死人的。」瑪莉說，現在她的聲音鎭靜得多了：「我祇是沒有殺過人吧了！」她站在司馬洛的身邊，低頭看着阿全的屍體：「奇怪，這個阿全不是高而堅的保鑣嗎？他不是帮你的嗎？為甚麼他要殺你！」

「是的。」司馬洛聳聳肩地說：「我正是在奇怪這一點！也許，他是有所誤會了！」

司馬洛蹲下來，在阿全的身上再搜一遍，也搜不出甚麼來了。阿全身上並沒有甚麼可以帮助他打破這個謎的資料，可以打破這個謎的資料是在阿全的腦中，阿全已經死了，這些資料就再也取不出來了。

司馬洛站起來，緊皺着眉頭。他是在想着阿全死前所說的那幾句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司馬洛一時不能明白。他轉向瑪莉：「你不會認識他吧？」

「他？」瑪莉奇異地看着司馬洛：「為甚麼我會認識他？」

「他很可能把你誤認作別人的了！」司馬洛說道：「他似乎就是因為我和你在一起而要殺我！」

「他這樣說？」

「他的意思似乎是這樣！」司馬洛說：「不然，他所說的那幾句話，還有些甚麼別的解釋呢？」

「我猜他還是忘記不了你兩次擊敗他。」瑪莉說：「我猜他祇是存心報復吧了！但，司馬洛，現在我們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你打算報警嗎？」

「為什麼這樣問呢？」

「我——」瑪莉有點難為情地：「我是不方便出面的。你知道，這在宣傳方面的影響不大好！而且，雖然這不是謀殺，到底是一件兇殺案，在警方未調查清楚之前，我是不能離開這裏的。但是我又不能離開我的工作太久！」

「你的意思是不要報警嗎？」司馬洛問。

「可以安排嗎？」瑪莉做出可憐的樣子。

司馬洛聳聳肩：「如果你一定要的話，沒甚麼事情是不可以安排的！」

「需要——我的帮忙嗎？」瑪莉問。

司馬洛搖頭：「還是不要了，你既然想置身事外，那你還是先走吧！」

瑪莉站在那裏，遲疑了一下，後來就走過來，在司馬洛的臉頰上吻了一下：「謝謝你！」她說。

「這眞的不算是一回事。」司馬洛苦笑：「這不算是一回事，你救了我一命，難道我就不該帮你這個忙嗎？」

瑪莉走向門口：「現在沒有的士好坐了，我怎麼走好？」

司馬洛聳聳肩：「你拿車子去好了，我自己會想辦法的！」

瑪莉皺眉看着他：「你又怎麼走呢，司馬洛？」

「我是很容易的。」司馬洛說：「即使划艇，我也可以離開這裏的！」

瑪莉點點頭：「那麼賭塲再見吧，司馬洛！你會很快來的，是嗎？」

「我會很快來的！」司馬洛說。

瑪莉出去了，過了一會，司馬洛就聽見那部跑車開動的聲音。很快，車子就遠去了，而司馬洛知道，這一次她是不會回來的。

在以後一小時之內，司馬洛忙於佈置現場。這是一件他優為之的事，雖然，他是不常這樣做的。你明明身在兇殺案的現塲，却不肯承認，如果有人能加以證明，那你便水洗難清了。本來明明是自衞殺人，也變成謀殺了，誰叫你逃避呢？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司馬洛却是非如此做不可的！他不能牽連瑪莉。當他把現塲佈置好之後，那裏已沒有留下任何他們的痕跡了。如果警方來到，就祇能推測，阿全是在這間空屋給仇家找到而殺死了的。

司馬洛把那張租屋的租金收據也放在阿全的身上了。這一帶，同樣的別墅很多，由一間大公司管理。你要租一間別墅，你祇要去繳交租金和領取鎖匙就行。司馬洛不相信收租的人記得清楚是甚麼樣子的人租那一間屋子的。收據在阿全的身上發現。那麼阿全就算是租這間屋子的人了。

阿全租了這間屋子，等待着一些人，也許是和這些人展開了一項談判，但是結果談判破裂，阿全給殺死了，就是這樣簡單。

然後，司馬洛就步行着離開那裏。屋中阿全的屍體，在天亮之前是不會被發現的，因此他有很充份的時間，不必急於離開。

一面走，司馬洛就一面在用腦沉思着。為甚麼阿全要來殺他呢？發生了甚麼誤會呢？很可惜瑪莉把阿全殺死了。如果留下一個活口，也許他可以知道很多有價值的內幕。不過，瑪莉却是不得不如此的，如果拖延下去，開槍的就是阿全了。

司馬洛一面步行，一面就深深地用着腦筋。凡是有疑慮成份的事情，他都要想得清清楚楚的。他不習慣讓任何疑慮存在於他的心中。但是，這一次他却不大想得清楚了。阿全死前祇說過這麼幾句話，而這幾句話又似乎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接着，一陣格格的笑聲打斷了司馬洛的思潮。司馬洛發覺原來他已經到達了另一座小小的海灣了。在月光之下的沙灘上，他看到有一男一女正相擁着在沙灘上。身上都沒有衣服，皮肉在月光下閃閃發白。笑聲就是來自這一雙男女的。

司馬洛望向另一邊，看到那裏，接近路邊之處，就有一間海灘別墅。和他剛剛離開的那一間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那雙男女大概也是在這裏租一間別墅渡假的，而他們以為，在這麼僻靜的地方，他們不論在沙灘上幹甚麼，應該都沒有人會看見的了。照常理，的確應該是如此的，司馬洛的出現，實在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

他們在那沙灘上是放浪形骸的。

司馬洛停在那裏，視綫向周圍移動着，後來就落在屋子旁邊停着的，那部汽車的上面。

那二個男女完全不知道有人接近。他們在互相熱吻着，嘴唇及手在對方身上都是無所不至的。最後，她好像一隻青蛙般張開來，而他的身子也準備沉下去。

就在這時，她忽然用手推着他的胸膛。「等一等。」她說：「我好像聽到有車聲！」

「甚麼？我沒有聽見——」

「我們的車子！」那女人說。

「別胡思亂想吧！」那男的沒好氣地說道：「我們的車子怎會無緣無故開行的呢？」

「我是眞的聽見的——」

「唏！」那男的忽然翻身坐了起來，因為現在他也聽見了。車子的馬達輕輕地發動的聲音。那馬達聲眞是來自他們停在屋旁的車子。

他們一齊望向車子那邊。

車子本來是停在屋子的陰影裏的，現在，他們看着時，就看見車子駛進了月光之中了。

「唏！」那個男的一跳跳了起身，叫着向車子跑過去，跑了兩步，忽然記起自己身上是一絲不掛的，便連忙跑回來，一手抓起了一件衣物，遮在小腹的前面，就繼續向車子跑過去。但是，他抓起的却祇是那個女人的乳罩，不但不大有蔽體的作用，而且，半途還纏住了他的脚，絆得他在沙灘上仆倒下來了。

當他再爬起身來時，那部車子已經駛到了路上，飛馳而去。

「唏！」他揮着兩手大叫着追去。但這是完全沒有用的，偷車的人，決不會因為他叫喊就把車開回來。

「我——我耍打電話報警！」他氣冲冲叫着：「這是什麼世界，太不像話了！我要打電話報警！」

「報警？」那女人追上來，抱着他說：「警察來了，我們這個晚上不是浪費了嗎？」

「但車子——車子——」

「車子買了保險的，是不是？」那女人說：「那怕甚麼呢？我們可以明天才報警，我們可以明天一醒過來的時候，才發現車子不見了，那不是一樣行得通嗎？」

「這個——但這個——」那男人吶吶

着，但是那女人已經把他推倒在地上，騎到了他的身上，他想起來也很難了。

× × ×

那個偷車的人，當然就是司馬洛了。

司馬洛駕那部車子，一面慚愧地微笑着。他近來偷過那麼多車子，如果他是以偷車爲生的話，他該已發了一筆小財了。

他開着那部車子，到了市區的邊緣，就放下了，改乘的士。那車主即使馬上報警，也來不及找到他的。

司馬洛上了的士，說了一間酒店的名字。的士載着他到達了那間酒店。那就是阿全生前住的酒店了。司馬洛從阿全的袋裏找到的那張收𢿱，就是這間酒店的。

那不是一間一流的大酒店，那即是說，對於出入的人是不大留意的。那個看門口的人已經睡着了。

司馬洛很輕易地就進了門，而那個睡熟了的守門人並不知道。很可能，這間酒店對於訪客是不大理會的，大概，住在這裏的三敎九流人物太多了，如果對每一個來訪的人都問清楚，那是徒費不必要的痲煩了。

總之，很順利地，司馬洛進入了酒店，走過那空無一人的樓梯，上了樓上，最後到達了阿全的房間。

門是鎖上了的。不過，司馬洛很容易就把它弄開了，踏進了那間簡陋的房間，動手搜索起來。阿全在那房間裏放着的東西並不多，因此他用不着搜很久，而且，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件最具重要性的東西。一本日記。不是阿全的日記，而是高而堅的日記。

似乎，阿全是果然作過一番調查的，他在高而堅的遺物之中找出了高而堅的這本日記。

日記中有甚麼秘密呢？

司馬洛以微微發顫着的手翻開日記。這本日記裏一定有些很重要的秘密，日記本來就是用以收容秘密的東西，而假如這本日記裏不是有些有關此事的重要秘密，阿全也不會帶在身邊的。不錯，這本日記裏有一些很重要的秘密，可以解釋阿全爲甚麼會去殺他。

司馬洛小心地從頭看起。

× × ×

瑪莉仍然是那間賭場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她是那麼美麗，那麼儀態萬千，她比一場脫衣舞表演更具吸引力。

那個肥胖的大亨跟在她的身邊，就像一隻企鵝站在一條神話中的美人魚的身邊：「瑪莉。」那個肥胖的大亨說：「讓我請你喝一杯酒吧！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談談的！」

「對不起。」瑪莉說：「我差不多要下班了！」

「下了班不是更好嗎？」那人嬉皮笑臉地：「我要跟你談的是生意，在這裏談，總是不大好的！」

「生意？」瑪莉瞥了他一眼：「甚麼生意呢？」

「關於一份工作。」那人說：「你知道，我的名下有很多生意，我可以爲你安排一份收入比這裏好得多的工作！」

「你怎知道我在這裏有多少收入呢？」瑪莉反問。

那人有點難爲情了：「呃——你開口好了，我不是一個吝嗇的人！」

「當然，你是有附帶條件的！」瑪莉精明地看着他。

「我對你好，你當然不會待薄我啦！」那人露出淫褻的微笑。

「多謝你的好意。」瑪莉輕拍一下他的手臂：「讓我考慮一下吧！我會打電話給你！」

「我們——詳細一點談談吧！」

「不必了。」瑪莉婉轉地拒絕：「你的情形我又不是不清楚！我會認眞地考慮的，現在，你回家睡覺去吧！」她輕輕把那人推向門口。她果然是很有說服力的，那人雖然難捨難離，但是也像受了催眠似的，乖乖地走了。

瑪莉舒了一口氣，走到酒巴那裏，對酒保說：「給我一杯茄汁吧！」

那英俊的酒保用一隻高高的杯子給她斟了一杯血色的液體。瑪莉坐在一張圓櫈上，淺淺地呷着。那個酒保凝視着她：「那老甲魚又想給你一份工作！」

瑪莉點點頭：「每天都有人來給我一份優薪的工作！如果我能同時接受，那麼很快我就會成爲億萬富翁了。」

「他們每個人都是另有目的！」酒保說。

「男人！」瑪莉嘆了一口氣：「有錢的男人，老是想利用自己的錢去把女人弄上床！」

「是呀！」酒保奉承地微笑着：「還是我們這些家無恒產的男人，比較老實一點！」

「也許吧！」瑪莉聳聳肩。

「瑪莉。」那酒保說：「我在想，也許我們應該坐在一起，詳細地談一談！你知道嗎？我對你是一向——」

瑪莉冷笑一聲，把杯子塞回他的手中：「窮的男人，也有窮的方法！」

酒保拿着那隻半滿的杯子，呆呆地看着瑪莉走了。

× × ×

瑪莉這一晚是提早了一點下班的，她開着車子，一直駛回她在山上的那間屋子，由門匙開門進去，踏入屋中，一面解開背上的拉鍊。

在睡房的門口，她忽然停住了。因爲，在那昏暗中，她看到她的床上躺着一個人。那是司馬洛。司馬洛柔聲地說道：「你今晚提早下班了！」

瑪莉微笑：「我可以隨時下班，沒有人管得我的！」她把拉鍊完全拉下了，一面走向司馬洛。

「你何不先洗一個澡呢？」司馬洛說：「天氣太熱了！」

她微笑：「你可以等嗎？」

「我已經等了兩天，難道我不能再等幾分鐘嗎？」司馬洛吃吃笑。

瑪莉轉進了浴室裏，把身子的衣服都脫下來，踏入浴缸裏，拉上了那度塑膠簾子，然後扭開了花洒，讓那急勁的冷水射在她的皮膚上，刺激着皮下的血液循環。然後，她用一條大毛巾抹着身子，走進睡房中。當她走到床邊的時候，她就把手放鬆，讓大毛巾跌落。

那完美的肉體驕傲地對着司馬洛，司

馬洛仍沒有動，於是她就蹲下來，把他的一隻手拉起來，放到她的乳房上。

「我並沒有找到那個整容醫生！」司馬洛說道。

「爲甚麼？」她引導着他的手。

「他死了。」司馬洛說：「在回程之中，在火車上被人暗殺了！」

「我慶幸你仍然活着。」瑪莉吻着他的手背說：「而且，這也應該是你收手的時候了，難道你一定要弄到自己送命爲止嗎？」

「本來，我是應該收手的。」司馬洛說：「似乎，連最後一條綫索也已經斷掉了！」

「本來？」

「但是，有一條新的綫索却意外地出現了。」司馬洛說：「我找到了高而堅的日記！」

瑪莉停住了：「高而堅的日記？」

「在阿全的酒店房間裏。」司馬洛說：「似乎，阿全就是根據這本日記而找到了張春霞的下落，於是他就要殺我！」

「你在說甚麼？」瑪莉問。

「他看見我和張春霞是合謀殺死高而堅的！」

瑪莉怔怔地看着他：「司馬洛，你說話就像說謎語！」

「在日記上。」司馬洛說：「高而堅說張春霞原來是在管理賭場。他不知道那座賭場，原來是屬於張根的，那是因爲張根並不出面！」

瑪莉慢慢地站了起來，退後一步。司馬洛伸手指着她：「你，瑪莉，你就是張春霞的化身！張根一直在找尋着他的女兒，却不知道他的女兒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瑪莉祇是呆立在那裏。

「我應該早就猜到是你的！」司馬洛說道。

瑪莉仍然不做聲。

「祇有你知道我的行踪。」司馬洛說：「在火車上的時候，我一打過電話給你，機關槍手便來向火車掃射了！除了你之外，沒有別人的可能這麼快派槍手來殺我的！」

瑪莉還是不做聲，但是，她後退了一步。

「好了。」司馬洛說：「這已經够了！別再退了！我讓你脫下衣服，因爲我知道你是詭計多端的，沒有衣服，你就沒有詭計可出了！我不想你退過去拿出一件武器之類來！」司馬洛這樣說着，手中便出現了一把槍，槍嘴指着瑪莉，那槍在手中是拿得很穩的。

「司馬洛。」瑪莉委屈地說：「你是在開玩笑，是嗎？」

「你知道我不是在開玩笑的！」司馬洛說。

「那麼，你究竟是在說甚麼？」瑪莉顯得楚楚可憐的：「我一點都不明白！」

「我說，你就是張春霞！」司馬洛說：「你在馬光和高而堅那裏學了一身本事，就來替張根工作！」

「如果我是張春霞，爲甚麼我不肯承認我是張根的女兒呢？」她說。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司馬洛說：「爲甚麼你不肯出面呢？父女團聚，有甚麼不好？尤其是，你在事業上對他有這麼大的帮助！」

「也許，這你要張春霞本人才能答覆你了！」瑪莉說。

司馬洛搖頭：「別賴了。這件事很容易證明的，馬光還未死！馬光是認得張春霞的樣子的，我叫馬光來看看，就可以證明！」

瑪莉又不做聲了，但這一次，她忽然流起淚來。兩行珠淚沿着臉頰簌簌地流下來。

司馬洛嘆息地搖着頭：「那麼美麗，心腸却那麼狠辣！爲甚麼，瑪莉！爲甚麼要這樣做！你知道你殺了多少人嗎？」

瑪莉盈着淚，吭聲地：「我沒有殺死你，司馬洛，是不是？我有機會殺死你，但是我並沒有殺死你！我祇要對高而堅下一個命令，你就完了！但是我叫他別殺死你！」

「爲甚麼？」司馬洛問。

「因爲我的心腸還不够硬。」瑪莉說：「因爲我的心腸還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黑！」

「那已經够黑了！」司馬洛微笑：「你還想再黑一點嗎？」

「我沒有殺死你，因爲我不忍心！你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男人，司馬洛。」瑪莉說道：「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是十全十美的，但，你却是我理想中的一個男人！我理想中的男人就是這樣的，但是我一直沒有遇到，當我遇到了，我又不忍心殺死了！」

「謝謝你！」司馬洛冷冷地。

「還有一個人我不忍心滅口的，就是阿林！」瑪莉說。

「你的第一個情人，從八嬸家中把你救出來，又收留你的那個年青的小伙子嗎？」司馬洛說。

「是的。」瑪莉說：「他是眞正對我好的！他是眞正愛我的！那時，他簡直完全控制了我，他隨時可以佔有我，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說他會和我結婚——我怎能殺死一個對我這樣好的男人呢？如果我的心腸够狠，我殺死了你們兩個，那你現在就不會找到我身上來了！」她還是在流淚！

「但是，爲甚麼呢？」司馬洛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爲甚麼你不肯父女相認！」

瑪莉的臉醜惡地扭曲着：「如果你是我，你也不會認的！」

司馬洛耐心地聽着。

「當你第一次撞到張根的遊艇上時，張根正在幹甚麼呢？」瑪莉問。

「他正在開一個派對！」司馬洛說。

「不，我是說張根本人，那時張根正在做什麼呢？」瑪莉問。

「他的房間裏有一個女人！」司馬洛說。

「一個女孩子。」瑪莉又流着淚：「一個處女！也許張根已經告訴過你了！張根喜歡處女！那些可以做他的女兒的女孩子！」

司馬洛一震：「你不是說——？」

「正是。」瑪莉說：「你又猜一猜，

我的第一夜是賣給誰的？」

司馬洛搖搖頭：「不，不，這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瑪莉咬着牙，辛酸地：「好像不可能，好像很巧合！但是，這件事就是發生了！是的，就是我的親生父親張根！當然，當時我不知道是他！」

「他現在還認得你嗎？」司馬洛問。

「當然！」瑪莉說：「事實上我是他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女人之一。麻煩就是在這裏，你想，我怎能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女兒張春霞呢？」

司馬洛的心裏有了一種辛酸之感。不錯，世事就是如此的。命運最愛作弄人，常常替人間安排下一些打不開的死結，這就是爲甚麼這個世界上，悲劇會頻頻發生了。

「你是知道了之後才替他工作的？」司馬洛問道。

「不。」瑪莉搖頭：「我無意之間和他重逢，他就邀我替他工作，他並不是要碰我，他祇是——那時他還是不知道我的工作能力的！我猜，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吸引力吸引了他，也吸引了我。你可以說，這是一種親情的吸引。也是爲了同樣的原因，我肯爲他工作。另外一個理由就是，張根的事業基礎很合我的理想，我相信我是可以有很大的發展的！」

司馬洛看着她，她的臉部肌肉不斷在發抖着，淚水簌簌地落下來。他也不知道應不應該同情她，她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但是爲了保護自己，她竟害死了這許多人，就不值得同情了。

「後來，張根對我提起要找尋他的女兒，我起先也贊成的。」瑪莉說：「但是，後來，他告訴了我他的女兒的來龍去脈，你知道嗎？我整整一星期不能入睡。」

「我很爲你難過，」司馬洛說：「但，這件事情，現在該怎麼解決呢？」

「很容易的。」瑪莉說：「你和我合作，司馬洛，你不要告訴張根眞相，你告訴他我安排好的故事，你告訴他我已經死了。這樣，就一切都解決了，我和你會相處得很好的，這樣做，肯定地對誰都沒有害處！」

「除了對那些無辜而死的人之外！」司馬洛說。

「死的已經死了。」瑪莉說：「我很抱歉，我也希望他們能活過來，但是，沒有人能使已經死了的人活過來的。」

司馬洛搖搖頭：「不，瑪莉，不能就這樣算了的！」

瑪莉看着他問道：「那麼，司馬洛先生，你認爲這事應該怎樣解決呢？」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她，是的，他能怎樣解決呢？他怎能夠懲罰瑪莉而又不傷害張根呢？

瑪莉伸手向床頭。

「不要動！」司馬洛說。

但瑪莉沒有停手，而司馬洛也不能開槍。

她也不是做什麼危險的動作，她祇是把床頭的燈扭亮了。

不過，實在這也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因爲，柔和的燈光所照到的，是一具如此美妙的胴體！一個正常的人，很難不被這具胴體所折服，司馬洛的心怦然一動。

他一直都知道她是裸着體的，一直都企圖加以忘記，却不能忘記。現在，在燈光之下。她的肉體更有着逼人的吸引力。

「看着我！」她把身子俯近司馬洛，輕輕地，讓乳尖在司馬洛的臉上輕輕地揩過。

司馬洛整個人都震了一震。從來，女人對他的吸引力很少會這樣大的。但他的槍還是指着她。她並沒有繼續逼近，祇是揩了一揩司馬洛，她又退後了。

她退到幾呎之外，讓司馬洛一眼就可以看到她的全身的地方。好像夜總會女郎在表演一樣，她的手指搭在大腿上，輕輕地向上面撫上去，直至到達了乳下，就這樣托着乳房，好像在向他呈獻似的。

「看着我，司馬洛，」她沙嗄地說：「你忍心放棄這樣一具身體嗎？」

司馬洛祇是呆呆地看着她。腦中一個問題在急轉着：「怎樣處置她？」

這個問題他並沒有預先想到答案，那是因爲當初他並不明白她的眞相。現在，知道了她的眞相之後，就感到十分之困難了。怎樣處置她呢？他如果把一切的眞相告訴張根，那麼就更甚於把張根殺死。張根這種愛御處女的習慣，是一種虐待狂的變態心理，虐待別人，以取得快樂，可以說，他是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的。假如他知道了受過自己虐待，而且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女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兒，他怎麼受得起呢？凡是虐待狂的人總是自私的，傷害別人不算一回事，但是傷害了自己的人——

但是，他也不能就這樣放過瑪莉，這個尤物，她的心是那麼黑！

她也眞是一個尤物，難怪每一個接觸過他的人都爲她傾倒了。現在，臉上的淚仍然未乾，這個尤物正在極力要迷惑他。

她半轉側身子，說：「也許我唯一的缺點就是這塊疤吧？但是，已經動過手術，」她的手在股腿間摸索着：「差不多看不出來了，是不是看不出來？那眞是一位好醫生，是嗎？」

司馬洛搖頭：「看不出來。」

她在他的面前，以美妙的姿勢慢慢地轉了幾轉，就像模特兒似的。然後，她在地上坐了下來。這時頭髮已經散開了，披在肩上，使她美得更加柔和。

「來呀！司馬洛，愛我！」她夢囈般哀求着：「在這裏，就在這地上愛我！」

司馬洛强迫自己想：也許張根是自作自受的？也許他攪了那麼多處女，他是應有此報？而且，司馬洛實在也不是害他，他出重金叫司馬洛去查出眞相，司馬洛就把眞相查出來了，如此而已！至於他受不受得起眞相，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瑪莉已經躺了下來，腿子慢慢地張開，那一片快樂的泉源展現在燈光之下，是那麼柔嫩的玫瑰紅，那麼緊湊而整齊，這個最沒有美感的部份，居然有着高度的美感！

「愛我！司馬洛，」她柔聲地說着：「來愛我吧！」

司馬洛的額上，臉上及身上冒了很多汗。他不能集中精神去思索了。他的注意力已全部給她的肉體所吸引了。

瑪莉的腿子慢慢地闔上了，然後再張開，闔上了，又再張開。盤骨挺起來，做着圓形的動作，就像一隻磨似的。這是絕頂誘惑的動作，在夜總會裏，人們付出昂貴的票價，也是爲了看同類的動作而已。而瑪莉又做得比許多表演女郎都更好！也許這是因爲她的身材本來就够好之故！

司馬洛緊緊地閉了一下眼睛，又再張開來，瑪莉仍然在她的眼前，她的腿子又張開了。他有一個地方亢奮得就像要爆炸開來似的。

「司馬洛！」瑪莉呢聲說：「來，愛我！下來愛我，我的空虛，需要你的充實，我的——」她接下去是一連串不大方便宣之於筆墨的話，不過，對於兩個不需要拘禮的情人來說，却不算太粗鄙的。

司馬洛是很想去充實她的，他不能說每一個細胞都想，但可以說，大部份細胞都想，祇有少部份細胞是反對份子，這少部份的反對份子，使他仍然握着槍，仍然指着瑪莉。

怎樣處置她呢？

瑪莉大概知道，她的誘惑是不能成功了，於是慢慢地，她又把腿子闔上，坐了起來，她的臉上露着哀求的表情。

「司馬洛！」她哀求地說：「你得爲張根着想！你！你——不能讓他知道眞相的！他會受不起！他會發瘋的！我告訴你！他會發瘋的！」

司馬洛又沉默了好一會，考慮着，終於，他搖搖頭：「不，瑪莉，不行的，你做出了事情，就必須付出代價，你要付出代價，張根也要付出代價，如果張根會發狂，那也是他自食其果吧了！」

「不！」瑪莉一跳跳起身，就向司馬洛撲過來。但是，她顯然不是一個打鬥的能手，司馬洛很容易地就一側身避過，而且把她摔倒在床上了。

司馬洛跳離了床上，退到門口旁邊，槍仍穩定地握在手中。「好了，」他說：「不要再來了，瑪莉！」

瑪莉忽然一轉身，就向房間外面逃走，司馬洛叫一聲，就向門口追過去，瑪莉却比他先出去了，司馬洛看見她一手抓起了她棄在廳中桌子上的手袋，司馬洛不禁一震。她的手袋中有槍的！上次她就是從手袋中取出了槍來把阿全殺死的。

「不要！」司馬洛叫道：「停住，瑪莉，我要開槍了！」

他遲遲不能扳槍，究竟是爲了甚麼原因他也不大清楚，也許是不忍心吧！也許他是想留下一個活口，好與張根對質。總之，他不能扳動槍機。

不過，如果瑪莉從手袋中取出槍來的話，他是無可選擇的。

但瑪莉並沒有把槍取出來，她祇是一跳跳到了廳子的對面，拉開另一度門，閃進去，砰的把門關上，下了鎖。司馬洛知道那裏面是一間客房。

門是沒有用的，司馬洛祇要在門鎖上射一槍，把鎖射毀，就可以把門弄開了。但是，他還沒有機會這樣做之前，瑪莉就在裏面叫道：「別進來，司馬洛，我這裏有一把槍，你進來我就殺你！」

司馬洛挨緊在門邊的牆壁上，她隔門放槍也射不到的地方：「你逃不了的！」他叫道。他知道那房間的窗口是有鐵柵攔着的。

「我不是要逃走！」瑪莉在叫着，聲音裏帶着淚：「我祇是要你帮我最後一個忙！」

「甚麼忙？」

「不要讓張根知道眞相。」瑪莉說：「他是我的父親，你不能傷害他的！他是我的父親！」

「出來吧！」司馬洛叫道。

「你要答應我！」她哀鳴地叫着。

「我不能答應你這個！」司馬洛說。

「在我死後你也不能答應我嗎？」瑪莉叫道。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冷靜無比了。

司馬洛一怔：「甚麼？你說甚麼？」他忽然感到一陣陰冷，毛骨悚然的！

「我說在我死了之後。」瑪莉說：「你說不放過我，那麼我死了，你就安心了！我祇是求你，不要傷害他！」

「瑪莉！別做甚麼傻事！」司馬洛叫道。

瑪莉的回答是槍聲一响。

「瑪莉！」司馬洛狂叫着，混身都是冷汗。但是，瑪莉已經沒有回答了，房中是一片寂然的。「瑪莉！」司馬洛再叫了一聲，便用肩向那門撞過去。撞了一次撞不開。再撞第二次，然後第三次，他並不担心這度結實的門會傷及他的肩膊和骨頭。他已忘記了這一點。

接着門就給他撞開了。司馬洛是踏進去一步，就停住了。「我的天！」他低聲叫。

瑪莉已經死了，她已不再美麗了。因爲，那顆槍彈把她的臉轟去了半邊。

司馬洛呆了幾秒鐘，忽然轉身奔向浴室中，劇烈地嘔吐起來。

他見過很多死屍，也見過很多死得很慘的情況。但他很少會嘔吐，可見得這是很罕有的一次。

× × ×

警方很客氣，司馬洛的話，他們都相信，並沒有對他作甚麼尖刻的盤問。司馬洛猜想，這一定是張根之力了。

司馬洛對警方講的故事是很簡單的，他剛剛從外地回來，就到瑪莉的家去找她，他看見她的車子在家，而憑那些衣物棄置的情形推測，也知道她是在家的，但是她却不應，而那房間的門關着，司馬洛破門而入，就看見她已經死在地上了。

爲甚麼她要自殺？

司馬洛不知道，他認識了她不久，對她的事情，他知道得並不多。

司馬洛離開警局的時候，天剛剛亮，而張根已在外面等着他了。

「我們去喝杯咖啡吧！」張根說。

他們乘坐張根那部司機駕駛的大汽車離開，到了上次他和瑪莉去過的那通宵營業的露天餐館那裏。仍然是坐在那張對海的桌子。

嘗咖啡來了之後，張根才開口：「爲甚麼瑪莉要自殺？」頓一頓：「會不會是和這件事有關的？」

「是的。」司馬洛說：「和這件事有關！」

張根祇是等着他說下去。

「張根。」司馬洛說：「你知道嗎？

你是一個大傻瓜，有瑪莉這樣一個好女孩子，爲甚麼還要到處去找你的女兒呢？」

「甚麼意思？」張根很驚愕地問！

「在瑪莉的眼中，你一向是一個父親形象。」司馬洛說：「她很希望她能作你的女兒，但你拚命要去找你的親生女兒時，她就很傷心了！」

張根呆了很久才答話：「她從來也沒有對我說過！」

「這一點她是不能當面跟你講的。」司馬洛說：「你不明白女人心理！」

「我——不敢說我明白女人心理！」張根說：「但是——她就爲了這個殺死自己？」

「她知道我愈查愈近了。」司馬洛說：「她以爲你的女兒隨時會回來，她就受不了，很多女人爲了愛情而自殺，有時候親情和愛情是差不多同樣重要的！」

張根呆了差不多五分鐘，然後問：「你找着了她？」

司馬洛慚愧地低下頭：「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告訴你好，張根。」他說：「她——她已經死了！」

張根的臉色沒有甚麼改變，祇是眼中的神采改變了。

忽然，他像蒼老了十年似的，眼中完全失去了光采。

「你——已經查清楚了？」他囁嚅地問。

司馬洛點頭：「當然，如果不是肯定了，我也不會告訴你的！」

「怎麼死的？」張根拿着小匙，調弄着杯中的咖啡，那隻手是發抖着的，攪動的方向，也有時是順時鐘，有時是反時鐘，顯出這個人是已經亂了方寸的。

「被殺死的！」司馬洛說。

他編出他早已編好了的另一部份故事。他說，兇手就是高而堅，行兇動機，因姦不遂。因爲她是一個那麼可愛，那麼美麗的女人！爲甚麼去調查的人都要被殺呢？這是很簡單的，因爲高而堅不想這件命案被揭發！現在，高而堅已經死了。

「你殺死了高而堅？」張根咬着牙問道。

「我也想他活着受罪的！」司馬洛說道。

「你應該把他留給我！」張根憔悴地說，眼睛抬了起來，望着遠處的海，後來，他又說：「她是長得很美麗嗎？」

「我沒有機會看見她。」司馬洛搖搖頭：「但如果她不是長得很美麗，又怎會有人爲她而殺人呢？」

「我沒有猜錯！」張根喃喃着：「我早已知道她是長得很美麗的，我早已知道，她是我的女兒，做父親的是知道的，但，現在我甚麼都沒有了。」

「再開始吧！」司馬洛說：「現在再娶妻生子還不太遲的！」

張根苦笑：「我這麼一個男人，怎能結婚呢？」

不錯，這是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是司馬洛所能替他解決的了。

「你有瑪莉的照片嗎？」司馬洛問。

「沒有。」張根搖頭：「她從來不拍照片的，爲甚麼呢？」

「祇是想要一張照片。」司馬洛說：「祇是想留一件值得紀念的東西。」

張根搖頭：「我不相信可以找到一張她的照片！」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這樣，報上就刋不出瑪莉的照片，她的秘密就可以保存了。她的屍體的面目已經打壞了的，沒有人能辨認。

「你知道嗎？」張根說：「其實我對瑪莉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差不多就像她是我的女兒一樣！很可惜，我却沒有機會告訴她了。」

司馬洛聳聳肩。

張根取出支票簿來，動手寫了一張支票，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實在也受之有愧，這件工作我做得並不好！」

「但你已經做得很落力。」張根說：「你已幾次差點丟了性命，難道還不够落力嗎？」

他撕下了支票，遞給司馬洛。司馬洛接過來，並沒有看銀碼，就放進袋裏，他知道張根不會吝嗇的，至少在這個場合不會吝嗇。

他們坐在那裏，看着朝陽慢慢地從遠處升起來，開始刺透那朝霧。

司馬洛忽然覺得很累了，很想睡覺，不但是生理上的累，而且也是心理上的累。他說：「如果你不介意，我要回酒店去了。」

「你去吧！」張根說：「我還要在這裏坐一會。」

「我會逗留到參加完葬禮的！」司馬洛說。然後，他便走了。

——續完——

湖海異事

金剛·文
盧令·圖

甘茂飛鏢殺三虎



飛鏢是一種暗器，遠在戰國時期已有人使用它作爲陣上交兵的補助武器，假如無法取勝，便把飛鏢拿出，向對方飛擲。那時作爲陣上飛鏢的武器，俱是特別沉重的，每一個飛鏢就重一斤，背後還有些紗綢或者布帶之類的品物作爲羽衣，靠它引風，在後吹送，使那一枚飛鏢去得更加流暢，缺少了羽衣，飛鏢就不會那麼穩定，原因是重達一斤的飛鏢，實在不易拋擲得遠。不過，這種飛鏢很快就給飛刀代替了，飛刀容易收藏，而且殺傷力比較飛鏢更大，故此奪取了飛鏢的位置，至於原有的飛鏢，就一變再變，變成了夜行人的一種暗器。

所謂夜行人，暗指那種人是武林高手，而且有點邪氣，不過，捕快爲了追踪匪徒，穿了渾身黑衣緊身的衣裳，上高落低，如履平地，這種人也是稱做夜行人的，總之，夜間活動在有危險的地方出入，除了刀劍傍身之外，還帶着多少暗器，這一類暗器就首推飛鏢。假如一個夜行人帶了幾十把刀，插在身上，不但礙眼，還有可能因爲拔刀出來，前後左右拋擲，稍爲怠慢，就會割損自己的脈門，故此，飛鏢比軟飛刀安全得多。在事實上，如果手上有勁，那就拋出去的暗器是否鋒利呢？這個問題，不必研究，總之，拋得出，打得中目標，便有殺傷力。更進一步的飛鏢就是金錢鏢，原因是明清兩代都有大光錢，一枚大光錢的直徑有一寸長，把它的邊緣磨鋒利，脫手飛出，比較飛刀相差不遠，但却容易收藏，那時擅於金錢鏢的人，總是把一些磨薄了的銅錢混和於正常的大光錢之內，魚目混珠，使人看不清楚，很少人想像得到，江湖好漢能够用這種東西殺人，不消說，身上携帶金錢鏢的好漢，比較帶飛刀或飛鏢更加厲害，不過，眞正能够使用金錢鏢的江湖好漢，亦非很多，最低限度那個人要把指力，腕勁，以及眼力都練習到十分出色，確實能够在夜間聽風辨影，一眼看見目標，便即脫手飛出，連發幾個金錢鏢，然後有希望一鏢取勝。如果指腕的勁太弱，眼力又差，拋擲金錢鏢有如拋出一塊石頭，那就難以取勝。

翻開了歷史的前頁看看，遠在宋朝，已經有人擅長飛鏢，當時潞州人叫做甘茂的，綽號「甘三鏢」，因爲他一手能够發三鏢，曾經用飛鏢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有許多武林高手都推重他。

本來黑道中人擅長飛鏢的，至於正路上的高手，懂得使用飛鏢，確非很多，故此，他在武林中很有地位。

當時宋太宗封爲龍驤大將軍的一個人，姓梁，叫做梁林，梁林有三個兒子，分別以虎豹彪爲名，梁林本人的武功有限，但因皇帝封他爲大將軍，他就重金聘請武林高手回家，朝夕教他三個兒子，希望他們的武功精湛，將來能繼承大將軍寶座。

排名第一個的梁虎，武藝最精，不但拳脚厲害，而且刀劍亦有特殊的招式，亮刀之後，無人敢敵。其他兩個兒弟，各有所長。三人仗着父親在朝廷是個高官，無心向學，聯羣結隊，在花街柳巷穿插，有時當街擄刦良家婦女，故此，梁林座鎮的衢州，所有住戶都對梁氏三虎恨之刺骨，但却畏懼權勢，敢怒而不敢言。

當時甘茂路過衢州，正是嚴冬的天氣，北風虎虎，他偶然停步，在城隍廟前的一間食店之前嗅到火窩裏面滾滾而來的肉香，不覺垂涎欲滴，立刻走入店內，要了一大盆牛肉，另加一斤粗麵和半斤白酒，大吃大酌。

他正在伏桌轟飲之際，忽然聽到一些嬌啼之聲，跟着脚步混雜，食店裏面的人，不管是顧客或店伴，紛紛離座，似乎猛虎臨門，他愕然，當時食店的掌櫃老戴是個良善的人，而且知道他毫無所懼，必然是外鄉客人了，便即勸他離開。

甘茂習慣了在江湖行走，知道路人紛紛閃避，必有蹊蹺，搖了搖頭，說：「我必須明白眞情，然後走避，如果你不說出衆人紛紛逃走的秘密，我就賴着不走。」

老戴還想再勸，門前已經人聲嘈雜，衝進幾個彪形大漢，跟着還有三個公子哥兒的打扮，在三個少爺背後還有幾個家丁，抓住一名麗質天生的少女，好像拖入屠場似的拉着她的頭髮走，因此，那個少女跌跌撞撞，非常狼狽，一邊歪歪斜斜的走，一邊喊叫，不但大喊救命，還哭着說：「你們這班强徒，白晝擄人，不怕王法的嗎？」

那一幫人聽了哈哈大笑，其中有人說：「小妹妹，別哭了，任由你怎樣呼喚，也沒有人敢在我們梁家公子的頭上動手，還是乖乖的露出笑臉來，陪我們三位公子喝幾杯酒吧！」

那些家丁，拉拉扯扯，絕不講理，三個富家公子當中，有一個臉相猙獰，看來像一頭猛虎的傢伙，就在桌上倒了一杯，笑着走近她，想灌她喝下去。

那個少女貌美如花，但却非常倔强，雙手向上一抬，便把那杯酒打翻，使虎形臉孔的公子身上沾污。

那幾個公子裝束的人，做夢也想不到竟然給她潑開那杯酒，因爲那一壺酒已經燙熱，潑在手臂上面，也覺得痛的，虎形公子面色一變，惡狠狠的說：「你這小丫頭不知好歹，人來，快些替我把她的衣裳脫光，看她怕不怕。」

那些家丁聽到主人的差遣，立即大喝一聲，各人走前，按着少女，紛紛忙着把她的衣裳解卸下來。

她雖然不甘受辱，但却無可奈何，慘叫一聲，哭着說：「那些强徒不畏王法，任意凌辱良家婦女，難道衢州城竟然沒有一個好漢嗎？」

她連聲慘叫，公子哥兒哈哈大笑，家丁如狼似虎，這種狂妄舉動，確是驚人，無怪所有飲客走光，只就走剩甘茂。

家丁沒有理會甘茂，甘茂却看不過眼，插手管這件事，忽然飛出一句冷語：「我正在愁得發慌，跟你們玩玩好了，快些放手！」

這句話剛剛離口，就有一排飛箭似的東西向家丁飛出來，分別打在頭臉和頸子上面，那些家丁被打到叫苦連天，不敢繼續剝少女的衣裳。

梁虎凝神一望，只見靠近牆角座位那邊有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似乎是普通行商，正在玩着筷子桶，把一支支筷子抓出來，空手放箭，向家丁那邊飛射過去。

梁虎大喝一聲：「你這傢伙不想活了，讓我把你送上西天吧！」

說完人到刀到，他的一柄寶刀，削鐵如泥，就算敵人用長棍或單刀擋格，總是一削就斷的，反手一刀，便即獲勝，使對方血染街頭，他一直就是靠着那一柄寶刀以及凌厲無比的「奪魂刀」搏鬥，殺了許多良民，包括一些武林高手在內，一來他恃着人多勢衆，二來他知道那柄寶刀亮了出來，對方用甚麼武器擋格，亦是枉然，三來他看出此人手無寸鐵，而且單獨坐在牆角飲酒，一刀劈下，避無可避，故此，大喝一聲之後，便即亮刀，迎頭劈落。

甘茂一向走慣江湖，那一種惡人沒有見過呢？他早有準備，對方亮刀劈來，他就把身子向後靠去，跟着起脚，那一脚把面前的四方格踢到前面去，不但擋着寶刀，還因他的脚力雄厚，使枱上的酒菜和一盆熱騰騰的牛肉撲向梁虎前面來，使他發生痛楚，不由自主的揮刀亂舞。

向來懂得使用刀法的人，都有招式，決非抓着那一柄刀胡亂斬劈的，照道理說，奪魂刀在江湖上很有名氣，怎會亂舞亂劈呢？可是，梁虎臉上一陣熱酒和牛肉麵直潑過來，又濕又痛，那就失了常性，亂打一頓。

梁虎亂斬亂劈，失去了目標，一刀斬在牆上，雖然憑着那一柄寶刀，把牆上的磚頭斬落十多個，他却感到又痛又痹，定神一望，才知道甘茂已經不在眼前，趕快轉身，他就看見兩個兄弟正在圍着那個陌生人搏鬥。

梁虎一向自傲，認爲一幫人僅有一柄寶刀已經够了，不准他的家丁隨從帶刀，甚至兩個兄弟也不准携帶刀劍，故此他看見梁豹梁彪兩人纏着那個陌生人打鬥時，自己的兄弟只是徒手作戰，担心他們吃虧，大喝一聲，叫兩人走開，讓他單對單的跟這傢伙搏鬥。

梁豹梁彪兩人一齊動手跟陌生人發生惡鬥，絲毫佔不了上風，心裏有點不安，兄長命令退下，兩人便乘勢分別走開。

梁虎仗着那一柄寶刀，看見兄弟退下，他就揮刀直撲過去，以倒劏刀姿勢，由下邊削到上邊去。

這一招是奪魂刀裏面最獨特的一種刀法，等閒之輩，難以逃生。原因是對方稍爲閃側一點，刀子就跟着劈下來，故此，多數江湖好漢毁在刀上，不過甘茂早已知道他必然會把最陰險毒辣的刀法施展出來，刀光一亮，他就倒地一滾，根本上眼前連人影也看不見，怎會中刀呢？梁虎連續施展七刀奪魂刀的絕技，每一刀俱是由下邊倒削上去的，仍是無法傷害對方，不覺心上一沉，就在這時，甘茂反攻了，他虛晃一脚，引對方把刀子由上斬落，還沒有提起來，他就把手向上一揚，抛出一枚飛鏢來。

那時的飛鏢俱是雷公銅製成的，在一丈之內抛出，重達一斤，向對方的前額飛擲過去，剛剛打中，血流如注，梁虎慘叫一聲，就此倒下來，那一柄寶刀也順勢抛到另外一個人的脚下。

梁豹聽到兄長慘叫之聲，心胆俱裂，不過，刀子抛到脚下來，無法不抓住他再鬥。

根本上梁家刀法以梁虎玩得最好，梁虎已經不敵，何況他呢？三幾個招面，就給甘茂抛出另一枚飛鏢來，它打中梁豹的左邊額角，隆然一聲，推跌枱子，倒地打滾，滾了幾滾，寂然不動。

剩下來的一個人就是梁彪，他喝令家丁圍攻，然後握刀在手，自己進襲，這樣做比較安全，可是，那些家丁手無寸鐵，如何能够鬥得過甘茂呢？眼見甘茂施展甘家虎爪的絕招，一人一爪，不是臉上抓破，就是喉核給虎爪抓着，流血倒地，梁彪迫於跟他纏着苦鬥，刀光閃閃，總是無法劈中他，轉眼又給他一鏢打中咽喉，倒地身亡。

那一間小食店霎時間變成了屠場，血染階石，屍骸遍地，掌櫃老戴看了渾身發抖，顫聲叫好漢饒命。

甘茂說：「我並非江湖大盜，不過見義勇爲吧了，不必向我乞命。」

說完他從家丁隨身帶備的一個革囊裏面拿出許多黃澄澄的金子來，把它放在懷中，然後轉身對少女說：「這一場血鬥因你引起，料想梁家的人必然不肯罷手，遲早要找你算賬，這裏還有些銀兩和金子，給你帶返家裏，從速逃走，我在此地等候梁家的人來報仇，決不牽累別人。」

那個少女無計可想，只好含淚向他道謝，接過銀兩金子，便即轉身走開。

那些梁氏家丁並非全部圍攻，其中有兩個漏網，一人回到將軍府飛報梁林，另外一人在小食店旁監視。

他看見那個陌生人殺死了十多個人，毫不動心仍是留在店裏大吃大喝，旁若無人，心裏暗想，此人必是狂人了，如果不走，大將軍率領之幾百人前來找他算賬，那時無法逃命。

他只是負責監視，不敢輕舉妄動，守了半個時辰，聽到馬蹄聲响，大將軍親自出馬，旁邊還有弓箭手，以及武將同行，聲勢浩大，殺奔小食店來。坐在馬背的人，正是梁林，他勒馬橫刀，向店裏的人大聲呼喝，問他是誰，何以妄殺無辜。

甘茂很冷靜的說：「我所殺的是害人之物，不知他們是誰，我只見他擄刦良家婦女，形同禽獸，非殺不可。」

梁林早已聽到家丁的回報，三個愛子死在此人的手上，怒火攻心，那時仇人見面，份外眼明，怎會放過他呢？大喝一聲：「休走，還我孩兒的命來！」

跟着策馬上前，一刀砍下。

梁林雖然在地上作戰並非武藝高强，究竟他是個大將軍的身份，陣上交鋒，另有一套，他握着的一柄大關刀，重達三十斤，舞動如飛的殺上，照理甘茂懂得放飛鏢也沒用，殊不料甘茂早已在地上檢起那柄寶刀，但却不動聲色，對方連人帶馬直滾過來，然後上前揮刀横劈，一刀斬在駿馬的脚上，馬失前蹄，大將軍倒地打滾，他就乘機衝殺，把對方的武將殺得七零八落，然後奪取一匹駿馬向大路疾馳而去。

他不殺將軍，一來他知道那些不法行爲只是梁家三虎幹的，與父親無關，不忍下手，二來他想羞辱將軍，使將軍率衆在背後窮追，引動那些人走到荒山去，使受辱的少女有機會從另一個方向逃生，因此，他依照原定計劃去做，而梁林大將軍亦因而保存一條性命。

梁林的一切舉動，正如甘茂所料，他翻身躍起，怒不可遏，向地上横着的屍骸望了幾眼，凄然流淚，心痛如割，立刻下令所有帶來的兵卒和武將，重新組合，向敵人追擊。

由於對方武藝高强，他命弓箭手隨時發箭，然後選擇另一駿馬，握着關刀，率領衆人，在斜陽光影裏窮追不息。

那些人追到荒山，遙見甘茂的背影，但却相距還遠，無法射箭，只好繼續追趕，從初夜追到深夜，進入幽谷，四邊林木密集，轉眼失去了甘茂的影子，人馬都看不見，突然聽見劈劈拍拍的聲响，火光四起，然後知道中計，急忙策馬突圍而去。

大將軍一方面損了三個愛兒，另一方面率領大隊人馬追逐一個過路客，竟然抓不到他，實在非常失威，因此怒恨交作，突然病倒，不過三天，便即一命嗚呼。

那個不知名的少女能够帶着家人逃生，全是甘茂的指點，至於甘茂本人，不過路經此地，仗義護花而已，殺退了梁家三虎，毫無損傷，還在山頂欣賞那些兵卒和武將從火光中突圍而出的狼狽情形，樂得心花怒放。

此後甘茂就綽號甘三鏢，表示他僅發三鏢，就把梁家三虎殲滅。

這件事情發生在宋代，那時的飛鏢等於飛出一塊石頭來，非常沉重，頭部略尖，尾部較圓，不管頭或尾打中對方，都會使他頭爆身亡，故此，這種飛鏢叫做鷄蛋鏢，所打的只是顱頭，如果穿了衣裳，就要打喉，打頭顱比較打喉容易得多，後來一變再變，變成蛇頭鏢，柳葉鏢以及金錢鏢等，不必細表。

（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朱揚·文
盧令·圖

風起雲湧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風得到含芳的密告，知道王莊的鐵飛龍要對他不利，秦風着她通知哈瑞雲，二人遂隱身在秦風的屋簷下，未幾，果有二夜行人乘黑掩至，秦風假寐床上，用一具橡皮的人頭騙過了敵人，還把黑龍會特級殺手金兵衞的人頭砍了下來。含芳戀棧青樓是為了替秦風刺探消息，盡自己的力去消除惡勢力。言談之間，忽掩來一人，原來是鐵飛龍的心腹死黨毛六。哈瑞雲放槍射倒了毛六的同黨，毛六一脚踹下去，企圖毀容滅跡，而那個暗中指使他們的人，也乘黑暗中逃去無踪，秦風在一旁瞧見那人影是哈王爺的樣子，不過却肯定那不是哈王爺……

隱身幕後人　暗中掌帷幄

哈瑞雲不作聲了，在秦風面前，她好像永遠都要差上一截似的，好勝的性格使她決心要辦件漂亮的事。

於是她一脚出來，來到店的外堂，客棧的錢掌櫃錢為仁忙哈着腰迎了上來：「格格！您是什麼時候來的？」

哈瑞雲冷冷道：「來了有一會兒了，錢掌櫃的，我記得一開始就告訴過你，秦先生住在這兒要特別照料侍候。」

「是，是，格格，我們可一點沒敢怠慢呀，秦爺要清靜，我們把他住的東跨院的屋子全給空了出來，不讓人住進去吵了他，連伙計們，我都招呼了，沒聽見秦爺的召喚，絕不准進入院子；不知道還有那兒不周到的？……」

哈瑞雲冷笑道：「你周到極了，秦先生在屋子裏受到暗襲，你連個影子都沒撈着……」

錢為仁的臉色都嚇白了，急聲道：「眞有這回子事兒啊？該死！該死，秦爺沒受驚吧？」

秦風笑了一笑道：「託福，託福，我只不過是一場虛驚，倒沒怎麼樣，只是裏面有點小事情要麻煩你。」

「那裏！那裏，秦爺請吩咐，小的在侍候着。」

秦風笑笑道：「也沒什麼大事兒，不過是兩個人出了些小問題，要麻煩你弄出去處理一下。」

錢為仁心裏似乎有數，連忙道：「該死！這些傢伙眞不像話，小的一再關照，不要去驚擾秦爺，他們就是不聽話，吵着您秦爺了，是該教訓一下，秦爺對他們還算客氣的，該摘下他們的瓢兒來……」

秦風笑道：「錢掌櫃的，可眞叫你給說着了，一個傢伙硬是掉了腦袋，另外一個的腦袋雖然沒掉，可也沒法子摘了，因為叫人給踹得稀巴爛的了！」

錢為仁的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說話都打了哆嗦：「秦爺，您說的是眞話？」

秦風臉色微沉道：「身首異處，人還在院子裏擺着，我這是跟你開玩笑嗎？」

錢為仁的兩條腿瑟瑟直抖，好像站都站不住了，哈瑞雲哼了一聲道：「錢為仁，你別害怕，兩條人命，一個是秦爺割下的腦袋，另外一個是被我打傷了，叫毛六一脚給踹死的人，人命官司絕打不到你頭上來。」

錢為仁苦着臉道：「格格，不是這話，王莊從來也沒官人踏進一步，更別說什麼打官司了。」

「哦，照你這麼說，王莊竟然是個沒有王法的地方？」

「那裏！那裏，小的是說王莊在王爺的恩澤庇佑之下，一般作奸犯科之徒都不敢前來生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治安之好，附近五百里內誰不知道？」

「可是偏有人不長眼，上這兒討野火，那又怎麼說呢？」

哈瑞雲的語氣越來越咄咄逼人，錢為仁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支吾了半天才吶吶地道：「這……小的也不清楚……」

秦風笑道：「錢掌櫃的，別人可以不清楚，你却非清楚不可，因為死人還躺在院子裏，等着你處理呢！」

「是！是！小的這就派人來收拾。格格，秦爺，店裏住的客人多，這件事兒就請二位多多包涵，別讓人知道了，否則別的客人就不敢住了。」

哈瑞雲冷笑道：「你急什麼，沒生意也虧不了你的本兒，再說王莊就是這一家客棧，誰要是不住，瞧他住那兒去？」

她犯了小姐脾氣，錢為仁更不敢開口了，秦風笑道：「算了！錢掌櫃的是替人管事兒，別讓他為難了，那兒的事兒就麻煩掌櫃的多費心了！」

錢為仁如逢大赦，連忙答應着稱是欲退，哈瑞雲忽又喝止道：「站住，事完後馬上通知鐵飛龍，叫他上王府去！」

秦風忙道：「不！不！不必上王府，還是在外頭解決的好，要他到滿春園的含芳閣去。」

「在那兒幹嗎？」

秦風冷笑道：「我宰掉那個姓金的是從她屋子裏出來的，那個女人有問題，我得問問清楚。」

哈瑞雲明白了，秦風是要藉此出脫含芳，點點頭道：「也好，叫鐵飛龍上那兒去，給我一個交代！」

說着也跟着秦風走了，錢為仁連忙從暗處叫了幾個人出來，來到後院，他進入秦風的房間，就怔住了，因為他又看見了兩個躺在地下的人，全身軟綿綿的，雖然不言不動，可是還有氣，脈搏未停，人是活的，只是不知道着了什麼道兒，昏迷不醒。

秦風跟三格格走時都沒有交代過這兩個人，這兩個傢伙錢為仁當然是認識的，也知道他們是為金兵衞做前哨引路的，金兵衞斷首院中，這兩個傢伙人事不省地昏臥屋中，不用問也知道是秦風所為。

但秦風為什麼不交代一聲呢？錢為仁先是很迷惑，但是仔細一想，不禁滿身冷汗了。

他們故意留下這兩個人，正是用來試探自己的，假如自己不聲不響地把這兩個人放了，或是處置掉，秦風最後一定會把帳算到自己頭上。

如果是把這兩個傢伙往滿春園一送呢，固然在秦風與三格格那兒是洗脫嫌疑了，可是對另一方面又如何交代呢？

事情已經鬧到這個樣子，勢難兩全了，他必須要選擇一邊靠過去，但是靠那一邊才穩當呢？

錢為仁很難決定，因為他也不知道那一方面佔了優勢，王莊的人和事，詭異莫測，實在很難捉摸，像氣燄不可一世，大權一把抓的不動天王沈二爺，說倒就倒下去，急遽得叫人摸不着一點頭緒，可是在發動的時候，却又無聲無息，只有鐵飛龍出來宣佈一聲，說三位老爺子歸天了，既沒人悲戚，也沒人驚惶，好像一切都已早經安排好似的。

因此，在王莊，誰都無法從表面上看出那一個才是當家掌權的人，也因此，使得他們這些底下的人無所適從，誰都惹不起，誰都能要他的命……。

想了半天，他只有作了個最聰明的決定，把兩個傢伙再塞回床底下去，先看看滿春園的風頭再說，而且他自己在肚子裏也打了個腹稿。一切舒齊了，他才趕到街角的一家南貨店裏去，店早已關上大門打烊了，但是門縫中還亮着燈光，門裏傳出了骰子落在瓷碗中的聲音以及低沉的么么六六的呼喝聲，這是司空見慣的事，使人以為店裏的伙計在賭錢，當然也就對從旁邊側門進出的人不太留心了，由此可知作這種安排的人，的確是頗有心計的。

但是錢為仁突然感到這個地方的毛病太多了，就以這賭錢的聲音來說吧，這時候就不太合適了，因為現在已是半夜裏三點多鐘，雖然王莊有不夜城之譽，但那只是指滿春園而言，街上別的店家，畢竟都要睡覺的，不管這家舖子的東家多好說話，也不會容忍他花錢雇來的伙計到了這時候還在賭錢不睡覺。

不過他却管不到這麼多，只是在門上剝剝地連敲了七下，稍過一會兒，他又敲了七下！

裏面的聲音停了，有人悶沉沉地問道：「誰？」

「是我！老錢！有事找龍先生的！」

側門上開了個小孔，裏面的人看清楚了他，才開門放他進來，而且還問道：「錢掌櫃的，這麼晚了你還來找人？」

錢為仁弓着腰進了門，口中同答道：「對不起，對不起，店裏的客人突然要吃蜜棗熬火腿粥，我們店裏的伙計不會弄這個，又不能對客人說個不字兒，只好來麻煩龍先生了，費心，費心，替我招呼一聲龍先生去。」

這是約定的對話，南貨舖裏也確有龍先生其人，是個老廣，管帳的，不過錢為仁的話裏，龍先生却是別有所指，而且這是緊急的通報，那問話的人不敢怠慢，忙把錢為仁領着向另一個地方走去，那是堆

放貨品的棧房。

鐵飛龍跟幾個漢子正在焦灼地對坐着，低聲商量着什麼，又好像在等待什麼，看見錢爲仁來了，鐵飛龍立刻就站了起來：「老錢，你可來了，有什麼消息？」

錢爲仁的臉上氣色就是預告，證明消息不太妙，可是錢爲仁的話更使他吃驚：「鐵爺，不太妙，姓金的已經掉了腦袋，叫人殺死在院子裏！」

鐵飛龍居然笑了道：「哦，不錯！毛六這王八旦辦事還眞乾淨俐落，不過我想他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一定是那個主兒也跟着去了吧？」

說到那個主兒的時候，他伸出一個巴掌，樹出大拇指跟中指食指，却沒有敢說出是什麼人來。

錢爲仁微微一怔，半晌才道：「鐵爺，您是說……」

鐵飛龍笑道：「秦風那小子是淸水派來的，金兵衞不肯讓他在這兒立足，要代我們除去他，那正求之不得，可是我們不能爲這開罪淸水，所以主兒的指示是叫我在事後把金兵衞也弄掉，本來是要我去的，但是我不便出使，所以主兒親自出馬，帶了毛六他們去了。」

錢爲仁急急道：「鐵爺！我先前不知道主兒自己也會去，否則我就不會那麼着急了！」

「這種事兒那能讓你們知道，王莊之所以有今日，多半是主兒在暗中策劃連繫之功，不過他們的身份很秘密，而且因爲他跟黑龍會不太合，所以不便正面出頭，不過他眞正拿出一道手令來，不用說一個南滿會社了，連頭山滿那個老傢伙也得聽命呢，咱們有這麼一位好靠山，往後的好日子還長着呢？你等着吧！」

錢爲仁睜大了眼睛：「鐵爺，主兒究竟是代表那一方？」

「能吃住黑龍會的黨魁頭山滿，你想是代表那一方？」

「哦，原來是……」錢爲仁沒來得及把話說下去，就被鐵飛龍阻止了：「知道就好，不必說出來，這可是天大的秘密，沒幾個人知道，主兒那一邊才是眞正掌權的，他們雖然放任黑龍會在中國活動，建下勢力，却又不敢太放任，怕黑龍會擴充得太大，難以控制，所以才要給他們一點打擊，結果選中了咱們這兒，是咱們的運氣，往後咱們王莊的地位，能够跟黑龍會不相上下呢……」

「是！是，鐵爺，不過事情並不理想，金兵衞並沒有得手，他是叫秦風給宰了的！」

「什麼！」鐵飛龍跳了起來，滿臉不信地道：「那小子有這麼厲害，金兵衞是東洋第一把好手……」

「鐵爺，詳細情形我不知道，是秦風自己說的，大概不會錯，而且三格格也不知道怎麼湊進去了！」

鐵飛龍又是一怔：「這個鬼丫頭，處處都要湊上一腿，越來越精明了，實在很討厭，要不是主兒攔着，我早想除掉她了，好吧，毛六他們呢？」

錢爲仁又是一怔，他以爲毛六會跑到這兒來的，怔了一怔方道：「楊四跟丁小扣子在掩近的時候露了形跡，楊四叫格格一槍傷了胳臂，趕緊跑了，丁小扣子傷在腿上跑不動，毛六怕他會說出什麼來，上去一脚踹爛了丁小扣子的臉，然後借着追楊四的藉口跑了。」

鐵飛龍這下子臉變了色：「你是說他們在格格那兒露了形跡，秦風那小子一無所傷？」

「是的，反倒是金兵衞掉了腦袋，這會兒格格正在大發脾氣，先罵了我半天，然後跟秦風兩個人上滿春園的含芳閣去了，要我請鐵爺也去一趟。」

鐵飛龍呆住了：「金兵衞丟了腦袋，姓秦的一無所傷，媽的！他是命長還是本事眞高，黑龍會來了兩個一級殺手，一個特級殺手，都叫他像吃蠶豆似的，一個個全解決了，莫非他是三頭六臂？」

錢爲仁道：「這姓秦的小子功夫是着實，連李老爺子都在他手裏栽了跟斗……」

鐵飛龍冷哼一聲：「李敬元算什麼，因爲目前還要利用他們的江湖關係，才留着他們，眞到用不着他們的時候，你瞧吧，他們反過來叫我老爺子我還嫌他嗓門兒啞呢！」

錢爲仁好像聽慣了他這種狂話，笑笑沒在意，然後才道：「鐵爺，姓秦的收拾那老小兩塊料的時候，咱們是在後邊兒親眼看見的！那根本是碰運氣，對方的功夫還沒施展就着了他的殺手，金兵衞會不會也是……」

「這不是運氣，是他的心眼兒活，沒容對方出手，立下殺手，可是金兵衞不該再上這一當呀，我已經把情形告訴他了，而且據說他的功夫也比那兩個人高得多，居然也會掉腦袋，這叫人想不透了。」

他用手敲着腦袋，忽又問道：「對了，還有兩個人爲金兵衞帶路的，那兩塊料呢，上那兒去了？」

錢爲仁就是這一次沒說實話：「不知道，我沒看見人影兒，他們沒說，我也沒敢問。」

「你能確定他們倆沒死在什麼地方或是傷了躲在那兒？」

「院子裏死了一個，外院又死了一個丁小扣兒，一共就是這兩具屍體，丁小扣兒叫踹得面目全非，根本認不出來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鐵飛龍想了一下道：「你費心再去找找，多帶幾個人，記得要靠得住的，找到了他們後，也別問是那一個，不聲不響地放平了下來，最好能悄悄地埋掉！」

「是！是！我理會得。」

錢爲仁口中答應着，却不自而然地打了個冷顫，他總算認淸了鐵飛龍的手段了，跟那位在暗中指揮的主兒是一樣地冷酷無情，爲金兵衞帶路的林大春跟莫阿虎是外來的，不必講什麼交情也還可說，毛六、楊四都是鐵飛龍的心腹死黨，也是他最親近的手下，但鐵飛龍說殺就殺，不留半點情份，跟着這批人做事，實在太叫人寒心了！

但是錢爲仁也只能在心裏這麼想，臉上却不敢露出點形色，應了兩聲，回頭就

要走，鐵飛龍又把他叫住：「慢着！你說格格跟姓秦的在含芳閣等我？爲什麼？」

「聽說是爲了調查金兵衞的底細去的，金兵衞來的時候，是住在含芳閣的，他們要問個淸楚去。」

「該死的東西，他們怎麼知道的？」

「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我在那兒只能裝成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敢說，什麼都不敢問。」

「你裝個屁，這麼夜深，都快天光了，你還衣端帽整的候在店堂裏，沒上炕去挺屍，誰都想得到你是在等候什麼，你還以爲自己隱密得很嗎？」

「鐵爺，滿春園跟客棧都是一夜到天明，十二個時辰不關門的，我隨時侍候着倒是不算起眼。」

鐵飛龍冷哼一聲：「你是鋼鐵打的人，永遠不眨眼的？平時你老早就挺屍了，今兒爲什麼特別，三丫頭要找我，應該到滿春園去叫人，爲什麼要叫你，照一般的情形看，你能找得到我嗎？老錢，別以爲你裝迷糊就能擺脫開了，三丫頭精得很，早就看出你我的關係了，當心些，快把那四塊料找到擺平了，大家都沒事，否則也有你受的！」

錢爲仁嚇得又是一哆嗦，趕緊答應着溜了，鐵飛龍發了一陣呆，終於叫了兩個人來，低聲吩咐了一陣，然後才出門而去，他沒有直接上滿春園，却先摸到王府的後園，悄悄地潛進一所屋子，躭了一陣後，又出來，飛速地趕到莊口一處麥桿兒搭成的茅篷裏，那是麥子收成後，晒在場子上，夜間要人看守，守夜人臨時棲息的地方。鐵飛龍咳了兩聲，茅篷中才探出一個頭來：「是鐵爺嗎？我是毛六，今兒個出了事兒！」

「我知道，我已經聽說了，特地來問問，楊四呢？」

「跟小的在一塊兒，正等着您的指示，我們都跟三格格照了面，恐怕是無法在王莊躭下去了！」

「沒關係，到外處去躲一躲，我已經見過主兒了，是他指示你們上奉天去，而且要連夜走，這兒是你們的盤費，跟到奉天去投奔的地方。」

「鐵爺，您眞够寬大爲懷，這次辦砸了事——」

「不怪你們，主兒也在一起，情形他都了解，只是沒想到三丫頭的耳朵那麼尖利。出去躭一陣，王莊很快就可以完全在我們掌握中，你們再回來好了！」

× × ×

當鐵飛龍踏上了含芳閣的樓梯時，他已完全放心了，因爲他看見周圍熄去的燈光，一盞盞地又亮了起來，那表示主兒已經作好了充分的準備了。也沒等人通報，他就直接地進了屋子，却感到很意外，他沒想到屋子裏會聚上這麼多的人。

更使他詫然的是哈王爺跟六大天王都在座，哈瑞雲站在她父親的背後，含芳則瑟然地苦着臉，候在一邊兒。

鐵飛龍感到不對勁兒，因爲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濃重的殺意，可是他想回頭已那來不及了。因爲他的脚才跨進屋子，靠牆已經邁過兩個年輕的漢子，一個是李敬元的姪子，那個叫飛刀聖手的李再興，雙手都按在腰間的飛刀上，另一個叫白蠟杆子的泰安，是李敬元的大弟子，也是在王莊年輕一代中頂尖兒的好手。

鐵飛龍不一定眞含糊這兩個人，可是他們堵住了門口，要想出去，勢必要衝過這兩個人，只要有那一下子的躭誤，後面的六個老傢伙就會湧上來，那時可就不好對付了。硬着頭皮，鐵飛龍上前兩步，堆起一臉的假笑道：「王爺！各位老爺子，您們都受驚動了！」

哈王爺笑笑，六大天王繃緊了臉沒開口，開口的是哈瑞雲，她沉下了臉，嬌容上冷得能刮下一片霜來：「鐵飛龍，秦風在客棧裏殺了一個叫金兵衞的東洋人，據說是黑龍會遣來的特級殺手。」

鐵飛龍知道事情已經揭穿了，但是仍然在打過門，哦了一聲漫應道：「有這種事，莊裏管事的人愈來愈差勁兒了，事先居然一點影子都沒摸着！」

哈瑞雲冷笑道：「你別推得乾淨，那個金兵衞是你欵待在這屋裏的，你自己還作了陪客……」

「喔！原來是那個叫金四的客人呀，我只知道他是哈爾濱來的大皮貨商，還帶了兩個伴當，爲了禮貌，我是應酬了他們一下，可不知道他們是日本人。」

「只有金兵衞是日本人，其餘兩個都是中國的江湖敗類，甘心跟着金兵衞做走狗的！」

「您瞧，格格比我還淸楚呢，他們跟秦少爺什麼過不去呢？我知道了，八成兒爲了夜間那兩個賣唱的人。他們也是黑龍會的殺手，叫秦爺給放倒了後，所以才想去報仇，只可惜仇沒報成，自己反而丟了性命！」

「你好像知道得很淸楚呀？」

「是格格叫錢爲仁來找我的，就是爲了客棧裏殺人的事兒，我都聽說了，只是沒想到會是那個叫金四的！」

哈瑞雲又哼一聲：「鐵飛龍，你倒是推得乾淨，他們三個人在這兒商量着要除去秦風，你也在座，不但參加計劃，而且還把客棧裏放哨的人都調開，方便他們行事，這會兒你居然一推六二五，裝成不知情了？」

鐵飛龍瞪了含芳一眼，哈瑞雲冷笑道：「你別怪她，含芳是我安在這兒的綫人，王莊這麼大，我不能全聽你一個人擺弄，自己也要安排些耳目的，幸虧我早有這一手，才沒有叫你嚇唬弄過去，現在你怎麼說？」

鐵飛龍頓了一頓才道：「王爺對這件事有何指示？」

哈王爺一笑道：「飛龍，我一直把你當成自己人，相信你不會背叛我的，所以我在等着聽你的解釋！」

鐵飛龍轉轉眼珠兒，却沒瞧見秦風，於是巧笑一聲，道：「既然王爺問起來，我也只好照實說了，那個金兵衞是黑龍會的，他化名金四郎來到王莊，知道那一對賣唱的師徒出了問題，就向我通名自報身份，而且還出示了黑龍會的照會，向我調

查內情？」

哈瑞雲冷笑道：「你就照實說了？」

鐵飛龍哈哈腰陪笑道：「格格，這邊兒才有點兒動靜，人家立刻就知道了，可見他們的消息的確靈通，我不照實說行嗎？何況那位秦少爺也說過，有事兒他一肩擔負，我想咱們王莊惹不起黑龍會，他秦爺可不在乎，所以把我經過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他說要找秦爺報仇，我也不能攔着他，只好由着他去了。」

「你倒是推得乾淨，可是含芳告訴我說，那個金四郎可不是第一次來，你跟他接觸好幾次了。」

「格格！我是王莊的總管，客人來往應酬總是難免的，我是接待過他幾回，但是我只以為他是金四郎，是奉天來的皮貨客，那是咱們王莊的大主顧……」

「喔！咱們王莊來往的客人都要經過摸底的，你對這個金四郎可曾下過功夫，摸摸人家的底細呢？」

「當然有過，可是黑龍會做事何等小心，派個人來，一定把掩護身份都安排好了，我得到的消息是一點沒錯，他是個大皮貨客，生意做得很大，手頭很闊綽！」

「可是他在王莊却沒化一個子兒，據含芳說每次的化銷都是你塡上的，連姑娘們的外賞也都是你掏的腰包！這手頭闊綽之說，又是怎麼個解釋呢？」

「格格！手頭闊綽，腰纏豐厚是我得來的調查消息，從來也沒出過錯，因此我才對他客氣一點，無非是放長綫釣大魚的意思，這是做生意的手法。」

「王莊往來的大戶多得很，也沒見你那樣殷勤的！」

「王莊是要賺他們的大洋，要他們到這兒化錢來的，有些大客戶已經捨得在王莊大把化銀子了，我們只要維持他的興趣就行了，只有那種不大肯化的主顧，才要特別盡心欵待，知道他的興趣何在，把他的血吸出來！」

「就算他肯化，一個人能化費的也有限，值得你大總管如此小心巴結嗎？」

「是的，到王莊來的人都是樂而忘返咱們，不能砸招牌，讓有人不歡而去，所以越是不化錢的主顧，我越是盡心欵待，以免落下個不好的名聲……」

兩個人都是好脚色，哈瑞雲追問得緊，鐵飛龍囘答得圓，不管哈瑞雲如何挑剔，他都能有一大篇道理來搪塞，哈瑞雲不禁有點辭窮了，氣呼呼地道：「鐵飛龍，你別忘了秦風是咱們請來的客人，是來帮咱們的忙的！」

「我知道，不過他要是眞的要帮咱們忙，就不該為咱們惹麻煩，殺死黑龍會派來的人。」

「胡說，那是為咱們好，我們跟黑龍會有過約定，他們要派人來，必須通知咱們，不得悄悄地遣人探伺……」

鐵飛龍仍是笑嘻嘻地道：「不錯！話是這麼說，不過黑龍會並沒有直接跟我們定約，出頭訂約的是南滿會社！」

「不錯！所以清水要秦風來帮忙，先通知了我，其他的人不聲不響地悄悄前來，誰知道他們懷着什麼鬼胎，秦風帮咱們處置了，一點都沒錯，這也是向黑龍會提出警告。」

鐵飛龍一笑道：「格格，黑龍會內部分好幾派，清水是一派，金兵衞代表的又是一派，秦風是帮清水的，所以他敢向別的人下殺手，因為他有清水撐腰，但咱們可犯不着，誰知道將來是誰得勢呢？如果清水跨了台，咱們難道也跟着他跨台不成？格格！南滿會社跟我們是生意上的來往，金兵衞他們要求的也是這些，咱們只要有生意做，自然以兩不得罪為上，所以金兵衞要殺秦風，跟咱們毫無關係，咱們犯不着為了秦風去得罪另外一批人吧？」

哈王爺點點頭：「雲兒，飛龍說的也是，咱們跟日本人只有利的來往，談不上道義兩個字兒，因此他們對鬥，咱們犯不着也牽進去，不過，飛龍，這種事兒你也不該自己作主，至少得來說一聲。」

鐵飛龍哈哈腰：「王爺明鑑，這事兒照理說是該先來向你報告一聲的，可是小的一想，目前他們兩派在明爭暗鬥，咱們最好是坐山觀虎鬥，兩邊兒都不帮，但是金兵衞找上了我，小的又不能不理，只能自己拿個膽子應付了，這樣子一來，兩不得罪，像這會兒金兵衞自己丟了腦袋，秦風找上你，你還可以推個不知道，要是我先向你報告了，你就不能推不知道了！」

哈王爺點點頭道：「這倒也是，飛龍，還是你想得週到！」

「囘王爺，小的蒙王爺跟各位老爺子器重，把這麼重的責任交給我，小的敢不盡心嗎？」

哈瑞雲的臉都氣青了，鐵飛龍含笑彎腰道：「格格！我知道你生氣，為了秦爺是你的朋友，可是我是站在王莊的立場上着想，不能顧你的私情！」

哈瑞雲一沉臉道：「鐵飛龍，你說什麼？」

鐵飛龍笑道：「格格！我沒讀多少書，不會用詞兒，我說的是私情，就是私下的交誼，沒有別的意思，不過話又說囘來，我既是王莊的總管，為了王莊的利益，那位秦爺跟您就是眞有深厚的感情，我也顧全不了！」

哈瑞雲的臉色已由紅而紫，可見她憤怒到了極點，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一邊的李敬元忽然道：「飛龍，我們都小看你了，想不到你竟是如此能幹，又是如此的公私分明！」

「大爺過獎了，小的一片忠心耿耿，只是盡心而已，萬當不起您如此讚譽。」

李敬元淡淡地道：「不！當得起的，而且當之無愧，只是您忘了一件事，以前是老二在管事，你們之間如何約定的我不知道，現在王爺要我多負點責任，而我是最重責任的，像黑龍會另外派了人來，你多少也該告訴我一聲。」

「這……這是小的疏忽，而且小的看大爺已經歇下了。」

「這是何等大事，就算我躺下了，只要不斷氣，你就該來告訴我，而你居然自己作主了。」

鐵飛龍沒想到這個撅老頭子竟然在這時候來挑眼兒了，一時倒是沒了主意，頓

了一頓才道：「小的想這反正又不是咱們本莊的事，就沒敢麻煩您老人家，只是一時疏忽。」

李敬元冷笑一聲：「好孝順的嘴，分明你是看到我們幾個老頭子失勢了，所以凡事你都自作主張，連說一聲都懶得挪腿了，鐵大爺現在是大總管了，眼睛裏還有別人嗎？」

鐵飛龍連忙道：「大爺，您這麼一說小的怎麼敢當！」

哈王爺也笑道：「敬元，你太多心了，他那兒敢。」

鐵飛龍躬身道：「是啊，大爺，小的有兩個膽子，也不敢存這種心，不信您問王爺，小的一向都是最忠心的。」

李敬元道：「你對王爺是眞的那麼忠心了？」

鐵飛龍道：「當然眞的，王爺就是要小的今天死，小的絕不敢活到明天的天光，耿耿此心，唯天可表……」

李敬元向哈王爺一拱手道：「王爺！小弟承蒙您看得起，多少年來，一直以兄弟視之……」

哈王爺忙道：「敬元，這是那兒話，我們本來就是弟兄，王莊這片天下是咱們白手掙下來的，幾時分過彼此。」

李敬元道：「多謝王爺，那小弟今天斗膽向王爺要求一件事，借用王爺的名義辦一點事。」

哈王爺道：「敬元！你這麼說不是見外了嗎？你我弟兄如同一體，你要辦什麼事說出來就是，我絕對贊同！」

李敬元道：「王爺還沒問小弟是什麼事呢？」

哈王爺慨然道：「不必問，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話就是我的話，多年弟兄，要是連這點商量都沒有，那我們的頭不是白磕了，你儘管吩咐好了，就算是你要我這個老哥哥的腦袋，我也會立刻割下來給你！」

情眞意摯，聽來的確使人感動，但是鐵飛龍却感到不太妙，因為他看見了李敬元眼中的殺機。

果然李敬元開口了：「謝謝王爺，小弟只是認為鐵飛龍私下跟黑龍會的人暗地來往，內情不會像他所說的簡單，為防犯未然起見，小弟想解除他的總管職務。」

哈王爺偏着了頭沉思了片刻才道：「敬元，飛龍這些年來表現一直都不錯，這次行事雖然魯莽一點，但他的理由也還說得過去，就這樣的理由解除他的職務似乎難以服衆。」

鐵飛龍忙道：「是啊！王爺聖明，小的效命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總不能因為一點不實在的理由……」

李敬元笑道：「那就說他對小弟不敬，凡事擅專，這是他剛才承認疏忽的，身為總管，像這種有關人命的事，知情不報，就不是疏忽兩個字能推托的。」

哈王爺道：「敬元，你這樣一說，我就不能再打你的回票了，飛龍，你就打點一下，準備交接吧，這可是你的過錯，你瞧不起我沒關係，我反正是不大管事的，但是李大爺剛剛接事，你就在他面前出了個大漏子……」

鐵飛龍冷冷道：「王爺也同意要我滾蛋了？」

哈王爺嘆了口氣道：「我是捨不得你的，可是李大爺要你走，我也沒辦法，疏不間親，我跟他是磕頭的弟兄！在你跟他之間，我當然只有選他了！」

鐵飛龍哈哈大聲笑了起來，笑得非常響亮而放肆！

哈瑞雲厲聲喝止道：「鐵飛龍，你好大的膽子，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如此放肆！」

鐵飛龍止住笑聲道：「王爺！恐怕你們早就商量好了，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無非是叫我滾蛋而已，不如乾脆明說了，何必又加上那番做作？」

哈王爺笑道：「也好，飛龍，你一定要撕開臉來說，不顧一點面子了，我們也就不再繞彎子了，那個錢為仁見事情鬧大了，他擔不起責任，一五一十全說了，你早就跟東洋人有了來往，而且他們還派了個高級指揮人員在這兒，想把王莊一手接過去，你的雄心太大了，王莊這座小廟養不下你這尊大菩薩，所以只好請你遠處去高就吧！」

鐵飛龍道：「王爺，你也不想想，王莊的財是怎麼發起來的，古董店裏賣出的都是賊贜，咱們的人在別處做了案子，弄來的東西在王莊公開出售，咱們販賣黑土，販賣軍火，這頭接貨，那頭出貨，不化一毛本錢，憑空賺上幾倍暴利，這些事兒掀了出來，那一椿都是該砍頭的罪名！」

哈王爺道：「這些事不用你提醒，也不怕你張揚，差不多的人都全知道，反正是黑龍會頂着……」

「黑龍會只是一個民間的帮會，要是沒有日本的陸軍部在後面撐腰，他們敢這樣大膽嗎，黑貨是他們弄來的，軍火却是陸軍部供應的，光靠黑龍會還沒有這麼大的面子！」

哈王爺點點頭道：「這麼說來，你是搭上了日本陸軍部的關係了？」

「不錯，所以我們王莊才能無往而不利，多少年來穩如泰山，沒人敢動咱們一根汗毛，那不是咱們的勢力足，也不是黑龍會的支持，是沾着陸軍課報部的光，陸軍課報部派了一位支那特遣站的站長在這兒指揮策應一切……」

李敬元的神色動了一動才道：「王爺！您可聽見了？」

哈王爺點點頭道：「聽見了，而且我早就感到有點兒問題，王莊最近兩年來，辦事太順利，事業也發展得太快，擴充到不是咱們的能力所能負擔得了，我就想到了暗中一定有原因，今天總算知道結果了，飛龍，你也別得意，以為眞把人瞞過了，其實我們早就在懷疑你了，因為無論什麼事，交到你手裏，就沒有辦不成功的，你人不離開王莊，附近五百里的事兒你却全清清楚楚，而且全能料理得順順當當的，別人以為你能幹，我却知道你背後一定是另有靠山，現在把那位什麼站長請出來見見吧！」

鐵飛龍笑笑道：「王爺！那倒不必，

您只要認識我就行了，那位站長如果要見您，自己會出來的，他不出來，當然是還有隱藏身份的必要。」

哈瑞雲目光射着寒光道：「認識你？你算老幾？」

鐵飛龍傲然道：「格格！您也別衝着我大呼小叫，不抓破臉，王爺還是王爺，您也可以安然地當你的三格格，而且以後不必對清水那傢伙太敷衍，他們黑龍會也是在陸軍部的指揮系統下，清水那個南滿會社的社長，更不會比咱們的站長地位高，以後王莊是跟南滿會社平行的……」

哈瑞雲冷笑道：「王莊跟南滿會社平行，咱們並沒有升格，因為清水平時也管不到我們，可是你鐵總管却高升到每個人的頭上了！」

鐵飛龍笑笑道：「格格言重了，我是個很有分寸的人，對您，對王爺，我仍舊會維持着一分恭敬，因為在名義上，我仍然是王莊的總管，只是在有些事情上，您就不要再干涉我了！」

哈瑞雲沉聲道：「笑話！我為什麼要干涉你，你沒聽李大叔說嗎，你已經被解除王莊總管的職位，什麼也不是了！你喜歡當奴才，要巴結日本陸軍部那位什麼站長，你儘管高升好了，王莊不要你這種東洋奴才！」

鐵飛龍獰笑着道：「格格，您是眞糊塗還是沒聽懂我的話，我已經亮出了底子，要是沒有我，往後王莊還想……」

哈瑞雲淡淡地道：「我倒不信那位站長眞把你看得那麼重，格格我今兒個不僅要趕你走路，而且還要斃了你！」

她的手一伸，那枝亮晃晃的手槍已經在手中，鐵飛龍臉色一變，他知道這位姑奶奶的脾氣，說開火就開火，他可犯不上要硬充好漢了，立刻便就地一滾，人就向門口滾去！

哈瑞雲的槍口也冒了火，砰碎聲中，鐵飛龍的身邊冒起一蓬灰塵，那是子彈在地板上激揚而起的，不知道是鐵飛龍的命大，還是哈瑞雲的槍法欠準，反正總是一槍都沒挨上，鐵飛龍眼看着到了門口，李再興上前一脚，對準鐵飛龍踢去，眼看着快要踢中了，忽然外面人影一閃，一個人進來，伸手輕輕一招，托在李再興抬起的脚上，一個四兩撥千斤，李再興的身子失去了平衡，仰天倒下。那人拍拍手笑嘻嘻地拉起了打滾的鐵飛龍道：「眞沒出息，叫人家一路趕滾出來，你就那麼怕死？」

聲音輕俏脆利，却是個打扮得十分妖嬈的少婦，鐵飛龍喜出望外地道：「站長，您可來了！」

堂屋中的人也感到大為吃驚，而最厲害的就是哈王爺，愕然道：「老七，櫻花兒原來你就是那個什麼站長！」

她正是那個最得哈王爺喜歡的七姨太櫻花兒，這時候她却一點都不溫柔了，挺挺胸膛道：「不錯！王爺，我的眞名叫淺田櫻子，是大日本陸軍諜報部直屬支那特遣隊第一站少佐站長，你們以後叫我少佐也好，叫我站長也好，只是不許再叫我櫻花兒了，現在我宣佈正式接收王莊，成立特遣隊本部，你們若是乖乖地合作，還可以繼續留在這兒，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每個人都呆住了，哈瑞雲第一個不服氣道：「憑什麼？」

淺田櫻子手一招，掌中多了一枝精巧的德國造快慢機，笑嘻嘻地道：「就憑這個，三小姐，這玩意兒可不比你手中的小東西，它能把人的腦袋轟開來，你要不要試試看？」

哈瑞雲向來就有個不信邪的倔勁兒，那裏還吃這一套，伸指就扳，却只聽見的搭的撞針空響聲，她槍中的子彈放完了，淺田櫻子笑道：「三小姐，耍槍的資格你還嫩得很，連子彈打完了都不知道，我可替你記住了，就因為你有個不問靑紅皂白，胡亂開槍的毛病，我必須等你的子彈打空了才進來，現在你乖乖的舉手吧！」

哈瑞雲沒有舉手，却迅速拉出了空的彈匣，在口袋中又取出一個新的彈匣要裝進去，櫻子沒想到她會頑強如此，連忙一呶嘴，鐵飛龍已衝上去，舉手就抓過去。

他的目的是抓向哈瑞雲的手腕，想奪下那枝槍，手腕是扣住了，却沒有能奪下槍來，因為哈瑞雲不知怎麼的，一拳揮在他的胸膛上，跟着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

鐵飛龍急抱着腰蹲下去，淺田櫻子還在罵他：「鐵飛龍，你還說你自己是練過橫練功夫的，能刀槍不入，實在不怎樣，連一個小妞兒，你都擺佈不了！」

鐵飛龍要開口，忍不住哇的一聲，噴出了一腔急血，可見他這兩下挨得夠重的，淺田櫻子這才感到不太妙，朝哈瑞雲望了一眼，冷笑道：「瞧不出三小姐還是個會家子呢，我倒是不信邪，非要伸量你一下不可！」她把手槍往腰上一揷，移步過來，劈手就是一掌，李敬元怕哈瑞雲吃虧，上前伸臂格住那一掌，却被震得往後連退兩步，淺田櫻子冷笑道：「老傢伙，你雖然外號叫大力天王，跟姑奶奶一比還差得遠呢，躲開點！」

李敬元怔然地睜眼望着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自負英雄一世，先是栽在秦風手裏，還好說一點，歲月不饒人，叫一個小伙子比下去了還說得過去，現在竟是叫一個娘兒們給震得連退幾步，那份兒滋味就不用說有多難受了，可是他還有更詫異的事兒呢！

淺田櫻子越過了他，迫近了哈瑞雲，那個嬌蠻活潑的三格格，居然展開了拳脚，跟淺田櫻子打了一堆，拳來脚去，不僅十分熱鬧，而且出招凌厲，拳起風聲呼呼，竟然也是身手絕佳的好手。

不僅他看呆了，他的五個拜弟跟哈王爺也看呆了。這兩個女的，誰都是不像是有高深功夫的，可是到了這個節骨眼兒上，居然都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有兩個人要上前去幫哈瑞雲，李敬元搖搖頭嘆道：「得了吧，你們不瞧瞧，那一個不比你們高明上百倍，別上去丟人現眼，還帶碍手碍脚，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這些老頭子是該收手了，這個江湖已沒有我們混的了！」

一個嘆息着退後了，另一個莽天王張法却笑道：「可不是，大哥眞沒想到，那個婆娘既是東洋鬼子派來的什麼特遣隊長，會兩手兒是應該的，三姑娘可是咱們看着她自小長大的，這身功夫從那兒學來的，眞叫人摸不透？」

兩個女的打得正急，鐵飛龍却忍着傷，站了起來，朝門口叫道：「大家進來吧，趁這個機會把他們全給制住……」

淺田櫻子既然現了身，自然是豁出來幹了，所以鐵飛龍相信四下裏暗伏的人手都已經攏過來了！他的話說完，外面進來了五六個漢子，都是王莊上平時來往的客人，可是這會兒都拿着槍，使得哈王爺跟李敬元等人臉色一變。

但是他們的臉色變過後，却輪到鐵飛龍變色了，因為這幾個端槍的漢子進來後，並沒有什麼動作，自動地站成了一排，手中的槍口垂地，而他們的後面，却站着兩個人，一個是客棧的掌櫃錢為仁，手中拿着一枝槍，却比在幾個漢子背心上，另一個則是滿臉堆笑的秦風。

鐵飛龍怔了半天才叫道：「你們是怎麼同事？老錢！你……」

錢為仁沒說話，秦風却開口了：「鐵總管，他們的槍裏都沒有子彈，空槍殺不死人，所以他們沒精打彩嘛……」

秦風故意沒說下去，由錢為仁開口了：「鐵爺，秦爺餵了他們每人一顆藥，半個時辰後，要是不服下解藥，立刻會七孔流血，腸斷肚裂而死，所以他們……」

鐵飛龍已經忍不住叫了起來道：「所以你們就怕死了？」

也不過才說幾句話，秦風已經行動了，只看得見他動，却沒有人看見他是怎麼動法，鐵飛龍的口中已經給塞進了一顆藥，而且還一揑他的嘴巴，跟着在喉頭上輕戳了一下，鐵飛龍已經瞪大了眼，把那顆藥吞下了肚，只感到肚子熱辣辣的，像是有火在燒着，秦風却輕鬆地拍拍手，從懷中掏出個金殼錶來，打開來看了一下道：「鐵爺，我孝敬您的這顆藥性子更烈，只要十五分鐘就開始發作，您是不怕死的，就做個榜樣，讓人瞧瞧您在十五分鐘內能做些什麼，我在這兒恭候着呢！」

鐵飛龍的臉上已開始滾下了豆大的汗珠，一張臉脹成了豬肝色，慢慢地由紅而青，由青而白，最後他像是連站住的勁兒都沒有了，咚的一屁股坐在地下，然後又爬倒了下來，跪在秦風面前，眼淚鼻涕一下子都流了下來：「秦爺！您行行好，高抬貴手，饒了我這條狗命吧！」

誰都沒想到這傢伙竟是如此一個窩囊勁兒，秦風鄙夷地說：「鐵飛龍，你只要能撐過十分鐘，我敬你是條好漢，立刻會給你解藥，那知你只撐了兩分鐘，叫我連殺你的興趣都提不起來了，滾，滾，滾下去吃兩枚生鷄子兒，然後找藥房去要四兩巴豆，四兩大黃，煎了喝下去，能不能把毒藥拉出來就看你的造化了。」

鐵飛龍仍是叩頭如搗蒜：「秦爺，您就賞下顆解藥吧！」

秦風冷笑道：「我一共只有六顆解藥，這兒有六個人，我給了你一顆，就得有一個人輪不着，依我看來，他們每個人的命都比你珍貴些，你要是不以為然，就跟他們商量一下子，看誰願意把解藥省下來給你。」

鐵飛龍向那六個人看去，他也知道不必開口，那些人跟他沒有這份兒過命的交情，錢為仁笑笑道：「鐵爺，我在村口的茅篷中找到了毛六跟陳長海的屍體，他們好像都是死在您的鐵沙手下的，你對人可眞狠，瞧得跟您做事的人不得不寒心，要不，我還不至於向秦爺和盤托出……」

鐵飛龍不敢再說話，轉向秦風想再求兩句，秦風看看錶道：「已經十分鐘了，你要是不趕快去找生鷄子吃下穩住毒性，恐怕就得找人收你的屍了！」

鐵飛龍大叫一聲，連衝帶爬地向外衝去，而跟哈瑞雲交手的淺田櫻子也看出形勢不對，突然手上加緊，把哈瑞雲迫退了兩步，旋身向門口衝去，同時也伸手去掏腰間的槍，哈瑞雲叫道：「秦風，擋住她，她要跑了……」

秦風含笑側身，讓淺田櫻子從他的身側衝過，不過他的手腕一伸一扣，就恰好握住了淺田櫻子掏出來的槍，兩個人又展開了爭奪，相持不下，秦風一面奪槍，一面笑道：「七夫人，在客棧院子外面我看見一個身影像是你，還不敢相信是你，然後我躡在鐵飛龍的身後，看他一直向你去報告，才知道眞是你，淺田少佐，你隱藏了好幾年的身份，一下子揭穿了不是太可惜了嗎？」

淺田櫻子咬着牙齒道：「秦風，你好大的膽子，你不過是淸水的代表而已，連他也要聽我的！」

秦風一笑道：「他是日本人，也許會聽你的，可是在中國的地方，我這個中國人可不必聽你的吧？」

淺田櫻子也眞夠狠的，她知道奪槍無望，乾脆鬆了手，身形一飄，不由樓梯，乾脆的由樓欄上翻了出去，秦風笑笑跟了出去，淺田櫻子的脚才落地，他已用奪來的槍，砰砰連扣了四聲，淺田櫻子的身子顫着跳了一跳，倒下就不動了，哈王爺連聲喝止，秦風已經把淺田櫻子打爬下了。

哈王爺一嘆道：「秦老弟，這下子你可把禍闖大了，日本人追究起來，我們怎麼交代？」

秦風一笑道：「老伯，還要什麼交代，日本人是想要你的王莊，並沒有意思要你合作，你根本不能靠他們！」

「我也知道不能靠他們，可是我還要應付一片雲與一陣風，又要分神應付日本人，王莊的力量怕不夠！」

哈瑞雲道：「爹！只要你把那些害人的玩意兒收了，從此不再跟日本人合作害咱們中國人，我敢擔保一陣風也好，一片雲也好，都不會再來找您麻煩，假如要對付日本人，那兩個人還會來幫您的忙！」

哈王爺道：「哦！雲兒，你認識那兩個人？」

哈瑞雲沒有回答，只是含笑上前，挽着秦風的手，嬌聲道：「秦風！走！我帶你看我娘去！」

望着他們離去的背影，大家都呆了，雖然他們沒明說，但誰是一片雲，誰是一陣風，再笨的人也會想得到了！

（全文完）

武林軼事

霍元甲勇挫張海門

賴巖霜・文

李小龍一生所演的戲，最出色的就是「精武門」，他把霍元甲那種武功演活了，雖然他並非霍元甲本人，只是以霍元甲的徒弟姿態出現，仍是打得那麼精采，使人想像得到霍元甲本身當然是打得更加出色。

在該片沒有拍攝之前，已經有一本書把霍元甲生平的事跡，描寫得入木三分，這本書叫做「近代俠義英雄傳」，由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執筆，那本書名震天下，因爲他所寫的武林知名人物，俱是眞有其人，眞有其事，因此，就算不喜歡練習武功的人，也很高興閱讀，數十年前，不肖生所寫的兩本書「江湖奇俠傳」，以及「近代俠義英雄傳」，是武林中人必讀的。故此，霍元甲在該書的英雄人物中佔了很崇高的地位，使人產生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稱之爲「霍大俠」，霍元甲當然是眞有其人的，他是精武體育會最先教授武藝的一個拳師，同時是該會創辦人之一，至於霍元甲本身發生過幾次搏鬥，俱是打贏的，並非純盜虛聲。

霍元甲並非一向住上海，他會得從鄉間到上海，就因爲當時西洋大力士奧皮音在滬表演，登台挑戰，上海的名流看不過眼，派人聘請他來上海，到北四川路跟那個大力士決鬥。

此事發生於一九零九年春季，當時上海北四川路的阿波羅電影院，很歡喜在正場放映電影之外，加插什技，有時是歌舞團，有時是大力士登台表演，奧皮音自稱是俄國大力士，在該影院的台上表演舉重，上身赤裸，擺出許多種健美的姿勢給觀衆欣賞，並且每晚在表演之後，揚言願與任何一個華籍拳師交手，言談中充份表現他的武藝高强，因此引起滬籍名流不滿。

有人認爲中國歷代有許多名將，武功喧赫，元朝太祖成吉思汗，武功彪炳，橫掃歐亞兩洲，可見中國的功夫確是有其本身的價值，不應該任由一個登台賣武的人任意叫囂，於是，議論紛紛，認爲有此必要，設法聘請武林高手到上海跟奧皮音大力士搏鬥。

當時主持聘請高手決鬥的人是：陳其美，陳致生，以及陳公哲等名人，其中一位宋先生武功甚好，他介紹河北虎頭州的霍元甲，綽號黃面虎，附近各縣的武林高手都鬥不過他，執弟子禮，認爲他有資格與大力士奧皮音搏鬥，各人認爲宋某之言可信，於是揮函派人持往河北，敬聘霍元甲以及高徒劉振聲到上海來。

一九零九年三月，霍元甲師徒抵滬，住在滬北租界火車站旁的竹深居，抵滬後，由宋某以及陳公哲兩人翻譯，與霍元甲師徒往西人公寓訪奧皮音，談及比賽之事，因爲奧皮音不知道中國功夫以何種方法比賽，只肯用西洋拳術的比賽規則打鬥，必須一雙手戴了拳術手套，而且赤裸上身，只准拳擊對方腰上部，不准攻擊腰部以下的地方，更加不准用脚去踢，違例者作輸。

霍元甲在座，從翻譯口中知道這番話，立刻發生反感，認爲束縛太多，如此打鬥，等於角力，不算比武，因此便搖頭拒絕。

後來經過雙方的朋友多方解釋，然後再晤奧皮音大力士，雙方同意改變比武的方法，兩人合手，不准拳打脚踢，只是用脚勾對方的身體，或者用手去推，被推跌之人躺在地上，由公證人說出數字來，說到十字仍未起身，便即作輸，這是最初級的一種希臘式角力方式，本來是對中國功夫不利的，但亦同樣對西洋拳不利，故此，奧皮音大力士與霍元甲只是勉强同意，不過，公證人俱是名流，既然兩人同意，便即欣然點頭。

雙方的發起人看見此事已經決定，便即分頭捐欵，並借張園搭擂台，準備兩人在台上交手之際，台下可供數百名觀衆欣賞，當然是收入場券的，預測此項比賽不會虧本。

張園在滬西靜安寺路，寬廣數十畝，其中有一個廣場，另有亭台樓閣，平時是假日週末遊玩的勝地，有些人坐在馬上面，自行拉動轠繩，到張園的廣場之內，馳騁爲樂，可見該園佔地之廣，正合華洋比武之用。

當時所搭的擂台僅有四尺高，是平方形的，只有二十尺，左右兩邊都有木板，踏板登台，非常便利，至於繞台而築起來的棚位，逐層增高，預算可容六百多人觀看。

由於這一塲比武是前所未見的，兼且是西洋拳與中國功夫搏鬥，更加罕見，先聲奪人，很早就門券銷售一空，到了六月十五下午四點鐘，依照那一段時間，霍元甲首徒劉振聲先後登台，掌聲如雷，殊不料候到下午五點鐘過外，然後從對方負責人探悉，奧皮音已經離開上海，赴歐表演，發起人大失所望，觀衆鼓噪，於是臨時加插另一項目，任由來賓當中登台跟霍元甲師徒比武，以中國功夫交手，或以摔角的方式交手，任由雙方決定。

此事宣佈之後，很快的就有一名彪形大漢跳到台上去。他自稱姓趙，名叫做東海，願與霍元甲師徒相鬥，用正統的中國功夫比試。

霍元甲早已聲明，來賓登台比武，先與他的首徒劉振聲交手，贏了劉振聲，他然後落場應戰，這樣決定並非怯戰，而是想令到場面熱鬧些，最低限度也多一兩場比武可供欣賞，免得觀衆買了門券，失望而歸，這樣安排，非常合理。

在台下觀衆掌聲鼓舞之下，劉振聲登台與趙東海較量拳脚，看來趙東海雄臂虎腰，形如武士，殊不料功夫有限，落場搶攻，連發幾拳，劉振聲都能够及時閃避，忽然劉振聲反攻，大喝一聲，俯下用掃堂腿這一招向對方站着的前鋒馬掃去，趙東海立刻被他掃跌，跟着劉振聲趨前把他扯起來，跟着退後一步，拱手爲禮，手法非常敏捷，趙東海亦覺不敵，不願再鬥，亦拱手點頭，自行引退。

跟着人叢中有人急步登台，自稱張海門，擅長海門派拳脚，願與劉振聲比武。

由於兩人都擅長中國功夫，很遲然後才發招，略爲閃避，便即退後，伺機再度出擊，如此交手，不免會使觀衆失望。

劉振聲在北方幾間鏢局正式做過鏢師，打鬥經驗十分豐富，知道張海門是現任的教頭，身雄力壯，馬步極穩，不易取勝，担心給對方掃跌，或者給對方一拳打倒，故此不肯輕易發招，因此在第一個回合鬥了十五分鐘之後，仍然沒有人吃過一拳一脚，公證人宣佈此場比賽暫時結束，那時天色漸黑，不宜繼續比賽，且非早有準備，沒有大光燈或電燈照亮，担心拳師比武時失手打傷對方，於是宣佈暫停，此項比賽明日再鬥，至於入場券，請觀衆保留，仍然適用，如果翌日有人想入場觀看，另購入場券。

這樣處理是很適當的，殊不料到了翌日，三點鐘開始，雙方拳師再到張園比武時，座無虛席，除了昨日的觀衆七百餘人之外，多了二百餘，總數有千人之多，座位不够供應，站着圍觀的人甚衆，可見觀衆對於正式比武發生興趣，不管雙方是否華洋拳師決鬥。

是日四點鐘宣佈開賽，張海門拳師上台後，立即向觀衆聲明，只願意與霍元甲相鬥，原因是劉振聲師傅太過溫和，交手的時間拖延很久，可能是昨日的翻版，令到觀衆失望，故此他渴望直接與霍元甲比武。

跟着他還說，如果他跟劉振聲比武，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到時就算打贏這一場，已經無力再跟霍元甲交手了，故此他很想直接與霍元甲一決雌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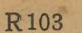
當時觀衆掌聲雷動，霍元甲迫於改變主意，叫劉振聲暫緩登台，由他自行與張海門拳師交手。

霍元甲頭上還有一條長辮盤在頂上，用一頂花旗帽罩住，穿了灰色的土布短衫褲，下邊踏着布靴，腰間束帶，有如北方的農民打扮，至於他的身型體態，却是龍騰虎躍，他高五尺八寸過外，腰背皆闊，手脚敏捷，體重有一百八十磅過外，顯然是個武士，不過臉色帶黃，却又不像英雄人物，當時各人早已知道霍元甲此行爲了跟俄國大力士奧皮音搏鬥，當然是有把握出戰的，因此兩人沒有交手之前，多數人對霍元甲睇好，認爲張海門只能夠跟他相鬥幾個回合，便即落敗，殊不料霍張兩人分別在台上東西位站定，蓄勢以待，虎視眈眈，稍停突然發招，張海門以右勾拳向霍元甲額角打去，左拳握在腰間，那是海門拳法之一，準備霍元甲招架時，便即以左拳出擊，料不到霍元甲用右手握住對方的右臂，立刻進左脚於對方的脚下，上推下撥，快如閃電，張海門的左拳還未打出，已經失去重心，不由自主倒下來，就在此時，霍元甲竟把對方整個抱起，在枱上走了幾步然後放下，觀衆歡聲雷動，張海門亦拱手稱臣，自行離去。

霍元甲站在台上，豪氣迫人，多次問觀衆有沒有人願意登台表演或比武，過了十五分鐘，台下仍是無人應戰，於是擂台比武這一場表演便即宣佈結束。

霍元甲覺得那天購票入場看比武的觀衆欣賞兩人搏鬥時間太短，似乎失望，便在擂台上表演他擅長的霍家迷踪藝，連打幾套，面不改容，並無喘聲，內行人士，一眼就看出他是有眞功夫的，至於普通觀衆，亦覺他出手漂亮，紛紛鼓掌，霍元甲表演之後，便即由主持人宣佈，此項擂台比武兼表演的節目已經結束，觀衆亦滿意而退。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三十）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班察巴那早就料到呂三之所以費那大事讓他們大吃一頓，是因爲呂三要好好的觀察他，好能百戰百勝。他預料呂三一定會把他的精銳全調集一起，把小方他們一網打盡。他認爲他們這一仗已是勝算在握，只是他忘了獨孤痴，另一方面，呂三亦已料到班察巴那會猜到自己的動向，但是他還有一隻皇牌在手上——獨孤痴，而且他有意要把小燕下嫁獨孤痴作爲手段，好使獨孤痴投順他。他帶領小燕走入一秘道內，裏面是一金碧輝煌的世界，屋內有三名殺手，呂三下令他們去刺殺甬道盡頭的那個人，然而三人皆一去不回——

傀儡小人物　英勇人中傑

致命的傷口

（一）

酒是用金樽盛來的，斟在金杯裏，從波斯來的葡萄美酒斟在金杯裏，雖然發不出琥珀光，卻仍然有一種淡淡的鬱金香氣，而且別有一種情趣。

——有誰能說富貴不是一種情趣？

菜餚裝在純金的器皿裏——極精美的手工器皿，極精美的烹飪。

也許還不僅是「精美」而已，而是「完美」。

呂三在飲食時的風度也優雅得幾乎到達「完美」。

能夠和他這樣的人共享一頓精美的晚餐，應該是件很愉快的事。

齊小燕卻連一點胃口都沒有。

她並不是在爲三十四號担心，也不會爲三十四號要去殺的那個人担心。

她只覺得在別人去殺人的時候，還能夠坐下來享受佳餚美酒，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 × ×

陰森黑暗的甬道裏，至今仍然全無動靜。

呂三終於結束了他的晚餐，在一個金盆裏洗了洗手。

金盆裏裝的不是水，而是清茶。

呂三解釋：「今天我們吃了蝦和蟹，只有自己親手剝蝦和蟹，才能眞正領略到吃蝦和蟹的樂趣。」他說：「只有用清茶洗手，才能洗掉手上的腥氣。」

齊小燕忽然問：「殺人呢？」

「殺人？」呂三顯然還沒有瞭解這句話的意思。

「殺人是不是也跟吃蝦和蟹一樣？也要自己親手去殺，才能夠領略到其中的樂趣？」

這一句話問得很絕，呂三回答得也很妙。

「那就得看了。」

「看甚麼？」

「看你要殺的是甚麼人？」呂三說：「有些人你不妨要別人去殺，有些人卻一定非要自己親手去殺不可。」

「殺完了之後呢？」齊小燕又問：「如果你親手去殺，殺完了之後，要用甚麼才能洗掉你手上的血腥氣？」

× × ×

沒有人能回答這種問題，也沒有人願意回答。

呂三用一塊純潔的白巾擦乾了手，慢慢的站起來，也走入了那條陰森的甬道。

他沒有招呼齊小燕，因爲他知道齊小燕一定也會跟他一起進去的。

甬道裏究竟發生過甚麼事？

（二）

甬道的入口門戶，建造得就像是一個長形的米斗，越到底端越小，到了眞正的入口處，已經收縮成一個兩尺見方的洞，像齊小燕這種身材的人，要鑽進去都不太容易。

所以在外面的燈光雖然輝煌明亮，却根本照不進這條甬道裏，一走進去就甚麼都看不見了，甚至連自己的手指都看不見了。

——呂三爲甚麼要把這條甬道建造得如此神秘？

× × ×

呂三已經隱沒在黑暗裏，齊小燕正想摸索着往前走，忽然聽見他的聲音：「你最好不要一直再往前走。」

「爲甚麼？」

「因爲這條甬道不是眞的。」呂三道：「這條甬道一共有三十三曲，如果你一直往前走，一定會碰到牆上，碰扁你的鼻子。」

他淡淡的接着說：「我知道你也許不信，從外面看，這條甬道確實係筆直到底的，如果你不信，不妨試一試。」

齊小燕沒有試。

因爲她知道黑暗總是會讓人造成很多錯覺，會讓人認爲「直」是「曲」，「曲」是「直」。會讓人曲直不分，會讓人碰扁鼻子。

她雖然年青，可是她也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很多別的事也和黑暗一樣，也會讓人造成錯覺，讓人不分曲直。

譬如說，一種似是而非的僞君子的道德觀，就是這樣子的。

她沒有這種觀念，她不想做這種事。

她既不想讓人碰扁鼻子，也不想碰扁自己的鼻子，所以她作了一個最聰明的選擇。

她點亮了一個火摺子。

× × ×

火光亮起時，立刻有金光耀眼。

這條甬道的兩壁，竟都是用巨大的金磚砌成，前面不遠處就有個轉曲。

呂三正站在那裏，用一種很奇怪的態度看着她。

「想不到你身上居然帶着火摺子。」

「你當然想不到。」齊小燕微笑：「雖然你已經派人把我澈底搜查過，可惜那些人還是沒有想到我會把一個火摺子藏在一個髮簪裏。」

精美的碧玉簪，精巧的火摺子。

這個火摺子本身的價值也許已遠遠超過碧玉簪。

呂三嘆了口氣。

「你身上是不是還藏着些甚麼別的東西？一些讓人想不到的古怪東西？」

「如果你想知道，你最好就自己來徹底把我搜查一遍。」

她盯着呂三，伸開雙手，她身上的衣服穿得並不多，她的身材已漸漸成熟。

她眼睛裏露出的表情也不知是誘惑？還是挑戰。

「不管怎麼樣，我都可以跟你保證。」齊小燕說：「我身上帶着的最古怪最有趣的一樣東西，絕不是這個火摺子。」

呂三笑了，有點像是苦笑。「我相信。」他說：「我絕對相信。」

（三）

甬道裏的轉曲處雖然很多，呂三又繼續往前走，齊小燕在後面跟着，兩壁的金磚在火光下閃耀不息。

這條甬道無疑已經可以算是世上價值最昂貴的一條。

她並沒有問呂三，爲甚麼要建造這樣一條甬道？

她知道這條甬道一定隱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呂三不說，誰也問不出來。

所以她甚麼話都沒有問，但是她忽然覺得很不舒服，而且越來越不舒服。

她一直想不通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是怎麼來的？

× × ×

甬道裏雖然陰森黑暗，可是點着的火摺子並沒有熄滅，走在甬道裏的人呼吸也很暢通。

由此可見，在這條甬道裏某一些秘密的地方，一定用某種很巧妙的方法留下了一些通風處。

所以甬道裏的空氣永遠都能保持乾燥流通，而且非常乾淨。

非常非常乾淨，乾淨得讓人嗅起來就像是一件已經在肥皂水裏泡過三天，又搓洗過十七八遍的衣服。

齊小燕在忽然發覺她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就是這麼樣來的。

「乾淨」是件好事，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本來絕不會讓人不舒服的。

可見這地方實在太乾淨了，簡直乾淨得讓人受不了。

這是怎麼回事？齊小燕還是想不通。

呂三忽然問她：「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奇怪的？是不是覺得有點不舒服？」

「是。」

「你知道不知道你爲甚麼會有這種感覺？」

「不知道。」齊小燕坦白承認：「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他本來以爲呂三會解釋這件事的，想不到呂三又問了另外一個好像和這件事完全無關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天下萬事萬物中，最純最乾淨的是甚麼？」

這次呂三自己回答了這問題：「是黃金。」他說：「萬物，絕沒有任何一種比黃金更純更乾淨。」

這條甬道就是用黃金建成的，齊小燕不能不承認這裏確實非常乾淨。

可是呂三又接着問了她一個更絕的問題。

「世人也有很多種，你知不知最乾淨的是那一種？」

他又自己回答：「是死人。」他說：「世上最乾淨的一種人，就是死人。」

齊小燕也不能不承認，所有的死人都要被清洗得乾乾淨淨之後才裝進棺材，就算是最骯髒的人也不例外。

她承認了這一點，也就想通了她剛才想不通的那件事。

「你覺得這裏有點奇怪的，就因爲這裏太乾淨了。」呂三也同時解釋：「因爲這裏通常都只有黃金和死人。」

× × ×

黃金確實是世上雜質最少，最純淨的一種東西，而且大多數人都認爲它是最可愛之一種。

死人本來也是人，不管多可怕的人，死了之後就沒法子再傷害到任何人了。

一條用黃金造成的甬道，一些再也不能傷害到別人的死人，本來並沒有甚麼讓人覺得害怕的地方。

但是齊小燕忽然覺得這地方有種說不出的詭秘可怖之處，過了很久才能開口問：「這地方是個墳墓？」

「墳墓？」呂三大笑：「你怎麼會想到這裏是個墳墓？你怎麼會想到我肯用黃金替別人建造墳墓？」

他很少這麼樣大笑過。

要他這種人用黃金來替別人建造墳墓，確實是件可笑的事——不管要甚麼人用黃金來替別人建造墳墓，都是同樣不可思議的。

奇怪的是，如果這裏不是墳墓，怎麼會經常有死人在這裏？

齊小燕又想不通了。

「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是個寶庫。」

呂三的回答使得齊小燕更驚奇。

「你說這裏是個寶庫？」她問：「是你藏寶的寶庫？」

「是的。」

呂三用指尖輕撫甬道兩壁的金磚，就像是一個驕傲的母親在撫摸她的獨生子一樣，神情中甚至還帶着些因得意滿足而生出的感觸。

「我可以保證我這裏儲存的黃金，至少比世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多三倍。」他說：「如果我將這裏的黃金抛售出去，世上每一個國家裏黃金的價格都會下落。」

「我相信。」齊小燕也忍不住用指尖輕撫壁上的金磚：「我這一生中從未見過這麼多黃金。」

「非但你沒有見過，見過這黃金的人恐怕還沒有幾個。」

「因爲這裏經常都只有死人？」

「是的。」呂三說：「除了很特別的情況之外，這裏通常都只有死人才能够進來。」

「你通常是否都用死人來看守你的黃金？」

呂三又笑了。

這個問題問得確實很可笑。

「自古以來，世上只有一種人會用死人來看守他的黃金。」

「那種人？」

「死人。」呂三說：「只有死人才會用死人看守他的黃金，因爲他已經死了，黃金是不是會被盜走對他都已不重要。」

他的回答並不可笑。因爲這樣的例子非但以前就有過，以後也一定還會有。

——古往今來的王侯貴族死了之後，通常都會以黃金來殉葬，再以他屬下最英勇忠心的衞士陪葬，來看守他的黃金和靈魂。

——他自己當然不會知道他這種做法有多麼愚蠢。因爲他已經死了。

「可是我沒有死，至少，現在還沒有死。」呂三說：「所以我還不會做出這種傻事。」

齊小燕也笑了，但她却還是忍不住要問。

「既然這裏是你的寶庫，你的寶庫裏怎麼會經常有死人？」

× × ×

這個問題就不是個可笑的問題了，大多數人都會這麼樣問的。

呂三的回答却是大多數人都不能明瞭的。

「就因爲這裏是寶庫。」他說：「所以這裏才會有死人。」

「爲甚麼？」

「因爲有種死人的價值遠比黃金還大得多。」呂三說：「我這裏的死人都是這一種。」

× × ×

人死了之後還有甚麼價值？還有甚麼用？

呂三自己大概也知道這種說法很難讓人瞭解，可是他不等齊小燕再問，就忽然改變了話題。

「在極西的地方，有一些地方，也有一些歷史極悠久的古老國家。」他說：「在那些國家裏，也有一些學識極淵博的智者。」

「我知道。」齊小燕道：「我也聽說過一點。」

「那些國家也跟我們一樣，也有法律和宗教。」呂三說：「在他們信奉的宗教裏，也有德高望重的長老。就好像我們少林武學的護法長老一樣。」

他又說：「我知道其中有一位『德長老』，就是一個極有智慧，極受人尊敬的人，就好像昔年少林的護法大師『心眉』一樣。」

齊小燕當然也會聽說過心眉大師這個人。

「聽說他的師傅是被毒死的，所以他除了精研佛學和武道外，對毒藥也研究得極透澈，甚至不惜以肉身遍試百毒，甚至有人說他到晚年時竟已練成百毒不侵的金剛不壞之身。」

「德長老的情況和心眉大師一樣。」呂三說：「所以我才會提起他這個人。」

「爲甚麼？」

「因爲他曾經說過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

呂三不等齊小燕再問他，這件有趣的事和她的問題有甚麼關係？就已經把這件事說了出來。

他說：「那位德長老有個非常好的果

園，園裏種滿了各種花卉，水菓和蔬菜，他曾經在他的果園裏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試驗。

「他在菓園裏選了一種最普通的蔬菜，譬如就是一棵捲心菜，然後他就用一種含有劇毒的蒸溜水，去澆這棵捲心菜，一連澆了三天，捲心菜的葉子就變黃了，而且漸漸枯萎。

「然後他又用這棵捲心菜，去餵一隻兎子，三個時辰後，這隻兎子就死了。

「他叫他的園丁把這個死兎子的內臟，掏出來去餵一隻母鷄，第二天母鷄就死了。

「就在這隻母鷄作垂死的掙扎時，恰巧有一隻老鷹飛過，在德長老居住的地方，老鷹是很多的。

「老鷹把死鷄抓到岩石上，當點心吃了後，就覺得很不舒服，三天後正在空中飛翔時，突然掉了下來。

「德長老又要他的園丁找到了這隻老鷹，抛入魚塘裏，塘裏的鰻魚，鯉魚和梭子魚，都是很貪吃的，當然會把老鷹的肉大吃一頓。

「如果說第二天有一尾梭子魚，被送上你的飯桌去招待你的貴客，那麼這位客人在第八天或者第十天之後，就會因腸胃潰爛而死，就算是最有經驗的名醫和仵作，也絕對檢查不出他的死因，更不會想到他是被仇人毒殺而死的。

「這個秘密也許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除非……」說到這裏，呂三忽然不再往下說了。

可是聽到這裏的時候，齊小燕已經忍不住要聽下去，忍不住地問：「除非怎麼樣？」

呂三微笑道：「除非這個死人被送到這裏。」

「難道你能找出他的死因？」

「如果我能够及時剖開他的屍體，找到他的腸胃中殘存的梭子魚，那麼我非但能找出他的死因，而且還能找出毒殺他的人。」

他悠然接着道：「那麼這個死人的價值，就遠勝於黃金了。」

齊小燕還是不太懂，又忍不住問：「爲甚麼？」

「因爲我不但從這個死人身上發現一件本來絕不會有人知道的秘密，還因此而知道了一種能在不知不覺中將人毒殺致死的巧妙方法。」

「毒殺他的那個人秘密被你發現後，當然也不能不聽你的話了。」

「是的。」呂三笑得更愉快：「事情的結果一定就是這樣子的。」

他接着又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死人都是這樣子的，有的中了秘密的毒，有的中了秘密的暗器，有的被人用一種秘密的手法所傷，只要他們的屍體在這裏，我就能找出他們致死的秘密。」

呂三又笑了笑：「對我來說，每一件秘密遲早都會有用的，有時甚至遠比黃金更有用。」

× × ×

齊小燕已經聽得楞住，手心脚底，背脊都已沁出冷汗。

呂三在說這些事的時候，言詞態度還是那麼斯文優雅，就好像一位偉大的詩人在低誦一首他生平最偉大的傑作，一首任何人都確信可以留傳千古的情詩。

可是在齊小燕的眼中看來，這世界上絕不會有比他更可怕的了。

呂三也在看着她，眼中還是充滿了溫柔的笑意，悠然問：「你願不願意去看看我的寶藏？」

齊小燕忽然也笑了起來，眼睛裏又發出了光，就像是一條雌豹，在接受挑戰時所發出的那種光一樣。

「我當然願意。」她說：「難道你認爲我不敢去？」

（四）

無論多曲折漫長的路，總有走完的時候。

他們終於走到甬道的盡頭。

× × ×

甬道的盡頭處是一扇門，一扇沒有門環也沒有手柄的門。

可是他們一走過去，門就開了。

齊小燕又怔住了！

在這一瞬間，她所看見的，竟然是她在這一瞬間之前從來未夢想能見得到的奇景。

× × ×

門後面是一個寬闊的山窟，看來彷彿有七八十丈寬，七八十丈長，七八十丈高，可是，誰也不知道究竟是有多寬多長多高。

山窟的上下左右四壁，都砌滿了巨大的金磚，山窟裏擺滿了一口口用純金鑄成的棺材！

誰也想不到會在同一個地方，看見這麼多棺材，而且是用純金鑄成的棺材！

——是不是每一口棺材裏都有一個死人，一個秘密？

× × ×

用純金鑄成的油燈裏，閃動着金黃色的火焰，門一開，齊小燕就走入了一個說不出有多麼燦爛輝煌，也說不出有多麼神秘詭異的黃金世界。

因爲這個世人夢想難及的黃金世界，又偏偏是個死人的世界。

（五）

——棺材是人人厭惡的，黃金是人人喜愛的，一口用黃金鑄成的棺材給人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齊小燕好像連一點感覺都沒有，她整個人都似完全痲木了。

呂三的臉上却在發着光！

他伸開雙臂，深深吸了口氣，就好像世界上只有這裏的氣息才是他所喜愛的，也只有這裏才是他眞正喜愛的地方。

他帶着齊小燕走到最前面一排，最右首的三口棺材前，用純金鑄成的棺材，還沒有闔起，剛才他派來殺人的三個人，已經死在棺材裏。

三個人死得彷彿都很平靜，臉上既沒有猙獰驚怖的表情，身上也沒有鮮血淋漓的傷口，甚至連衣服都好像他們剛才走進來時一樣完整乾淨，他們死的時候，顯然並沒有痛苦。

但是他們確實都已經死了。

——他們是怎麼死的？是誰殺死了他們？

——殺人的人呢？

呂三一直站在這三口棺材旁，聚精會神的看着棺材裏這三個死人。

他的臉上一向很少有表情，一個有修養的紳士本來就不該把心裏的感覺，表露在臉上讓人看出來。

現在他的臉上却有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表情。

奇怪的是，他的表情既不是悲痛傷感，也不是驚訝憤怒，反而好像覺得十分愉快歡喜。

過了很久之後，他才長嘆了口氣，喃喃道：「你們都是學劍的人，能死在這麼樣一個人的劍下，也應該死而無憾了。」

他自己大概也知道自己臉上的表情和說話的口氣很不配合，所以忽然改變了話題，忽然問齊小燕道：「你有沒有看出他們致命的傷口在那裏？」

× ×

齊小燕當然看出來了。

三個人的致命的傷口，都在必然致命的要害處，是劍傷，殺他們的人一劍命中後，就沒有再多用一分力，所以傷口並不大，流的血也不多。

殺人的這個人劍法無疑已出神入化，一劍刺出非但絕對準確致命，力量也拿捏得恰到好處，絕沒有虛耗一分氣力。

齊小燕無疑已經知道這個人是誰了，可是呂三沒有說出來，她也沒有說。

呂三忽然又將她帶到後面一排另外三口棺材前面，棺材裏也有三個死人，一個年輕，一個年紀比較大些，另一個已近中年，不但裝束年紀都和剛才那三個人差不多，而且身上也沒有鮮血淋漓的傷口，臉上也沒有甚麼痛苦的表情，顯然也是被人一劍刺傷，立刻致命的。

唯一不同的是，這三個人都已死了很久，最少已經有一兩天了。

齊小燕從來都沒有見過這三個人，也不想問他們是誰。

呂三却主動告訴她。

「他們也是我的屬下，他們活着時的代號是『三號』，『十三號』，『三十三號』，他們本來也可以算是一流的劍客。」呂三說：「所以我才會派他們去刺殺小方。」

「他們都是死在小方的劍下？」

「是的。」呂三淡淡的說：「我派他們去刺殺小方時，也正如我剛才派那三個人到這裏來時一樣，早已知道他們必死無疑。」

他淡淡的說出這句話，連一點內疚的意思都沒有。

齊小燕忍不住問：「他們都是你忠心的下屬，你明知他們必死，爲甚麼要他們去送死？」

呂三又淡淡的笑了笑：「他反正遲早總要爲我死的，他們自己都覺得死而無憾，我又何必爲他們難受？」

「可是你絕不會無緣無故讓你六個得力的屬下送死的。」

兩人互相凝視着，眼中都露出一種互相瞭解的表情，呂三却又改變了話題問：

「你看不看得出這三個人的致命傷口在那裏？」

這三個人的致命傷口，也在必然致命的要害處，傷口很小，流出的血也不多。

「我知道你一定也看出來了。」呂三說：「只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再多看幾眼，看得仔細些。」

他又補充：「你最好把這邊三個人和那邊三個人致命的傷口都仔細再看看，看得越仔細越好。」

齊小燕畢竟是個女孩子，對死人多多少少總有幾分憎厭恐懼，心裏雖然知道呂三叫她這樣做必有深意，却還是搖了搖頭說：「我不看，人已經死了，還有甚麼好看的？」

呂三嘆了口氣：「別的死人當然沒有甚麼好看，這裏的死人却好看得很，想來看看他們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你若眞的不看，實在是痛失艮機。」

這些話聽來雖然荒謬，呂三說得却極誠懇，齊小燕却還是搖搖頭，道：「我不信。」

「你去問問獨孤癡就會相信了。」

「我爲甚麼要問他？」

「獨孤癡人如其名，不但一向獨來獨往，一向癡得很，而且癡的只是劍，不是人，所以，不管你是他的甚麼人，跟他有甚麼交情，都休想說動他爲你去做一件小事。」

「我也聽說過他的脾氣。」

「可是他却做了不少件大事。」呂三微笑：「你知不知道他爲的是甚麼？」

「不知道。」

「他爲的就是要看看這裏的死人。」呂三道：「他本來離我而去，現在又去而復返，爲的也是要看看這裏的死人。」

齊小燕心裏雖然已經相信他說的不假，嘴裏却還是說：「我不信，死人有甚麼好看的？他爲甚麼要來看這些死人？」

呂三又嘆了口氣：「你心裏明明已經相信，爲甚麼偏偏還要說不信？」他苦笑：「女人們爲甚麼總是要口是心非呢？」

齊小燕忽然也笑了笑：「因爲女人就是女人，總是跟男人有點不同的，何況男人們說話口是心非也不見得比女人少。」

呂三大笑。

「好，說得好，說得有理。」他忽然拉住齊小燕的手：「來，我再帶你去看一個人。」

這個人的棺材在後面第三排的中間，紫面虬髯，身材雄偉，雖然已經死了很久，屍體却仍然保持非常完好，依稀可以看得出他活着時那種不可一世的威猛桀傲的氣勢。

屍體下墊滿了上好的防腐香料，右手旁邊放着條巨大的狼牙棒，寒光閃閃，就像是狼口中的森森白牙，顯然就是他生前擅使的兵器。

齊小燕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這件兵器至少也有七八十斤重，臂上若沒有千斤神力，休想將它運用如意。

呂三問她：「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呢？」

齊小燕搖頭。

「你當然不會知道的，你的年紀太小了。」呂三嘆息道：「可是十年之前，『天狼』郎雄以掌中一條狼牙棒縱橫天下，江湖中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尤其是使劍的人，聽到了他的名字更是談狼色變，比

孩子們怕老虎還要怕得厲害。」

「爲甚麼你要說尤其是使劍的人？」

「因爲他的父母都是死在別人劍下的，所以他特地打造這根份量奇重的狼牙棒，而且練成了一套特別的招式，專破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呂三說：「劍走輕靈，他這件兵器正是劍的尅星。」

他又說：「當年天下公認的前五十位劍法名家中，至少有十個人是死在他這條狼牙棒之下的，連武當四劍中的清風子都難倖免。」

齊小燕居然還是說：「我不信。」她冷冷的說：「他若眞的這麼厲害，爲甚麼也會死在別人手裏？」

呂三也不回答，却將他旁邊的十口黃金棺材一一地打開，露出了十個死人的屍體。這些人的屍體雖然也都保存得極好，但是死得却極慘，大多都是頭顱已被擊破，還有兩個前胸的肋骨都已被擊斷，所以屍體保持得越完美，看來反而更加可怕。

「這就是死在他手下的十大劍法高手。」呂三指着其中一個黃冠道人，道：「這就是武當四劍中出手最毒辣犀利的清風子。」

他問齊小燕：「現在你信不信？」

齊小燕閉上了嘴，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盯着天狼咽喉上致命的傷口，忽又冷笑道：「我還是不信。」

「現在你爲甚麼還不相信？」

「他的狼牙棒如果眞的能破天下各種劍法，他自己爲甚麼也會死在別人的劍下呢？」

郎雄咽喉上的傷口無疑是劍傷，無疑是被人一劍刺殺而死的。

齊小燕這句話無疑正問在節骨眼上，令人無話可答，呂三也不得不承認：「好，問得好，問得有理。」

「問得如果眞有理，答的恐怕就未必能有理了。」

「未必。」

「未必甚麼？」

「有理的未必就是有理，無理的也未必就是無理。」呂三淡淡笑道：「世上本來就沒有必然不變的事，所以專破天下劍法的天狼也未必就不會死在別人劍下。」

「他是怎麼會死的？」

「他會死在別人劍下，只因爲有個癡於劍的人已經到了這裏，將死在他手下的十位劍法高手的屍身仔細研究了三年，已經從他們致命的傷口上，看出了天狼致命一擊的出手方位和招式變化中，悟出了天狼尅制他們劍法用的方法。」

呂三說：「所以三年後他再找天狼決戰時，不出十招就將天狼刺殺於劍下。」

× ×

齊小燕不說話了。

她當然已經知道呂三說的那個「癡於劍」的人是誰了，也已經知道獨孤癡爲甚麼要到這裏來看這些已經不好看的死人。

呂三却還是要解釋：「一個有經驗的人，就不難從一個死人的致命傷口上看出這個人對手的武功路數，甚至連他招式的變化，出手的部位，刺擊的方向，所用的力量和速度都不難看出來。」

她又問齊小燕：「你信不信？」

「我不信。」齊小燕嫣然一笑：「你明明知道我心裏就算一千一萬個相信了，嘴裏也還是要說不信的，你爲甚麼還要問呢？」

獨孤癡是劍癡，如果知道世上有「天狼」郎雄這麼樣一個人，當然不惜犧牲一切都要擊敗他的，而且要用劍擊敗他。

所以他甚至不惜破壞自己的原則，來爲呂三這種人做事，只不過事成之後，就立刻飄然而去！

在兩年前那次空前未有的風暴中，黃金失刧，鐵翼戰死，小方也幾乎被困死在沙漠裏，風暴後初遇卜鷹，立刻又被水銀和衛天鵬所擒，送到綠洲上那個神秘的帳篷裏，第一次見到獨孤癡的時候，也正是獨孤癡心願已了，準備要走的時候。

所以他雖然一直在冷眼旁觀，最後却還是救了小方。

衛天鵬和水銀當然不敢阻攔，因爲那時候他們就已知道這個人的可怕，也知道他根本就不屬於呂三「金手」的組織，不管他要做什麼事都沒有人能制止管轄他。

——那次他既然已經走了，爲什麼又去而復返？

——他這次回來，難道眞的還是爲了要看看這裏的死人？從這些死人致命的傷口上，看出另外一個人武功的變化，好去殺那個人。

——上次他要殺的是「天狼」，這次他要殺的是誰？

× ×

——小方，要命的小方，你看着別的女人時，爲什麼也是那種拋不開放不下的樣子？你爲什麼要去看着她們？爲什麼不肯多看我一眼？

齊小燕看着呂三，嫣然道：「其實你早就應該明白，我嘴裏雖然說不信，心裏早就一千一萬個相信了。」

呂三也笑了！

「我說的話你都相信？」

「不相信。」齊小燕眨了眨眼，笑得更甜：「連一句都不信。」

呂三故意嘆了口氣：「那麼你也不必聽我的話，去看那六個死人了。」

齊小燕也故意板起臉！

「我當然不會去看，絕不會再去看一眼，因爲……」她忽又嫣然而笑：「因爲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什麼時候去看的？」

「就在我嘴裏說絕不去看的時候。」

「我怎麼不知道？」

「女孩子要看男人的時候，怎麼會讓別的男人知道？」

「可是他們已經死了。」

「死了也是男人。」齊小燕吃吃的笑道：「在我們女孩子眼裏看來，男人就是男人，不管死活都一樣。」

呂三大笑：「好，說得好，也罵得好。」他在笑，齊小燕却不笑了，神色忽然變得很嚴肅。

「我眞的已經仔細看過那六個死人，而且已經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什麼事？」

「那六個死人身上致命的傷口竟是完全一樣的。」

齊小燕說出了這句話，立刻又加以修正：「不是六個人都一樣，而是三號和四

號的一樣，十三號和卄三號的一樣，三十三號和三十四號的一樣，不僅傷口的部位在一樣的地方，而且連刺殺他們那致命的一擊所用的招式和力量都一樣，絕對是用同樣一種手法，從同樣一個方向將他們刺殺於劍下的。」

「是不是同一個人呢？」呂三問。

「不是。」齊小燕回答道：「絕對不是。」她又說：「就因爲殺他的不是同一個人，所以我才覺得很奇怪，就因爲我覺得奇怪，所以現在我才會恍然大悟。」

「你悟出了什麼？」

「你要三號他們那組人去刺殺小方，不過是爲了要試探小方的劍法。」

「哦？」

「獨孤癡這次去而復返，爲的就是小方。」齊小燕道：「因爲我已將他劍法中的精要傳給了小方，他對小方的劍法所知却不多。」她接着又道：「可是他仔細研究過這三個死人身上致命的傷口後，情況就不同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現在他對小方的劍法已經完全瞭解？」

齊小燕沒有正面回答他的這句話，只說：「你派四號這一組人來殺的就是獨孤癡，因爲這一組人和刺殺小方的那一組人武功出手都極相似。」她說：「獨孤癡既然能用和小方一樣的手法，將這一組人刺殺於劍下，要殺小方好像也不太難了。」

呂三一直在盯着她看，剛才已經看了很久，現在又看了很久，從她烏黑的頭髮，寬廣的前額，一直看到她穿着雙緞子鞋的纖巧的脚，然後才長長的嘆了口氣。

「像你這麼樣一個女人，小方居然會讓你走。」呂三搖頭嘆息：「他究竟是個混蛋？還是隻豬？」

齊小燕居然還在笑：「本來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現在呢？」

「現在我總算想通了，」齊小燕說：「他根本不是東西，他是個人，死人。」

她淡淡的接着道：「就算現在他還沒有死，和死人還有什麼分別？」

「你想不想知道這個人在那裏？」

「我不想，我對死人一向沒什麼興趣。」齊小燕說：「我只想知道獨孤癡在那裏？」

「他已經走了。」

「他爲什麼要走？難道不想見我？」

「不是不想見，是不敢。」

「我有什麼可怕的？他爲什麼不敢見我？」

「他怕的不是你，是他自己。」呂三盯着她：「其實你自己也應該知道他爲什麼會害怕？」

「你也知道？」齊小燕也在盯着呂三道：「你也知道他已經不是個眞正的男人嗎？」

「我知道。」

「那你爲什麼還要我嫁給他？」

「因爲我知他的病很快就會好的。」

「要等到什麼時候？」

「要到他親手將小方刺殺在他的劍下之後。」呂三說：「我相信他現在一定已經很有把握。」

「他能找得到小方？」

「他根本不必去找，他只要坐在那裏等就行了。」

「爲什麼？」

「因爲小方一定會去找他的。」

「你有把握？」

呂三笑了笑：「你幾時看見過我做過沒把握的事？」

「小方是不是能找得到他呢？」

「如果小方不太笨，就一定能找得到。」呂三微笑：「否則他就一定不是個混蛋，就一定是條豬了。」

「到那裏才能找得到他！」

「胡集。」

「你自己爲什麼不到胡集去？」

「你的想法一定也跟班察巴那一樣，認爲我一定會到胡集去，等着親手殺死小方。」呂三道：「所以他才會安排這一戰，因爲這一戰的結果必將是兩敗俱傷，敗的一方固然必死無疑，勝的一方也必將付出極大的代價，等到那時候他再出手，無論是我殺死了小方也好，是小方殺了我也好，剩下的一個還是會死在他手裏。」

他又說：「只可惜班察巴那也跟你一樣，你們的想法都錯了，因爲我根本就不會到胡集去，根本就不想親手殺死小方，而且我根本就不恨他。」

齊小燕當然很驚奇：「難道你忘了你親生的兒子是死在誰手裏的。」

她問的是個很傷人的問題，呂三冷冷的看着她，居然又笑了：「難道你以爲小方殺死的呂天寶眞是我親生的兒子？」

齊小燕怔住了。

她想不到呂三居然會說出這麼樣一句話，也想不到呂三居然又帶她去看另外一口棺材。這口棺材裏居然有兩個人的屍體，一個是豐胸大乳結實健康的婦人。身旁還躺着個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

只要略有經驗的人都能看得出這個婦人剛剛生過孩子，這個嬰兒却不是她生的孩子。

「這個女人是這個孩子的奶媽。」呂三道：「她吃得太好，吃得太多，一睡就像是死人一樣，所以現在她就眞的是個死人了。」

「爲什麼？」

「因爲這個孩子就是被她睡着了的時候壓在身子下面活活悶死的。」呂三道：「他也不是我親生的兒子，可是如果他能活下去，我一定會比誰都寵愛他，他要什麼，我就給他什麼，等到十七八年之後，他一定會死在別人劍下，因爲那時候他一定也會像呂天寶一樣被我寵壞了。」

齊小燕沒有再問：「這個孩子是誰的孩子。」也不必再問。她忽然覺得手脚冰冷，冷汗又濕透了衣裳。

現在她當然已經知道這個孩子就是小方的孩子，但却永遠不知道這個孩子的夭折究竟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

「我知道你一定會認爲我這個人做的事太可怕。」呂三道：「幸好也只有你會這麼想，因爲我做的事除了你之外從來都沒有別人會知道，甚至連想都想不到。」

「所以班察巴那一直認爲你恨死了小方，一心想要親手殺了他。」

「所以他才會安排這一戰，等到我和小方兩敗俱傷時，他就可以坐收漁利了。」

」呂三道：「只可惜我比他想像中還要聰明一點，所以上當的不會是我而是他。」

呂三又說：「現在班察巴那一定也會到胡集去等着看這一戰的結果。」

「你知道他會在什麼地方等？」

「不但我知道，獨孤癡也知道。」呂三說：「等到獨孤癡殺了小方後，就一定會去找他的。」

「那時獨孤癡就算已經殺了小方，也必定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等到他們交過手之後，不管是獨孤癡殺了班察巴那也好，是班察巴那殺了獨孤癡也好，等到那時候才出手，他們兩個人之中剩下來的一個還是必將死在你手裏。」齊小燕道：「所以，這一戰不管是誰勝誰負，只有你是絕不會敗的。」

（本章終）

胡集

（一）

在大多數人心目中，胡集只不過是邊陲上的一個小鎭。

根據官方最近調查的紀錄，這裏一共只有七十三戶人家，包括婦孺在內，一共也只有三百一十一名人口。其中大多數是做小生意的人，因爲這地方的土壤既不肥沃，天時也不正，而且非常偏僻，既不適於農耕，也不適於做其他任何事。大多數人甚至從未聽過這地方的名字。

事實上却不是這樣子的。這地方的人口遠比官方紀錄上多得多，重要性也遠比大多數人想像中大得多。市面的繁榮，更不是那些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就因爲這地方太偏僻，不會引起官方的注意，所以一些無路可走的人，都會投奔到這裏來。市面上到處都充斥着從四面八方投奔來的流氓浪子罪犯和流鶯，這些人通常也正是最捨得花錢的人，所以才會造成這地方畸形的繁榮，住在當地的七十三戶人家中，竟有一大半是在經營客棧酒館和飯舖。

這裏雖然只有七十三戶人，客棧酒樓和飯舖却有一百另五家。其中生意最好的一家叫做「達記」。從早到晚都擠滿了人，要進去吃頓飯都得排隊等上半天。

據說這家飯舖裏賣的「奶油」和「葱泥」，絕對是附近八百里之內最好的。

雖然有很多人都會覺得這兩種食品臭不可聞，可是只要嘗試過一次之後，也許就會上癮了，沒有它也許連飯都吃不下。

班察巴那告訴小方：「呂三的秘密就在這地方最熱鬧的一條街上。」

這條街上一共有九十六家店舖，除了一家賣脂粉針綫的「遠香齋」和一家米店兩家油坊外，其中大多數都是酒樓飯舖和客棧。連一戶住家的人都沒有。

「你猜不猜得出呂三的秘窟是那一家？」班察巴那問小方。

小方毫不考慮就回答：「是達記。」

「你爲什麼會猜呂三在那裏？」

「因爲那裏的人最多。」小方的回答很簡單，也很正確。

呂三隨時都要聽取他屬下傳來的消息，他的屬下來自四方，每一個到「達記」來吃飯的人，都可能是他的屬下，都會拚命保護他的安全。而且「大隱隱於市」，這道理呂三當然也明白，班察巴那也明白。所以他們在鎭外的棗林集會之後，班察巴那就告訴小方：「今天午時，你也到那裏去吃飯，只要聽見有人喊一聲『這奶油是臭的』，你就衝進後面的厨房去，把大灶上那口蒸青稞餅的大鐵鍋掀開，潑一盆冷水把灶裏的火澆滅，再跳進去，鑽入灶口旁邊的一個兩尺見方的洞，你就可以找到呂三了。」

班察巴那道：「你只要這麼樣做，別的事你都不管，就是外面打翻了天你也不必管，就算天塌下來，也有別人會替你去頂住。」

× × ×

遠遠的看到小方走進「達記」，聽見有人大喊一聲「這奶油是臭的」之後，班察巴那就走了，因爲這以後的每一步發展，每一個變化，都已在他預算之中，他已經用不着再聽再看。

他從一條偏僻的小路上繞過他們剛才聚會的棗樹林，走上一個山坡，在一塊凸起如鶴頸的危石上坐下來，這裏距離那條熱鬧的老街雖然已很遙遠，但却很恰巧的能看見那家賣奶油和葱泥的飯舖。雖然看不清楚，可是以他的眼力還是能看得見。

這地方當然也是他早就選好的，這時候那飯舖裏果然已打得翻天覆地，老街上的人都已湧到這邊來，有的在看熱鬧，有的也加入了戰鬥，整個老街都已亂得像是鍋煮爛了的熱粥。

班察巴那覺得很滿意，外面越亂就越好。外面越亂，裏面越靜，殺人的人需要安靜，被殺的人也同樣需要安靜，不管是誰殺了誰，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分別。

因爲他已立於不敗之地。

這一切當然都是他早已安排好的，他已計劃了多年，他相信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行動，都精密準確如西洋自鳴鐘內的機件。就在他正準備躺下去歇一口氣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他身後有人用一種極詭秘的口氣輕輕的對他說了些非常奇怪的話：「完了！」這個人說：「現在是不是已經快完了？」

班察巴那沒有回頭，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因爲他早知道這個人來了，也知道來的是誰。

「是的。現在已經快完了。」他只淡淡的說：「所有的事現在都已經到了應該結束的時候。」

來的這個人已經到了他身後，又問道：「你想這些事會怎麼樣結束？」

「是一種很圓滿的結束。」

班察巴那說：「呂三這裏的秘窟在地下，雖然有三個出口，可是我們如果能把他三個出口都封死，那裏就是個死地。」

就在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附近三十里之內的人都可以聽見一聲震耳的爆炸，都可以看見一道濃烟從「達記」升起，接着的兩聲爆炸來自另外兩個不同的地方，然後又有兩道濃烟升起。

班察巴那微笑：「現在那裏的三個出口都已被封死，那裏的人絕沒有一個能活着出來了，無論獨孤癡和小方是誰勝誰負，都必將被活埋在地下。」

「是獨孤癡和小方？呂三呢？」

「呂三不會在那裏。」班察巴那說：「他一向認爲只有我才是他的對手，也知

道我絕不會到那裏去，他怎麼會去。」

來的這個人嘆了口氣：「你實在很瞭解他，比他自己想像中還要多得多。」

「現在卜鷹和波娃都已經死了，蘇蘇離開了呂三之後，已經是個無足輕重的人。死活都不重要了。」

「陽光是我的新人，她會瞭解我，雖然她心裏也會覺得我的手段太過份，也會爲卜鷹和小方悲傷，但是她一定會假裝什麼事都不知道的。」班察巴那說：「以後她說不定會嫁給我。」

「她一定會嫁給你。」來的這個人說：「因爲她也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應該知道只有嫁給你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他居然沒有問呂三和齊小燕的下場，因爲他就是呂三身邊最親信的屬下呂恭。

「這次三爺確實已將他屬下的精銳大多數全部調集到這裏，他這麼做有兩種用意。」呂恭說：「第一，他當然是要你相信他到了這裏，要你將你屬下的精銳也調集到這裏來。第二，他的屬下本來都是江湖中的亡命徒，他從來都沒有眞正信任過他們，根本就沒有把他們的死活放在心上，所以衞天鵬斷臂之後，很快就失蹤了，因爲他已沒有用。」

「我明白他的想法。」班察巴那道：「留着這樣一批人在身邊，就好像養着一批虎狼在身邊一樣，隨時都得提防着他們反咬一口，他養着他們只不過是要用來對付我的，現在正好利用我來除去他們，讓我們同歸於盡，他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你呢？」呂恭問：「你的想法是不是也跟他一樣，也想利用這次機會來除去一些你覺得有問題的人？」

「是的。」班察巴那居然承認：「我的想法也跟他一樣，只不過比他好一點而已，因爲我的身邊沒有像你和沙平這樣的人。」

「你也知道沙平的事？」

「我早就算準他會走的。」班察巴那說：「這幾年來他爲自己留下的錢財，已經足夠讓他的灰孫子坐吃一生，爲什麼還要替呂三賣命？」

呂恭忽然笑了笑：「如果你眞的認爲沙平能走，你就錯了，三爺也早就算準他做完那件事之後就會走的，他在胡大麟他們的漬前喝的那三杯酒中，就有一杯是必死無救的斷腸毒酒。」

「你怎麼會知道？難道是你在酒中下的毒？」

「當然是我。」呂恭也不否認：「只有我才能做這種事，因爲我只不過是個沒有用的奴才而已，我的武功在江湖中只能算是第八流的，隨便什麼人用一根手指頭就可以殺了我，直到現在爲止，我私人的積蓄只有三百二十兩銀子，所以從來也沒有人懷疑過我。」

「但是現在你已經是個非常有錢的人了。」班察巴那說：「我已經按照你的意思，將五十萬兩銀子用你的名義分別存入了你指定的那十八家錢莊，存摺也已擺在你指定的地方。」

「我知道。」

「你答應我的事呢？」

呂恭反問：「如果我告訴你呂三此刻在那裏，你有把握能殺他？」

「你也應該知道我從來都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班察巴那道：「在這一戰中，我的損失本來就比他少，何況我還有個最好的助手。」他微笑解釋：「齊小燕也是個聰明的女人，現在他的劍法已不比小方差。」

呂恭什麼事都不問了，從袖子裏抽出個紙卷：「這張圖上標明的，就是三爺的根本重地，那條喀爾渡金魚，就是開啓那地方秘密樞鈕的鑰匙。」

班察巴那接過紙卷，又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問道：「你爲什麼肯如此輕易就把這秘密交給我？難道你不怕我殺你？」

呂恭笑了笑：「那十八個存摺都已被我藏在一個絕對沒有別人能找得到的地方，那十八家錢莊都是只認存摺不認人的，對你來說，五十萬兩銀子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你以後說不定還有用得到我的時候，你要成大事，何苦殺我這麼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走出了很遠之後，呂恭忽然又回過頭來問：「你眞的有把握能確定這件事絕對一定能這麼樣結束？」

班察巴那眼中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這件事我已經計劃了很久，當然已經很有把握。」他又用這種奇怪的眼神盯着呂恭看了很久：「只不過我也有個秘密要告訴你。」

「什麼秘密？」

「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絕對』的事。」班察巴那道：「以後的事誰也沒法子預測。」

呂恭也盯着他看了很久，眼中忽然露出種前所未有的尊敬之色。

「你說得對極了，」呂恭道，「我一定會把你這句話永記在心裏。」說完了這句話，他就頭也不回的走了，班察巴那果然沒有阻攔，只不過輕輕的嘆了口氣：「我還有個秘密要告訴你。」他說：「有時候我實在也很想做一個你這樣的小人物，你的日子過得實在比我們快活得多。」

班察巴那實在是人傑，說出的話實在對極了。

這世界上確實沒有「絕對」的事，他的計劃雖然精確周密，可惜他畢竟還是人，還是無法將人類的思想和感情計算得完全準確。

尤其是小方和獨孤癡這種人。

他們雖然「癡」，卻不「蠢」，如果有人認爲可以將他們像傀儡般擺佈，那個人就無疑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等到班察巴那眼看他要做的每件事都幾乎已按照他計劃完成時，忽然發現小方和獨孤癡並沒有死，而且已經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才知道自己犯下的錯誤多麼可怕。可是他並沒有怨天尤人。

他臨死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話：「這是我自找的，我死而無怨。」

× × ×

是自己做錯的事，自己就要有勇氣承担。既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推諉責任，就算錯得沒有別人想像中那麼多，也不必學潑婦罵街，乞丐告地狀，到處去向人解釋。所以班察巴那還是不愧爲人傑，不管他人是死是活，他至少還沒有做過丟人現眼，讓人看不起的事。（全文終）

其人其事

鐵沙手郭雁

麥海雲・文

現時一般武林中人所說的少林寺，一共有兩處地方，近代火燒少林寺的那一間寺院在福建九連山，至於古代的少林寺，即是達摩祖師開始敎授武功的地方，在河南省登封縣的嵩山，因爲舊日嵩山所在之處，正是中原之中，故此，天下五嶽當中稱爲中嶽，那個地方有太室與少室之分，少室更加秀麗，少林寺就在少室的五乳峯下建築起來，原有七重建築，創於北魏泰和年間，後來達摩祖師在少林寺面壁靜修九年，至今石壁上面仍有黑影留下。

少林寺拳脚極爲出色，相傳舊日到少林寺內習技，寺僧認可引見方丈，再三研究，認爲此人心地淸白，並非惡霸，便把他引入密室之內，那一間房有許多神像寫在畫中，此人依照神像所繪的形狀學習，久而久之，便覺拳脚進步，到時引入另一室內，所放置的俱是木像，各有機關，寺僧按動機關，他就要跟神像苦鬥，當時此人穿了白袍，所有木雕的神像手脚俱塗污烟，如果他能夠打出門來，並無污漬在身，然後送入後院寺門之內，開始正式學習，否則，身上有污痕，就未能敎授，讓他回到第一間密室再練，有時一個俗家子弟上山學習，無法透過這一關，便悄然而歸，故此，學習武功的人，殊非平凡之輩，首先要有極大的信心，與毅力，學成之後，仍要從木人行打出來，有些人沒有耐性，或者自問武功欠佳，沒有勇氣從木人巷打出來，便由溝渠中逃出，爛頭何這一個南派拳師就是其中之一。

在少林寺內敎授的拳脚究竟如何分別等級，需要若干時間然後學習齊全呢？相距太遠，難以追查，所知的是這一點，如果有人苦心學習武功，得到方丈的允許，自然會成材，下面所述的兩宗故事，頗爲有趣，値得談談。

有一名患了雙脚痲痹症的人，僅有上半身能夠活動，兩足無法行走，他捐贈一宗銀兩作爲香油，然後到來懇求學習武功，方丈說：「你雖然僅有上半身能夠活動，仍可習武，但却必須有恆心，起碼苦練七年，然後才離去，你是否願意住此七年呢？」

此人姓郭，單名一個雁字，方丈叫小和尚在山上撿了一籮碎石，放在他身邊，再在一丈過外之處畫了一個大圈，叫他把碎石投入圈內，那是很容易做得到的，過了三個月，便把大圈縮細，仍然能夠擲入，半年之後，那個圈仍是竹籮似的大小，但却距離他有卅尺，每天小和尚把各種不同形狀的石頭放在他身邊，他依照拋擲飛鏢之法，擲中圈內，連擲十次，仍不落空。於是方丈再命寺僧把石塊改爲鐵塊，大圈縮爲一個大碗似的地洞，叫他把鐵塊飛入地洞之內，三年後，碗形大小的圓圈縮成一隻茶杯那麼大小的圓圈，同時鐵塊却加重，居然可以擲中，於是就命他在林中飛出鐵塊改擲飛鳥，久而久之，飛鳥應聲而落，於是，鐵塊改爲三角鐵，他能夠在飛鳥穿林之際，用三角鐵擲向雀鳥的眼目，居然使飛鳥跌下，果然眼目洞穿，到此爲止，剛好是七年，方丈命他下山，說：「你的身體有缺憾，不必由正門出，亦不必由木人巷打出。」

他被送出去，因爲有技在身，可以護航，作爲一生的職業，晚上坐在船頭，身邊放置一百幾十粒三角鐵，他的眼睛明亮，夜間視物有如白晝那麼淸楚，凡有盜賊登船，隨手飛出，三角鐵必中賊眼，匪徒驚以爲神，不敢侵犯，故此他能夠靠這一招謀生，在內河一帶航行的鏢師，都知道有「鐵沙手郭雁」此人。

另一個中年想投寺學習武功，照常的捐贈香油，但却眼內生了白膜，看來有如失明，寺僧看見他的瞳孔尚在，說：「如果你有恆心，在山內草地各處找到五百銅錢，我就開始敎你武功。」

嵩山那麼大，草中有蛇，實在難以檢齊五百個銅錢的，況且他的眼目不靈，更難辨得到，不過，他却有恆心，朝朝摸索，先以竹尖向草地撥過，認爲沒有蛇或其他爬虫，然後伸手摸索，每得一枚，臉露喜色，初時一日得三四枚，後來漸難找，一年之後，只得四百九十九枚，尚有一枚銅錢，不管他如何搜索，都是無法尋獲。

有一天，他忽然摸到，歡喜如狂，縱聲狂笑，當時烈日正射，他忽然眼睛一亮，白膜裂開，重見光明，他拿着那枚銅錢飛奔到方丈室內叩見，說出恢復視覺的情況，方丈認爲他有資格在寺內習武，於是把所有武藝傳授給他，後來這個人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所有匪帮都知道有「明眼人」，這個名相當有趣，大概是他用以紀念苦學成名的經過，至於他的武功，如何深奧呢？相隔已久，難以追查。

上述兩件事情，反映出存心學習武藝的人，先要有信心，其次要有很堅強的毅力，然後有所成就，練武的人，應該把它看做參考。（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官兵在江中搜查往來船隻之時，同行的吳護院認出顏如玉。顏如玉着他若要救張珏便不能明搜，而要暗查，不然賊子被逼緊了倒會傷害張珏。忽然一葉扁舟駛來，舟中有一頭戴斗笠，把臉遮去的漢子，原來那漁夫乃飛天狐所僞裝。二人交手之際，顏如玉一個分神被飛天狐的拂塵掃着肩頭，飛天狐亦趁夜色遁去。顏如玉追趕了一夜還是追不着，便在草叢中睡了過去，醒來聽到白玉及飛天狐的聲音，原來這心地善良，好惡不分的白玉以爲飛天狐是好人，被她的兩位師父誤傷，所以一心要替飛天狐療解他受無相神功的傷。那知她才出去轉了個身，房內的人已不見了，連白玉也不知所踪——

數遇奇異士　鬼域技添增

走！這裏便是虎穴龍潭，便是地府陰曹，她也不會走，也不怕，張珏沒找到，現今小白玉又失了踪，她豈能就此走了，說：「你必是這觀裏的人，快說，飛天狐那夥人那裏去了，還有一個姑娘。這觀裏可是有地道暗室，在那裏？」

顏如玉實在心急得很，小白玉那麼善惡不分，雖有一身無敵神功，又不能用，若有差池，落在惡道手裏，那還了得。

「一個姑娘？還有……一個？」那老道的眼睛睜大了。

顏如玉說：「快說，在那裏？」

那老道分明連站也站不穩的，不料白影一幌，竟已向她頭上抓落，顏如玉已不再戒備，劍已垂下了，變生意外，忙不迭沉肩滑步，圈劍上撩，緊跟着豎刺橫抹，招中套招，連綿就是四劍。她又氣又急，好老道，竟然裝成老態龍鍾，幾乎被她騙過了。可不是被他騙過了，她在急怒之下，連綿四劍，竟也沒傷得他，只把他迫退了些。但，且慢！顏如玉停劍不攻，一者老道已張大着咀喘氣，再說殺了他，更向何處問去？她上前一步，又劍指老道前心

哼！老道又顫巍巍，又像連站也站不穩，對顏如玉指正他前心的劍，也不看一眼，他竟點起頭來，說道：「也許……你！去得。」

顏如玉一怔！說：「你說甚麼？」

老道嘆了口氣，因是仍在喘氣，那下顎伸得長了，這那是一個對敵人敢如此的，顏如玉若然此刻一遞劍，老道就得喪命，再高武功也躲不開，何況他話中有因，不由劍又垂下了。

那老道已緩過一口氣來：「是你曾傷過那孽徒，把他同黨殺了不少，你說：是你麼？」

顏如玉大吃一驚，想不到這老道是飛天狐的師傅，但他一聲孽徒，却又心安了些，道：「哼！那萬惡的賊子原來是你的徒弟，你教的好徒弟，在那裏，我放起一把火，不怕他不出來！」

老道却不理會她說甚麼，顫巍巍，又

點了點頭，說：「那麼，小心些，你也許……去得，來，跟我來。」

顏如玉明白了，原來這老道先前是在試她的功夫，是好意，不是敵意，老道顫巍巍，但顏如玉却連跑帶竄，才能跟得上，其實也不過穿行了一條短短的甬道，那老道撲向一根柱子，顏如玉忙不迭伸手相扶：「道爺，你……」

老道的咀張得好大，她和他相距得這麼近，只見他滿是皺紋的臉，白得像紙一樣。

老道指着前面樹下，但說不出話來，只是喘氣。

顏如玉一看，樹下一個人影也沒有，再後就是牆，只有一個矮矮的花壇在那裏，後院不過三丈來寬廣，一眼就可看盡了，他這是甚麼意思。

「井，」老道說。終於緩過經口氣來了：「跳下去，下面……」

她見到了，果然樹下的花壇傍邊，有一口井，那井欄低得幾乎與地面平齊，故爾先未發現。

顏如玉略一遲疑，心想這老道所言必然不虛，她現今立身在他脇下，眞要對她有惡意，要取她性命易如反掌。

小白玉落入兩個惡道手中，她如何不急，那麼善良可愛的姑娘……她縱身一掠，只向井中望了一眼，立即一躍而下。

不料落下有兩三丈，仍不着地，亦沒水，她心下着慌，霍地屈肘一劍刺出，那劍插入井壁之中，竟沒入幾近一尺，只聽沙沙之聲不絕於耳，是石屑。

她把身形穩住了，雖然身子懸空，却舒了一口氣，皆因石屑墜落，亦聽不到水聲，那麼是乾井了，這時她倒有些怕了，她憂急小白玉會有不測，竟然不管井中有水沒有就一躍而下，連她自己也驚詫起來，若然井中有水，那那……。

顏如玉閉着眼，深深吸了一口氣，從那石屑墜落之聲，知道脚下，就是實地，拔劍下落，立即疾掃一劍。

若然那兩個惡道在下面，那沙石落下的聲響，在井中也成了轟然巨響，豈有聽不到的。

但她的劍掃了一個空，且慢，適才她一反肘，劍就插入井壁，那麼這下面極空曠了？

井底黑得甚麼都看不見，試用劍一探，跨出一大步，再一探，仍然空空，她抬頭一望，看得見藍天，天上的浮雲，像井口飄過一般，雖然是在深井之底，不應該這麼黑啊？她凝了凝神，果然可以辨些景物了。

正如她先前從烈日下進入那陰暗的觀中一樣，白天亦如黑夜，她初下井時，亦覺伸手五指難辨，但時間一久，她也漸漸可看清楚些了，那下面山腹中空，但顯然天成並非人工挖鑿而成的。

顏如玉一怔，心下好生奇怪，既又不像是機關暗室，却怎會有此中空的山腹？有此井作通道？

× × ×

却說顏如玉雖然心下大奇，但此刻可無暇去奇詫，救小白玉要緊，更可見那老道人所言非虛，她一咬牙，惡道原來躲在這下面。

那飛天狐受了重傷，雖然惡道的師兄了得，但有如那老道人所說，小心應付就不怕了。

她在暗中較久，看得更清楚了，只見左面有條甬道，此外別無去路，近前一看，其實也不過是天然的崖縫，她走近那入口，立覺有涼風拂面，顯然外面相通了，忙小心翼翼，摸索前進。

現下眞是伸手不見五指了，曲曲折折，約莫轉了五六個彎，忽然，她聽到了人聲，她心頭一緊，再轉過一個彎角，驀見前面現了燈光，那夾縫也到了盡頭。只見數丈外，飛天狐靠在石壁上，肩上的傷已包紮好了，他那師兄在他面前踱來踱去。

顏如玉一閃身，溜了過去。

大凡那地底洞中的燈火，總是暗而不能照遠的，小白玉在何處？飛天狐在掄着那隻沒傷的左臂，說道：「眞想不到，世上竟有這麼奇特的武功，哈哈！竟也有這樣傻的姑娘，反而好心替我解救。」

他掄動左臂顯見有力，可不是小白玉替他把逆轉的脈息復原了。哼，當眞連一點人心也沒有，替他解救了，倒說菩薩一般的小白玉是傻姑娘。小白玉？小白玉在何處？

她四外看了看，對面的暗裏似有幾個出口，先前感到的涼風，分明就是從那面吹來的。

只見那年長的老道在飛天狐面前停下步來，說道：「你說說看，那女子怎麼和你交手？你怎麼着了道兒？」

飛天狐道：「本來官面上追捕得緊，那張尚書的兒子雖然關在這裏了，不怕被他們尋來，但那滿船的珠寶，饒是我見過的，到了手的，眞個是車載斗量，但見到了也不由眼紅，只道幾個女娃娃，輕易就可刦來，不料……」

那老道哼了一聲，說道：「你也是的，見過多少大風大浪，人家要沒絕世功夫，試問又怎敢炫耀那價值連城的珠寶？」

飛天狐道：「師兄，你聽我說，我不是沒想到，而是先有了萬全之策，由我把那船上的女子引去船頭，却在船後去動手，跟着把她們的船鑿沉，珠寶可是不怕水的。」

老道說：「但是……」

飛天狐道：「我們這般設計，也是不得已，偏是在前一晚，那姓顏的丫頭，竟會上了她們的船，我們倒也不是對那三個女子起了疑，而是那後艙的幾個漢子，看來武功都不弱，更兼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師兄，你已和她走過幾招了，可知那丫頭的劍術實是厲害，更兼詭計多端。」

老道說：「但既然船已鑿沉了，你們怎倒都着了人家的道兒，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飛天狐搖了搖頭，說道：「不知怎麼，也許是我那時要指揮兄弟們吧，竟被一個女子扣住了手腕，若不是她爲閃避我掃去的那一拂塵，只怕已經被她擒住了。師兄……」

老道皺着眉，抬起頭來，道：「有話就說吧。」

飛天狐道：「據那女娃說，那種功夫叫甚麼……甚麼無相神功，實在神奇之極，若然咱也練成了，豈不是天下無敵。」

老道冷笑一聲，說道：「我恐怕那兩個傷你的女子會找來，故爾才躲到這下面來，你却異想天開，既然那種功夫這麼神奇，你不過一兩招就被人家傷了，尋了來大是可慮，你倒想練人家的功夫。」

飛天狐道：「師兄，你忘了，這個女娃娃能替我解脈，可見也已練成了那種功夫，你想想，那麼大個姑娘了，倒還像個幾歲的小娃娃，幾句話一哄，不怕她不說出練功秘訣。」

那老道眼睛，顏如玉的眼睛也亮了，不但真在這下面找到了人，而且他們不打自招，說出張珏果然囚在這裏，也才知道，原來這兩個惡道不是爲了躲她，而是怕小白玉的兩個師姊尋來。

只聽飛天狐又道：「却是上面那姓顏的丫頭，得趕快把她收拾了，要不然她和那兩個女子一會合，早晚也會發現這山腹是中空的，咱們突然之間全失了踪，當然知道咱們不會遠去，她們一旦發現這入口的井是個枯井，我們就糟了。師兄，你不知道，那丫頭聰明絕頂，要不然雲陽觀也不會毀在她手上了。」

那老道點了點頭，道：「這倒說得是，先收拾了丫頭除後患。」

「還替咱們死去的人報了仇。師兄，你快去吧，我沒事了，那女娃娃一時也醒不來。」

醒不來？必是小白玉中了迷烟，要不也是迷藥。顏如玉切齒咬牙，慌忙閃身一邊，這惡道那拂塵上的功力，她已領教過了，若然面對面硬拚，只怕不敵，何況現下救人要緊。

聽得那老道去遠了，地下岩洞中，一點點聲響，也會轟然如雷鳴，終於那脚步聲聽不到了，這才一躍而出，飛天狐啊了一聲，一躍而起，但顏如玉已劍指他的前胸，說：「要命的，快說：那小白玉在那裏？」

飛天狐不愧是個狡獪之極的惡賊，他左肩重傷，手中又沒了拂塵，顏如玉劍指他前心，竟絲毫不懼，說道：「你要找她麼？那容易，不過，我飛天狐不會在別人的劍指着心口時帶路的。」

惡道眉頭一揚，冷冷一笑，眼珠子却在亂轉。

顏如玉冷哼了一聲，說道：「不怕你飛上天去，哼！」劍尖一擺，往傍邊滑了半步。

飛天狐的眉頭又揚了揚，說：「丫頭，我和你仇深似海，你倒是想想，我已傷在你劍下，手中又沒了拂塵，你要是現下不殺我，待會你可就沒命了，你可別後悔呀。」

顏如玉恨得咬牙，明知她心急救小白玉，落得咀硬，諒顏如玉不會殺他。

惡道冷冷地又是一笑，可裝得眞像，像是掙扎着好不容易才能邁步，顏如玉劍尖斜指在他脇下，惡道會不會有詭計？那有這麼聽話的？她加倍小心，暗中戒備。

飛天狐向前走了，說：「我飛天狐闖蕩了江湖這麼些年，講究的是恩怨分明，丫頭，你連替那姑娘拾鞋兒也不配，我豈會恩將仇報，那姑娘替我解脉，不過耗了些眞力，不過是倦了，睡着了，就在這裏面，你自己去吧。」

話聲未落，惡道一斜身，竟然已飄身一丈，他已復原，肩雖傷，脚下可無碍，顏如玉本來還疑心惡道是否說的是眞話，皆因那看來像是一條通道的入口之處，往裏一看，裏面黑得甚麼也看不見，但飛天狐這麼一飄身，他倒不疑了。飛天狐這惡賊隨時可取他的性命，救小白玉要緊，那料她才一脚踏進，驀聽嘩啦一聲暴響，跟着响起飛天狐的一聲呵呵！她急旋身，才知那暴响是來自鐵柵，她才一脚跨入，上面隱藏着的鐵柵便立即落下，把她關在裏面了。

顏如玉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狂劈了兩劍，但只閃出一溜火光，飛天狐又一聲呵呵，說道：「丫頭，我早就說過了，剛才你不殺我，可就不能怨我了，你那寶劍雖非凡鐵，但這柵可也是純鋼。」

那鐵柵砍不斷，倒震得她右臂酸麻，抓住一陣猛搖，那能動得分毫，飛天狐的笑聲却已去遠了，她看得明白，惡道不是回去那燈光之處，而是向右邊一個黑洞中走去。再仔細一瞧，那黑洞中似有燈火在閃爍，但被遮掩住了，微弱得要仔細瞧，才能發現。

心想：那是小白玉昏迷的所在，只怕張珏也關在那裏，但可沒見有柵欄。

她恨得切齒咬牙，但身雖被囚，劍在手中，武功未失，又沒受傷，只不過心急而不恐懼。惡道說得倒眞不錯，休白費勁，要是耗盡了氣力，如何應敵。

她這才稍稍冷靜了下來，驀地身後响起了一陣嘩啦嘩啦之聲，跟着有人嘆了一口氣。

顏如玉再旋身，問道：「誰！」

她首先想到的是張珏，莫非張珏被關在裏面？不錯，那是鐵鍊的聲响，在石上發出的聲响。

「誰！」顏如玉又喝問了一聲。

只聽暗中又傳來一聲嘆息，又有鐵鍊拖動的聲响入耳，隨聽一個微弱的聲音，說道：「姑娘，你過來。」

不，不是張珏，這聲音雖微弱，但也辨得出是個老人的聲音。

顏如玉一面走進去，一面耳目並用，那燈光的光亮能照見洞口，裏面那人可見到她，但她可不能見到裏面的人，雖說明白是個被鐵鍊鎖住的人，但也不能不小心，飛天狐這惡賊當眞狡猾，一不小心，又上了他的當。

那聲音更近了，說：「姑娘，我在這裏，在你左手面，你再走兩步……好。」

顏如玉凝神，現下，她隱隱約約可以看得見一個人影了，不，是一團淡淡的灰白的影子。是一個人坐在地上，背靠着石壁，想到那聲音那麼蒼老，立即明白像在上面觀中所見一樣，所見白影，必是這人的髮和白鬚。

顏如玉說：「你！是甚麼人？」

那人嘆了口氣，只不過說得一句話，倒嘆了口氣，說：「姑娘，說來慚愧煞人，却是你怎麼……」

顏如玉急道：「你端的是甚麼人？說明了也才好說話，快說。」

那人蠕動了一下，可不是脚上栓着鐵鍊，一動便發出一陣嘩啦之聲。他說了，倒像是自言自語。說：「你是第三個了，

怎生你這兩個姑娘，竟下到這裏面來，我……這兩個孽徒，要造……多少孽。」

顏如玉又驚又奇，難道是指引她下來的老人，被兩個惡道囚禁了？不可能啊？她下來時，那老道人分明還在上面，飛天狐的師兄也不過才上去？

顏如玉說：「你……是他兩個的師傅？那麼你你……」

那白影道：「我……不知前世作了甚麼孽，竟教出這兩個孽徒來。」說罷，又是一聲浩嘆，像哭。

顏如玉說：「那麼……那麼，上面那一個老道爺，他！你不就是他吧？怎麼會？不，不會是……」

那老道有氣無力地說：「當然不是我，那是……我師弟，也就是兩個孽徒的師叔。啊……他……」

老道士忽然顫抖起來，顯是由於激動之故，說：「你你！眞見到了他嗎？他沒死？」

顏如玉道：「我可不知他是誰，驀然一見，還眞嚇了我一跳，看來和你也是差不多年紀，也連鬍髭都白了。」

老道士喃喃地說：「他活着，他還活着，那麼……」他把目光凝聚在顏如玉面上，顯然便是連這麼把目光凝聚，也感到吃力，他顫抖得更厲害了。說：「快告訴我，你說，他怎麼嚇了你一跳？可是他雖然活着，却已像個死人麼？」

顏如玉不知他爲何這般激動，道：「不是，是他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他突然出現在你面前！」老道士興奮起來，只聽嘩啦一聲响，是他一縮腿，顯是想站起身來道：「那麼，他沒死，功夫也還在？」

顏如玉有些明白了，道：「功夫倒是還在，不過……道爺，是了，他顯然失了武功，剛剛回復了些，是的，一定是剛剛才回復。」

刹時間，那老道人對她突施襲擊的情景，都回到眼前，那三招凌厲無儔，若然老道人不是武功初復，她必然早已受制了，可見那老道人的武功，實是了得。

顏如玉却也因此心中不禁奇詫，這人是兩個惡道的師傅，又是那個老道人的師傅，武功自然更高了，怎會被他們鎖囚在這裏。

她在心生驚奇，老道士已興奮得搓起手來，那雙在黑暗中的眼睛，也發出了光亮來，說：「好了，好了，我可以得救了。」不料他話聲未落，顏如玉手腕一緊，是老道士把她的手腕扣住了，奇怪那脚上拖的鐵鍊，竟沒被帶動，也未發出聲响，但話聲倒更顫抖的厲害，道：「女娃娃，你說：我可不是也回復了？」

顏如玉才吁了一口氣，明白他不是故意，但尚未答言，老道士霍地一縮，又縮回石壁下，說：「聽！」

聽？但甚麼音响也聽不到，老道士才低聲道：「女娃娃，你過來，走過來，別怕，走近些。」

顏如玉不過是因他有鐵鍊鎖住，一時大意，不由心裏哼了一聲，怕，她怕誰？又怕過誰？當下走近前去。分明甚麼聲响都沒有，分明他才怕。

老道士悄悄說：「可不能被那兩個孽徒曉得，要不然，可糟了，我們都會沒命，只要在飯菜裏再下一點藥，就會渾身軟如綿，聽那孽徒擺佈。」

顏如玉道：「原來你們是着了那雜毛的道兒。」話出口，才想道他也是個老道，但老道士不以爲意，點頭道：「若不是上了那兩個孽徒的當，豈會被他們鎖在這裏。」

顏如玉道：「老道爺，可是你發現他們胡作非爲，便要管教他們麼？」

老道士搖了搖頭，說：「不是。」嘆了口氣，才又說道：「我師兄弟兩個早不問世事了，在這裏清修，多年來已是足不出觀，那知他們在外的所作所爲，再說，其中一個原是我們的徒弟，不過是七八年前，才由我那個孽徒引進門來的。」

「飛天狐？」顏如玉問道：「不錯，那飛天狐以前不是出家人，在江湖上有個惡名兒，人稱滅門太歲，原是使劍的，就憑那個惡名兒，你也應該知道他不是好東西。」

老道士說：「女娃娃，你責備得是，但我怎知他是個惡迹昭彰的匪徒呢，況且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當時雖覺他煞氣戾氣太重，但他說要痛改前非，修眞了道，更兼我那孽徒在傍慫恿，便收下了他，後來才知道他在外樹下强敵，才躲到這裏來，在這裏兩年，後來出去了一趟，把仇人全家殺死回來了，兩個孽徒得意忘形，竟然置酒慶賀，被我撞見，也聽到了，立即要清理門戶，兩人不知我雖收他們爲徒，但也瞧得出心性並非上乘，故爾並未盡傳我之所學，兩個孽徒竟敢對我反抗，那時才知我藏了私，偏是我那師弟菩薩心腸，替兩個孽徒說情，也因我耳朶軟，多年師徒，平日兩人又恭敬，不忍下手，這才被……」

老道士一聲長嘆，顏如玉道：「我明白了，他們之所以不殺你，是要逼你把私藏起來的功夫，也傳給他們？」

老道士說：「女娃娃，你眞聰明，一猜就猜中了，我豈不知若把那點功夫也教會了他們，非但我也沒命了，他們出去更將橫行無忌，因是，我被他們鎖在這裏，磨折五六年了。」

顏如玉在暗中久了，漸漸看得更清楚些了，說道：「老道爺，這倒是甚麼地方啊，却又不像是地方機關？」

老道士說：「二十多年前，井水漸漸乾了，後來更是滴水也無，下來一看才知下面山腹中空。原來是一次地震之後，岩層變易，地下水源改了道，要不也是被堵塞了，這下面必是千萬年來，被地下水流淘空的，不料倒被孽徒作囚禁我之所。」

顏如玉道：「但這鐵柵欄呢？」

老道士說：「便是那個叫飛天狐裝的，他也離觀，又去爲惡了，一年半載，就會回來一次，把打刦來的金銀珠寶，藏在那邊一個裝了鐵閘的洞中。」

顏如玉啊了一聲，原來狡兎三窟，飛天狐的賊贓大半藏在這裏，想到那雲陽觀中的賊贓多得那麼驚人，那麼這裏藏的必然更多了。

老道士說：「我，不能死，女娃娃，你明白麼，我聽到那兩個孽徒說的話，更死不得，原來他兩個打刦了這麼多財寶，

是為了要作……要作……更大傷天害理之事，要教千萬個人頭落地，我死了也要誅連九族的了。」

顏如玉大驚，說：「造反！」

老道士現出極其惶恐之色，道：「不不……我只要不死，就不容他……女娃娃，你說，我那個師弟當眞功力已復了？」

顏如玉道：「是啊，是眞復了，但仍弱得很，三兩招就張大咀喘氣。」

老道士點着頭，說道：「那是自然，兩個孽徒不讓我們死，每隔三日，才給我們一碗粥，那粥裏也總是下了藥，你想，那來力氣。」

顏如玉道：「那麼，你們的功夫又怎會恢復呢？這不奇怪麼？」

老道士竟然得意起來，說：「女娃娃那你雖然劍上了得，但能有多大的道行，懂得許多，那藥我和我那師弟，巳服了好些年了，既是不死之藥，久之體內自生抗拒之力，何況我兩人內功修為都到了火候，久而久之，其實那藥對我們巳無效了，只不過這鐵鍊，不，是鋼鍊，我無法弄斷它，我那師弟必是投鼠忌器，功力未盡復，不敢讓兩人看出，必是怕兩人對我不利。我說：女娃娃，你先前怎說？是他指點你下來的？」

顏如玉說：「是啊，他說，我小心些，也許去得。我就慌忙下來了，老道爺，有一個姑娘，和我差不多大的，他們把她怎麼了？」

那老道士却不答，睜大了眼，對顏如玉瞬也不瞬，道：「必有緣故，必有……」他的目光落在顏如玉的劍上，突然發出奇光。

顏如玉心中憂急小白玉的安危，見老道不答，可就有些惱怒，說：「喂！你可眞不講理，你問一句，我答你兩句，怎生不回答我？」

老道士咀唇又打起戰來，說道：「女娃娃，我告訴你，又沒有用，你可是能够出去救她麼？你要救人，就得先救你自己，快說，你那把劍……快，把你那把劍給我！」

話出口，竟巳伸手向顏如玉的寶劍抓去！

顏如玉嚇了一跳，也一跳退後了一丈，一陣嘩啦啦的响，他那脚下的鐵鍊只得三尺多長，自是抓不到。在地洞之中，那麼响聽來，簡直像地裂天崩一般，而且久久不絕，兩人亦因此更嚇了一大跳。

待得那暴响之聲消失了，兩人的心跳也不那麼劇烈了，老道士側着耳朵聽了一聽，說：「還好，兩個孽徒必是都去了上面，女娃娃，快說，你那劍能不能……能不能……」

一見他提起鐵鍊來，顏如玉才知剛才誤會了，忙道：「試試看，你可眞嚇了我一跳。」

老道士說：「你那劍古色斑斕，暗中能吐凌芒，必非凡鐵，來，快給我。」

顏如玉拔出劍來，且慢，這是何等時刻？她身在險地，惡道狡猾之極，她又被困在這裏，若然再失了劍，那還了得，說道：「讓我瞧瞧。」

雖是她內家功夫有限，裏面也太暗了，但她仍能看得出來，老道士被繫着鐵鍊的那條小腿上，全是疙瘩，顯是被鐵鍊破了結成的疤，重重叠叠，可見其被鎖了多年，一些不假。

她一劍斬去，只見鐵鍊上閃出一溜火花，連臂也震得麻了，鐵鍊上只不過現出一條小口子，顏如玉好生失望，搖頭道：「不成。」

那老道興奮得很，說道：「成！果然好劍，劍既不缺口，慢慢來，多來幾下，一定成……」忽然，他的眼睛睜大了，說：「噓！別出聲，我那孽徒來了。」

慌忙提着鐵鍊，不讓鐵鍊發出聲响來，退回石壁之下，驀見火光一閃，顏如玉也忙把寶劍還鞘，却縮去裏面一角。

那地洞既是地下水道淘空而成的，自然高高低低，曲曲折折，她才躲到不見鐵柵的一塊突出的石塊之後，那火光照得更高，顯是來人更近了。

有人把火把伸進鐵柵裏來。照了照，大聲的向內說：「那丫頭呢？喂！老不死的，你沒聾吧？」

顏如玉看得見伸進來的火把，也看得見老道士，聽聲音，知道是惡道飛天狐。

老道士蹲在石壁下，切齒咬牙，那怒喝之聲，也就成了一聲可怖的怪叫，顏如玉雖看得見是老道士切齒發出的，也不禁毛骨悚然。

隨聽有人打了個哈哈，說道：「問他做甚麼，還怕那丫頭跑得了麼，她摸來摸去，還怕她不又摸回來。」

是那個老道的聲音，只聽飛天狐乾笑了一聲，道：「說得是，再餓她兩天，等這丫頭精疲力竭，動彈不得了，那時……那時……嘿嘿……哈哈……」

顏如玉也切齒咬牙，不但恨極怒極，也驚恐之極，原來惡道把她誘囚在此，是打的這樣壞主意。

她一陣臉紅，心跳，若然她被餓得動彈不得，豈不是任人擺佈了，那時……那時倒不如死了好。

只聽飛天狐說道：「咱們快把那小妞弄上去，黑判官和古元都是得力的好帮手，讓她快快解救過來，哈哈，師兄，世上稀奇古怪的人咱們見得多了，你可見到過像那小妞兒一樣的人麼？却是可惜吳家那兩兄弟死了，只賸那老大，看來也要好些日子才能復原。」

那老道道：「可惜甚麼，河朔三煞武功平常得很，像他們那樣武功的，咱們沒一百個，也有八十，就是我身邊那兩個小道童，也比他們強了許多。」

當眞這觀裏還有兩個小道童，怎會不見了？從兩人的談話聽來，可見那老道士剛才所說不假，惡道的人還眞的不少。

另一個老道說：「你不提起，我倒幾乎忽略了，咱們幾乎壞了大事，你們不都是傷在那小妞兒的兩個師姊手中麼？要是找了來，那可不妙，我派他二人出去探查，迄今又沒返來，我說，還是把上面的人都抬下來，有道小心駛得萬年船。」

飛天狐說：「你說得雖是，但這姓顏的丫頭在這裏，那小妞兒見到了，她再天眞得像個小娃娃，那時也不會聽我們的了，而且，你別忘了，那小妞兒也會那種神奇的功夫，師兄，說你也許不信，我的脈門不過被那女子掃中一下，渾身脈息便逆

轉了。」

半晌，那老道才答了話，說道：「那就沒法了，只好把小妞兒弄上去，總算咱們這裏隱秘，諒她們一時也不會找來，却是現今世上既然出現了這樣的功夫，她們的船又被我們鑿沉了，現今成了仇，倒不得不多加謹慎。你說，有法兒從那小妞身上弄明白這種功夫麼？咱們要也能練得成，可就不稀罕這個老不死的了，那時就早早送他去太虛。」

飛天狐乾笑了一聲，說：「你說錯了，是送他下地獄，他還以為他那點功夫就了不起，寶貝得很哩，你放心，我總想得出法兒來，那小妞兒的性子，我巳摸得透澈了，却是咱們在她面前，都得小心些，連一句重些話也說不得。」

兩人走了，一聽到脚步聲，顏如玉忙不迭溜出來，却巳失去了兩人的踪跡，才這麼一怔，正要問那老道士，脚步聲却又入耳，待得見到兩人從右前面一個石洞中走出來，顏如玉登時目中要噴出火來，皆因那個年長的老道，把小白玉抱在懷中，小白玉却似熟睡了一般，顯然是被藥物昏迷了。

顏如玉又急又怒，一心在小白玉身上，現在她巳經被藥物昏迷，若然……

顏如玉不敢往下的縱身撲出，不料嘩啦啦一聲暴响，她縱起身子硬生生被人抓住了，一拖一帶，脚才着地，只見老道士巳用身子擋在她面前喝道：「你兩個該死的孽徒，若然敢糟塌這個女娃娃，天地也不容你們，必然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飛天狐轉過來，嘻嘻笑道：「你放心，我們有用她之處，將來麼，那可難說，但眼下你大可放心，我們必不難為她。」

那抱着小白玉的老道士也停下了步，轉過身來，而且走近柵欄邊去，咦了一聲，盯着老道士，說道：「這麼多年了，你竟然……」

飛天狐說：「當眞奇怪？」回頭對他師兄又道：「看來，他私藏的功夫還不僅一點點，幸是我加了份小心，那鐵鍊是用五金之英打造的，否則必然困不住他，師兄，你不是說隔幾天就給他服一點藥麼？怎麼他仍然能跳得起身來？」

那老道也搖了搖頭，道：「當眞奇怪，却不料被這老不死的蹦了這麼些年，只道他的功夫巳失，看來他這勁道還眞不小，幸是這鐵鍊是弄不斷的。」

飛天狐說：「走吧，趕快救人要緊，若是被她那兩個師姊尋了來，那可糟了，有話以後再說。」

兩人立即轉身走了，瞬即消逝在黑暗中，那燈光雖然沒熄，但也微弱得很。

顏如玉聽得明白，當眞兩個惡道要小白玉解救他們的同黨，又覬覦她的神功，暫時不敢對小白玉無禮，她心情稍為安定，也就不再那麼激怒了。

待得那兩人的脚步之聲不再聽聞了，老道士才轉過身來，嘆了口氣，說：「女娃娃，妳幾乎壞了我的大事，到底你年青，不懂甚麼小不忍則亂大謀。」

顏如玉一怔，驚奇地說：「我！壞了甚麼大事？」

老道士說：「我這雙老眼不花，必不會看錯，你那把短劍，必能助我脫困，你也可脫困了，適才撲出去，要砍開那鐵柵欄是不？你想想，你便砍開了，你是不是他兩人的敵手？你一時問砍不開，他們却發現你這把劍是把切金斷玉的利器，必然加了防範，那時，我們還能脫困麼？是不是幾乎被你壞了大事？」

雖然老道士對她幾乎是作嚴厲斥責，但顏如玉心下生愧，而且惶恐。道：「老道爺，這也怨不得我，你想，小白玉那麼天眞可愛，又是那麼聖潔無瑕，若然被他們……」

老道士說：「我就知你為甚麼，故爾說了出來，要兩個孽徒親口答覆你，好教你安心，本來我這麼多年，都不讓兩個孽徒知道我功夫未失，這一來可……唉！」

老道士搖了搖頭，顏如玉好生慚愧，剛才實是她輕舉妄動，話聲不由吶吶起來，說：「老道爺，現在怎辦？」

老道士說：「好在兩個孽徒忙着救人，不知你那劍是利器，來，快把你那劍給我。」

顏如玉那還會遲疑，忙把劍遞給他，

老道說：「好劍。」

顏如玉登時驚奇得目瞪口呆，不料那劍一入老道之手，那劍上立見寒芒吞吐，劍可是同一把劍？

老道士興奮之極，又連說了兩句好劍，才道：「好娃娃，可惜你尚不能發揮出此劍威力來，等到你內功眞力增長了，增長一分，就會多發出一分光。」

原來是這緣故，顏如玉道：「那麼，老道爺，此劍現巳經在你手中，相信必能砍得開鐵柵了？」

顏如玉心下却在想：劍是秦天都所贈，但在秦天都手中，也不曾見有寒芒吞吐，可見這老道士內外功夫了得，不料一兩日中，竟連番遇到武林奇人，以往竟然以為可以天下去得，揚威江湖了，看來眞是井底之蛙。

老道士說：「砍開鐵柵不難，但要斷我這鐵鍊，可不易。」只見劍上吞吐的寒芒更長了，那劍刃緩緩落在鐵鍊上，登時那鐵鍊發出連珠似的一陣响，顏如玉瞪大了眼，不料老道士眉頭皺了皺，那劍上的寒芒，竟把他的臉也照見了，也看得明白，他手中劍一起，鐵鍊上巳現出了一個缺口。

老道士說：「這孽徒好歹毒，果然堅逾百鍊精鋼，看來還得費些手脚，女娃娃，你去鐵柵邊替我守望，我那孽徒下來，趕快知會我，若被他們瞧見，鐵鍊又沒斷，那可糟了，只怕我們的性命也不保。」

顏如玉奔到鐵柵邊，只見老道士巳盤膝坐了下來，知道他是要運功，心下却替老道士担心，皆因適才他巳話聲帶着喘氣，可憐的老道士，這些年來沒把他餓死，巳是他命大了。何況兩個惡道三兩天就要給他一次藥，好不艱難地體內的抵抗力才培養成功，那藥才對他不發生效力了，功力初復，不知能復得幾成。

陡然間，顏如玉見到老道士盤膝而坐的身子，幌得一幌，她不過是借那劍上的寒芒，才隱約可見，但那劍上的寒芒不是增長，而是在縮，終於由縮而減，隨聽一聲响，竟是倒地的聲响。

顏如玉一怔，隨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跑過去一瞧，果然是老道士躺在地上喘氣，劍上不再有寒芒，雖在面前，也只能瞧見他蜷伏的一個模糊的影子。

顏如玉說：「老道爺，你怎麼啦？」

他在說話，可聽不眞，顏如玉忙把耳朵湊到他咀邊，總算才聽明白了，老道士喘得好厲害，說：「不……不行……」

原來他適才暴起身來阻止顏如玉，又試用劍斷那鐵鍊，耗了太多眞力，新近才回復的一點點眞力，竟是耗盡了，是以一提氣，那身子一震顫，登時氣喘倒地。

顏如玉忙不迭扶起他來，她也是練過內功，也有了幾分火候的人，如何不明白，知道老道士非但沒提起丹田那口氣來，而且因爲太以虛弱之故，必已受了內傷，她這一驚，非同小可，也驚惶失措起來。

好半晌，老道士才嘆了口氣，那話聲低得僅可聽聞，說道：「欲速則不達，罷了。」

顏如玉好生惶愧，忙把他扶來躺下，取過劍來，心想：「這鍊子是五金之英打造，削它不斷，那麼，外面的鐵栅也許可斷。」她奔回鐵栅邊上，用劍一試，也學那老道士一般，劍上貫注了內力，那比拇指還要粗的鐵條，竟然應手而裂。

她心頭一陣狂跳，只要再用一點勁，鐵條就會斷了，她身形小巧，就可鑽出，也就脫困了，但她却忙不迭收回劍來，不，這老道士呢，多可憐，也許她也能斷那鐵鍊也說不定，這鐵栅倒不可先弄斷了，否則兩個惡道就會發現。

想到兩個惡道之言，她怎會不可憐這老道士，只要兩個惡道一回來，就會要他的性命。

她又奔回老道士身邊，但她全身眞力都貫注在劍上也不曾把老道士先前砍出的缺口加深，不禁又急又失望。

只聽老道士說：「你不行，女娃娃，你還是出去吧，我是不中用的了。」

顏如玉不料他復原得這麼快，剛才還是一口口往外吐氣，吐出的多，吸入的少，現下連話聲也不顫抖了。說：「不，老道爺，我一定要救你出去，要不然他兩人回來，一定不會放過你，尤其是見我出了困，更不饒你。」

老道士說：「好，女娃娃，你心腸好，來，你過來。」

顏如玉只道他又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忙湊耳過去，老道士却道：「女娃娃，我見你其實也修過幾年內功，火候雖然不大，但若你懂得上乘的凝氣，運氣，導氣的訣竅，一分火候，却可發出兩分力道，我一瞧就明白了，你不過是用一般武林相傳的功夫修練的，你那個法兒，練到極却連本身火候一半也發揮不出來，你想想看：你這劍是不是在功力比你高的人手中，也發不出寒芒來？」

顏如玉道：「是啊，我剛才還好生奇怪，此劍乃是一位老前輩相贈，他可是有幾十年修爲之功，奇怪怎麼劍在他手上，也是從來沒見寒光。」

老道士半晌無言，顏如玉正驚奇得睁大了眼睛，老道士却嘆了口氣，說：「女娃娃，我說的訣竅，便是我門中的太乙心法，也就是兩個惡徒逼我傳授，而我寧願受這麼多年的磨折苦難，也不傳與兩人的，可惜，你又非我門中人。」

顏如玉可眞不信，照老道士這麼說，若然她習了這甚麼太乙心法，豈不是功力陡然間無異增了四倍？那會有這麼神奇的心法？但即使有，她可也不稀罕，那古今武林之中，各門各派，無不秘技自珍，向來不肯輕易傳給外人的，那麼，說了豈不也等於白說。

顏如玉道：「老道爺，那麼，說來又有何用，再說，兩個惡……你那徒弟就快回來了。」難道她去拜這老道士爲師不成？當眞好笑得緊，何況眞若傳了她，也來不及練成了。

却見那老道士掙扎起身，他復原得眞快，只有點輕微的氣喘，說道：「你錯了，我這凝氣，運氣，導氣之法，那種心法，就是不用練，只要玄關一通，你本身自有的功力，就能陡增數倍，罷罷，女娃娃，我可不是貪生怕死，要不然也就不會寧受磨難，寧死也不傳那兩個孽徒了，女娃娃，你心性實在好，你分明能脫困了，却爲了我而不出去，雖然我把心法傳了你，有違我門中戒律，但你必能用以濟世救人，總是有功德於世，我今天就寧違戒律，來，附耳過來。」

他命顏如玉盤膝坐在他面前，對她口授了心法，顏如玉福至心靈，一一心領神會。

老道士授罷，說：「好了，你現在氣凝丹田，用我所授心法，凝氣。好，現在運行三百六十周天，反虛，內視，束氣，束氣如絲，如絲，好，你現在見到光了，光灼灼，由明而悟明了，是不是？是不是氣如絲，而你覺得無窮如天地，好，導氣，運行，通關，行竅……」

忽然間，顏如玉感到玄關上奇熱如火，耳邊也似响了霹靂一般，那眞氣登時如長河般暴洩。

就在那瞬間，耳邊又再次响起了一聲獅子吼般的聲音，說：「束氣，束氣復如絲，歸丹田。」

顏如玉睜開眼來，忽見老道士面現奇光，毫髮可見，陡然問，她明白了，忙看時，果然她那手中劍上，寒芒正在斂縮，再抬頭，老道士又成了雖然面對面，也僅見影了，是劍上寒芒盡滅，也是她的眞力復歸丹田！

老道士帶喘的聲音，又有些顫抖了，說：「眞沒料到妳聰慧如此，不怪你小小年紀，竟能傷得我那孽徒了，現下你出去後，便和我那個大徒弟交手，你也不會輸於他了。」

顏如玉眞沒料到她會因禍得福，簡直是一瞬之間，功力增長了數倍，她適才還認爲拜老道好笑得緊，現下却連喜歡也來不及，早向老道士拜了下去。

老道說：「你不用多禮了，我便能出得去，又能活幾年，只要你用我所授心法，用以濟世救人，造福世人，那就是你替我積無上功德，倒是我該謝妳，何況即可替我解脫多年苦難。」

却是這句話把顏如玉提醒了，那兩個惡道隨時都會下來，怎麼她還不趕快替老道士削斷鐵鍊。

果然那太乙心法神妙之極，眞氣一貫注劍身，寒芒立現，只一會工夫，就把鐵

鍊削斷。

顏如玉大喜，老道士却只是緊閉雙目，吸了口氣。

顏如玉說：「老道爺，快走，咱們出得去了。」

不料那老道士說：「女娃娃，你出去吧，不用管我，倒是趁着我那兩個孽徒回來之前，趕快砍開那鐵栅，休要忘了，你的功力和劍術雖然都已勝過他兩人，但那個飛天狐投到我門下之前，已有一身功夫，尤其他那餵毒的暗器歹毒得很，我這麼出去，仍然是死在他們手中，這下面岔洞又多，又黑暗，你路徑又不熟，仍要小心受他暗算。」

顏如玉一怔，當眞可慮，先前飛天狐不能用勁，有歹毒的暗器也不能用，現下雖然傷肩未愈，却無碍他用暗器，若他躲在暗中施放，當眞防不勝防。說道：「老道爺，那麼我們更該快走才是。」

老道士忽又嘆息了一口氣，說道：「女娃娃，我適才助你通玄關，那一點點眞力，又用盡了，你忘了，我又已幾日來水米未沾唇，那來力氣走出去，便是站起來也不成了。」

顏如玉急道：「那末怎辦？」

老道士說：「你把鐵鍊那頭替我砍斷，那兩個孽徒不知我能行動，只道仍有鐵鍊鎖住，待他們一近身，就……」

顏如玉叫道：「不，你能傷他們一個也不能同時傷得兩人，你的眞力又會無以爲繼，那時豈不……」

雖是在暗中，顏如玉亦見老道士慘然一笑，說道：「那就行了，反正我偌大年紀，也是活不長久的人了，傷得一個，也減少我的罪孽，我收徒不愼，以致爲害世人，我還不該一死以謝世人麼？」

「不！」顏如玉說，那刹間，她已打定了主意，當眞這老道爺的功力，便回復也只是點滴一般，一用便竭，他便能出去，也上不了那井洞，唯有趕快去找點食物來，再說，張珏也還囚在那面洞中，她一人也携帶不了出去，當下說道：「老道爺，我把鐵鍊替你削，暫作爲防身之器，我去替你尋些吃的來，現下我已能出得去了，在你功力未復之前，我絕不容他們來傷害你。」

時機緊迫，她也不再等老道答話，急忙斷了套在井壁上那一頭的鐵鍊，匆匆奔到鐵栅之前，那鐵條已斷了一根，心想：「若然我砍斷了，兩個惡道回來便會一眼就瞧見，倒令他們早作戒備了，既然我的功力已大增，何不試試臂力？

當下劍交左手，勁貫右臂，抓牢那根鐵條，果然應手彎曲，她鑽了出去，也能輕易把那鐵條伸直還原，暗中不見斷痕。

顏如玉不勝之喜，眞恨不得即刻找到小白玉，倒要試一試，在她一握之下，會不會仍使不出勁來。

她顧不得先去瞧張珏，收拾了兩個惡道，再救人不遲，這時若救了出來，倒碍手碍脚了。

那盞油燈越來越暗了，但那條進來的甬道，也還能辨，她摸索着往前走，只拐得一個彎，便伸手不見五指了，好在她知道那甬道不長，摸索着走了一陣，不由奇詫起來，按說她下來不過才個多時辰，此刻不會過午，那井口便沒陽光投下來，也有天光，怎生一點光亮也見不到？莫非另有岔道，她摸索着走進岔道中去了？否則，早該到井口之下了？

她心下在想，那脚下可沒停，忽然，她摸索到了清凉而又潮濕的石壁，那石壁之上，像長滿了苔蘚，已是到了盡頭。

顏如玉的心往下一沉。那麼，必是眞有岔道，她把路走錯了？且慢，似乎有一綫光亮，斜斜地投在石壁上，凝神一看，果然是亮光。

現下她看清楚了，原來並沒有走錯，她立身之處，就是在井口之下，但顯然上面被兩個惡道用石板蓋住了，那光亮來自井欄邊的石縫，不是投射下來的天光，故爾微弱得很。

顏如玉倒抽了口凉氣，那井洞雖然只得數丈高，但她要上去，已是不易，井口被封，那石塊要沒千斤，也有數百斤重，何況她便昇到井口，也兩脚懸空，不能着力，如何弄得開。

她揮動手中劍，借那劍上的寒芒，騰身上下一瞧，果如她所猜想的，當眞這裏若不在井口之下，若無天光投下來，那石上怎能生得出青苔來。

這來怎辦？她焦急得在井口下亂轉，驀聽井口外面傳來脚步聲，顏如玉心頭一緊，妙啊，必是兩個惡道下來了，但奇怪，那脚步聲雖入耳，但沉重而又緩慢，且分明是一個人的脚步聲？

脚步聲到了井口，一會，那透入的一絲亮光加大了，她看得見有人板動石塊，但顯然極是吃力，顏如玉忙不迭一縮身。

不，這不會是兩個惡道，一定不是，那亮光在閃動，井口的石板在開闔，喘息之聲入耳，她明白了，上面也有一個被磨折了多年的老道士，亦是武功初復，三兩招就氣喘如牛。是他，他是下面這個老道士的師弟，曾指引她下來的。

顏如玉再不遲疑，上步一蹬脚，啊喲！她一時間，忘了功力大增，以往她騰身三丈亦難，她這麼往上一竄，幾乎一頭撞到石板上，幸是她的用意在助上面的人托起那蓋在井口的石板，故爾掌在頭先，陡然陽光耀眼，有人啊的一聲驚呼，那麼大的一塊石板，已飛落在花壇中，那泥土鬆輕，因是聲响不大。

眼前白影一幌，站定了，顏如玉躍出井口，也站定了，果然她面前是那個張大着咀，喘氣又驚惶的老道士。「是你！」他說。

顏如玉又驚，又喜，她臂上的力道大增，不但托開了那麼重的大石板，而且一竄竟高愈三丈。

「是我，老道爺。」她說。喜孜孜地說：「沒嚇着你吧？你要下去？」

老道士雖然氣喘如牛，但也面露喜色說：「姑娘好本事，那就……不怕了。」

「怕！」顏如玉說：「怕甚麼，老道爺，小白玉……可是小白玉……」驀然想人家可不知小白玉是誰，忙改口說道：「可是那一位姑娘……」

那老道搖手道：「沒事，還沒醒哩，醒來還得一陣工夫，我見你下去，那兩個孽徒倒無恙上來，以爲你受了害，那可就是我害了你，姑娘，快，到這邊來。」

他先繞到花壇那一邊，招手要顏如玉過去。

顏如玉說：「我要去救小白玉，她在那裏。」

老道說：「你不能去，過來，休被他們發現了。」

這般站在井口，觀裏的人輕易能發現她們，她心裏雖急，但明白老道士是好意，爲甚麼不能去，倒要問個明白。

她轉到花壇後，那石砌的花壇高有三尺，他們只要一矮身，就不會被人見到了，老道士說：「你現下還不能去，兩個孽徒給那姑娘服了解藥，完全清醒，還得一些時候，你此時前去，對敵就不能救人，救人就不能對敵，豈不是害了她，也害了你自己。姑娘，你本事再好，奈何也只得一人，如等那姑娘完全清醒了，那時豈不是人不用救了，倒多一人對敵，便不怕他們人多了。」

顏如玉心下生愧，這麼簡單的道理，她却見識不到。

老道士問道：「那我師兄呢？他怎麼啦？姑娘，你見到了麼？」

顏如玉說道：「老道爺，好敎你歡喜，他不但無恙，我把鎖他的鐵鍊，關他的鐵柵，全砍斷了，只是他體弱得很，幾日水米未沾唇，老道爺，你能够送些飲食下去麼？」

老道士興奮得發抖，說：「能！我能，我！這就去，這些年來，那兩個孽徒強迫我替他們服役，我倒成了他們的火工道人，每隔數日，就強迫我服下那飛天狐的藥物，武功始終不能恢復，可又死不了，更威脅我若不聽話，就殺死我那師兄。姑娘，你明白麼？所以我只好苟且偸生，我，這就去拿來。」

顏如玉道：「最好帶他的兵刃下去，那位老道爺的功夫已復了多半，還有勞煩他把那位張公子也解救上來，你放心，有我在上面牽掣着他們，沒人敢下去的。」

老道士連聲答應，道：「姑娘，你且候在這裏，我即去即來。」

一會，這張大着咀喘氣的老道士就携了個籃子來，盛着水壺和食物，還帶着一根長繩，顏如玉明白他的用意，忙替他把繩繫在井口上，一頭垂下井中。

老道士匆匆指示了顏如玉，說：「那位姑娘現在丹房中，觀前有人守候，姑娘小心。」

顏如玉點頭道：「我曉得，老道爺，你快下去吧，我絕不會輕舉妄動。」

她目送老道士溜下井去，心下雖着急，但不担心，諒那兩個惡道也不敢難爲小白玉，却是她的兩個師姊怎會沒尋來？這道觀是這一帶僅有的房屋，該是容易發現的？

她繞過花壇，後院中也還有些花叢樹木，她隱蔽着身形，悄悄挪移過去，可惜他不能直撲到窗下。

她能聽到丹房中人的話聲了，忽見前面來了一人，幸是來得急促，她先聽到脚步聲，因是來得及縮入花叢中。

是浪子石奇那賊子，丹房中的飛天狐聞聲搶出門來，石奇叫道：「當家的，不好，那兩個女子尋來了。」

話聲未落，觀外已接連傳來兩聲胡哨，一遠一近。顏如玉大喜，穆家姊妹來了，可不怕他們人多了，飛天狐顯然着了慌，這惡道的目光爲何落在她頭上？難道發現了她，但現下已經有了接應，她可再不怕了。

可不是又响了起一聲尖銳的胡哨，顏如玉身形才一長，驀聽刷的一聲，不好！忙不迭鳳點頭，劍向後斜掃，身子可斜刺裏竄了出去。

只聽得有人叫道：「快，下井去！」

原來是飛天狐那個師兄，竟會不在丹房中，突然從後向她襲擊。

她雖隱身在花叢中，但前密後疏，身後若有人，自會輕易發現她。顏如玉咬牙切齒，哼了一聲！說道：「你們還想逃，那是作夢！」

不，不能讓他們逃下井去，兩個老道士功力不能回復得這麼快，還有張珏在下面。

她反身一掠，手中劍登時化作一道長虹，向那老道刺去，老道先前和她對過三招，那把顏如玉放在眼裏，斜身沉肘，拂塵翻腕一揚，向顏如玉手腕繞到，說：「丫頭，我先送你上西天，撒手！」

只道顏如玉絕逃不過她這一招，不料她也滑步沉腕，劍向他的拂塵撩去，老道才一聲呵呵，滿以爲立可奪過她的劍來，不料……啊呀！他那拂塵分明把顏如玉的劍身纏住了，驀覺手上一輕，頓見金絲飛揚，那塵尾竟被她的寶劍削斷了一大半！

那後院中，已是人影縱橫，有人從丹房抱着小白玉跑出來，各房中奔出來的，竟有十餘人，有兩人背着兩個受傷的，那必是黑判官古元，顏如玉捨了老道，待要搶去井口攔阻，不料一聲怒吼，身後也响起了破空銳嘯，迫得她回身迎敵，竟又是那老道再又攻到。那餘下的一小半塵尾，撒開有如一蓬針雨向她當頭罩下！

這老道的拂塵和飛天狐的一般，都是以五金之英抽絲，混合着人髮編織而成，普通的刀劍休想能削斷一根一絲，何況先前已和顏如玉過了幾招，那塵尾亦絲毫無損，那會料到顏如玉眞力倍增，劍上威力亦增，但老道只是驚怒，並不懼怕，當眞薑是老的辣，她手中劍雖是寶刃，但憑招術功夫，仍然算他辣，那又何懼，只要避過她的劍刃就不怕。

老道不容她的劍撩到，已圈臂變招，又向她手腕纏去，說：「丫頭，你削斷了我的拂塵，乖乖把劍來賠我！」又是拂塵尚未纏到，老道身子一旋，已變招斜肩掃到。

若不是顏如玉劍上威力大增，信心也大增，老道也不敢讓拂塵碰到她的劍，她幾乎連招也遞不出去了，眞個是棋高一着，縛手縛脚，一字騰龍劍，今天可遇到了敵手，那飛天狐雖與老道是師兄弟，但是帶藝投師，入門也晚，是以武功遠不及這老道，總算顏如玉因禍得福，巧得太乙心法，走到五七招後，那劍招才能綿綿推出，勉強和老道鬥了個平手。

那工夫，那院中再不見人影了，她被老道這麼一纏，全都下了井，那老道拂塵一掃，身形却往後退，說：「丫頭，道爺饒你多活幾時辰。」話聲才落，身形已杳，原來他適才已是退到井邊，話落身子也

下落。

顏如玉恨得咬牙切齒，氣極了，怎麼辦？小白玉尚在他們手中，張珏仍然囚在裏面，那兩個老道士呢？她原以爲拖延些時，那老道士有時間恢復功力，不料變生意外，這夥人一下去，小白玉也許還無虞，張珏也不會有危險，但那兩個道士功力未復，必遭他們毒手，尤其是這個老道下去。

她得趕快下去，但穆家姊妹爲何還不來？沒她二人幫手，她下去可不行，連一個老道她也鬥不過，人家又全在暗中，她對井中的地道又不熟。

總算她想到了一個主意，她身上穿的都是小白玉的衣衫，忙脫下一件外衣，搭在那井口上，尋了塊石頭來壓住，好主意，穆家姊妹一到，必然知道她們在下面。

她忙跳了下去，竟已聽不到脚步聲了，也聽不到人聲，等不及她的雙目能適應井氐的黑暗，即急摸索着奔入。

奇怪，那盞燈火仍然亮在那裏，却不見有人影，鐵柵也好好地在那裏。

「老道爺！」她呼喚：「老道爺，你們在麼？」

她想說：你們還在麼？可是遭了兩個惡道的毒手，但驀然面前現出了一個人影來，是老道士！

顏如玉鬆了一口氣，喜道：「老道爺，你沒事啊？」

那老道士非但無事，而且脚下穩實，在微弱的燈光之下，看來他只不過是一副骷髏，他身上的道袍，已成了掛在身上的幾塊破布片，若是顏如玉驀然見到，必當以爲是鬼而大嚇一跳，因爲這老道眼中現了神光，因爲是燈光微弱，他那雙眼也更見明亮。

老道士說：「女娃娃，你怎麼……又下來啦？」

顏如玉急急問道：「還有一位老道爺呢？」

老道士說：「那不是麼？他在上面雖然飲食無缺，但中毒太深，故爾我助他清除體內的餘毒。」

她看見了，那老道士在石壁下盤膝而坐，顏如玉愕然，說：「老道爺，難道你不見那夥人下來？」

「那夥人！」老道士瞪大了眼，因他瘦得像一副骷髏，那眼也倍大得怕人，說：「你是說，我那兩個孽徒下來了？」

一言未了，顏如玉身後响起了一聲呵呵，說：「老不死的，我們可不是下來了，咦！你你……你的鐵鍊！」

是老道士的大徒弟，顏如玉倏地旋身，橫劍當胸，但一見只得他一人，才安心了些，叫道：「老道爺，他們全下井來了，怎麼只得他一人呢？」

那老道像是驀然明白過來，他師傅的鐵鍊要不弄斷了，豈能來到這鐵柵後面！

老道士乾笑一聲，又一聲，一聲比一聲淒厲，一陣格格的响聲，那柵門上的鐵條，一根，又一根被他扳得彎曲起來，現出一個大洞！

顏如玉大喜，老道爺獲得飲食，顯然功力雖未盡復，也已復了幾成，可就不怕他這個徒弟了。

那老道却退一步，又一步，說：「你……是人！還是鬼！」

老道士露出森森白牙，奇怪，燈光越微弱，他那牙齒倒更白得森森可怕，說：「是人，不饒你，是鬼更不能饒你這孽徒，你你……你想不到有今天吧！」

老道士身形只是那麼一矮，便已到了鐵柵外面去，他的功力顯然就不是復了一點點，可見已復大半了，嚇得那老道啊呀一聲，轉身就跑，顏如玉叫道：「站住！」她才一蹬脚，要趕前去，不料老道士一伸手，已經抓住她的胳膊，說道：「別追，不可。」

顏如玉急了，說：「老道爺，你不曉得，小白玉仍在他們手中，他們抱她下來了，難道你眞沒見？」

老道士說道：「那麼是眞的全都下來了？」

顏如玉急的蹬脚，却又掙不脫，道：「如何不眞，老道爺，快放手，再晚就難找了，這下面也實在是太黑了，岔道又那麼多。快，放手！」

不料老道士非但不放手，而且一蹬脚說：「糟了，女娃娃，我們已在險地，你找不到他的，快，你去把他們囚禁的那人背出來，快，他們必要放水了，快快。」

老道士放開她，返身把那盤膝而坐的老道士挾了起來，總算顏如玉明白過來了，這老道士既然如此緊張，眼下必有大兇險，忙不迭奔去右前面那洞中，但甚麼也瞧不見，叫道：「張公子！張公子！你在裏面麼？」

她一面叫，一面摸索着進去，就在這瞬間，耳邊响起了轟然一聲，跟着嘩啦啦的奔流之聲入耳，果然是惡道放了水，她心下大急，却幸那小洞不深，她摸着了人，也不知是不是張珏，背起來就跑。

這瞬間，才想起老道士是叫她背出去的，那必是這人失了知覺，她幾乎一頭撞正老道士，只不過一會工夫，水深已沒脛了。

老道士說：「快，跟我來！」

那水漲得好快，瞬已淹到了膝頭之上，忽然眼前一黑，是水已衝了那盞微弱的孤燈，顏如玉心下大慌，但她左臂一緊，是老道士抓住了她，急忙說道：「快走，大步走，一步也不能停。」

她跟着老道士奔跑，水齊腰了，奔起來更吃力，何況背上又背着一個人，幾番脚下被石塊絆住了，幾乎跌入水中，總算老道士把她抓得牢，把她已倒下去的身子硬生生拖了起來。

也不知奔了多遠，忽然覺得那水不是往上漲，而是在退了。不是，是他們奔了到高處，終於出了水，到了一乾淨洞中。

老道士的脚下停了，顏如玉把張珏放下來，她已知道是他了，除非是他，別人的衣衫也不會那麼軟滑，顯然非綢即緞。

她張大着咀喘氣，那魂魄倒是歸了竅，她有生以來，何曾經歷過這般驚嚇，若不是老道士對地道的路徑熟，又警覺得很快，只怕他們早就被淹死了，好歹毒的惡道。

那老道士也在喘息，一個骷髏架子挾着個大人，還要拖着她在水中奔跑，便是他功力盡復原了，也會喘不過氣來的。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阿難子正在傳授古浪春秋筆法，原來此人乃琴先生的傳人。與此同時，哈門陀亦強古浪多加練習，皆因衆武林人物已齊集青海，為春秋筆的大戰就要發生了。古浪聽哈門陀的吩咐，往打探石明松及琴先生的行踪，古浪尋至一茅舍，聽見石明松在吹笛，笛音淒戚，使他亦悲從中來。忽然來了一相貌兇狠的老人，自稱石明松的父親，並與古浪交起手來，古浪不敵，險些兒命喪，幸賴哈門陀適時救回，哈門陀向古浪言明他受先師遺訓，十五天內不與人動手，今次乃想藉古浪之手，爭奪春秋筆一用……

傳授春秋筆　維護正與義

哈門陀才咬了兩口，突然停了下來，對古浪說道：「有人來了！你不要動，我去去就來！」

說完，身子一晃，已經出了門，其快如矢，這是古浪與他相識以來，第二次見他顯示武功。

過了半盞茶的時間，哈門陀還沒有回來，古浪心中甚是詫異，忖道：「這是怎麼回事？難到是琴先生尋來了不成？」

正自猜測，哈門陀却忽在門口露面，說道：「古浪，我有事，下午你自己練習吧！」

古浪不知何事，問道：「你什麼時候回來？」

哈門陀擺了擺手，說道：「不必等我！早則二更，遲則天明！」

最後一句話還未落，人已去得無影無踪。

古浪趕到門前，細雨之中，不見一個人影，寒風陣陣，帶着雨絲，把門內地上都掃濕了。

他連忙關上門，脫去濕衣，換上一套黑色的勁裝，越發顯得精神奕奕，一表人才。

就在這時，房門「吱——吱——」一聲推開，閃進一人。

古浪定睛一看，遽忙施禮道：「老前輩，我正在等你！」

進來之人，正是阿難子，他身上一件葛黃色的長衫，足下一雙半舊的草鞋，雨中而來，竟未沾一絲水漬。

阿難子擺了擺手，說道：「不必多禮，事情發展已經很緊急，我不得不改變計劃了？」

古浪先早已聽哈門陀如此說過，這時阿難子也如此說，足見事情的確已是很緊急的了。」

阿難子坐在牀沿，雙手套在袖筒內，說道：「哈門陀已經大概的告訴了你，他的話倒是不假！這一次到『達木寺』來的人雖然不多，但來的都是江湖上極厲害的人物！」

古浪點點頭，說道：「我知道，我已經會過琴先生和况紅居了。」

阿難子嗯了一聲，說道：「從明天開始，他們都會到『達木寺』來，後天早上，我就要公開露面了！」

古浪聞言問道：「你為什麼要公開露面呢？」

阿難子微微一笑，說道：「這是『春秋筆』主人定的規矩，總之，他們來此，為是是奪取春秋筆，而又深知我不很易與，所以必然會生出新奇的花樣來！」

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我本來有一套完整的計劃，現在逼於時間，已無法進行，因此只有提前在今天就把『春秋筆』傳給你，以後你就是『春秋筆』的主人了！」

古浪乍聞此言，不禁嚇得呆了，兩目圓瞪，望着阿難子，說不出一個字來。

阿難子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說道：「你未來的任務是極度艱巨的，不知你有這個勇氣沒有？」

古浪這時已清醒了，躬身道：「晚輩誓必竭盡所能，維護此筆的威譽！」

阿難子臉上浮起一層安慰的笑容，說

道：「我知道我不會看錯的……」

他說着，由袍袖之中，取出了一個金光閃閃的小盒子，上面刻有三個綠色小篆——「春秋筆」！

似乎有一股極大的力量，震撼着古浪的心靈，他雙目都發了直，一顆心幾乎跳了出口腔來。

阿難子慢慢的把小盒子打開，那支震驚天下，被武林人目為第一至寶的春秋筆出現了！

那是一支六寸多長的金色小筆，通體發亮，晶瑩光滑，照人毫髮。

筆頭是白色的狼毫，整整齊齊，平貼成錐形，在根部有着血紅色的一圈淺紋。

阿難子雙手把它拿起，端放在書桌上，然後雙膝一屈，跪倒於地，古浪立時也跟着跪了下去。

阿難子跪下之後，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春秋筆第四代主人，敬告歷代筆主，春秋筆已屆轉手之時，謹將傳予第五代弟子古浪！」

他聲音雖低，但是字字清晰，含有無比的威力。

古浪只覺全身熱血沸騰，緊張到了極點，他這時的情緒過於複雜，但是「興奮」佔了極大的成分。

阿難子說完便站身來，說道：「古浪！現在聽我傳訓！」

古浪已經稍微冷靜下來，必恭必敬的答應了一聲，阿難子道：「春秋筆原是分辯善惡之筆，執筆之人，若是本身為惡，必遭天譴！現在我就宣讀門規，你得仔細聽着！」

說完，便把門規一條條的宣讀出來。

門規內容包括極廣，凡是稍涉罪惡之事，一概禁絕，足有數十條之多。

等到阿難子宣讀已畢，古浪發下誓言，這才站了起來。

阿難子收起了「春秋筆」，並未交給古浪，說道：「門規你都清楚了，我另外還抄寫了一份留給你，現在且再聽我交代幾件要緊的事！」

古浪躬身答道：「弟子恭聆諭示！」

阿難子用着深沉的聲音說道：「第一件事，就是在你的掌筆二十年後，必定要尋一品技雙絕之人，把筆傳給他，你應記好日子，二十年以後一定要傳下去！」

古浪點頭道：「弟子知道！」

阿難子又道：「另外一件事也是目前最重要的，這是我的過錯，因為我尋得你的時候，已經太晚，『春秋筆』你一招不會，只學了發筆接筆之法。」

古浪睜大了眼睛，說道：「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阿難子道：「春秋筆的始祖創下規例，永遠不許將筆法畫成圖譜，所以我也無法留下圖譜讓你慢慢參研，而如今江湖之上，全曉這『春秋筆』法的只有兩人。」

頓世一頓，接着說道：「其中一人自然是我，另一人是上一代筆主之妻，名叫桑九娘。」

古浪並未聽過「桑九娘」其名，問道：「這桑九娘還在麼？」

阿難子點頭道：「她還健在，所以你的『春秋筆』法，只有請她代傳，我已留有書信，以後你持函去尋她！」

古浪奇道：「可是……以後你老人家不能傳我麼？」

阿難子一笑道：「達木寺這一會，便是我飛登極樂之時了！」

古浪不禁大驚失色，急問道：「師父！這……這話是什麼意思？」

阿難子拍了拍他的肩頭，笑道：「你不必着急，坐下來待我慢慢的告訴你！」

古浪滿懷疑惑的坐了下來，無限焦急的望着阿難子，關懷之情，溢於眉宇。

阿難子笑了笑，說道：「我們雖然相識不久，難得你有這等眞摯之心，我在臨去之前，能收你為徒確是快事！」

古浪聽他這種口氣，好似臨終之人說話，不禁着急的說道：「師父！我決定盡全力來保護你！」

阿難子淡淡一笑，說道：「你以為哈門陀，琴先生，况紅居等人，就能把我置於死地麼？」

古浪怔怔的望着他，不知如何回答。

阿難子笑着又道：「非也！憑他們幾人，就是聯起手來，也不能傷我分毫！」

古浪又不禁大為驚訝，暗忖：「這幾個人沒有一個不是威震天下，技壓羣雄的，難道，他老人家眞有托天之能麼？」

這時阿難子又接口道：「你大概也知道，練武之人，到了最高的境界，便可具解飛昇……」

古浪聽到這裏，更是驚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也曾聽說過這類傳說，但一直認為不可能，想不到居然眞有此事。

阿難子說道：「這並不是無稽之談，我塵事交待完畢，五日之後，便要飛昇極樂了！」

古浪望着這個仙風道骨的人，不禁有了幾分相信。

阿難子接口道：「所以我很遺憾，不能親傳你春秋筆法，不過桑九娘見了我的手諭，一定會傳授給你，當然她會很刁難，可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的。」

古浪見要阿難子親傳武藝，已是不可能之事，只得說道：「師父放心，弟子半年之內，一定要學會『春秋筆』法。」

阿難子搖頭道：「以你根基，半年之內學成春秋筆法並非難事，但是要桑九娘傳你，却不是水到渠成之事，我給你一年半的時間，一年半內若是再學不到，那算是我把你看錯了！」

古浪聽阿難子如此說，知道去尋桑九娘必定困難重重，但是他有着堅定的信心，且不願有負阿難子所望，於是說道：「師父放心！弟子就是性命不要，也要學會『春秋筆』法！」

阿難子笑道：「你有此志甚好！明天起，我就不再找你了。」

古浪又大吃一驚，問道：「為甚麼？師父你……」

阿難子道：「我還有很多要緊的事情要趕着去辦，再者，我把『春秋筆』傳給你之事，切不可讓任何人知道！」

古浪點點頭，想到未來的艱苦任務，不禁暗暗自己勛勉着自己。

阿難子站了起來，又道：「以後見了我，絕不可露出一點相識的痕跡，哈門陀聰明絕頂，讓他懷疑到我與你相識就不好

了！」

古浪連聲答應，阿難子又道：「我具解之時，你亦不可露出悲傷之情，我的屍體留下，你亦不可理會，那一羣老怪物，憤恨之餘，也許會毀我的軀體，你也千萬不可阻攔。」

古浪口中答應着，心中却是非常的難過。

這時阿難子由懷中取出了那隻裝着「春秋筆」的金盒，又把三個摺疊得甚好的小封套，一併放在金盒之中，說道：「這三隻封套，一封裝的是歷代筆主傳下的門規，另一封裝的是我留下給你的遺言，很多細節都寫下了，等我具解之後，你再抽空拆閱。」

這時雨點加大，天色陰沉，古浪的心中，也有一股莫明的傷感。

阿難子又道：「另外一封信是給桑九娘的，我已寫下了地點，這邊事情一完，你就立時趕去，知道麼？」

古浪低頭答應，心中却無法開脫那股悲傷之情，顯得很是黯然。

阿難子看在眼中，作色道：「江湖男兒，怎可作此女兒態？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是具解，不同一般死亡，你再如此，爲師的就要不高興了！」

古浪凜然一驚，說道：「弟子只是覺得師恩如山，竟無法報答，所以感到很難過。」

阿難子正色道：「只要你行俠江湖，不辱我『春秋』門規，豈不勝於答報千百倍？」

古浪連忙收起戚容，連聲稱是。

室內沉默下來，房外雨聲瀝瀝，阿難子似在思索什麼，古浪則靜靜的坐着，有些呆痴。

實在，這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太驚人了！

少頃，阿難子打破沉寂，說道：「我不放心的只是一個人……」

古浪問道：「師父不放心誰？」

阿難子目光透向窗外，說道：「我担心石明松那孩子可能會對你不利！」

古浪大奇，說道：「他武功未必比弟子高，師父何必担心？」

阿難子搖頭道：「我並不是担心他加害你，而是那天我太大意，在傳你筆法時被他撞見，一旦他知道我就是阿難子之後，必然會連想到我們的關係，他若是向你糾纏，豈不被其他人看出破綻？」

古浪也覺有理，說道：「那麼弟子該怎麼辦？」

阿難子思索了一下，說道：「我看那孩子也是絕頂聰明，只可惜我沒時間查訪他的爲人，不然倒可點化他幾句……」

古浪接口道：「若是他跟着我，琴先生也會跟着我，他們不是師徒麼？」

阿難子搖頭道：「他們名爲父子，其實不是……他人的私事，我也不必告訴你。現在我們只有弄點玄虛，等衆人來齊後，你可在他面前故意對我表現一些仇恨的態度……」

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又道：「能够騙過他最好，否則你要多小心，他是聰明人，心裏有甚麼事，不會露出痕跡來的。」

說完，把那隻小金盒遞給古浪。

古浪雙手接過，小心的藏在懷內，外面絲毫看不出來。

阿難子說道：「最後要告訴你的，哈門陀傳你的武功，不可荒廢，日後必有大用，他對你有傳技之德，不論他將來如何，絕不可傷害他！」

古浪稱是，阿難子看了看天色，說道：「我要走了，哈門陀被我騙了出去，一時不會回來，你可以休息休息，記着我的話，好自爲之！我去了！」

古浪連忙叫道：「師父……」

兩字喊出，阿難子已不見了影踪！

古浪走到門前，遙望雨地之中，回想這些日子的事，就好像做了一個夢一樣。

這個傳奇的人物，極快的闖進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件至寶，一片摯情，和一個沉重的担子，然後又像風一般的消逝去了！

傍晚時，雨勢漸小，恢復了牛毛狀。

哈門陀一身濕透，滿面怒容的走了回來。

古浪連忙迎出，問道：「老前輩，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

哈門陀怒冲冲的道：「跑了一個下午，屁事也沒辦……」

說到這裏，似乎感到不該與古浪說這些話，立時頓了下來，接道：「你自己可曾復習武功？」

古浪說道：「我一直在練習，剛剛才歇手！」

哈門陀點了點頭，在室內走了兩轉，道：「我剛才回來的時候，看見況紅居的那個小女孩，你們到底有何瓜葛？」

提到童石紅，古浪不禁心中一跳，說道：「我與她只有兩面之緣。」

哈門陀嗯了一聲道：「那她爲什麼一直在廟外打轉？見了我就馬上逃開了！」

古浪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哈門陀閃了一下眼睛，說道：「你出去看看去！」

古浪聞言正合心意，立時答道：「好，我去去就來！」

一面說，一面已向房外奔出。

哈門陀搖了搖頭，自語道：「這小子的歲數也差不多了！」

且說古浪出了禪房，奔向廟門口，心中尋思道：「這姑娘來找我作什麼？」

思忖之間，已經出了大門，一雙俊目四下張望，却看不見一個人影。心中很是詫異，忖道：「莫非她已經走了麼？」

想到這裏，不禁略感失望，牛毛細雨，直打他臉上，癢癢的，但他一點也不覺得。

他腦中浮現着那女孩的影子，嬌美天眞，像是一朵盛開的花。

他感到些微的焦急，踏着石階，向山下奔去，沿途不住的巡視。

但是始終沒有見到她的影子，不禁又失望地忖道：「她定是走了，可惜哈門陀不早些告訴我……不知道她找我有什麼事沒有？」

「她冒雨前來，必定有要緊的事……」古浪在忖度。

正想到這裏，突然一個細柔的聲音說道：「喂！你在找我嗎？」

古浪猛然之下吃了一驚，連忙回身望

去。

只見童石紅立在一株小樹之下，滿頭秀髮披散下來，已然被雨水淋得濕透，貼在臉上。

古浪不禁訝然問道：「咦！姑娘妳是怎麼了？」

童石紅翻着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奇怪的說道：「我沒有怎麼呀？」

古浪道：「這麼大的雨，你爲什麼站在這裏，有什麼事要找我嗎？」

童石紅又翻了一下眼睛，說道：「誰說我是來找你的？」

古浪不禁面上一紅，說道：「那……那麼姑娘來此作甚麼？」

童石紅伸出了濕的手，拭了拭臉上的水漬，抬目望着達木寺，說道：「我想到廟裏去玩玩。」

古浪說道：「既要到廟裏去玩，爲何在廟外徘徊？」

他說着，一雙俊目盯着童石紅，童石紅垂下了頭，略顯不安的說道：「我……我怕！」

古浪不覺笑了起來，說道：「那不過是座空廟，有什麼可怕的？」

童石紅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說道：「誰說是空廟？剛才我就看見一個老和尚走進去，我就是怕那個和尚！」

古浪說道：「一個和尚又有什麼可怕的？」

童石紅面上一紅，說道：「那老和尚樣子好兇，我本來要進去，就是因爲看見他就不敢進去了！」

古浪見他一片稚氣，心中更覺好笑，說道：「姑娘既有興趣，我就陪姑娘進去看看好了，不過這廟院早已敗落了！」

童石紅聞言怔了一下，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向古浪一掃，突然問道：「你恨不恨我？」

古浪知道她是說那天關閉自己之事，當下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恨你！」

童石紅非常高興，臉上閃出了笑容，向前走了一步，說道：「那天本來是請你吃飯的，誰知婆婆反而把你關起來，眞不好意思……」

提起了況紅居，古浪立即想起況紅居對自己說的話，她要自己與她合作，奪取春秋筆，就好像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得到「春秋筆」似的。

古津心中存下這個疑問，想由童石紅口中探聽，於是笑道：「看！雨又大了，我們趕快上去吧！」

說罷當先而行，童石紅跟在後面，踏着被雨水冲洗一新的石階，緩緩而上。

古浪走在前面，偶然抬頭一望，只見哈門陀的身影，在廟門口一閃而逝。

他不禁心中一動，忖道：「哈門陀又在弄什麼鬼？」

古浪暗中存下了戒心，自己警惕道：「少時與童石紅談話的時候，我可要注意些，不要提及『春秋筆』之事。」

他一路思索着，童石紅也未發一言。

不一會的工夫，他們已經到了廟門前，二人先後跨了進去，童石紅並順手把門關上。

入廟之後，不知哈門陀何在，古浪目光四面掃去，似見正殿一角，有一身影微微一幌。

他心中好笑，忖道：「這眞是怪事，我們二人談話，有什麼好偷聽的？……」

才想到這裏，童石紅突然在身後碰了他一下，也很低的聲音說道：「喂——我們到正殿去看看好不好？」

古浪好不奇怪的回過頭來，說道：「妳爲什麼這麼小聲說話？」

童石紅用手指了一下殿角，低聲說道：「我怕那個老和尚偷聽。」

古浪頗爲驚異她的目光之靈，說道：「我們又不是談什麼話，怕他何來？」

二人說着，一同來到正殿，不料古浪才把門推開，突然「吱——」的一聲怪叫，一物撲面而至！

古浪大驚之下，急忙揮袖一揚，並加了幾成勁力。

那黑色的異物，又是一聲怪叫，由古浪的頭頂掠過，拍翼而去。

古浪及童石紅一齊抬頭望去，原來是一隻巨大的蝙蝠，已然凌空飛去。

古浪脫口道：「唔——這裏那來的蝙蝠？」

童石紅在旁接口道：「這荒廟久無人居，自然會有這類東西，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古浪却仍覺奇怪，忖道：「我住了這麼久，就沒有見過一隻蝙蝠，今天怎麼突然有了？」

他心中如此想着，但嘴上只是含糊地應了一聲，便跨進殿內。

童石紅跟着入殿，這座大殿正面供的是如來佛的全身大像。

由於哈門陀每日來此念經，所以香燭不斷，這時正燒着陳舊殘燭，香氣充斥全殿。

童石紅走到了佛像前，彎身跪下，雙手半垂，低聲的禱念起來。

古浪見了暗笑，忖道：「想不到她倒如此虔誠！」

他想着也就坐到一張木椅上，思索剛才發生的事。

童石紅這一跪足有一盞茶的時間，古浪無聊之餘，竟差一點都睡着了，身子向前衝了一下子才醒了過來。

當他睜開眼睛看時，不禁一驚，原來童石紅已經不見了！

古浪連忙站了起來，四處尋找，不見人跡，若說她出殿而去，他就坐在門口，絕不可能不知道，再說，她也沒有理由偷偷的溜走。

他提高了聲音叫道：「童姑娘！童姑娘——」

滿殿迴響，却只是聽不到童石紅的回應。

古浪用手摸着頭，自語道：「他媽的，這眞怪也，我只不過打了個瞌睡，這麼大的人怎就不見了！」

自語間，目光偶掠側殿，心中不禁一動。

原來側殿供着一座觀音菩薩，當古浪的目光掠過時，那尊觀世音像，似乎微有幌動。

他尋思道：「如此看來，廟中必來了外人，却不知爲什麼要向童姑娘下手？」

他心中凝思着，立時提高了戒心，注

意着四面八方，眞所謂是耳目並用，無論那方有一點警兆，也逃不過他的視聽。

全殿之內，只點了兩截殘燭，光綫暗淡，頗爲恐怖，那些豎立着的佛像，影子在滿室幌動。

古浪這時已緩緩走到了那觀世音佛像之前，口中故意自語道：「童姑娘眞是孩子氣，儘與我玩耍——」

他如此做作，目的在抽冷子撲到佛像之後一看究竟。

不料就在他還未有所舉動之時，那座觀世音佛像，突然筆直的倒了下來。

古浪一驚，連忙伸出雙掌，把那佛像扶着，同時雙目如電，向佛像之後看去。

奇怪的是，佛像之後，甚麼也沒有，古浪手托佛像，生怕有人施行暗襲，不好閃躲，於是匆匆把佛像扶好，鬆開了手。

所幸這過程中，並沒有發生甚麼的變故。

古浪既驚且疑，冷笑一聲，又故意說道：「哼！童姑娘，妳眞會開玩笑……」

話未完，身如飄風一般，又向觀世音旁邊一尊羅漢佛像之後撲去。

他的身法不可謂不快，但是仍然一無所見，心中好不憤怒。

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這暗中之人，決不是哈門陀，而是另有其人。

這間大殿倒是不小，足有十餘丈見方，立有不少佛像，古浪斷定這暗中之人必然是躲在某個石像背後作祟。

他伸手入囊，摸出了三粒石子，身子一閃，反而躲到觀世音佛像之後。

他這一着果然奏了效，半晌之後，一個羅漢像後，探出了半個人頭，古浪立時抖手打出了兩顆石子，喝道：「我看你出不出來！」

飛蝗石帶起淩厲破空之聲，流星一般，向那半個人頭打去！

那人頭向後一縮，幾枚飛蝗石頓時落了空，打在牆壁上，發出一片聲響，震下了陣陣塵埃。

就在飛蝗石出手之後，古浪已經閃電一般的由觀音像後閃了出來，身子一幌，撲向那尊羅漢像。

但是當古浪才到了羅漢像旁邊，耳旁似聽一驚風聲，再轉到羅漢像後面一看，空空洞洞，那人早已不見了。

古浪好不驚異，忖道：「這人好快身法！」

他心中很是氣憤，但是敵暗我明，却是無可奈何。

環顧這間大殿，除了些佛像之外，別無藏身之處，心中不禁想道：「我且把這些佛像都扳倒，看你何處藏身！」

想到這裏，立時順手把那尊羅漢像搬起，平放在地上。

接着，又把其餘的十幾個羅漢像，完全放平下來。

奇怪的是，仍沒有一個人影，既看不見那暗中隱匿之人，也見不到童石紅。

現在，只剩下了如來佛的金身大像了，古浪忖道：「莫非他躲在那後面？」

於是，身形一幌，又撲到了如來佛像旁邊，正要探身向後望去，突然一聲極大的推門之聲傳了過來。

古浪吃了一驚，急忙轉頭望去，只見一個傴僂的背影，雙手抱着童石紅，由殿門飛快的撲了出去，一閃而逝。

古浪不禁驚怒交加，大喝一聲：「匹夫，那裏走？」

他急怒之下，身如一陣狂風似的撲了過去，當他逼近殿門時，那人早已越出廟牆。

古浪怒火燒天，「砰！」的一脚把殿門踢開，身子一閃，來到院中。

他毫不停留，脚下點了一點，身如怪鳥一般，就上了牆頭，細雨之下，向前望去。

風雨交加，草木呼嘯，「哈拉湖」水被細雨打出了千環萬綫，那人早已去得毫無影踪。

古浪氣得頓足而嘆，自語道：「罷了！我古浪自詡爲少年奇人，想不到來到『哈拉湖』後，竟是連番受挫！」

他才說到這裏，突然一個蒼老的聲音起自身後，說道：「不要緊，師父爲你出氣！」

古浪回頭一望，見是哈門陀，正要詢問，哈門陀已經接着說道：「他跑不了的，回頭我擒回來由你發落！」

說罷之後，身子一幌，一陣風似的向山下落去，古浪連說一句話也沒來得及，連忙追了下去！

哈門陀的身法快速已極，古浪拚命的追，却是趕他不上。

哈門陀回過頭來，低聲叱道：「你別跟着我，以免打草驚蛇！」

古浪雖然担心童石紅的安危，却也無可奈何，只得停下腳步，忖道：「有哈門陀出手，總沒有什麼問題吧！」

哈門陀幾個閃身，已經到了山下，古浪再望時，已經失去了他的影踪。

過了一會，遠方似乎傳來幾聲輕微的喝叱之聲，古浪很想趕上去看看，可是想到哈門陀脾氣古怪，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大約半盞茶的時間過去，山下的喝叱之聲，已經停止了，古浪正在焦心的等待結果，突聽樹梢一陣輕響，緊接着一條龐大的身影自天而降。

古浪大吃一驚之下，雙掌一錯，便自閃開！

可是那條人影，有如一陣怪風似的，緊迫着古浪的身形撲了過來。

古浪大喝一聲，丹田之氣猛提，雙掌倏然自胸前推出，「蓮子吐心」，帶着一股極大的勁力，向來人前胸猛擊過去！」

但是仍然落了空，那人像是一隻蒼鷹般，已飄到了他的身後。

古浪正自一慌，左旁已聽得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徒兒莫驚，是我！」

古浪聞言不禁驚喜交集，已見一個瘦弱的老人轉到了面前，正是阿難子。

阿難子面容嚴肅！向山下望了一眼，對古浪說道：「隨我來！」

說罷身子一幌，已然到了林中，古浪連忙跟了進去。

阿難子一陣急走，來到叢林深處，停下脚步，回身說道：「古浪，我還有些事囑咐你！」

古浪能够再次見到阿難子，高興非常，拉住了他的手，說道：「師父，可是你把童姑娘帶走的？」

阿難子不回答他的話，說道：「明日開始，便是羣雄畢集，奪取『春秋筆』的時候，我還有些重要的事必須告訴你。」

古浪見他說得如此嚴重，連忙說道：「師父有事情請吩咐！」

阿難子却又突然沉吟起來，目光望着遠方，似在沉思，古浪頗爲奇怪，說道：「師父，你有什麼心事？」

阿難子的目光轉回到了古浪身上，半晌說道：「我在想，我交給你的担子似乎太重了！」

阿難子突然說出這種話來，古浪更感驚異，但是也感到很恐惶，怔怔的望着他不知說些什麼好。

阿難子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似乎要把古浪看透，半晌才又道：「我在想，我如此草率的把『春秋筆』托咐給你，給你留下了一生的危難，或許太不公平了。」

古浪惑然說道：「師父！能够得到『春秋筆』，是曠世的仙緣，我不怕什麼危難！」

阿難子點點頭，說道：「話雖如此，可是你這一生在江湖中，恐怕是不得安寧了！」

古浪昂然說道：「師父放心，只要是維護正義，我古浪是不懼任何艱險，不怕任何犧牲的！」

古浪語氣堅定，態度誠懇，阿難子很是高興地點了點頭，說道：「你有這等志向就好，我現在抽出時間來找你，就是要告訴你一個消息，明日一早，大批的江湖客都要趕來了。」

古浪還沒來得及開口，阿難子已經接着說道：「這一次來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都是厲害的人物，你的處境至爲危險，在他們這些老傢伙面前，可是一點破綻也不能露出，否則我交給你的任務，就很難完成了。」

他說到這裏，引頸四望，古浪正要接口，他又說道：「哈門陀快回來了，我沒有多少時間躭擱，現在我交給你一件信物，萬不可遺失！」

他說着，由大袖之中，取出了一個紅色透明的圓珠子，用三指挾着，揚了起來，說道：「我留下信，要你去見一個異人，若是沒有這個信物還是不成的。」

古浪舉目望去，只見那粒珠子通體透明，紅光照人，在珠子之上，刻着一朶金色的梅花，美得無儔。

阿難子又接着說道：「這類珠子，一共有二十八粒，流傳到外面的，只有這一粒，以後你去見那人的時候，若是沒有這粒珠子，必然有很多痲煩！」

他說着把珠子遞了過來，古浪謹愼的接過，忍不住問道：「師父！這珠子的主人到底住在什麼地方呢？」

阿難子搖頭，說道：「這人的詳細情形，我都已寫在信上，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

他說到這裏，又引頸向山下看去，接着說道：「哈門陀回來了，我該走了！」

古浪正要多問他兩句，但是阿難子已經像一陣風似的走了。

古浪向他去的去處瞭望，已是杳如黃鶴，不禁深深感嘆，自語道：「眞是奇人如風啊！」

他正在感嘆，身後傳來脚步之聲，回身一看，哈門陀滿面怒容的走了上來。

古浪迎上面前問道：「怎麼樣了？」

哈門陀面罩寒霜，揮了揮手，說道：「不必多問，隨我回廟去！」

看這情形，古浪知道他準是沒有把童石紅追回，童石紅準是阿難子帶走了，所以古浪也就不再爲她担心了。

但是他却想不透，如果是阿難子把童石紅帶走，爲什麼不向自己說明呢？

古浪才想到這裏，哈門陀已經回頭叱道：「還不走？在這裏發什麼呆？」

古浪心中很是不悅，嘴上應了一聲，心中忖道：「他一定在山下吃了虧了！」

哈門陀怒氣冲冲的向上疾走，雖然未見他縱躍，但是行動如飛，古浪連忙緊緊追了上去。

不一會的工夫，就回到了廟中，古浪知他不悅，所以也不提剛才的事！

哈門陀突然轉身面對他，沉聲說道：「明天就要開始了，你可不要再給我平空找痲煩了！」

古浪有些不服，哈門陀又接着道：「以後要是那個姓童的女孩再來，你少答理她，知道了麼？」

古浪忍着怒氣，點了點頭，哈門陀又道：「可惜我沒有足够的時間傳你武藝，現在時不我予，沒有什麼補救的辦法了，明天一早你不要離我寸步，知道了麼？」

古浪到現在爲止，還弄不太清楚哈門陀的用意，但是因爲有阿難子的囑咐，仍然連聲的答應下來！

哈門陀又道：「若是沒有我的吩咐或暗示，你絕不可輕舉妄動！」

古浪點頭道：「我知道了！」

這一夜，古浪處在極度的緊張和興奮之中。

明天一早，將有一羣江湖上最厲害的老人，到「達木寺」來爭奪「春秋筆」——而這隻筆現在正在他的懷裏。

哈門陀一直在古浪耳旁煩絮不已，半夜方休，古浪唯唯諾諾，只知道他囑咐自己不可妄動，一切要聽命於他。

翌晨，濛濛細雨居然停了，更怪的是，天邊竟掛上了一輪旭日，金紅色的陽光，照耀着被雨水新洗的山林，廟宇，景色煥然如新。

古浪一大早起來，趕到前面禪房，却找不到哈門陀，他室中的物件，均已全部不見，好像已經離去！

古浪心中頗爲詫異，走到廟門口，望着新洗無塵的石階，一直通下山去，「哈拉湖」碧如古玉，如此美景，令人心曠神怡。

這一刹那，古浪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他忖道：「這些江湖上的人，爲什麼不享清福，而要互相爭殺呢？」

古浪想着，不禁探手入懷，摸着那隻春秋筆，心中想道：「眼前就有一大羣人爲了這『春秋筆』，要拚死拚活了……」

一念未畢，忽見正從山下而來那人已上來了十餘丈，由於相隔尚遠，古浪看不清他的面貌，但却被他出奇的身手所震驚，忖道：「此人的功夫眞高……」

這一瞬間，那人又上來了十數丈，肥大的衣衫，隨風飄搖，活似一隻巨大的蝴



蝶。

古浪已可看清他的面貌了，只見他身子瘦小，頭部奇大，雙目深深的凹了進去，發出烱烱的光芒。

他穿着一件葛黃色的道袍，或許是頭髮過於稀少的原故，所以光禿禿的，像是個和尚。

古浪心中一動，立時想起了那十幾具石人中，有這麼一個人物，名叫婁弓，他所擅長的功夫是「萬手琵琶」。

就在古浪驚異不定的當兒，婁弓已經爬上了山坑，站在廟門外！

他用手摸着滿是皺紋，却無鬍鬚的下巴，抬起一雙老鷹般的眼睛，望着「達木寺」三個大字的横匾。

古浪心中暗想：「這人的長相眞個可怕！」

一念未畢，那人頻頻的點着頭，用着濃厚的兩湖口音，自言自語道：「還是老樣子……」

說着，慢吞吞的走進了廟門。

他上了山坡之後，與古浪相距不過數尺，進廟之後，又從古浪身旁經過，但是好像根本就沒有看見古浪一般，連目光沒有瞟他一下。

古浪心中很是奇怪，忖道：「這個道人眞怪！」

他在門口張望了一陣，不見有別人來到，便也轉身走進廟來。

只見婁弓坐在正殿門口的石階上，雙手套在肥大的道袍中，晒着太陽，好似非常舒適。

古浪走進來，他仍然是連眼珠都沒有轉動一下，好像是一隻懶貓。

古浪記着哈門陀的囑咐，雖然好奇，也未去找他攀談，却在他身旁不遠之處坐了下來。

古浪坐下之後，側面望着婁弓，見他雙目半睁半閉，兩條腿伸得直直的，身子靠在一根柱子上，一動也不動。

偌大一座古廟，冷冷靜靜，婁弓及古浪各坐一隅，彼此一言不發。

古浪心中想道：「天底下眞是什麼怪人都有，像婁弓這樣視人若無的，也實在太少有了！」

他好幾次忍不住想說幾句話，可是想到哈門陀隨時在暗中監視，只得忍下來。

他們二人就這麼靜靜的坐着，足有半盞茶的時間，婁弓別說說話，就是連着坐的姿態也沒有改變一下。

古浪實在有些不耐，正想起身再到廟門口去走走，突聽一陣輕微的脚步之聲，傳了過來。

古浪連忙抬頭望去，並未見人，但是脚步聲由遠而近，分明是又有人來了。

古浪望了他一眼，暗想：「少時又有人來了，我看你是否還是如此？」

才想到這裏，一個人已然到了廟門口，他也像婁弓一樣，抬着頭，望着廟門上的横匾，輕聲的自語道：「達木寺！又來了——」

古浪細細打量他，不禁又是一驚！

這新來的老人髮鬚均白，長髯垂胸，身材高而瘦，穿着一件淺藍色的袍子，足下是一雙黑布面的薄底鞋。

他的面龎，就像他的身材一樣，削瘦露骨，半禿的眉毛，緊緊的壓着眼皮。

古浪一眼就看出來了，這人正是十七個石人中的第一個——莫雲彤！

連續的來了這樣兩個非凡奇人，使古浪不禁緊張起來，少時將會發生什麼事，他也不敢想像。

莫雲彤在廟門口少事逗留，便也進得廟來。

他早巳望見了婁弓和古浪，走到婁弓身旁時，向他拱了一下手，一言不發走向了一旁。

婁弓也微微的點了點頭，他們二人雖是打過了招呼，但是沒有說一句話。

莫雲彤打過招呼之後，便倒揹着手，在前院中緩步蹀躞，打量着這座破落的寺院。

古浪見他們二人如此怪異，忖道：「難道他們都是啞吧不成？」

才想到這裏，婁弓突然開口道：「怎麼人才來了這幾個？」

由於他說話時並未看着古浪，古浪也不知他是在向誰說話，弄的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

這時莫雲彤接口道：「急什麼？路上都碰見了，還怕他們不來？」

他們二人隔着老遠說話，彼此誰也不看誰一眼，眞個是怪極了！

說過這二句之後，二人又沉默下來！

古浪乾脆也靠在木柱子上，一言不發，靜靜望着他們。

婁弓突然站了起來，雙手由袖筒中抽出，伸了一個懶腰，說道：「今天的事情不太妙？」

他突然說出這麼一句話，弄得古浪莫明其妙，但聽莫雲彤接口道：「怎麼？可是你又算過卦了？」

婁弓微微一笑，說道：「剛才無事揑了一卦，今天的事情必敗呢！」

莫雲彤回過身子，大笑道：「哈……你那套揑卦的功夫還是少來的好，誰要信了你，可就遭殃了！」

婁弓冷笑一聲道：「你不信就等着瞧吧！」

莫雲彤又道：「既然你說事情必敗，你何必還呆在這兒？不如回家去算了！」

婁弓面現不悅，但並未回他的話，反而向古浪招了招手，說道：「孩子！你過來！」

古浪一怔，站起身子，走了過去。

婁弓與古浪站在一起，都幾乎矮了一個頭。

他一雙深邃的眼睛，望着古浪，說道：「你是幹什麼的？」

古浪答道：「不幹什麼！」

古浪的話，似乎使婁弓生了氣，他由鼻中哼一聲，說道：「哼！不幹什麼？那你跑到廟裏作什麼來了？」

古浪很是不悅，說道：「我住在廟裏，你們是來作什麼？」

婁弓上下望了古浪好幾眼，說道：「你在廟裏住了多久了？」

古浪說道：「好幾個月？」

婁弓還未說話，莫雲彤突然走了過來，說道：「道爺！你給這毛孩子扯什麼？他若是多事，也不過是白送死！」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犀飛利大班筆



凡買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一枝，
隨即附送美國犀飛利
大班筆一枝，可換筆芯，
香港零售價超過$10.
美國犀飛利大班筆，
夠型夠醒，飲金牌馬爹利，
即可先得爲快！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